

歷史長篇  
熱情傑作

# 希夷夢

上册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 南遊兩經蜉蝣墓並獲夷希夢稿記

丙午仲春，西入華嶽。旅次得逢舟客，方自然者，瀟灑不羣，相與評山論水，說劍談醫，約僭南遊，期中秋相待於湖。上之北高峯，至期，舟客不果來。予先有故交，相訂冬初會於劍閣，乃過遊焦山，擬取道睦歛，逾由嶺山，康化而長江，直上蕪湖。至大通，見兩岸船多擠遏，搏激聒耳，夜枕難安。推窗出視，星月滿天，起身上披信步而前。山光如畫，只聞鳥語花香，深岩幽谷，乍見人畜成羣，聲滔滔，好似狼嗥猿啼。澗旁一石，其形如鬼，毛髮悚然，神定復入。東方漸白，則見岡嶺蜿蜒，峯巒拱衛，景象殊幽。忽聞浩歌，出於草廬竹舍之表。山半有老者，倚石而朗吟。予奇高雅，揖詢焉。指塚曰：「所以悼此君也。」視石刻文，乃蜉蝣之墓。予以其命名之怪也，曰：「蜉蝣爲何如人？」老者曰：「澹泊無求，性孤寡，合所有著作，意創語新。」予曰：「著作何名？」老者曰：「蜉蝣於風和日麗，則杖履尋山，雨雪晦冥，則揮毫消遣。積有卷帙，名之曰希夷夢，未梓而思偏廢，卒於西湖。」予方欲再詢，而舟子尋蹤奔至，便便促催，拱別旋迴。次日，抵新安，舟止登岸，見其山峯聳拔，溪潭清徹，不能遽去。復於郊野鄉村徘徊，迴非塵境。偶見市懸尺幅山水，氣韻神妙，爲吳秋南作，以廉價得之。市人曰：「猶有文稿，請並賤售。」捧大篋傾焉。予檢之，有汪子希夷夢稿，攜回展誦，驚其瑋奇瑰異，發天地之祕，而補前人所缺遺，掃除大道之塵翳，而貪邪盡喪其機巧。真希夷之奇觀，而得之于無意，何太幸焉！自歛抵蜀，無日不賞嘆也。居劍閣，凡五閱月，偶覩丐者痼疾，出刀圭以愈之。於是聞風而至，殆無虛日。復經三月，向所訂者終未見到，乃進益州，亦不能訪獲信音。於是恣情於月山雲，安龍門，臨邛，蒙山及各勝境。嗣後入眉州，上岷山，登峨嵋。雖因囊罄，不克更西，而天之曠然高遠，地之悠然廣大，雪月之鎔然光華，已獲縱目寬胸，惜不得與蜉蝣把臂評論也。至于履巉崖之懸然，探邃壑之黝然，及草木花世之希奇，風雲煙雨之變幻，禽獸昆蟲之怪異，不勝悉記。是役也，水則泛乎江之長，浮乎湖之濼，山則躋乎岷峨之綱，傾文則誦乎希夷夢之新奇。惟海之匯宗

無根，尙未及見，必往觀之，而後可以無憾。乃返劍閣，未至舊旅，道旁老者拄杖迎前，捉腕訝曰：「子來何遲乎？吾儕望子久矣！」旅主人亦至，欣然曰：「前歲蒙多活沉痾，今因疫盛，咸頌吾子，而何期竟臨也！」予曰：「囊空藥匱，其何以濟？」旅主人曰：「惟命是供，勿慮匱也。」予乃用五黃干倍飲，使具藥六石，用巨缸七日分熬，六石藥而和一缸。令凡病者於內取飲一盃，且熬且和。凡半月藥盡，亦更無求者。主人餽酒，予亦盡量。方思質衣囊，典書劍作東行計。清晨啓戶，則見數老者各持草木，近前揖曰：「往年活我土多人，今復蒙消除大疫，聞吾子清潔，不敢贖金相辱。子以藥施吾儕，謹以藥報。」言畢置案頭，復揖而出。予方欲挽以辭却，而接踵如梭，室爲之滿。旅主人前曰：「此皆病者獲愈，感報之誠心，杖頭青錢，可勿却也。吾爲子售以理行裝。」次日捧百金進，予受之。登舟數魚腹之石壘，窺夔峽之奔流，凡經荆南漢壽岳陽三湘漢江鄂渚安州齊安郢中，大名勝處，莫不旋帆遶道，探索縱觀。至潯陽，風逆，將泊，篙工濯足爲水族所蔽，十餘人援不得上。予掣劍伏舷揮之，篙工起而鼉首仍含足不釋。四畔波濤洶湧，客咸驚懼，拽篷返行，舵爲鼉齧，船不能前。風與鼉爭，舵折而船顛，播衆人大號。予令梢公釘數利刃于槳端，入水以代柁，始得平進。就上甲而泊，猶反側不休。乃另覓雇他舟，奈無下京口金陵姑孰皖城者。因就上水船，轉彭蠡登匡廬，過吳州，踰昌門，復於海陽，附下柳浦。夜泊北野山，水大作，蛟爲災虐，漂人流畜，屋料蔽江，船不能發。仰望山勢奔騰，柁途泥滑，衆客裹足。次日晴朗，水勢稍減，仍屬難開，衆客登岸。乃隨攀躋升降，曲折凡數十里，則見山圍水結，形止勢聚。卓爾佳城，巍碑豐碣，林木擁茂，相共指稱牛眠。下山出竹舍茅廬，皆如曾遊之熟境。竚而四顧，復望山腰，則蜉蝣墓之故所也。予怪而詢耕者曰：「其上豈蜉蝣墓乎？」曰：「墓而不蜉蝣矣。」予曰：「何以故？」曰：「往歲有老人載柩至此，買地而瘞。詢悉老人姓戚，名禮，他塚內並非親故相識，因見其文而神交，莫逆，聞殯於旅，挈來葬焉。晨昏每至，嘯詠於其間。朔望則以茶醑祭，買藥以自給。不期所買之地未果，老人復往歛，訪蜉蝣之子孫，其子皆貧，爲傭於外，其孫又幼而啞。老人乃起焉，而謀歸之。舟行爲石所觸，舟沉而柩浮，老人赴木，抱柩隨波沉浮而去。」予曰：

「噫嘻！殆隱者也！戚禮他者，七里灘也；隱地以爲名也。夫素非相識而爲勞苦不倦，終之竟以身殉，其亦性孤寡合之流亞，氣味相通而不覺其沉溺歟？然念蜉蝣亦可悲矣！爵祿功名固不經營而盡推以與世人，至于歿焉，一穴之地猶不留戀，何其淡世輕身之不休也！嘗聞天道好生而惡盈，生者寬以育之也，盈者過也。蜉蝣不能以道德化貪者爲廉，以仁慈勸虐者爲義，乃欲攪陽法陰刑，以快其胸臆，誅絕貪虐之徒，猶並及其嗣而燬其家，不亦過于不寬育，而違天好生惡盈之道乎？宜其子貧爲傭而孫且啞，歿後之柩尚不知沉埋何所也！」感嘆返舟，或曰：「新安郊西亦有蜉蝣墓。」或曰：「蜉蝣尚未死。」予亦不暇考也。計至武林，則上海船舶將隨其所往，因檢其稿，並尺幅藏之于笥，置于西湖之側，其行其止惟聽之于天焉。

# 新序

桐 廬

現實世界是黑暗的，我們找一個光明的「烏托邦」吧！

人們在飲盡了現實世界的苦杯，往往會這樣憧憬着的，尤其是靈感特別銳敏的文學家，消極的出世主義者幻想着「世外桃源」，積極的入世主義者虛擬着「理想王國」。

西洋有描寫「烏托邦」純粹發揮政治理想的小說，中國呢，暴露黑暗政治，鬼魅社會，乖常家庭的說部雖然很多；可是除了鏡花緣可以號稱「婦女問題小說」，以及野叟曝言描寫其典型的儒家人格以外，像這部希夷夢，純粹敘述遜國遺民，經營海外樂土，以發揮其王道政治理想的小說，實不多觀。

可惜這樣獨創一格的說部，在過去公私書目上不見著錄，即是近人所編著的小說史上，也尠敘述。所以我們偶然從舊書店裏找到了這部書，無異掘發了一塊久埋塵土的瓊寶，亟亟的把牠標點排印，公諸同好。

我們所得的版本，是光緒戊寅翠筠山房的新鐫本，並沒刊着作者姓名別署，就是卷首那篇南游兩經，蜉蝣墓，並獲希夷夢稿記，也沒有撰者署名及寫作年月。所以在未得其他版本或新材料發現以前，我們很難給作者的姓名籍貫及其生平作一正確的攷證。——這步工作，只能俟諸異日吧。

大約作者是深感禾黍之痛，又鑒社鼠禍國蠹民，庶黎水深火熱，借着宋初周末的遺民閻邱公和韓速兩位英哲，反抗趙匡胤的陳橋奪祚，復國壯志未酬那一件公案的暗示，把他們虛構成爲飄流到海外，建立助功偉績，以發揮他的王道政治理想。同時假設着海外的時日距離，較中華爲長，在他們海外慘澹經營了五十年，功成歸國之日，中國已經歷了三百年的滄桑，趙宋的江山，變了元胡的天下，頓覺積憤盪除，肯定了「轉眼曇花」的人生觀。書中充滿了儒家氣息，又渲染了道家色彩。現時代的人們讀起來，似乎和二十世紀的實生活，新思想睽隔得

很遠。可是一方面，書中所講到的肅清貪官污吏，以及治理河患，整頓砂政（其實就是我們的鹽政）等，仍然可以作為現代中國的借鏡。他方面我們雖不應該抱着庸俗的因果觀念，不過給一般鉤心鬥角，力征誅求的人們一讀本書的故事，也許可稍戢野心於萬一吧！

此外本書還講到種種奇山異水，神物祕寶，我們很可把牠當作山海經博物志讀呢！（一九三五·十·廿五）

# 希夷夢目次

## 卷上

第一回	喜泰平墜驢招國士	悲鼎革哭像勵孤軍	一
第二回	食周粟終不為宋臣	祝覆巢安能望完卵	九
第三回	鬧皇莊狂童取辱	焚歌苑俠氣遭擒	一七
第四回	重心膂入獄脫真才	掩耳口焚牢燒假犯	二八
第五回	驗骨殖圖文行鄰國	辨聲音指引入名山	三九
第六回	隱士避功名奚帝阱陷	忠心甘節義尤切鄉魂	五二
第七回	囊空不免吹篿	腹實何須彈鋏	六三
第八回	籌國政賢相辭朝	行新法乞兒受爵	七六
第九回	救澆漓立議修文德	弊散漫揮毫著武謀	九〇
第十回	明荐暗傾沉疴難國手	順留逆去利器試盤根	一〇六
第十一回	妒嫉暗招兵	糊塗偏選將	一一七
第十二回	尋良友霧漫認龍駒	奪佳人風萍降獬犬	一三〇
第十三回	得情由良相保奇才	知確實賢君竄驕將	一四一
第十四回	餽賂交鄰為敵樹敵	正名施令攻心結心	一五二

第十五回 計中計賺開百結關  
 第十六回 虛有可乘取城易於拾芥  
 第十七回 察陣勢漆膠吳越  
 第十八回 義胆忠肝難勝讒夫浸潤  
 第十九回 酬知己剖腹表丹心  
 第二十回 絆雄兵兩途襲敵  
 第二十一回 鹿角車斃驍騎攻瑕取勝  
 第二十二回 數節迎刃星馳電掣

身外身誘過獨鎖渡……………一六二  
 武無用處破嶺難若登天……………一七三  
 中反間魚水參商……………一八二  
 志悲氣憤單摧大敵貔貅……………一九四  
 救良朋束腰擒白額……………二〇八  
 燔巨艦單艇擒酋……………二二一  
 蜂房卵燬屯積走險成功……………二三二  
 一着錯布瓦解冰消……………二四四

## 卷下

第二十三回 地利人和資用全援絕可守  
 第二十四回 兩函書商量和議  
 第二十五回 五猴掣天印  
 第二十六回 定河爲界大將軍封侯鎮土  
 第二十七回 變成法補全成法  
 第二十八回 追捕犯喜得金船渡溺水  
 第二十九回 招駙馬籠絡英雄  
 第三十回 爲奸謀散分奸勢

城堅將智糧餉足寒要毋攻……………一  
 一道表惶恐求成……………一四  
 石雉炬雙臺……………二六  
 指石喻心老庶長制佞保儲……………三八  
 戮貪員懲勸貪員……………五一  
 求快培誤將木氏作王郎……………六六  
 認公主成全窈窕……………八一  
 進正士扶持正人……………九三



第三十一回	重宿儒益廷皓首	除痼疾遍野春風	一〇六
第三十二回	念疾苦一輛尋源	審形勢三年奏績	一二〇
第三十三回	破肚移心善念深仇都了結	拘魂易體巨奸淫惡自災殃	一三三
第三十四回	懷逆謀羣凶授首	舒忠憤二子捐軀	一四八
第三十五回	衆邪誤置蚊聚雷成	三將陷亡舍生取義	一六一
第三十六回	守令得人民安冠殄	渠魁失計身喪親離	一七三
第三十七回	武事無庸武備	攻堅莫若攻心	一八九
第三十八回	金蓮瓣倒垂羣英智竭	紫竹根斜畫衆鄙魂窮	二〇七
第三十九回	逢覆舟詢鄉國快意對傷心	追亡友別妻孥暫離成永訣	二二二
第四十回	功名何處夢迴剩得鬚眉白	疆土奚存國喪難禁篡奪評	二三九

# 希夷夢 卷上

## 第一回 喜泰平墜驢招國士 悲鼎革哭像勵孤軍

話說自唐室不綱，黃巢亂起，天下分崩，生靈塗炭。接以五代相沿，奸詐是尙，仁義喪亡；四維既不能修，傳國又何能久？其間稍可稱者，唐明宗後，如周太祖，亦頗多善政，然皆莫能贖其前愆，是以未定傳而絕于宋。若於黃袍加體，衆呼萬歲之時，卽不知如張再州，然下馬同呼，豈不知以死自誓，殺身成仁，流芳百世，而不美于千古同稱篡逆乎？蓋左右皆是腹心，以綱常大義，再三開導，豈有不依？又何至於死如髮，主弱將悍，神器終屬他人，則何不權時攝行，而以法削剗首亂者，仍復辟故主乎？初既不能以死辭，後又不能以權復，則是宿謀可知，何期轉眼曇花，未數年卽有宋太祖葫蘆依樣。宋太祖既忍背世宗，宋太宗又何必不忍背太祖？承祧之用異姓，二王之不得其死，天網何常疏漏哉？皆由廢棄仁義，狙詐成風之所致也。且說周自世宗駕崩，太后垂簾，太子嗣統，殿前都檢點趙羽翼已成心腹滿布，其中尤傑點者，有王審琦，王彥昇，石守信，史珪，王漢卿，郭全，賈楚昭，輔陶穀，趙普，苗光義，李處耘，王溥，羅彥環，張令鐸，張光輔，趙彥徽，王全，賈陳思，誨李漢超，慕容延釗，符彥卿，潘美，劉光義，王仁瞻，曹翰，劉延議，趙廷翰，王彥超，武行德，郭進來，信王沔等，其餘願効死力者，不可勝數。建隆元年正月，乃使其黨假作鎮州定州急報，皆稱北漢王約同契丹，乘喪大舉入寇，兵精將猛，鋒不可當。彼時舉朝聞報，驚惶無措。宰相王溥出班奏道：「北漢乃國家世仇，契丹又係宿怨。今聞先帝駕崩，揣度無人能禦，是以交結乘虛而來，兵勢凶猛，誠不可輕視。爲今之計，須亟選將領兵，速行迎禦，始免遺誤。」臣視諸將，能任此事者，非趙都檢點不可。」首相范質道：「且待續報，再爲斟酌。」王溥道：「救兵如救火，豈容刻緩？先帝經營數年，費多少錢糧，復得城池若干。今二敵合力而來，邊關城邑，雖有兵將，如

何能守得住邊城有失，則迎刃破竹，長驅直入，國家大事，未可知也。」幼主持疑不定，因問學士陶穀道：「陶先生所見若何？」陶穀奏道：「王宰相所見甚是。」太后道：「陶先生與王宰相意見相同，自然不錯。」即命將兵符印劍，交與趙檢點。當下拜受出朝，統衆往北而進。次於陳橋，安營停宿。至五鼓時，軍校又效當年故事，擁檢點着黃袍，作天子，返戈回朝矣。滿朝文武，殿廷將帥，俱變爵義，屈膝惟恐不及。安有念舊主恩澤，君臣綱常，惟有二人忠義昭烈，不顧身家，志雖未成，而節義倫理，炳炳不磨，堪垂千古。二人者誰？一曰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一曰詔義節度使李筠。那韓通係唐韓文公之後，爲人正直奉公，有拔山舉鼎之勇。周太祖愛其材器，使爲親軍，隨行征伐，功績頗多。世宗北征，加爲陸路都部署，及不豫還朝，加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因世宗駕崩，感兩朝隆寵，過于哀慟，致成羸疾，雖臥病在家，常懷憂慮，爲都檢點羽黨盤結，時時留心朝中事務。到正月初四日，因服藥假寐，醒時已夜深，方知朝廷使都檢點領兵禦北漢契丹，大驚道：「外患事虛，趙氏乃心腹之疾，兵權入手，誰能制之？」因修書差家人飛往家鄉，叫兄弟韓速來京，又修書往潞州淮南，勸勉李筠李重進，共扶社稷。五更時分，扶病上馬入朝，見着范質問道：「邊寇之信，從何而來？」王溥道：「昨日鎮定二州，俱報北漢結連契丹入寇。我等想北漢與國家勢不兩立，契丹又怨先帝，取彼寧莫瀛易等州，今聞駕崩，故乘喪報復。昨已奏請，命趙檢點率衆禦敵矣。」都指揮道：「北漢契丹，俱恃騎兵，故每入寇，必待秋日草豐馬健，今乃草枯之時，焉有入寇之理？如實有寇，自應接踵報來，何以報後，不聞更有警報？」考之天時人事，寇信必誑，深恐國家之患，不在金遼契丹，而在主幼臣強也。」范質道：「所見甚是，今將若之何？」都指揮道：「而今惟有請聖上發旨，召檢點回朝，或先君有靈，使彼歸來，解其兵權，則無虞矣。」范質稱善，未了，忽報大兵次於陳橋，將士盡變，共擁黃袍，高呼萬歲，檢點無奈，率衆還朝，將到矣。」范質失色，頓足道：「倉卒命將，吾輩之過也。」都指揮視朝內無可與謀者，嘆道：「事不可爲矣！只有盡命報國耳。」欲回府集齊家丁，拚命平亂，出得朝門，僕馬俱失，情知有人暗算，因徒步疾行。原來趙氏心腹王審琦接得私信，連忙入朝，照會

羽黨見午門外好匹駿馬，一個大漢牽著，立在街邊等候，暗吃驚道：「韓通疾愈，其奈之何？」假意問那韓家馬夫名喚袁綏道：「都指揮病好了麼？」可喜！可喜！」袁綏上前應道：「原來係王老爺家爺病方小愈，不知有何事情，今夜慌趕上朝，請問王老爺，昨日有何事故？」審琦答道：「不聞有甚事故，你老爺病愈，正宜在府調養，豈可如此勞神？」袁綏道：「正是。」審琦道：「此馬何處得來，果然神駿！」袁綏道：「此係去歲家爺隨駕征北，契丹驍將蕭忽索兵阻易州，家爺單騎入陣斬之，並得此馬，先帝賜與家爺，請看通身純青，毛卷如鱗，因其尾秃，故名摘尾龍，真有追風賽電之能，日行何止千里，家爺愛之如珍，平日調養備至，閒時不肯坐騎。」審琦道：「好匹戰馬！」正在談論之際，忽見飛報入朝，審琦心中了然，思欲先去都指揮腳力，方能困之，因向袁綏道：「所報不知甚麼急務，我今仍不進朝，你且去打聽，將馬交我代管着，你可並看爾老爺勞倦否？」袁綏信是實話，便將韁繩交與審琦道：「得罪老爺！」審琦接道：「何妨，可探聽清楚來！」袁綏答應行了數十步，轉念道：「王審琦素爲韓爺所鄙，今我入去探訪，若韓爺看見問馬，如何回答？」慌翻身回來，馬已無蹤，連審琦也不見，笑道：「王鬼子討苦吃哩！」乃向北追去，到牛頭巷，已望見審琦徧纏收勒，欲帶進巷，馬不肯入，昂首長嘶，將兩蹄掀高，直立起來，審琦不能控制，翻身落地，那馬轉跑往東去了。袁綏罵道：「無恥匹夫，有何武藝，敢盜龍駒，自取其辱，可不羞死！」審琦連忙逃去。袁綏近前故意看道：「原來是王老爺，小的冒犯了。」說畢，亦向東飛跑。審琦家丁俱怒道：「這個畜生，太無情禮！」韓爺平素輕視老爺，連小廝亦如此放肆，情殊可惡！」審琦恨道：「今朝不報宿仇，更待何時？」可將馬匹長槍來！家人取到審琦原係驍將，雖遭傾跌，亦未傷損，立刻上馬提槍，加鞭向東道：「且先殺此匹夫！」追到月華街韓府門前，並不見袁綏蹤影，乃直馳過去，轉出陽明巷，只見都指揮飛奔前來，審琦驚恐，掣轉馬頭，望南而走，聞得後面喊道：「都指揮且住，相公請回朝議事。」隱隱似王彥昇聲口，轉面望見彥昇帶斧加鞭，心已明白，視都指揮徒步，手無寸鐵，身無片甲，乃回馬挺槍迎上，當心直刺，却說韓都指揮下朝飛步回家，當下石守信見了，吃驚向衆心腹道：「我

等平素所畏者，止韓通耳。今形情如此，心必不服，大事猶未可知。」諸人失色。守信撫王彥昇之背道：「趙公平素待君厚，韓都指揮備強當除，吾使健校相助，此君建功之日也。」彥昇躊躇未對，守信催道：「韓公若非抱恙，誠不可近。而今病軀空手，有何能為？如再遲疑，此功爲他人得之。君將何顏以見趙公？」旁邊史珪、石漢卿向前道：「我等齊去。」彥昇乃奮然提斧上馬，同衆追來。遠望韓都指揮快奔疾走，乃加鞭驟馬追來。都指揮素知彥昇爲趙氏心腹，只作不曾聽得，仍然疾走。將進陽明巷，忽有飛騎劈面衝至，槍已到身，急斜閃開，將槍桿夾住，雙手執着，直奪過來。審琦幾乎墜地，雙足掛鐙跑去。這邊彥昇等早到，舉斧就劈。都指揮將斷槍撥開，順勢刺去。彥昇急攔，早中馬肚。馬立倒，彥昇立刻滾跌下來。都指揮復挺槍刺去，史珪恰到，飛戟挑脫。彥昇逃去。石漢卿等率領步騎又至，圍圍圍住。都指揮獨力支持，不覺奮怒，將史珪右眼劃破。奸黨兵將，雖屢刺倒，自身亦受重傷。得空，使向漢卿刺去，鋒利穿通右腿。漢卿忍痛，將鞭迎面飛擊，雙手連身，抱住槍桿不放。都指揮方架，那知彥昇換馬又到，自後使斧盡力斫下。都指揮聞風，急將頭閃開，左臂已爲砍斷，乃棄槍拾鞭，扭轉身來擲去。正中彥昇右脅，口吐鮮血，棄斧伏鞍而逃。不期郭全贊乘虛挺槍，穿袍傷脅。都指揮使鞭飛擊，正中全贊面門，復掣出金槍，挺立陽明巷口抵敵。只見袁緩帶馬，率領家下尋到，喊道：「老爺請息怒，待小的們拿這羣畜生。」奮勇向前。石漢卿等見生力軍來，各人俱帶有傷，乃忙退去。惟有楚昭輔方到，不服，要擒都指揮建功，拚命格殺，爲家將史美兩鍊鎚，打落塵埃。衆人擒住，扶都指揮上馬，收兵回轉，來到府中。視傷深重，體無完膚，不能言語，惟張目大呼，齒牙咬碎，恨恨而死。舉家痛哭。韓夫人喚掌管寧遠等高聲道：「此刻非哭時也。老爺已死，眼見得周家天下姓趙，韓家亦不能存留了。爾等願以死隨老爺者，在此不願者，可速行。」衆人齊聲道：「老爺死，周朝國難，小的等死老爺家難，亦係殉國情願在此同死，作厲鬼，以追賊子之魂。」史美道：「死是實情願的，也還要消消這口怨氣，再死不遲。」衆人道：「如何消氣？」史美道：「我等趁此刻趙兵未到，先往趙家殺個罄盡，然後殉國。」袁緩道：「老爺之死，皆王審琦盜去駿馬，我今去殺王審琦。」

「于是分作兩路，各領數十人前去。寧遠安排着斷臂，縫好入殮方畢，只見史美空手回來。寧遠問道：「不會如意。」史美道：「到趙家殺了幾個家將。趙老夫人逃避，被追急迫，跳入糞坑；我因練鎗擊之不便，刀又短了，舍之另搜，未再得人。」又見袁綏等擎着個十五六歲，綵服女子，提着十數顆男婦首級入來，笑道：「今日此舉爽快！」寧遠喜問道：「殺的是些甚麼人？」袁綏道：「日將首級排列老爺靈前，叫此女子細細指出便知。」夫人乃焚香，命將首級排列靈前，只見那匹駿馬，向着靈柩，長嘶而倒，登時氣絕。夫人呼楚昭輔道：「馬知恩義，以死殉主，他等甘爲趙氏，不顧周朝，有愧此馬多矣！」袁綏剝去楚昭輔衣裳，持刀欲取心肝，夫人道：「不必，可留他傳說與諸奸黨。」袁綏乃止。夫人問女子道：「可從實說來，免汝死命。」女子道：「妾身王氏，乃王審琦姪女，幼許羅彥環之子，前日招贅，今日會親。」指三白髮首級道：「此趙老爺普之母也；此陶表伯毅之母也；此家姑祖母石守信之母也。其餘守信之妻之媳，陶穀羅彥環之子，王審琦之妻妾子女，一逐級指明。夫人痛哭，舉家大嚎，祭畢，夫人令前後舉火，將綵服女子，並赤身之楚昭輔推出，閉門焚燒，全家盡節。宋主卽位，欲以忠義勵將士，乃贈韓公中書令，並加潞州李筠中書令。却說李筠，乃周昭義節度使，與周太祖有瓜葛親誼，忠勇過人，每於戰陣，不避矢石，數脫太祖於危險，是以世宗愛重之，陞至昭義節度使，只是平生性急，遇事從不停宿，然所蒞任之處，皆洽人心。現在駐劄潞州，因正日間暇，命偏裨較射，呼集賓佐，酌酒賞菊，開報朝中命趙都檢點將兵禦北漢契丹，喜道：「當今在朝，材幹最優，無踰韓趙二公。此事趙公足以辦之，寇兵不足慮也。」席間有從事閻邱仲卿者，應道：「朝中材幹，誠如公論。然二公志向各有不同，韓公任禮節而率真，趙公託豁大而機警，韓公可以輔少主，趙公不可授大權。今使將兵，恐非國家之福。」這仲卿祖籍平陽，年長二十，覆姓閻邱，名公字仲卿，以字行，與少師王朴有世誼，自幼依焉，盡得其道，而尤深研古學，自倉頡以後各種書法，舉世莫能知者，俱可意測神悟。少師因其好直言，任肝胆，不事韜晦，心常非之。然四方英俊，至都中者，俱成莫逆，而張齊賢、曹彬、寇準等尤相推崇。昭義李筠愛重才學，聘爲從事。潞州僚佐見其意氣

孤高，咸蓄嫉忌；因節度與之謀事，每多奇中，所以不能離間。當日李筠聞言，變色道：「書生何太多疑？如此安能任將退敵耶？」諸人暗哂。正議論間，只見傳事官持函稟道：「有朝中副都指揮韓爺差人飛投急書。」將函呈上，李筠接着開拆，又有傳事官急報道：「趙都檢兵次陳橋，將士生變，黃袍加體，擁回作天子矣。舉朝歸順，惟有韓都指揮全家殉國。」李筠大驚無措，書墜於地，放聲慟哭，執仲卿手道：「卿何見事之審耶？報國大事，願卿爲我謀之！」仲卿道：「且看韓公云何？」拾函啓交李筠含淚展看道：

「皇天不祐，奪我世宗。使文武大臣，才德盡如閣下，何愁國家無泰山之安？今弟不幸臥病，朝廷誤中奸謀，社稷有壘卵之危。弟必竭力以殉，興復大周，惟君是望。勉之勉之，速備毋忽，率佈不悞。」

李筠看畢，垂淚嘆道：「國家尊爵重祿，股肱文武，濟濟盈廷，殉國止韓公一人，良可浩嘆！」仲卿道：「今韓公已死，舉朝皆趙氏腹心，其中不忘周室者，惟曹彬、張瓊二人，猶可收而用也。然以潞州一鎮討賊，猶以螳臂當輻，此刻必須詭託從順，密結外援，數處並舉，方于事有濟。如氣勢未齊，而露於形色，彼先發而來，則無用矣。現今河東、契丹與國家世仇，俱不可說。淮南雖是國戚，但重進素性猶豫，可借爲聲援，不可恃爲實崇。惟江南、西蜀，久經和好，且唐之林仁肇、蜀之高意儔，俱智勇兼全，任軍國事，而與不佞有刎頸交，不才往說其君，二國之實力可得也。並說吳越、湖南、荆南、周行逢、張文表，俱一時之傑；李繼捧、李繼遷亦當世之豪；連衡而起，則汴梁、東西南三面危矣。山後楊無敵，與韓公同師學藝，交同膠漆；今聞韓公喪于賊，惱怒必深，如遣使通之，而資其糧草，使由北路騙入，然後率領精兵，西下太行，直抵懷孟，使良將寒虎、牢據洛邑，約齊諸路並進。汴梁雖將勇兵強，而勢分形弱，安能兼拒諸路耶？一路得入，趙氏卽瓦解矣。然後扶幼主，復周室，而滅奸黨，則功蓋天下，忠昭日月，名垂金石矣。」李筠聞之大喜，卽命治裝餞行。仲卿道：「惟願名公延攬英雄，訓練士卒，不必爲無益之悲哀，毋稍露於形色。」再三叮囑而別。沐雨櫛風，跋涉多日，始到成都。聞知蜀主國政罔治，聲色是好，正士疏遠，佞倖盈朝，已具亡國之徵，不勝嘆息。訪至高彥儔

家進見禮畢，各談國事，相與流涕。彥儁道：「君既跋涉而來，弟豈敢不竭綿力？」因同上朝，連往數日，俱未得見蜀主。至第五日回家，忽見多人擁護着高軒前來，彥儁邀其避之。仲卿問道：「此係何人？」彥儁低聲答道：「倖臣王昭遠也。」仲卿素知昭遠志大才疎，狂放無識，因其得倖于君，早想到有用他處，乃不遜避，屹立路傍。昭遠行到面前，見係彥儁，慌下車揖道：「老先生有何事故？此刻猶未回府。」彥儁答禮，指仲卿道：「此昭義幕賓閻邱仲卿也。爲國家事，特來請見主公。」昭遠道：「趙氏詐取周家天下，吾主正欲興馬罪之師，足下乃來作說客耶？」仲卿答道：「吾來爲周，非爲趙也。」李潞州受太祖世宗厚恩，誓與趙氏不共戴天，原欲起義討賊，因地窄兵稀，故乞師于上國，共復周室。李節度命不佞西來，朝過國主，卽謁明公，請恤城池之禍，永結唇齒之歡。」昭遠回噴作喜道：「李公亦知有王昭遠乎？」仲卿道：「潞州常恨緣慳，不得親近。」昭遠道：「寡君因製杏林春燕雙雙舞，近日新成，演習無暇。過此數日，僕代奏知，定選將發兵，決不食言。」彥儁道：「如此，仲卿遠來爲不虛矣。」仲卿復深揖謝別回來。彥儁道：「此君之喜，弟之憂也。」仲卿問故，彥儁道：「昭遠好大功，無實學，必爲兄奏請發兵，只是昭遠爲將，不亡何待？」仲卿道：「借大國軍聲，以分彼兵勢，見可則長驅直入，不可則保固險阻，自免損傷，弟猶有數處，須親往告誦，不可羈遲。與君諸事心照，從此拜別矣。」彥儁道：「君將何往，莫非欲往荆湖吳越？江南林君前日使來，尙未回去，諄諄以唇齒爲言，憂國之苦，較弟無二。君可修書交使帶回，自無不可矣。吳越自守爲謀，往亦無益。荆南湖南弟俱可代爲介紹，應無不竭力。外甥均無庸慮，所可慮者，惟潞州耳。李節度性躁，不能久耐。君在幕中，猶可諫阻。旣經離遠，恐已變動，必須速回，保守前謀，約定淮南養兵儲糧，待到秋日，河東塞北，自必報復。彼此猝然蜂起，雖孫子復生，諸葛再出，亦不能爲之謀矣。」仲卿稱謝道：「弟此行原非得已，今得君指示，弟復何憂？」乃修書托彥儁交江南使者，相與拜別。彥儁垂淚送道：「行且須速，遲恐無及。弟有健衛，君可乘之，勝于常馬。」圍人備到，仲卿謝別，心急如火，晝夜兼行，僮僕不能從隨。一日，進到屯州山中，忽聽得對面朗聲說道：「天下自此太平矣！天下自此太平矣！」



矣！轉過山脚，望去有一個老者，騎着驢兒，當面頗來，猶如醉漢鼓掌道：「天下自此太平矣！」呵呵大笑。韃繩垂拖在地，驢兒踏着往前絆倒，將那老者傾跌下來，却是個眉鬚俱白的老道士。那驢兒反跑轉去，隨後有個道童捉拉不着，直趕回頭，道士跌臥地下。仲卿動念，連忙下驢扶起他來。看那道士雖然年高，却碧眼方瞳，形容端厚，向仲卿道：「子少我老，驢應我騎。」仲卿授韉道：「請！」又道：「扶我。」仲卿扶他坐上，將鞭交與仲卿，因問道：「此驢壯健，我騎羸老，與子相易若何？」仲卿道：「原應遵命，但南北道路不同，且有急務，非此健騎不可。待辦竣日，尋訪寶觀送來。」道士道：「天下已經太平，今仍欲往何方有甚急事，可與我道否？」仲卿道：「欲往潞州公幹。」道士道：「李節度尊賢好士，今已去世，猶有誰人可投？」仲卿驚道：「如何知李節度去世？」道士道：「聞是自焚，其子又以城池降宋。子莫非代爲經營南來，而未悉近事者？」仲卿大驚道：「仙長此言真麼？願示其詳！」道士因回頭望去，指道：「那人來也，子詢便知。」仲卿翹望，只見遠遠有個老者，跣跣跟行得漸近，道童趕着驢子追隨在後。見老者步履遲緩，埋怨道：「兄弟行得恁遲，將來如何跟師父跋高步遠？」老者答道：「連我也不自知。」仲卿茫然。老者行到面前，道士道：「吳賀汝可將於路所見者，再說一遍。」老者道：「自別師父師兄，隨羅師叔往西蜀覲明皇，途中爲史思明將官高暉所擄。」道士道：「這話不必說，只將近日潞州李節度殉國原委說來。」老者道：「郭家將官李筠，見趙家詐奪郭家天下，終日憤恨，尋思復郭。左右見趙家勢大，多方勸阻，李筠終不肯聽。因通好劉崇，又約李重進起義。趙家使人到潞州，加李筠頂大職銜。李筠乃懸起郭威容像，痛哭流涕，將趙家勅書焚毀，又將使者割去耳鼻，面刺趙家姓名字樣，驅逐回去。因澤州張福歸順趙家，即用兵取得澤州。遠近州郡，不服趙者，俱暗來通信約期。無如重進猶豫不起，而劉崇又輕聽人言，謂「郭是劉之大仇，趙奪郭國，正係代劉報復，如何返爲李興郭？」劉崇因此，僅以弱兵數千踐約，又使心腹盧贊監軍，以掣其肘。所以趙家兵到澤州，李筠要堅守，以老其師而來，其弊盧贊要力戰以挫其鋒，而要其盟。及至臨陣，劉家兵將先自奔走，監軍禁止不住。趙家兵馬沖來，劉兵走

得忙，反將李家陣脚沖動。盧贇爲趙家所殺。李筠力戰，因平日教養有恩，軍士莫不一以當百。奈趙家兵多將廣，前者敗去，後者又來，戰至日晚，李筠與軍士俱受重傷，歸城休息。趙家日夜圍攻，李筠扶柩巡視，百姓歡呼，甘心死守。至第五夜二更，有裨將馬全義聽了全謀丁謂之計，暗引趙家兵馬入城。李筠傷重，聞知莫能起來，嘆息道：「臣力竭矣！」隨身向東，連連叩首，乃令親隨縱火自焚。趙家既得澤州，又進攻潞州，聞得李節度之子將城投降，却不知道否？「仲卿聽得係實，乃仰天嘆道：「吾在潞州，或不至此，出來約結請兵，尙未就緒，而節度已死，有知己而不能輔，吾何顏立于世間，以對天下豪傑？」俯視山澗，深不見底，乃湧身躍下。正是：經營已遂歸扶國，信息方聞痛殞身。不知仲卿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食周粟終不爲宋臣 覩覆巢安能望完卵

却說仲卿視澗欲投，轉念道：「一死雖足以答知己，但大仇誰人能報？周室如何復興，務宜從長計較。」止步旋身，不期驢兒正在背後吃草，腳打動驢兒眼睛，那驢急掉頭時，却撞着仲卿膝腕，單腳站立不住，倒下深崖，足浮手空，滿眼漆黑，立時到底。可怪肢體全不損傷，亦無痛楚，惟是黯黯昏昏，仰望雖有得見，極其高遠，摸那石壁，與幃幘無二，想道：「若是跌死，倒也罷了，而今不死不活，如何是好？」再起身用腳試探，似有曲徑，雖然窄狹，却能容足。因盤旋而上，忽見亮光漸大，細看乃是由個個接天的峯頭，中間漏入，尋思道：「先時上面所見，雖有崇山，如何不見此峯高峻？」乃更偏僂而上，直至峯麓，往前看去，那兩個老少道童，猶立路傍，道士坐在石上，見巉崖邊翠接臂，下飲泉水，再往外望，不期失脚踏落塵埃，乃是從道士袖口內滾出。道士笑道：「足下悟否？何自苦乃爾？」仲卿道：「小子素愛玄理，並非執迷，奈食人之祿，而不忠人之事，恐亦非仙長所取。素常蒙李節度推解情深，原其所自，則皆出於周室。今國雖亡，而潞州信息，未知虛實，須回審視。如實無恢復之機，自當披髮入山；況有仙長指迷，敢不叩

謁法座？道士道：「也好！也好！去來！去來！老者道：「足下切莫去！我遊戲未多時，落得幾莖白鬚；而看我兄則反是黑髮童顏。山外不若山中好，願足下莫去！」仲卿看那道童，俊秀不過十四五歲，這老者龍鍾像有八九十歲，如何反稱他做哥哥？好生疑惑。道士道：「仲子休疑！」指童子道：「這吳槐，係漢炎與庚申所生。」又指老者道：「這吳賀，係漢炎與甲子所生。同胞兄弟，俱係漢朝國戚吳班之孫。我昔因赴青城山人之請，吳班在青城駕下，極其誠敬。因後三慧信佞，料國難守，欲將諸孫托我。因見吳班心地寬厚，選取衆中，惟此二人稍有道骨，收爲童子。吳槐向來心安篤信，吳賀俗念未除。聽見羅公遠言唐明皇幸蜀，便要去看。我不阻其出山，幸而根深，猶識歸來。看這樣子，比他哥哥如何？」吳賀道：「弟子悔之已晚，所以勸這位客人不必去。」道士問道：「子意如何？」仲卿道：「前已言矣。如潞州果失，周不能復，定然回山。」道士道：「如遇志向與子相類者，可以偕來。」仲卿道：「領教。」道士將驢還與仲卿，自己跨上原驢，叱道：「一起！一起！」那驢忽然四足雲生，騰空而上。吳槐足下，亦有雲霧，攜着吳賀的手，俱冉冉而去。仲卿恍惚如夢，策蹇驅馳，行不多時，但見崎嶇道路，盡行平坦，不特山川頓異，氣候亦大懸殊。想道：「方交初熱時節，如何便成酷暑？」深爲駭異。忽然大隊遊兵，飛奔前來，爲頭將官，將仲卿細看，喝令拏下衆兵奉命，不由分說，把他拖下驢背，綁起押見主將。仲卿低着头，立而不跪，聽得上邊說道：「呂顯，你誤了。所獲並非仲卿，乃我門生呂大阜也。」說話聲音極似相熟，仰首視之，果是曹彬，乃大喊道：「大阜，因聞先生屢從屢勝，特來相投，思效微勞。途中突遭擄掠，只道必是潞州兵將，不知却爲麾下士卒。」曹彬下馬，向前解縛道：「兵士無知，誤犯勿怪。」命取馬來。仲卿道：「原驢甚好，不須賜馬。」軍士慌將原驢牽到，曹彬乃同上騎，命呂顯道：「我今先行，汝可同呂生到前營來。」說畢，別去。仲卿薄暮到營，曹彬迎入，仲卿問道：「潞州交兵若何？」曹彬悵然道：「李公自焚殉國，其子料不能敵，舉城投降，今已班師矣。」仲卿嘆道：「吳賀之言不謬，奈何？」只見牙將稟道：「苗爺拜訪。」曹彬聞光義將到，驚道：「仲卿可急迴避，此人到來，恐於君不利。」仲卿道：「不佞見獲，萬目所視，今若逃去，豈不累君？」

「曹彬道：『累我事小。』」仲卿道：『檢點好名，卽見彼亦無妨，何況苗姓？』言尙未畢，光義已進營門，曹彬出迎入帳。光義道：『故人呂大阜聞在將軍營內，特來拜訪。』曹彬正待回答，只見仲卿趨出揖道：『苗公別來無恙，開國勳臣，古人罕匹，欽敬曷已！』光義道：『碌碌庸才，因時成事，安得如先生連衡吳蜀，荆湖指使，淮南建業而後齊發，並進之奇謀乎？李節度如能始終謹守君言，吾輩皆虜耳。』光義此來，非爲別事。當今大度求賢若渴，前日聞先生之策，嘆賞再三，有恨不得李牧之意。光義近觀星象，見少微隱而復現，移照於茲。今午聞曹公游騎誤獲閭邱，却係曹將軍門生呂大阜。光義與曹將軍交最久，向來未聞有呂大阜之名，今隱諱之，定有緣故，是以特來拜訪，相約明晨同見聖上。』仲卿道：『不佞此來，實赴李公之難，以酬知己之情，生且不願，何知爵祿？蒙公渥愛，來生報答可也。』光義道：『足下不可執意，大丈夫當以天心爲心，順天之心，以行所學，此尼山之所以與管子也。』仲卿道：『性各不同，孤竹柳下，何必相強？君展君才，我守我志，願毋相逼。』光義猶欲再勸，曹彬與耳語道：『此公難于急得，且緩幾時，或有轉移。』光義點頭，忽見軍官奔報道：『適到緊急飛報，似乎京內有兵火事件。』光義因向曹彬道：『四邊多壘，人才難得，願公留意，勿使遠颺。』曹彬道：『敢不從命。』光義又向仲卿道：『軍務倥傯，且暫告別，到汴梁時，再請失陪之愆。』仲卿道：『願公努力功名，勿以不佞爲意。』送出揖別。曹彬使呂顯往後營探信，與仲卿攜手入帳道：『光義之意，似不加害，然此處久居無益，弟有黃金二笏，請帶爲路費。』仲卿道：『此刻愈不可去矣。適觀光義之貌，似君子，惜目帶鼠形，心地險窄。我去必致累君，莫若明日詭薦不佞，移于彼處，再作區處。』曹彬稱善。二人對月暢談，小飲多時，呂顯回來，曹彬問道：『有何事故？』呂顯稟道：『韓二老爺在汴梁殺指揮使等多人，又放火燒燬數百家房屋，傷了無數將士，正走脫了。』曹彬驚道：『子郵休矣！』仲卿道：『子郵何人？』曹彬道：『韓副都指揮之弟，智勇兼全，何以行此血氣之事？周朝難復矣！』當夜嗟嘆不止。次早起行，光義送函告道：『韓速單身走脫，幸爲令弟所擒，收禁府獄，候皇上回朝，究追羽黨。』來人又耳語道：『苗爺特問昨所勸者，可曾回心？』曹彬

道：「再三婉導，似有轉機；但言語反覆不定，意欲荐到苗公處朝夕勸諭，庶幾有濟。」來人領命而去。曹彬道：「適間所聞如此，子郵已經被擒，現陷縲絏，如何是好？」仲卿道：「且待弟到汴梁，再作道理。」少間只見那人又來道：「苗公說：老爺所見甚好，但不知仲老爺可肯過去？」苗公就來說話，請暫停片刻。」曹彬道：「他爲我勸得無休，頗有厭煩之意，大約肯去。」話猶未了，光義已到，下騎見禮，向仲卿道：「才拙事劇，不揣冒昧，欲請朝夕指示，切願降臨。」仲卿道：「先生鴻才，夙昔欽仰，如得親炙，實爲萬幸。惟有小事奉告在先。」光義道：「請教。」仲卿道：「先生勿言一個仕字，不若寧爲先生記室，誓不爲趙氏之臣。」光義道：「昨已聞命，豈敢食言？」曹彬與仲卿道：「軍馬業已前行，君之行李，另遣送上，不奉陪了。」又向苗光義耳語道：「慎勿疎忽，至要至要！」光義稱是，相別不題。單說子郵姓韓，名速，乃韓都指揮庶母盧氏所出。將產速時，恍惚見偉然丈夫，降於庭前道：「我不豹也！今來托生於汝家。」隨後又有人入來道：「我裴豹也！特來托生於汝家。」二人爭論不已，忽見簷端一位金甲神人厲聲道：「吾乃西門豹也！中岳諸葛真君核我有功於民，特命來此托生。汝等何得冒爭？」二人聽得，亟自盧氏鼻中入腹。金甲神人亦由口內而入。盧氏驚醒，立時肚痛不已，只道係個三胞胎，直至產下，依然只有一個長成也。該豹頭環眼，燕領彪形，却偏形容柔弱，正像女兒。惟有兩種異相，每目有三個瞳子，腦後有九個圓骨，如三個品字形狀。自幼父母俱喪，韓通延師教之攻書，讀過冊籍，不喜復看。專好追奔馬，接弩箭，刺獐猿，鷹鷂爲戲。韓通乃延名師白參教習武藝，使帶着姪子韓貫在家攻書習武。不到二年，盡各藝之奧，其大力與兄相似，而巧健過之。年方十六歲，正欲將家事付與姪子，自己來京與國家出力，平定四方，忽有家人張二奔到，呈上文書。子郵啓視變色，與白師傅道：「太祖世宗事業，俱成畫餅矣！吾兄必死之。臣子殉國，亦理之常。然周朝天下，太祖得之，或未盡善；而世宗守以深仁，天意豈遽絕周所可慮者？趙黨盤結已久，強豪皆爲所籠維。智者陳其謀，勇者效其力，卒然變動，頗不可測。然此刻何能顧得許多？惟有向前，死生非所計也。但此去若得安然，豈患無家？如果變動，命亦不保。」指着姪子韓貫向白師傅

拜道：「韓氏只此弱息，敢懇先生帶回府上，教導成人。」白師傅躬身扶起道：「忠臣烈士，孝子仁人，皆天地正氣，無須多慮。此刻周事已去，賢弟最宜慎密。」子郵稱謝，乃與韓貫道：「爲叔的今去赴難，凶多吉少，事勢至此，不能顧汝了。我以報國爲重，汝以宗祧爲重。若周家大事不保，汝他日須誠訓子孫，切不可仕趙。」韓貫泣拜領命。子郵想道：「趙氏氣勢已成，哥哥料不苟生，安能望卵完於巢覆？既是家破人亡，索性將事辦理清徹，然後動身。」乃叫小掌管淇安過來，吩咐道：「將收拾進京兩車細軟，可另選五匹好壯騾，爾帶兩個家人，小心服侍白老爺大相公去。」又叫掌管高義傳，請閤族人衆齊集。子郵道：「連年來族內未了的事，俱已補全。本府備荒規矩，教化法度，於恤四窮各款錢糧，俱已經營敷用，無應綢繆者矣。今有國亡家喪之慘，故特請諸尊長降臨，敬將田產家資，分與各位。每位贈田五十畝，白金百兩，仍有餘田，將三百畝添入家廟，敢煩于春秋祭祖之後，代速另設席筵，以祭速三代祖先。逢二月十月，先塋煩代祭掃。如蒙不倦，存歿實銘深情。」衆人道：「族中諸件，向來都是令祖令尊暨賢昆玉維持，誰不沾恩？賢竹林遠出，逢時祭掃，應係我們的事，如何還要厚賜？」子郵道：「諸尊長有所未悉，速此行身命且難自主，何有於家產？蒙代祭掃，實爲萬幸，切勿多辭。」衆人道：「此去定然功成名就，我等權代收管，待榮歸之日，還趙就是。」子郵道：「這也不必。」送了族衆，又叫家內僕婢男婦齊集，每家給銀一百兩，田五十畝，僮婢各給銀五十兩，文券悉行焚毀。家人領謝訖，子郵乃命掌管陳儉等四人收拾行李，叩辭家廟。陳儉屠泰先察行看，高義繆機管押行李後走。陳屠當日動身。次日，子郵拜別白師傅，並族衆，跨上紫騮，揚鞭起程。白師傅呼道：「且住！」子郵勒韉下馬，白師傅道：「令姪雖無賢弟磊落，渾而厚潛晦，是其所長，但請放心。賢弟諸事已造極端，惟忍字功夫未到，須要努力于此。」又出寶劍一口，交與子郵道：「此劍名曰『無礙』，老夫得之四十年，未嘗試用。賢弟可緊藏在身邊，一者緩急不孤，二者見劍如見老夫。」子郵拜受上馬，加鞭而去。不說韓貫涕泣及衆族人嗟嘆分散，仍說子郵曉行夜宿，躡路急切，馬不勝勞，到寄春驛另換驛官見子郵氣概，不敢待慢，問道：「敢請爺示尊姓，所辦何

差？」子郵道：「管他則甚？」驛官道：「原來爺未知。而今新令嚴緊，恐防奸細冒充，俱設簿籍，登記往來姓名差事。」子郵道：「有此緣故，在下姓韓，往都指揮府公幹。」驛官道：「爺自何來？」子郵道：「襄陽。」驛官道：「樊城，即係韓中書爺鄉里，爺可係中書爺本家麼？」子郵道：「不是快備馬來。」驛官道：「現在上料。」又問道：「爺既說往都指揮府公幹，如何又非中書爺本家，難道不知韓爺加贈麼？」子郵道：「如何加贈？」驛官道：「當今皇帝嘉韓爺殉國，是個大忠臣，所以特贈中書令。」子郵道：「如何殉國？」驛官道：「此事已久了，爺仍不曉得麼？」子郵道：「未知。」驛官道：「正月初旬，當今領兵至陳橋，衆將事立爲皇帝，韓爺要保周朝，衆將士圍住大殺韓爺，雖刺死多人，亦受重傷，當時殞命，舉朝文武，更無阻擋之人。當今登位，不見再有死節者，所以敬重韓爺，加贈中書令。」子郵大驚，尋思道：「太祖世宗，何等恩威，今日臨難，滿朝歸叛，恐後，難道向日所榮寵者，不是尊崇賢良，竟是代趙家養鷹象犬？」又想到：「往時巍巍峨峨，談忠說孝，受恩深重者，頗多其人，豈有臨危全變之理也！難盡信。此刻倒不必着急，且到前邊探訪明白，再作區處。」驛卒牽馬來，子郵賞了驛官驛卒，跨上驟行三十餘里，下騎訪問，與前相似，數次皆然，乃知是實。直到安南驛上，即于驛旁住下，離汴梁只有九十里。次日，乃易裝進汴京城，陳儉屠泰接入寓中，訴說實信，相與流涕。見街市比前更加熱鬧，士卒比前更加嚴肅，就攔三日，知是勁敵，不勝傷悲，仍出城居住。下午高義繆機亦到，子郵道：「汝等如何恁遲？」繆機道：「沿途短僱牲口替換，所以今日得至此地。聞說大老爺已經殉國，又聞並非當今之意，乃王羅等公報私讎。當今聞知，深怪他們擅殺，贈大老爺中書令，如此也。還在道理，只是王羅等這班凶人，却放不過他。」子郵道：「汝等所見，與我迥殊。王羅諸賊，成了大爺千古芳名，其惡猶屬可恕；我等皆周朝臣子，今見巨奸竊盜神器，難其戴天，豈可因他假贈，即作罷休？」陳儉道：「事既如此，且回家鄉，另作良圖。」子郵道：「且耽遲數日，可着高義在廟內住，我與你等進城。」繆機遵命，分開行李，備齊牲口，隨着到寓住下。子郵令訪舊日家人，俱尋不見。閒住多日，惆悵無聊，忽聞李筠起兵，大喜欲往相助。當演六壬，得退連復。

演，又得斷橋，嗟嘆而止。不覺春去夏來。宋主遣將往澤潞後，又行親征。子郵孤掌難鳴，痛惜失大機會，朝夕惟有嗟吁。一日，陳儉出南門，看高義回來，忽聞叫道：「陳爺那裏去？」轉頭看時，却係當日看後門的鄒老兒。陳儉道：「鄒伯伯，你在此有何貴幹？」鄒老兒道：「親戚家去。陳爺，你是從那裏來？」陳儉道：「我是從南來，看大老爺的。」鄒老兒道：「大老爺執拗，於正月裏全家歸天。我因聽得風聲不好，先就走開，故未遭禍。今我在張瓊張爺處看門。」陳儉道：「好個大老爺，可惜了！」鄒老兒道：「實在可惜，若能不死，也是大富貴。我問你：二爺與少爺好麼？」陳儉道：「都好，二爺現在寓中。」鄒老兒道：「而今想必長成了，可同去看看。」陳儉乃領進寓，叩見子郵，問是何人。陳儉答道：「是大老爺府內看後門的鄒文，今在張瓊老爺處管門。」子郵道：「原來就係見酒埋。」這鄒老兒最好酒，量又極大，凡見着酒，坐下不動，所以衆人起他綽號，叫做見酒埋。當下子郵命陳儉道：「可將好酒燙兩壺與他用。」鄒文道：「不敢。」陳儉取到子郵，問些閒話，鄒文吃乾，仍不動身。陳儉又燙一壺，鄒文接着自斟。子郵道：「天色已晚，你飲畢可回去，明日無事再來罷。」鄒文道：「無妨，四更回去也不遲。」子郵道：「那有此理？」鄒文道：「這張爺古怪得緊，日裏客來多回不會，二鼓後有人請見，立刻延入，每每至四五更方散。」子郵道：「這老兒又係說謊，豈有二鼓後夜夜來往，可知其人姓甚名誰？」鄒文道：「黑暗中，認不清白，未知姓名。」子郵道：「豈無稱呼？」鄒文道：「一個大爺，一個三爺。大爺認不得，三爺就是常時大老爺在後園教他參連射法的曹爺。」子郵問道：「說些甚麼話？」鄒文道：「不知大約絕無笑話，常有泣聲。」說說，壺又乾了。子郵吩咐陳儉如此如此，乃與鄒文道：「今使陳儉送你歸去，閒時好叫他請你。」鄒文叩謝，同起身回府，買酒復請陳儉。至二更後，果有人來道：「三爺請往大爺處。」陳儉有心告辭道：「恐主人守候，待滿領了，明日得閒，可往寓內看看。」鄒文拖住，向耳邊道：「此刻去不得，須待家爺出門，再隨後走。」陳儉聽見脚步響，向窗櫺破紙中矚時，只見張瓊低着頭先走，有個燈籠在後，同出門去。陳儉乃別鄒文，隨着亮影，緩緩而行。忽然人燈俱寂，定睛細看，却係護國寺地方，象賢巷口。想道：「



范府正在巷中，二人莫非係會范相？乃暫進去，見門掩着，縫內漏出燈光，認得明白，回寓逐細稟覆。子郵道：「范質狐疑，曹彬過慎，張瓊性躁，三公雖具忠心，各有病處，所謀難得成就。」陳儉道：「聞說曹爺奉差，管押軍需往澤州去。」子郵道：「此中有好機會，惜張范二公羽翼無多耳。」陳儉道：「爺何不見張爺商議？」子郵道：「你明朝仍將鄒文叫來。」陳儉領命。次日，去了獨回，言：「鄒文瀉腹，病重不能起牀。」子郵道：「汝勤視之，待他可以行動，即催前來。」陳儉答應。日日往視，直到第八日，始同鄒文到來。子郵問道：「你如何得病？」鄒文道：「上日曹爺奉差，午後來別張爺絮絮叨叨，說的不休，忽然軍營有旨，召曹爺星夜馳往澤州辦理緊要事件，曹爺匆匆而去。其日使用的人，都不在跟前，小的又無計脫身，疥癢難當，尋得剩酒，未曾審視，連壺吸吞，覺得有物在喉，連忙看時，却係大小蒼蠅，入肚莫知數目，因此心疑，驟然發作，瀉得不休，病倒在牀，前日方止。」子郵道：「今好了麼？」鄒文道：「只是兩腿無力。」子郵道：「過幾時自然復原。此後逢飲要仔細。」鄒文道：「是。」子郵令繆機取酒，陳儉捧出六盤兩注，擺在廊下矮桌上。鄒文謝過，笑着，右手持筯，左手持盃，連斟連飲，二注俱乾。子郵命添陳儉取酒。子郵道：「張爺好麼？」鄒文道：「好。昨日奉差公幹，今早動身了。」陳儉酒到，鄒文又飲。子郵道：「你的舅子臧公公可惜死了，他家還有何人？」鄒文道：「只有他的堂姪子，係小的的親內姪，名喚臧聯。雖在晦光宮奉侍周太后，却萬不及他的表弟倪淹田。聖上宮中出來，何等臉面！王相公趙相公陶學士石節度等諸位老爺，求詢信息，那個不奉承他？」子郵道：「各有各道理，我甚思念臧公公。你明日見着內姪，如得閒，請來這裏敘談。」鄒文道：「此事容易。我正忘却，曹爺動身時，叫小的托臧聯代將奉旨馳往軍前的事，轉奏太后，張爺今朝亦這般吩咐，此刻亦不可緩了。小的滿領老爺的賞。」子郵道：「如此我同你去順便走走，可好麼？」鄒文道：「但是，須先問過方好同去。」子郵道：「如此你去順便問聲。」鄒文答應去了。次日，傍晚來請同行。子郵命陳儉守門，帶繆機隨鄒文到晦光宮門內，小太監呼道：「鄒老伯伯今日又來，想係有話與臧公公說。」鄒文道：「正是，煩小公公代我通知。」小太監應

聲進去，片刻臧聯出來，鄒文告道：「這就係韓都指揮的兄弟韓二爺，現特來拜訪臧公公，意欲煩勞引見幼主。」臧聯未及答應，只見內監另引進一人，且行且哭，甚是痛切。正是覆巢之下無完卵，亡國遺恨倍堪憐。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鬧皇莊狂童取辱 焚歌苑俠氣遭擒

却說內監引進之痛哭者，姓柴名茂，字山勇，柴守禮之次子。世宗平素待如骨肉，年至三十，尙未生男，因夫人洪氏酷妬，莫能蓄妾。世宗常欲爲之廣嗣，時有吳越王進貢女樂全部，共三十六名。世宗不收，大臣諫道：「却之恐吳越疑慮難安。」世宗乃退回二十四，但收了十二色技兼優，賜與柴茂使之居於城北皇莊。及世宗駕崩，柴茂思念洪恩，供奉神座於內。值世宗宴誕之期，設祭哭奠，令女樂歌舞侑食。適有指揮羅彥環之子羅復智，喪偶無聊，同着盟弟兄、馬指揮之子賀恭曹，帶着門客火龍、鐵吉，並家丁人衆，出城消遣。偶見遠處綠柳叢頭樓臺壯麗，行來闕板橋邊，牆垣寬闊，也知非等閑所在。忽聞抑揚高下八音具奏，不覺爭先過橋進門，入內觀看。官弁見俱濟濟衣冠，意料是來哭奠，並不攔阻。羅復智等直到殿前，看得女樂個個嬌妍，聲聲俏麗，俱係目所未覩，耳所未聞。這班酒色少年，自然筋酥骨軟，出神出像。却被守莊太監看見，喝道：「你等是何人，敢入皇莊窺探？」大衆方知，連忙奔跑出來。羅復智道：「且住，我等先說不過公卿家園別墅，誰知是皇莊？若非跑得快，幾乎弄出事來。」賀恭道：「便是皇莊，也無甚要緊。我等父兄俱係佐命元勳，就有失誤，亦無大罪。若係此等佳人，得看個飽，死也甘心。」火鐵二人道：「有理。」賀恭又道：「這哭的係何人所哭者？又係何人？却也古怪。」曹芝道：「這哭的人，我認得，好像是柴國舅之子。」火龍道：「不差，所哭的像，好似世宗皇帝。」賀恭道：「是了，大宋皇帝登極，柴家這廝不服，背地哭泣，想是咀咒大宋皇帝，就有叛逆大罪。莫說這班美女，就是莊內衆命，都在我們手裏，怕他則甚。徧再進去看敢怎的。」

火龍接口道：「是極！如再說惡話，連莊子都奪了他的。並請諸位公子，問時頑耍，美女分派開來，有何不可？」羅復智道：「我們就去弄出事來，諸位弟兄，那有不幫襯之理。」用手招呼道：「同去同去！」於是衆人復闖進莊，公然上殿。其時樂已奏畢，歌女散開。當有管莊老公公洪信，見衆人復來，俱有怒容，帶着凶像，便暗傳守莊兵丁，分頭擊橋鎖門，乃向前喝道：「何處無知囚徒？難道瞎了眼，皇莊都認不得！先前闖入，姑念無知，饒你們狗命；而今又來，敢係討死？」羅復智道：「扭淡甚麼！皇莊上面的，可是姓趙？你這老驢頭，尙不知牢不牢，還出口傷人，情殊可惡！」賀恭走向前，把洪信臉上打一掌道：「可惡！」洪信順手接着，往後擡道：「去罷！」只見面嘴貼地，脚底朝天，痛得亂滾。羅復智等大怒，齊行動手。這邊兵壯發作，兩下好打火龍，見勢頭來得很凶，便想走脫，奔到大門，已經下鎖。從夾道奔至腰門，又多人把守，見牆角邊有個狗竇，鐵吉亦到，同爬出去。見是通路，復伸進頭來招呼。羅復智受傷奔逃，正尋出路，聽得火龍呼聲，由牆角下，只得也從竇中爬出，沿牆畔走。誰知四面俱係濠溝，溝闊水深，尋不得橋渡。只見對岸茅蓬邊，立着個人，說道：「橋俱收藏了，又無船筏，汝等要過，除非將那柳樹下坑內馬槽，抬入水中，借勢扶着，或游得過。」火龍回頭，看見地上有個無腳馬槽，喜道：「在這裏！」三人同往抬將起來。鐵吉忽喊道：「且緩我的脚軟了。」羅復智道：「沒用東西，徧徧此刻脚軟。」火龍道：「地軟了，公子請看，諒必是用力太狠，將地踏陷了。」羅復智道：「如何這般氣味？」三人齊放手時，只見連脚膝頭，俱陷入地中，愈慌愈下，漸沒到腰，不勝大驚。對岸那人笑道：「你們靠着，將槽頭挽住，拖到河邊就是了；如何走入牛坑裏去？難道眼睛是瞎的麼？」羅復智忙央告道：「祖宗！我們未曾見過，實不認得，望救你親孫子命罷！」那人道：「這個容易，你將我渡過去，我就救你。」羅復智道：「我如何渡你過來？」那人道：「既不能渡我，我在這邊，如何救你？」復智看火龍鐵吉，俱沒到頸項，慌叫道：「動弗得！莫再動了！」火龍道：「知早這樣，不如不逃出來。」鐵吉道：「好壞味水，死了也是個臭鬼。」忽然聽得莊內衆聲說道：「尋尋走也走不到那裏去。」開開莊門，將賀恭等很趕出來，四處搜尋。對岸那人道：「不需不需，他

三位此刻，安逸得好哩。諸公還尋他做甚麼？」衆人道：「你老叔如何放他走了？」那人道：「我放他們，他們見此地景致風味好，偏不肯舍。」衆人道：「今在何處？」那人道：「牛家賞鑿的不是麼？」衆人往坑內看，只見還有三個頭，伸在上面，其餘渾身連眼睛都沒入了。原來牛坑爲炎日曬乾，上面結堅，底下淤軟，三人驚慌，何暇細看，所以陷入，不能得出。當下衆人取鉤，鉤搭起，放在地上，只見三張嘴動，正像三段污泥木頭。衆人道：「這般臭穢，如何動手？」有一個道：「待我替他洗洗，扯開褲來，屎尿往面上澆。」衆人齊道：「好好好！只是便宜了他。」次第以尿澆之，方將三人五官，洗露出來，身上仍然污穢糊滿。又有一個道：「做我不着，只當洗兒罷。」用雙手將頭拖住，往濠溝內擺動，縱縱送送，把外面污泥灑去，再用麻繩綁起。洪信一面通知留守衙門，一面押護入城。行到中途，遇見兵馬使錢寧，認得賀恭羅復智等，忙向前與洪信見禮，問其來由。洪信將原委說明，錢寧故意責罵衆人，再勸洪信息怒道：「這班無知少年，不識高低，冒犯老公公，晚生代爲請罪，看他們父親面上，寬這一次。」洪信問道：「他們父親，係那些人？」錢寧指道：「此是賀公子，此是羅公子，此是曹公子。」洪信道：「羅賀我不知，此可是曹彬之子？」錢寧含糊答道：「正是曹君令郎。」洪信道：「曹彬何等循守禮法，他胡爲同着這班紈袴橫行，而今既係先生指教，敢不遵命，並煩致意諸位尊翁，務須嚴加管束，若任其放蕩，將來貽禍不輕。」錢寧道：「所論極是，晚生傳諭，明日自然都來叩謝。」又向羅復智等道：「你等還不快謝老公公？」衆人連着麻繩，跪下叩頭。洪信道：「不必，願諸位從此改過。」叫兵丁盡去其縛，錢寧稱謝。洪信帶衆人，作別回莊。錢寧同羅復智等入城。火龍道：「此處果然利害。」鐵吉道：「下次再莫造次。」賀恭道：「我終不能舍這班佳人，我是要來的。」錢寧道：「此乃世宗所賜的女樂，令尊翁輩，誰不流涎也？難怪你等少年，今日之事，若我不撞見，也有個大虛驚。」羅復智道：「我因被縛難過，所以將就了事，若到城裏，還有他說的麼？」錢寧宿頸伸古道：「呵，你原來不知，今日仍係張瓊管理巡城，他素性猖狂，諸位尊翁，畏如冰炭，今日撞到手裏，自按軍法，照規搶皇莊，大不敬，十惡之罪，立刻擊衆人決了，你將若之何？幸虧

洪信老兒與尊公子令伯交厚，我故含糊答應，方得解釋。你等猶不知輕重哩！」羅復智等聽知，失色相視。賀恭道：「今日已非郭家天下，皇莊也應歸公。我等只報他學潞州李筠哭像，思欲聚眾作亂，怕他逃到那裏去？這班美人，難道還不是我們的麼？」火龍道：「此計大妙！」鐵吉道：「必須這般做法，方出得這口惡氣，又有美女受用。」曹芝羅復智道：「我們就商量行事。」錢寧道：「不可。此須先事和你各家尊翁說明，再通知王石兩節度。二公女眷，前日都被韓家殺盡，現在訪求美色，聞此底裏，自然同心用力，奏知二王爺，請借此以滅郭氏羽翼，再除其根孽。四方雖有忠義之士，亦無所借名。須如此辦法，方得萬全。」眾人齊讚道：「錢將軍算無遺策，真正孫吳復生。」錢寧道：「不必過獎，成功後須以尤物惠下。」羅復智道：「自然自然！」曹芝道：「我們的衣服，俱不像樣，於何處借換方好？」羅復智道：「不可。衣裳換得，難道臉嘴傷損，也換得不成？就係這箇樣子，各人從後門進家，先告訴與母親，再哭訴父親，俱說：『錢叔叔見證，』就是的了。」眾人道好稱善，入城分散。當夜各家，俱來錢府，詢訪緣由。錢寧次早上午便酌請帖，未刻時分，曹翰賀謀羅彥環同着史珪石漢卿等俱到，各問昨日事情。錢寧道：「其事根底，弟實不知。昨往西郊看麥，回見洪信那老兒，帶同莊丁，押着十數人向前看時，三公令郎在內，慌問緣故。洪老兒說了三公令郎劫搶皇莊，許多不是的話。弟因昨日乃係張蠻子值班，大大吃驚，再四婉轉下來。曹翰道：『原由如此。』昨係世宗冥誕，國舅哭奠，禮所應當。此係諸小輩太無知，老哥于他們有再造之功。」彥環道：「不是這樣說。就係子姪輩誤入皇莊，也不應架上劫搶之名，情殊可惡。洪老兒平時眼中那裏有人？昨日聞錢兄指教，我好望二位哥哥，助我一臂之力。」史珪問道：「如何辦法？」曹翰道：「如此如此。」石漢卿道：「盡美矣！未盡善也。」彥環道：「請教。」

石漢卿笑而不語。史珪捋漢卿鬚髯道：「兄弟多係舊兄弟，又忝新隣居，如何各教起來？難道是要先定謝儀麼？明日功成，叫他將美女送兩個與你看，你天天如何發付他？」漢卿道：「非也。如所議辨，非不盡善，只恐到頂真人手內，諸位老姪，未免也要吃虧。鄙見須與王石二公說通，有物均分，彼自轉達趙公，以便彌縫掩飾。况王爺外寬內

忌，此事說無不依。自己何必出名，只須暗辦。王爺得知，自必動問。王趙二公隨便請發那位弟兄查察，就入計中了。衆人喜道：「願聞高論。」漢卿道：「而今假作柴茂，遍出告示，煽亂百姓，自然妥貼。」錢寧鼓掌道：「妙極妙極！不枉閣朝稱爲做賽曹操，就決意如此。」命家人擺上席來，痛飲而罷。至第四日，城內城外，各處要道，俱粘有告示，寫道：

「我大周皇叔柴諭，示都城內外文武員弁軍民人等知悉：惟我世宗皇帝，恭膺天命，正承大統。凡天地神祇，郊祭必盡虔誠，軍情民膜撫恤，莫不週備。賞功罰罪，咸當其實。救災禦患，罔失所宜。夙夜未遑，或逸宵肝，漸積冗勞，以致捐國遐升。幸有太子繼統，詎料趙氏出身無賴，法紀屢干，曾効微勤，遽臻顯位。得比骨肉之戚，應法伊周，乃行窺竊之險，效尤不莽。此鬼神之所憤怒，忠義之所痛心也。是以潞州首起勤王，首惡愴惶，離穴數被傾危，屢經敗衄。匡義雖留於汴，勢若單絲，形同孤掌。茲四鄰咸興，問罪之師，各鎮翹望義旂之舉，舊臣宿將，國戚懿親，感懷先帝洪恩，約結誅仇復國。或明秣馬礪戈，或密輸誠送款。智勇齊全，氣勢足備。元凶構結於外，惡黨勦滅于斯。竚見趙氏喪亡，早識周朝興復。誠恐懷忠抱義者，莫能周知，瞻彼顧此者，未獲詳悉。用斯通告，從今不必徘徊，既得與聞，事至務須奮勵。特示！」

巡城文武官員，揭下紛紛起奏。晉王召石守信、王審琦、趙普、王彥昇問道：「周家孺子幼弱，柴茂羸懦，審察實無能爲，所以俱不斬削。今彼等即有異謀，亦何至妄誕若此？定係出於攀誣，殊難聽信。」王彥昇道：「大王所見甚是。但國家鼎革，中心不服者尤多，其中柴茂亦萌孽也。此事據臣愚見，先於皇莊搜查封閉，以絕反側之徒，覬覦觀望，再行定奪。」晉王准奏，便差陶穀、石漢卿二人查辦。范質得知，趕入諫阻，已無及矣。慌差家人傳給柴茂，叫其檢點柴茂，聞知，慌將世宗聖像焚去，又將女樂相送入城。且說陶穀、石漢卿出朝，通信與各家，恐柴茂聞風搬移，叮囑多人，着於四路攔阻，再點羽林軍士，前來搜查。羅復智、賀恭得信，齊集家丁，率領分佈于皇莊遠近，四路探聽瞭望。

且說柴茂打發車仗入城，正與洪信吩咐莊丁收拾，陶石二人領兵已到，上殿與柴茂見禮道：「奉晉王令旨查檢，莫怪莫怪。」柴茂道：「請。」二人見有御用儀仗，詰柴茂道：「此從何來？」柴茂道：「請問洪公公便悉。」洪信道：「此係皇莊，世宗皇帝在此教射，難道你們都忘了？」石漢卿道：「世宗駕崩，何應仍設于此？况朝代已更，此係感衆作亂的實證了。」洪信喝道：「住口！周朝一個好好天下，被你們送與趙家，而今又起風波，連設靈數椽之地，還來遭逼，爾們心上雖過得去，不想地下見先帝，只恐天理難容，立見身誅嗣絕也。」說罷，將玉蠅拂揮來，陶穀右眼早被損破，痛不可忍，喊道：「救人救人！」石漢卿大怒，拔劍直衝向前，洪信用蠅拂架住，笑道：「逆賊逆賊！我今日可以對得世宗皇帝，我死之後，只教你們受用得好！」說罷，往石柱上撞去，腦漿迸裂而死。陶穀右手拊着眼睛，左手指示軍士柴茂，命守兵將洪太監屍首抬到莊西倉房，入殮設靈，自己亦往看視，聽陶石率衆搜查。二人見柴茂不在跟前，視物件好者，令家丁藏下，餘者開造入冊，將門封鎖而回。柴茂聞知，見殮已畢，設立靈位，焚香祭奠，隨即上馬入城，進府看時，並無車仗送到，忙問門官，回道：「未曾見來。」柴茂着急，使家人分頭四處探訪。三更時候，抬得一個家丁回來，身被重傷，連忙就問，俱云：「人物都遭劫去。」說得這句，便不能言。又有探事的報道：「聞陶石回朝，因未搜得女藥，仍要到府追問。」柴茂大驚，細想無策，惟有奏幼主起身入宮，不禁痛哭起來，朝見逐一奏上幼帝道：「朕亦無策，惟請皇叔忍耐而已。」說畢含淚，攜手入內去了。戚聯出來，備細告訴，子郵問道：「城外有劫盜麼？」戚聯道：「皇都逼近，那有這般大胆強盜，此定係奸黨所爲。」子郵欲再覲幼主，戚聯道：「萬不能矣，其胆如粟，聞得趙字，俱係懼怕的，足下乃言復國大事，如何能再見面，此事無庸談了。」子郵嘆息告別，回到寓所，使陳儉等去訪探劫掠事情。當晚無聊，步上高樓，見皓月沉落，半入西山，滿天星斗，光芒漸次顯灼，帝星臨于晉分，光彩異常，主星黯黯，吃驚道：「李筠忠心成畫餅矣。」忽然城西半壁明亮，細看非火，乃係燈光，嘆息道：「又不知係那個賣國的宴享？」只見陳儉回來道：「探訪並無蹤跡。」子郵道：「那火光知是何處？」陳儉視定指道：「那高牆

大房子，係史家；而前樹木叢雜的，係陶家；西邊高桿子，係石家；射出這亮光，不係羅府，定係王府。」子郵道：「甚麼王府？羅府？」陳儉道：「這個府第，乃郭重威所造，係小的叔叔陳景監工。聞今爲羅彥環王彥昇合買分居。王府房子多，羅府苑圍廣。內中亭榭樓臺，爲京都冠。看其火光，出于高處，定係西苑大捷樓上夜宴。如今仍係陳景爲正，管看後苑。小的前日到京，去望叔叔，見收拾完工，比前又加華麗。明日老爺，可往散悶散悶。」子郵道：「爾須先通知叔叔，不必露我姓名。」陳儉道：「此刻昏黑，聞巡城甚緊，恐易去難回，明早去罷。」子郵應允，當夜無話。次日，陳儉前往，午刻回來稟道：「羅爺新在杭州買有十幾個女子，想係怕夫人知道，閉在苑中。昨夜到樓上通宵筵宴，今晚客更多哩。他人俱不得進去，只說係小的叔叔親戚，方可游玩。但客到時，須要迴避。」子郵道：「如此，可將晚膳帶去，煮個豬首，添兩個熟鴨，只說係爾敬叔叔的，爾便同飲不妨。」陳儉道：「這個不敢。小的到上席時，推忘事件，走開便了。」子郵道：「聽你。」陳儉分付買辦的備辦送去，自己隨着來到府前，看見高車駟馬，闐大門樓，不係倖臣宅第，也無這樣奢華。守門的看係陳儉，招呼道：「陳叔叔又來了。」陳儉道：「又來打攪。」守門的道：「家裏人說甚客話？」隨後買辦的亦俱備齊送到。進門從西邊轉灣，進南火巷，由更樓下過堆房，進北火巷，到後苑門房。陳景接到：「所言的就係這位爺，而今有些不湊巧，只好明日罷。」子郵施禮應道：「隨便俱可。」于袖內取出兩小錠金子，送道：「遠來無以爲禮，具此聊代斗酒。」陳景慌接道：「不敢，不敢，在此不妨。只是客到時，須要低聲。」子郵道：「曉得。」陳儉又將酒餚鋪上道：「姪子到京，無有孝順，謹具薄酒一盞，願叔叔福壽康寧。」陳景道：「生受爾了。既備此豐盛酒饌，何必又要大鴨豬首？」陳儉道：「這位爺食量頗大，所以多備二件酒餚，係孝敬叔叔的。」陳景分付家人道：「既如此，可將酒餚送到家裏去。」陳儉不能阻攔，只得又令買辦的回寓買八十個饅頭，取二十觔醇酒送來。買辦答應去了，陳儉同叔叔談心，子郵獨自四處游玩。總係華綵富麗，並不清幽淡雅。行到西軒楸藤棚下，見芍藥臺邊有塊蒼黑大石，踰踞如虎。乃于背後取出白師傅所贈寶劍，仰天祝道：「周朝若能恢復，劍下此



石立開。說罷，奮臂直斫，分毫莫損，不勝嘆息憤恨，復祝道：「我若得見趙家國亡，此石立開。」祝罷，當頭又直斫下，剗喇裂響，不歪不斜，分作兩片，好生詭異。忽聞步聲慌將寶劍置於縫內，只見陳景尋來道：「羅爺到了，可快自軒后竹林中，挨垣牆轉過套房，便是木樨巖山後石洞走去，莫進左邊閣道，往右手出小巷，就係門房，不可錯誤。」子郵答應，見陳景去了，收劍行過竹林，聞隔牆有涕泣柔聲說道：「事已如此，從權些罷。」又聞答道：「寧死不辱。」子郵撞入看時，乃是兩個女子，一個年約二十外，一個年將二十，子郵問道：「汝等緣何在此哭泣？」二人將子郵上下看道：「爾敢不係此處人麼？」子郵道：「我係外省的，到此遊玩。」少年者道：「我等恨無翅翼飛出，他還要進來遊玩。」子郵道：「你們有甚心事，我或者可以解得，也未可料。」二十外的道：「不能不能。」少年的跪下道：「望英雄救命，我等係柴國舅家女眷，爲這班強徒擄入此中，逼行污辱，昨日幸脫，今料難免，所以在此啼哭，意欲投池。」子郵道：「柴國舅何處不尋訪到，誰知却在這裏，今要解救出去，却非易事，只看你們運氣如何，只要依我計策。」齊應道：「願聞。」子郵道：「今日羣凶斂飲，汝等須要強爲歡笑，將他們灌得酩酊大醉，方好作法。」女子道：「果能免污脫陷，情願遵命。」子郵道：「此非久談之處，請便罷。」二人逕去。子郵轉出石洞，到門房內，已經燃燈，餛首豬頭鵝酒，俱早鋪齊。陳景問道：「如何行得恁遲？」子郵道：「愛好景緻。」陳儉道：「我想起要事，忘辨了，暫別就來。」陳景拖住道：「也要吃三盃再走。」子郵坐客位，陳景坐主位，陳儉坐橫頭，吃過三盃，起身別去。陳景談談吃吃，量終有限，坐在席上打盹，家人亦俱走開。子郵聞絲竹漸漸繁雜，愈想愈怒，獨飲獨吃，只聽得人役一陣一陣散去，不覺將豬首鰻頭酒都吃盡了，剩下半隻肥鵝，聽更樓上已係三鼓，走出門房，四處察看，並不見人，乃提燈而行，到更樓下，上邊問道：「誰？」子郵答道：「我。」上邊道：「陳伯伯家親戚，可帶甚人事送俺？」子郵道：「有。」走到樓上，見一人睡着，一人行更。子郵將葛袍脫下道：「無以爲敬，此物奉贈。」更夫道：「真的麼？不要作耍。」子郵道：「微意，只是破了些。」更夫道：「不妨不妨，我會縫。」將袍向燈前細看，稱贊不已。子郵內裏原係

結束停當的，再加緊收，掣出寶劍，向更夫腦後斜下；只見頭落，不聞剝聲。那個睡着的，也殺了。再將更香油盞，置草寫下，烟焰立生。乃提燈下樓，到大門房，見數人圍住擲骰子，檯上睡着二人，盡行殺却，乃下鎖用篋絲將鎖門塞滿。復過更樓，劈開堆房，將燈籠掛在壁上，點着巴索等物，滿房紅亮，樓板俱着。再回門房，重往後苑。雖係熟路，奈無月色，又少星光，一脚高一脚低，只向有壁燈處走過一處，熄一處，走到廚內，聞得鼻鼾聲，抬頭見二人睡在案上。子郵想道：「不可饒他。」揮劍殺了，轉過半閣，到東廊下，聽得唧唧嘻嘻。子郵閃于暗處看時，却係兩個童子，勾肩攜手而來。子郵沖出揮劍，兩個齊倒，將屍首踢開，便進廳堂。廳樓上笑聲叢雜，乃于廳後左邊，旋至樓下，見酒房內數人，有的東倒西歪，有的埋怨辛苦。子郵舉劍，砍倒埋怨的，睡的驚醒，亦都殺了。方欲出戶，只見一人闖入道：「燈都被風吹熄，爾們睡死了麼？」子郵迎上砍倒，即直登樓，只聽得說道：「再要求十娘教了。」又聞回道：「諸位求十娘教，不比尋常，須要加增巨觴。」衆人道：「這個敢不勉強遵命。」又聞諸人齊飲，聲響如牛，喊道：「看酒。」裏面應道：「來也來也。」挺劍而上，見鋪列八席，燈燭輝煌，乃向前道：「歌而無舞，不成大觀。諸公既聞美女佳喉，今請試壯士健腕。」早有一人據案朦朧立起道：「舞得好，老爺自賞你。」子郵道：「不喜豚肩，願得賊首。」大聲歌道：

「報恩復國兮獨力艱，且舒中懷兮誅佞與奸，分而居處兮滅之良難，皇天使聚兮，罪豈容寬！」

一人起身問道：「歌頗不善，爾係何人？」子郵道：「俺乃大同副都指揮使韓公之弟，韓速是也。」一人道：「呵！」持壺欲擊，子郵順劍揮去，已係兩段。又一人道：「鐵立臺可以擊賊。」用鐵立臺打來，子郵左手接住，往後摔去，其人跌倒，鐵立臺脚，反將中坐一人腦漿打出。這裏五人，齊將立臺抵敵。一人高揚立臺，當頭打下。子郵閃過，迎上揮去，立臺齊墜下地。聞得背後風來，側身順手，將劍從下掃去，見一人雙手執着立台，乒乓倒下，却係雙脚俱遭斫斷。一人將立臺攔腰打到，子郵接着，又一人照面掃來，子郵將頭一低，使劍挑上。那人肩斷脅分倒下，即棄立台回劍，斫照面掃到者。其人雙手顧擎着立臺架隔，不期手重劍利，將立臺鐵桿斫斷，從頭劈下，分作兩半。一人見勢

全虧，丟下立臺，躍上樓檐，往下就跳。子郵飛步向前，一劍刺去，未曾得着，却爲烟氣冲迷着目。旋身再尋人時，只見許多婦女，跪在地上叩頭。子郵道：「你們快捲細軟，各尋走路，前面火已通天也！」衆婦女紛紛起身下樓。只見一人爬不起來，視之却係男子，乃說歌音不善的。子郵道：「你係何人？」那男子磕頭不已道：「求饒狗命。」子郵又問道：「爾姓甚名誰？」旁邊女子道：「衆賊稱他學士。」子郵道：「想必貴姓是陶。」磕頭答道：「不敢。」子郵道：「陶學士乃當今名公，豈可傷汝性命？但有一件，恐將來袖子中，又將趙家天下，送與他人。如今且代除去禍根。」乃揮劍將兩手齊腕斬落。樓下衆婦女喊道：「火勢大了，英雄請便罷！」子郵道：「爾們速尋走路，我仍要幹事哩。」乃收劍躡身，捻着椽子，到得簷口，旋翻盤上，立於脊頂看火。聽得前面紛紛嚷喊，卽跨過大屋角，走近看去。只見火巷人衆擠挨，往後面奔來，說道：「火鎖不能得開。此刻大樓廳堂，俱着了。後面柴房火燄隔斷，也不能去。眼見全家俱沒命了。」頓足嘆天，音容悽慘。子郵看火勢果然猛烈，羅家人口，都無生理。轉身行時，忽有笑聲入耳。過西脊，踰複道，往下看時，天井內却係三個男子，一個婦人，裸體狎飲，燭忽吹熄。婦人道：「妙哉！起風了，可移席進去。」只見兩個女僮抬桌，兩個女僮移椅子。子郵跳下一層，伏于簷前看去，上面兩枝巨燭，榻上又有三人赤身，內中有個婦人，約三十餘歲，笑聲出于榻上。正觀看間，忽聞敲中門道：「隔壁羅府起火，連陶王府俱着了。勢大得狠，雖在下風，也須作速收拾。」婦人道：「厭物要回來了。只說今日可以盡歡，徧又打混。」子郵道：「這些人如何容得？」跳下地來，先將四個就席飲酒的，斫倒。女僮慌道：「不好了！殺來了！」上面三個，看見子郵仗劍，連慌下榻，磕頭求饒。子郵道：「爾們相好，使你們生同聚，死同穴罷。」舉劍斫倒三人，女僮叩頭乞命，乃問道：「此是誰家？」答道：「王彥昇家。」子郵問道：「他家無公子麼？」答道：「五個公子，正月裏都被韓家殺了；只有二公子，有兩個小官官。」子郵道：「在那裏？」答道：「在後面樓上睡。」乃令攜燈先行，隨上後樓。推開房門，見有個七八歲的童子，睡在當中床上。奶媽帶着個約四五歲的，睡在右邊床上。子郵道：「殺之殊覺可憫，舍之使王賊有後，又屬不能。也能斬草。」

除了根吧！兩個童子都被斫死。子郵復上樓桁，頓足躍到對面屋上望去。只見東邊俱係烟燄，紛紛救火，人聲嘈嚷，兵甲森森，人聲火聲，混成一片。仰望天星無幾，想道：「將天明了，城中料難存身，不如趕早照會陳儉們走罷。」主意已定，乃層層跳下來，只見街上前後兵馬，抄來傳道：「王爺有令，擊得韓速者，賞金千兩，放去者以軍法治罪。」子郵驚道：「如何知我名字？而今不能照應他們，要武行了。」乃下街喊道：「韓爺在此，誰人敢當？」說畢，舉劍直斫向前。但見經過街坊，人頭滾滾，血雨霏霏。將到西門，面前大隊人馬，排列不動，爲首三員將官，齊向前來，一人橫斧，二人挺槍，喊道：「韓速來了麼？」舉起開山大斧，迎上劈下。子郵見勢頭凶猛，使身子縮小，從馬腹下穿過，將後路掃斷，轉身向左邊馬後揮去，二將接連倒地。右邊將官，挺槍當心刺來。子郵讓過，抓着鐵桿，用劍掃去，兩個手掌俱斷。那將喊道：「痛殺我也！」倒撞下來。子郵轉槍躍上那馬，見先跌下兩將，已經扒起，便使槍連結果了，再向隊內殺來。只聽得衆軍發喊，俱分竄去。子郵轉身到城門邊，將鎖削落，切斷大拴，拉開馳出。往前看去，但見人俱擠滿，不像兵將，各持藤鉤。子郵想道：「諒係救火的兵士，然不可不防。」收劍舉槍，驟馬衝去。衆兵忽分開，舉鉤從後，亂搭子郵，舞槍，渾身遮定，無如兵多鉤衆，馬脚着傷，不能前進。子郵翻下，棄了鐵槍，掣出寶劍，飛步向前。這些鉤搭，猶如草菅，當着就斷，那裏搭得住？忽聞喊道：「將軍有令，長鉤鉤上，短鉤鉤脚，已過之處，轉身換鉤，遠路往前等待。」應聲如雷，忽然上上下下，如驟雨飛蝗，雖係隨到隨斷，柰兩靴上，俱帶着無數半斷藤鉤，殊屬累贅。後面又有馬嘶，想道：「此路走去，要耽時刻。」乃縱上房子，將靴上斷鉤削去，回顧城中湧出兵馬，挾弓負弩，挺戈持矛，如潮水一般。轉望前時，只見搭鉤軍士，紛紛又遠相迎，沿途攔截。遠望四邊，惟南是湖，無軍阻擋，柰無船渡，只柳陰邊有隻小艇，想道：「且過對岸，再作道理。」乃下房子，放步向前，奔到湖邊，上得了小艇，囑稍公道：「可快渡我過去，多給錢與爾。」稍公答道：「夥伴未來，無人搖頭。」子郵道：「我會。」搭起來就搖，不期用力過猛，早將櫓桿折斷。稍公道：「賠櫓。」子郵道：「過去賠你。」說畢，走到後頭，催促快搖。梢公換櫓道：「須知要雙膊緩盪。」子郵乃將劍

置于艙內，單手輕搖。約有半里多遠，轉視追兵，早到湖畔，幸無船隻。忽聞梢上，喇的聲響；回頭看時，尾後散開，梢公已沒入湖，脚底板片，俱泛浮起來，站立不住，劍早落沉。正無擺佈，忽見左邊港內舢舨相接，搭鉤猶如蘆葦。思道：「手無寸鐵，如何迎敵？」乃棄船踏水，欲趕奔過去。正走之間，兩脚似物絆住，躬身取起看時，却係條繫甲縶，想道：「此物從何而來，如何忌重？」正在疑心，後面來船漸近，只得向前踏去，腿上仍似有阻。將後跟夾擊，即放行動。又來一子郵，怒起，沒入湖底細看，原來係梢公，同數人隨着纏擾。見子郵到，始走開去。子郵冒出水面，底下又來追兵船隻，已經四圍圍住。子郵素不甚善水，離岸又遠，只得跳上敵船，雙手奪過數鉤，迎敵亂掃，如雨打殘花，紛紛傾倒。其餘之船，又攏將來，思量跳過再打，脚下猶夷蕩動，立步不定。欲復躍去，船已翻覆，墜落水中。正待潛行，忽有手來，抓住紫巾子郵，按住，憑空帶起；二人俱出水面，上頭搭鉤齊來。子郵右手揪得褲腰，左手抓住頭櫓，正在相持。忽左側一船搭鉤，將右手搭住，當即就縛，用捆車鎖着子郵。隨即進城，忽當頭一將，聲若雷霆，舉斧就斫，不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重心脅入獄脫真才 掩耳目焚牢燒假犯

話說馳到大怒，舉斧急砍者，乃係石漢卿。因該班值宿，親丁十四口，遭焚未存半個，所以恨極。當時見着，盡力劈下，將及子郵，忽有三股鋼叉，將斧架住。漢卿驚視，却係王彥昇。漢卿怒道：「賢弟如何倒護凶徒？」彥昇道：「尊兄未曾詳察，他在禁城中放火，延燒大小數十家，殺傷兵將，不計其數，定有羽翼，須細細究審，窮追齊全，以正國法。今將他殺死，餘黨從何追究，豈不受皇上責罰，或再發作于不意之中，我等豈不遭其荼毒？」漢卿收斧道：「是也。賢弟見識，勝吾百倍。令抬入晉王府中，請研究審。」乃同解進城。却說晉王昨夜聞得鉦聲驟起，披衣上樓，見西城半壁通紅，又有王彥昇為緊要事請見，因係心腹，立刻命入彥昇行過禮，慌奏道：「火乃凶徒所放，殿下須要謹慎。昨

日羅彥昇請臣等于樓中飲酒，突有一人，仗劍衝上，自稱韓通之弟韓速。臣無兵器，視勢頭凶猛，暗從後簷合漏溜下逃脫。復從葡萄棚後，跳入臣園內，奔來報知。此刻仍在羅家，請發令旨，傳各門內外將官領兵用心把守，毋使免脫。晉王見彥昇鼻額俱遭傷損，立刻依充，將令箭交付道：「卿可督理此事，務擒凶首，勿得縱颺。」彥昇得令去後，只見火勢延燒更大，滿天皆紅，接連報道燒過陶學士住宅，史副使王故相家，俱遭焚火，又延到石節度府了。及至火勢漸衰，天已明亮，王彥昇回奏道：「凶徒猛不可當，今殺往西去了。請下令除御林軍外，凡各將士俱送出西門，遠近分佈擒拏。」晉王問道：「西城執掌，昨日仍係曹翰麼？」彥昇道：「正是。」晉王笑道：「韓速將就縛矣。」彥昇疑心問道：「曹翰雖勇，而此人如生龍活虎，恐不能敵。」晉王道：「非也，苗先生未從聖上出征，算定都中必有兵火，却無大害，因留下新制度的兵器，逐細交代曹翰，遇水自成擒矣。」彥昇道：「兵器總不出十八般，又有甚麼新制度？」晉王道：「此兵器雖不離十八般之中，實出于十八般之外。他兵器要剛強，此却偏要綿軟；他兵器要堅牢，此却不妨于柔脆。」彥昇道：「臣愚實莫能解。」晉王道：「其法用長藤，于其四面，紮小鋼倒鬚鈎四個，丁紫苧藤鬚二團，挨尺而紮，每藤長九尺，紮五尺，餘四尺作柄，千百齊舉，無論鈎着何處，倒鬚咬緊，則不能脫。凶徒雖用刀斧，將藤砍斷，鈎子仍釘在身，後節又復向前鈎搭，雖十分猛勇，怎當得滿身拖着斷藤苧，豈不累贅？」彥昇問道：「如何遇水成擒？」晉王道：「當時問苗先生，伊云：未來之數，不能十分明白。曾經挨宿演禽化推，凶徒挨着尾火虎，國家挨着箕水豹，虎既不能勝豹，而水又足以制火，故課謂遇水即成擒矣。卿試往觀之。」彥昇正欲下樓，只見內監奏道：「據報凶人已砍落鎖拴，出西門去了。」晉王道：「不妨，遇水自然受縛。」彥昇辭出攜兵上馬，直到湖畔，見子郵縛在車中，漢卿舉斧，所以搶上使父托住，說明抬到王府。只見西城巡察御史奏道：「凶徒焚燒八十三家，俱係勳臣將士，內中陶穀羅彥環兩家最苦，大小人口，俱遭焚絕。史珪石漢卿兩家家家人有逃出者，家產盡空。王彥家人未曾傷損，細軟皆已搬出。王溥新樞重大，不及搬移，已遭燒燬，只尋出個焦枯頭顱，餘俱灰燼無存。」西

城副御史奏道：「驗得羅彥環家所死者一名賀恭，雙腕斷下而死；一名陶穀，連頭帶手劈下而死；一名錢寧，身直劈開而死；一名羅彥環，腦遭擊碎而死；一名羅復智，雙腕斷下，小肚破開而死；一名火龍，雙腿斷下而死；一名鐵吉，墜樓腦碎頭折而死；一名曹芝樓，下殺死童子二口，酒房殺死司酒五口，廚房殺死廚役二口，家內人口被燒，無從查驗。又驗得王彥昇家堂前，殺死裸體婦人一名，王彥昇之妻石氏，無名裸體男子三口，榻前殺死精身婦人一名，陶穀之妻石氏，無名精身男子二口。」西城指揮使又奏道：「查得西城內外殺死上將三員，馬賽龍牛如虎，羅重殺傷裨將六十三名，殺死兵士八百二十六名，帶傷者不計其數。」晉王聽畢，命抬陶學士來看，昇到殿上，兩手連袖俱無，鮮血點滴。晉王垂淚道：「先生苦矣，舉家又遭焚死。」陶穀勉強道：「幸臣之妻，昨日王姨娘請去，得免此難。」晉王問彥昇道：「爾知家事否？」彥昇道：「未知。」晉王將西城御史奏報單，手擲下道：「閨門若此，玷辱官箴矣。」彥昇拾起看畢，滿面羞慚，向陶穀道：「好姐姐，教得好妹妹了。」陶穀道：「可與我看。」彥昇置于其前，陶穀看畢道：「在爾家遠來，怪我麼？」殿前諸人都笑起來。彥昇慚無地，將頭向石塔撞去，腦漿迸出，登時命絕。陶穀嘆息道：「只顧終身榮華，誰知今日辱死半生心血枉費，到此方知追悔何及？」說畢，大吼一聲，命即歸陰。晉王傳命將二屍抬去，再將凶犯押上審問。子郵合目閉口，終無半字。范質道：「想係傷極重了，請且收禁，待稍回轉些，再行嚴究。」晉王依允，將子郵下入府牢，立刻將擒獲情節，拜表馳奏。太祖知之，厚賞光義，光義立薦仲卿才學淵深，並將不肯出仕情狀奏明。太祖道：「且緩圖之。」光義領旨，路上以疑事請決。仲卿遂事折剖，甚相敬服。直到汴京，光義家住崇德坊，近于街市，恐甚繁囂。城北有草菴，幼時曾出家于此。後來還俗，今日爲宋元勳，乃于其旁，收得空地三十畝，築成別墅。地僻人稀，開常在此習靜，因請仲卿移榻于此。各事人役俱全，另撥書僮四名，朝夕服侍。曹彬遣人送到行李，又贈黃金十鎰，白銀五百兩，仲卿俱令收下。因見書童分班侍候，寸步不離，難於在外探訪辦理。乃每日騎驢，帶齊四名，以尋古跡爲名，東驅西馳。童子追隨，喘息不暇。五日之後，個個怨嘆。仲卿聽知，次日自行牽驢。

出門，童子一齊跟着仲卿道：「今日訪尋信陵君墓，去得更遠，爾們四人毋需隨行。」童子回道：「家爺吩咐，若不跟隨，必致獲譴。」仲卿道：「爾們昨日埋怨，我俱聽清。若在城內，自然帶着同去。今往郊外，要爾們做甚麼？如不依說，我自將埋怨的話，告訴苗爺。」衆童子道：「小的們遵老爺命。只家爺問時，求爲方便。」仲卿道：「這個自然。」童子乃俱回去。仲卿先知子郵囚于府獄，乃向開封府來。到時，繫定驢兒，往前觀看。不說那衙門雄壯，狴犴威嚴，罅望多時，無由得入。走出大門，見個老婦人，捺着籃子，坐在塔邊啼哭，其聲甚哀。因走近問道：「婆婆所哭何事？」只見淚眼仰望道：「老身伍氏，因子魏照，遭誣繫獄。前月喊冤，府尹大人恩准，于縣提到下此牢內。今送飯來，未帶例錢，不許入去，是以悲痛。」又說：「家內無錢，卽作有錢，此刻到南門外再來，就是不晚，何能走得動？」仲卿道：「家內豈無親戚族人可託代勞者？」伍氏道：「先夫在日，家業豐餘，遠近親族，有求于寒家，情如膠漆，往來不斷。先夫去世，仍然如此。年來家事蕭條，近親近族，亦俱冷淡。此子係妾所生，先夫暮年得子，未免失于訓誨，終年遊蕩，無人照管。忽有賊犯，栽誣寄頓，負屈莫伸。」仲卿道：「官事眞假，自有雪時。你老人家如此勞苦，恐不能自保，仍當挽人代送爲是。」伍氏道：「先夫當日，與許多親友來往，老身看見，俱是便佞奉承的，當經屢勸絕交，那裏肯從？又有小姑，也曾痛諫他哥哥，亦未見聽，就惱了，也不來往，如今十多年了。」仲卿陡然計上心來，問道：「相隔多少路？」伍氏道：「他住輝縣，離此遠哩。」仲卿又問道：「他家有些甚的人？」伍氏道：「姑丈已死，只有外甥。其時年方八歲，比牢中這畜生大二歲，今年二十歲了，也有十餘年不曾見面。」仲卿道：「姓甚名誰？」伍氏道：「姓古名璋。」仲卿道：「老婆婆，爾母家莫非姓伍麼？」伍氏道：「正是。」仲卿道：「獄內的莫非名喚魏照麼？」伍氏驚訝道：「尊官何以知之？」仲卿慌忙作禮道：「原來正是舅母，我乃外甥古璋。母親聞得舅母去世，未知舅母近况如何，久要命甥來京探望。前日到時，訪問不着，何期今日于此會見！既係管牢的故作艱難，待我同去。」伍氏起身拭淚，看着道：「原來正是外甥，這般長成白胖了。爾母親還好麼？」仲卿道：「賴庇康健。且送飯與表弟吃過，再來細談。另



有句話，外甥而今改姓仲，名喚仲卿，對表弟說，叫他不必說我姓古。」伍氏道：「如此曉得。」同到獄前，仲卿敲門，只見牢窟中伸出個癩頭來，喝道：「係何人大驚小怪，胡亂敲門？」仲卿取出塊白鏹，遞交道：「有親人在獄，今送飯來，託行方便。」癩子視銀道：「這個禮，平時儘夠，連日添了要犯，巡守勞苦，仍要增加一些。」仲卿又取塊添他，癩子喜歡，慌忙開門。同伍氏進到底牢，黑暗難過，穢氣莫當。癩卒道：「魏照你母親送飯來了。」忽聞數人喊道：「與我們一口救命。」仲卿看去，都係銹子鍊扭俱全的。伍氏只作不聽見，將飯單喂魏照。眾人道：「與我們半碗，明日堂審，就改口供，釋放魏照，不與我們吃，看你兒子，可得生路？」正說間，忽聞得一聲響，伍氏跌倒道：「好苦也！強盜又來了。」仲卿看時，乃係個輕犯，扭而不鍊，自外入來，將飯拾翻在地，便伏在地上，湊着吃。伍氏恨極，亂踢亂踏。那囚犯總是不理他，將地上飯吃完，方爬開去。仲卿道：「這老人家可憐，千辛萬苦送來，爾都吃了，叫他心中如何過得？」犯人道：「通牢囚徒，俱係兩日無米下肚，那家飯來不捨？」仲卿問癩卒道：「是何道理？」癩卒道：「管獄的將口糧借用，連我們堂食，還是自己尋的哩！」仲卿道：「居此污穢之處，腹中不飽，定生疾疫。」癩卒道：「每年飯飽肉勻，猶有幾個收拾，今年諒要加上幾倍哩！」仲卿道：「而今通共有多少人犯？」癩卒屈指數道：「二十個。」仲卿道：「可將犯人名字報來。」癩卒逐個數報。仲卿見有韓速名字，乃拏出錠小銀，與癩卒道：「爾可買些麵、米、肉、腐、菜、蔬、油、鹽、等件，煮起來，請他們吃頓飽，算我結個善緣罷。」癩卒看見銀子，問道：「果然真的麼？」仲卿道：「怎麼不真？」癩卒道：「買得來，衆犯吃下去，我不管問他們討錢。」仲卿道：「誰要你管？」癩卒乃接銀出去。仲卿遍向囚犯按名而呼，呼到韓速，並無入應。仲卿問道：「韓速係虛名麼？」搶飯囚徒答道：「豈有此理！這人進牢，從未說話。在那角裏不是麼？」仲卿近前看時，渾身俱係無數大小鐵練捆住，釘鎖在大木枋上，用手按之，肢體微溫。仲卿向耳邊道：「子郵無恙！」亦不見應。仲卿道：「願足下寬懷毋憂！」說畢，仍另呼囚犯。這裏伍氏已細與魏照言明。仲卿道：「舅母請先回家，外甥在此，待表弟吃完再出去。」伍氏道：「你可到我家看看。」仲卿道：「

今朝素手且公事未完，過兩日，自來叩見。」伍氏道：「住處搬了，不是當年大房子地方，所以爾未曾尋訪得着。今在南門外，西邊馬鞍巷內，朝東第六個門就是。」仲卿應道：「曉得了。」伍氏去後，癩卒已買齊物件挑入，立刻上鍋，却是芥菜煮豆渣，分與衆囚犯。子郵也不吃，仲卿勸用。子郵道：「先生休矣！毋勞過慮。」癩卒喊道：「請仲爺往外面吃酒。」仲卿出來，只見桌上擺着兩個猪首，八碗豆腐，禁子牢頭衆卒，舉筯以待。仲卿坐下同吃。真正風捲殘雲，霎時間，俱盤空碗盡矣。爭持酒瓶，一輪未週，早經告罄。衆人齊叫添酒，癩卒妝不聽見。有個牢子走起來，揪着癩卒耳朵，喝道：「張家，你太狠些，過於無理。那錠銀子有五兩多重，爾買二十觔豆渣，十五觔麵，二十觔芥菜，半觔油，半觔鹽，十五觔豆腐，兩個猪首，二觔酒，共未用去二兩銀子，難道就罷了不成？」癩卒道：「並非你的銀子，管甚鳥事？」禁子道：「這位爺結善緣的銀子，滿牢人都有分，豈有聽爾賺上腰之理？快將剩的銀還他。」癩卒道：「偏不還。」禁子恐道：「這樣不識好歹，果然騙銀，我們打你。」衆卒道：「有理。」大家攢住，仲卿勸解不開。只見將癩子揪倒，渾身摸捻，搜出銀來。癩子在地嚎哭，打滾跌脚。牢頭道：「這位爺既做好事，必不要銀回去，我們公分，大家領情罷。」仲卿道：「很好，也分一分與他吧！」禁子道：「便宜他了。」當將銀翦碎均分。仲卿道：「天晚了，我告別也。」牢頭禁子道：「爺寓何處？我們送爺歸第。」仲卿道：「好。」癩子道：「我也去來。」仲卿道：「好，同去。內外不可疎忽。」禁子道：「各犯俱也料理停當，照會各役小心。」仲卿乃帶月同行，到菴前，牢頭站住道：「這是苗大人養靜之所，誰敢亂入？」仲卿道：「不妨，我既寓在此，苗大人自然是我的居停，怕甚麼事？」禁子牢頭癩子道：「已送爺到此，我們轉去罷。」仲卿牽着禁子手道：「寓中有現成薄酒，請用盃如何？」三人聞酒流涎，又怕入內，只見四個童子同看菴門的道人齊迎前來。仲卿道：「這是舊相與，爾們可請進菴。」童子帶路，齊走進門，轉到花園水閣內。仲卿道：「酒來。」童子聽了，即去擺上盤碟。三人那裏敢坐。仲卿道：「我明日到爾們公處，也不擾了。」方纔勉強坐下。童子提上數種香酒，問用何酒。癩子道：「都好。」仲卿道：「取大盃來。」牢頭道：「大盃更好。」換上子輪

斟，盃滿便乾，川流不息，俱倒在席上。仲卿取出彭葛助飲丹，每人灌下兩粒，須臾齊起來道：「好酒！我們怎樣昏了？」仲卿道：「三位已醉，乃解藥解醒。」禁子道：「這是寶貝了，送我幾服。」癩子道：「我不信有這種藥。」仲卿道：「可再用醉，我代爾解如何？」癩子道：「我身上癢的難過，不敢飲了。」禁子道：「我們來試。」復吃了十餘大盃火酒，又醉了，要吐偏吐不出，引得癩子好笑。仲卿令童子取水來，將藥搗碎灌下，二人依然照舊。癩子道：「真奇怪！比仙丹更靈。」仲卿道：「取飯來！」童子捧上海錯珍羞酒醒，腹內全不覺飽，復放量狼食。天色已亮，千謝萬謝。仲卿送出，叮囑無事可到這裏盤桓。三人連忙答應，途中互相疑猜。癩子道：「那裏的造化？魏照係個窮犯，只道全無生色，却植出這個方子來！若不是苗大人的相好，如何能得揮金如土？我們功名富貴，從此發跡，亦未可知。」牢子道：「有些吃吃就噎了，還要功名富貴哩！」禁子道：「回去叫魏照到上房，刑具可都鬆去；明日進牢，也見我們情分。」癩子道：「走掉了，是誰之過？」禁子道：「獸子他又非真犯，有這等表兄，還怕走到那裏去？」牢頭道：「說得有理。」不覺已到獄中，將魏照換入上房，去其刑具，取飯請他。癩子又將昨日留下半碗豆腐，半碗肉湯拏出說道：「魏大爾表兄來，須要說我的情分；從前的話，都收藏起。」魏照道：「自然說好。」拋開夕牢內，自此另眼不題。第三日，仲卿又到，只見魏照散手散脚的，坐在上房。仲卿道：「國法豈可輕去？如何移在這裏？」禁子道：「無妨，令親遭仇誣陷，並照真罪，待查監時，再上不遲。」仲卿道：「還有人呢？」禁子道：「仍在下面。」仲卿道：「我代他們說個情，那獄底污穢難當，諸位做些好事，都移上來如何？」癩子道：「使得使得。」便同衆獄卒下去，將各囚犯帶到外牢。仲卿道：「還有哩？」癩子道：「只有韓速不可動他，恐被風聞招議。」禁子道：「不妨，老爺查時，我們衆人豈有不知？只要大家心照，便可用情了。」衆人遂將韓速一併移在上居。仲卿喜道：「如此，感情之極！」遂將白金十兩，送交禁子道：「舍親諸事，蒙各位照應，薄儀列位分用，幸勿爲輕！」衆人喜謝道：「我等自當照應，仲卿放心。」仲卿道：「明日我再來看表兄。」起身而去。禁子道：「今日他又送銀。我們明日可買酒肉候他，也見我們不單要錢。」



恁你大醉，入口立解。」小牢子道：「此種好藥，今世也不要他；半生尋得幾醉，却被他解了，如何再得醉？」癩子道：「兄弟，爾知半邊不知半邊。酒少時，那個要他已經大醉，猶有餘多，莫能下肚，被人受用，豈不可惜？解了再吃，爾道如何？」小牢子道：「我不信。」仲卿道：「二十九日無事，將我寓中酒，送幾罈來請試，便知分曉。」說罷，作謝而別。

禁子牢頭送出門，仲卿叮囑道：「小寓太寂寞，原應請三位時常鈸鈸，奈癩兄太邈遠，二公暇時，可到小寓談談。」兩人道：「極蒙台愛。」仲卿別過上驢，出西門，到馬篷看馬。馬將賣盡，並無好的，却有個驢子，與所騎的相等。仲卿問道：「實價幾何？」牙人道：「雖是驢子，價錢却不賤于馬。」仲卿道：「那有驢馬同價之理？」牙人道：「此驢每日能行三百里，與常驢不同，所以實價要銀三十兩。」仲卿道：「二十兩罷。」牙人道：「差不得許多。」添至二十四兩成交，先兌二十，將已驢押四兩，約次日找銀，交還牲口。仲卿乃坐上，旋向南來，見路傍草篷前雜貨店內，有個老兒，望道：「好快驢，好快驢！」仲卿下騎道：「請了！夜暮進城訪友，脚力累贅不便。老翁既知好歹，定是行家，學生斗胆敢寄到宅上。」又取出塊銀子道：「以此爲草料之費。」老兒道：「我家槽上有牲口，憑寄不妨。但此銀只敷六七天草料，多日就要加了。」仲卿道：「過久自然加添，再有句話奉申，明日仍有一騎，也牽來同養，取用時，不拘早晚，可開門麼？」老兒道：「半夜三更，隨尊客便，外給酒錢就是。」仲卿道：「遵教。」不說仲卿回寓，次日取銀交還馬行，牽驢並包裹轉寄等事。再說牢內諸人，眼巴巴望到二十九日，直至下午時分，仍未見來。小牢子忍不住道：「前日姓仲的，敢是吃醉了，說酒話麼？如何此刻尙無蹤影？」禁子瞅着牢頭道：「我們速走，前日所說的辦辦，回來好擾他。」牢頭道：「我正忘了。」乃同照會癩子道：「仲爺到，請少待，我們就來也。」癩子應道：「曉得，爾兩個牽絆，怕我們不會吃哩。」二人出門，放開大步，直到草巷，只見仲卿出迎道：「正動身來奉候，又蒙枉駕，快甚快甚。」攜手進門，到廳後對照內道：「此地清涼可坐。」牢頭道：「與我們底牢內相仿。」禁子道：「胡說！」童子擺上酒筍，二人也不推辭，連連飲酒。管門的報道：「前日那位癩大爺，同着三人，奔向巷內來。」禁子道：「厭極了！」仲

卿道：「二公不必動，待我發付他們回去。」令童子掛酒，自己行出門前，癩子等已到。仲卿道：「久欲趨候，因為俗務所羈，老哥來得真好。這裏乏人，可先將酒菜抬去，一俟事了，便來奉陪。」引四人到水閣旁軒子後，抬出個大食盒，一罈高粱，兩罈細酒。癩子道：「借繩扛用，明日送還。」童子道：「有。」癩子同取繩扛安好，直抬到牢裏來。將近黃昏，衆人揭開看時，餽饌堆滿，香氣撲鼻，禁不住喉中咽唾，打開酒罈，個個口內生津，爾箇一盃，我吸兩口，癩子也禁不住。只見仲卿走入道：「天有欲雨之勢，來遲休怪！」各役道：「不遲，老爺適點監回去，囚犯方纔鬆刑哩。」衆人取餽鋪擺，正欲坐席，忽聞喊道：「節級入牢了！」各役齊起迎接，節級已到，指仲卿問道：「這係何人？」禁子回道：「就是前日所說，苗大人的好友，窩犯魏照的表兄。」節級慌作揖道：「原來就是尊駕，令表弟受屈在此，晚生時常吩咐他們照應。」仲卿答禮道：「舍表弟諸事蒙情，小弟銘感非淺。」節級道：「不敢。」又問王八王九在那裏？癩子回道：「適纔有事出去，快回來了。這是仲卿候我們的東，節級可坐坐。」仲卿道：「盒內備有三席，可送一席菜，一罈酒到節級府上去。」癩子道：「好極好極，可揀醇酒。」小牢子動手抬去，節級作別道：「今日東門外舍親歸頭翁作古，晚生前去候殮，不能奉陪，得罪！」仲卿道：「請便，改日潔誠拜候。」禁子道：「叫小牢子打火把送去。」節級道：「大門外有家人同行，不須又用火把。」說罷出去。衆人守小牢子回來，關好了門，取上燭火，請魏照到席。諸人先已熬急，蒼蠅見血，亂搶亂吃，一片嚼聲，吼聲，吞聲，咽聲。內中有個小牢子道：「菜可惜，若不虧酒多，就吃不下去了。」須臾之間，癩子醉倒，仲卿取出藥丸，叫小牢子取水灌入，癩子蘇醒，滾爬起來，又吃，比前更狠。衆人喜道：「我們也要試試，放量儘吃。」各役同癩子先後俱倒。仲卿乃取燭入底牢來看道：「子郵，足瘡愈否？」子郵道：「蒙教，禁子如法掃敷，癢已盡除，血脈週行無滯，諒俱好了。」仲卿道：「各役都被迷藥醉倒，起釘出去罷。」子郵道：「不須。」將四肢轉動，釘俱出木，再將鎖扭開，除下鐵練，立起身來作禮。仲卿道：「可將衣裳脫下，盒內備有食物，請飽加食，我仍有事哩。」子郵脫下囚衣，二人出來，仲卿拽癩子入牢底，將子郵脫下的衣裳，代爲穿好，扶

上木枋，仍用鐵練捆起釘好。出外看時，子郵已經吃完，剝下小牢子衣裳着起，吹滅燈火，輕輕開了牢門出來，倒撐住了。堂上已經二鼓，大門掩着，裏出往西而走。仲卿道：「須要轉灣，有行李寄在南門外。」子郵乃隨仲卿到南門，已關閉。仲卿道：「挨到天明，再作商量。」子郵道：「不可，兄處可有碎銀？」仲卿道：「有。」子郵道：「我們買傘來。」乃摸問到傘店，叫起開門，買得兩柄大傘，子郵牽着仲卿道：「出去罷。」仲卿道：「如何走法？」子郵道：「這裏。」乃同上城，忽開對面喊道：「是誰爬越？」子郵應道：「是俺姓韓的。」那人道：「藍二哥，此刻為何到此？」子郵道：「特來候老哥。」行到跟前，右手捏着頸項，左手提起腿，往外擡去，只聽得砉砉聲響，俯首望時，黑暗不知高。低子郵將傘展開，叫仲卿伏于背上，交着手，自己雙手捏着兩個傘頂，平平伏往下去，忽又聳身躍起，復墜復躍，方到地上，立住了脚，棄傘，放下仲卿，挨城行去。摸過弔橋，轉灣抹角，尋到草篷邊，叫起老兒，開門喂料，取出包裹，脫換衣帽，給過酒錢，安好行李，買得火把燃着，又各帶兩條，牽驢出門。店主道：「天已下雨，何不待亮了去？」仲卿道：「趕路哩！」跨上驢兒。子郵道：「何處去好？」仲卿道：「可投江南敝友林仁肇。」于是帶轉驢頭，乃往南去。再說禁子牢頭在草庵內吃得大醉，醒來天已明了。酒臭難聞，細看渾身滿榻，俱紛紛吐的酒菜。二人慚愧道：「如何醉得恁凶？難道解藥無用了麼？此刻不走，待他家人起來，太難爲情，快些去罷。」二人輕輕出巷，趕奔回監，監門猶未曾開。連敲數次，並無人應。牢頭道：「癩子們抬來的酒菜，饑勞餓鬼，吃得恁醉！」用手自窟中摸着撐子，開開門來進去。關好。只見衆人東倒西歪，睡在地下。禁子道：「好兒戲！點點人犯看。」逐號數去，衆犯人俱在，惟有癩子不見。禁子道：「這狗頭想是清早將剩殘酒餚搬去，打算回來獨樂。你可見門是倒撐的麼？」牢頭道：「果然不差。仲家好酒，他再到這裏來，我們如何復他東纔好？」禁子道：「爾又錯了。牢裏當差，那有得與人吃人十回，算不得半回哩！」忽聽得敲門喊節級，禁子連忙出去，見係堂上差官，吩咐道：「府尹大人，昨日在苗府飲宴，苗大人叮囑獄中重犯，恐有疏失，須添人役，加意防守，要緊要緊，不可懈怠。」府尹大人要親來查點哩。」禁子應道：「是曉得。」差官

說罷，轉身去了。禁子說與牢頭，連忙叫醒衆人，個個爬起揉眼睛，打躬駢，仰面伸腰。禁子道：「不要這般了，大人就到。我去請老爺，并通知節級。」癩子自然在家，着小牢子去喊他，衆人快些收拾。禁子出去片時間，跟着司獄進來。隨後節級亦到。小牢子回道：「癩子並未回家。」牢頭道：「這又奇了，他又不賂，想是打了夾賬，往那裏嫖去了。」節級道：「你們細細打掃潔淨，我上門探探看。」衆人應道：「曉得。」節級出牢，午時回道：「今日大人有公幹，明日清晨下來，老爺請歸公館。」司獄正欲起身，忽聞喊道：「那個犯牢癩症的賊，敢將我壓到這裏！」節級道：「這係癩子聲音，想係醉倒，跌在底牢暗處。」司獄道：「喊出來分付他。」禁子走下底牢，喊道：「癩子，大人要下獄，我查各犯，老爺現在外面，你快出去。」癩子道：「不要耍了！你們見我多飲幾杯，將我禁在檻牀上，又來說大話，赫我叫爾害牢癩！」禁子聽得說在檻牀上，吃了一驚，慌走到木枋邊，再看時，大驚道：「韓速在那裏？」癩子道：「問你們。」禁子道：「是你放走了。」禁子連忙出來，向司獄耳邊說道：「昨日係小的父親冥壽，同兄弟上墳祭奠，再三叮囑他們小心，那知癩子正將要犯韓速放走了！」司獄道：「怎麼說？」禁子又重告訴一遍。司獄聽情，眼睛轉白，仰後跌倒。衆人大驚，連忙抬回衙門。禁子密叫牢頭，速往草菴照會仲爺，不可進監，倘有人問，千萬莫說在此吃酒。再細細告訴節級，節級道：「爾等偏偏昨日有事！」禁子道：「此刻大家不必報怨，從長計議，顧性命要緊。」節級道：「司獄又暈死，如何計議？」禁子道：「此刻只有個法，可以救命。」節級道：「爾快說罷！」禁子道：「只有盡行購着上下一切等人，今夜三更，牢內放火，將癩子燒死，明日那裏驗得出來，失火雖然有罪，還不至死。」節級道：「行得，就如此行。我回衙歇歇去。」隔了半個時辰，牢頭來道：「仲爺昨日黃昏出去，至今未回。」禁子道：「我們且辦我們的事，快將引火物件運進，再作道理。」衆人道：「遵命。」正是：失誤只因貪口腹，遭焚亦算理應當。不知癩子燒死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 驗骨殖圖文行鄰國

### 辦聲音指引入名山



却說太祖自澤潞回京，范質密將曹羅等鬧皇莊，劫女樂情由，逐細奏明。太祖聞知，反有憐韓速之意，欲行赦宥；無如石守信等怨恨入骨，礙着功臣面上，難即釋放。所以不急審問，思緩開導，以服石守信等之心。又得閻丘仲卿見二人俱係少年英彥，將馭之以清四海，所以愛韓速之意益盛。當夜正在陽春樓議四方事務，趙普范質苗光義侍從。太祖問光義道：「仲卿近日可入穀否？」苗光義道：「連日游蕩未歸。」太祖道：「可恣其意，而今李筠雖平，李重進尤屬前朝國戚，終不甘心，或約結江南西蜀荆湖，則東南半壁，皆係勁敵，而欲經營西北，不亦難乎？」苗光義道：「江南西蜀，惟林仁肇高彥儔耳，可以計去之。荆湖國內不和，將有蕭牆之憂，何暇謀乎？」外重進雖約結之，亦無能爲。」趙普道：「重進不足慮也。」苗光義道：「使仲卿爲之謀，韓速爲之戰，將若之何？」趙普道：「使其得二人而能任之，則天下事尙未可知。然重進謀而不決，李筠剛斷過之，有仲卿且不能用，何況于重進？凡料敵者，不憚敵有智士，惟憚敵用賢臣。有賢而不能用，我可致之；敵能用賢，雖無智士，天下材幹，當往從之。」太祖道：「誠哉！是言也。」忽見南邊有股黑氣，轟轟冲上，散漫濼迴。太祖道：「此何氣也？」苗光義看道：「烟也不好，府治中起火了。」太祖道：「可速傳鈺。」光義慌命傳警火鈺，各營各署各門，聞鈺聲四響，次第接傳，立刻皆遍。果然係開封府內，火光已經通天。原來宋主新近制度，凡各要處，俱設警鈺，兵一盜二水三火四。一處擊起，處處接傳，傾刻皆遍。有事之處，連擊不已，亦分宮一署二軍三民四，以知有事之所。當下府治鈺擊已久，并未見巡警將士撲救。乃因前次夜間，子郵殺傷兵馬無數，新補各軍，聞得火起，人人胆顛心驚，那個敢勇往前？忽見東邊一將戎裝，率衆奔來撲息，各營軍士始到。太祖查問撲息將官姓名，趙普道：「踴躍急公，非史珪，則石漢卿耳。」晉王視火，回樓奏道：「東營將校張瓊，全軍滅火。」太祖道：「人犯無損麼？」晉王道：「火自獄起，底牢燒燬，延及民居三十餘間，燒死重犯一名韓速，窩犯一名魏照，其餘囚犯，牢內人役無損。」太祖聞韓速燒死，嗟歎不已。苗光義猛省道：「韓速走了！」太祖問道：「何以知之？」苗光義道：「仲卿兩日未歸，定是救了韓速同去。不然，仲卿胡爲不返獄中之火，何自而起？所焚

死者，必非韓速。可提司獄同監內一切人役，研訊自明。」趙普道：「不必如此，曾聞韓速日有三腫，腦後有三個品字骨，只要將屍首看驗，真僞便知。」太祖驚道：「嘗聞大舜重瞳，上下千古，項羽并瞳，橫行天下。今韓速三腫，且有奇骨，人必非常。倘然逃脫，爲患不淺。」苗卿可速前往查驗。」苗光義領旨到獄，天已大亮，進監，只有兩個焦人一個在危牆下，渾身手足，仍有大鐵練子壓着；一個散手散脚，橫在塔下。光義問道：「那個是韓速的屍首？」禁子指危牆下道：「這個係囚犯韓速。」光義近前察看，鐵練鎔斷數處，腫子無從辨驗，叫獄卒將屍翻轉，再看腦後，只有鷄子獨骨，全無品字形狀。光義回朝直奏。太祖道：「仲卿自去也罷，如何又帶韓速同逃？其情可惡！且星飭各邊關將，協力查拿，活解來京。」范質道：「因於禁城狃狂，且能逃去，如今游魚出網，豈能拏得回來？」趙普道：「雖拏不回也，無別法。」范質方道：「二人名字，已經大著，誰不願得之，使各國得知，必召赴合謀舉發，吾輩皆虜耳。請速畫影圖形，飛頒各關津隘寨，以及州縣，須用計困住，毋得力敵，或可擒獲。」太祖允奏，命光義督辦。光義回衙頒行去後，乃提齊獄內各役，分開研訊。衆人俱自知過，誰肯承認？光義復將囚犯提到審問，亦不識起火情由，皆無供文。光義復問各囚窩犯，魏照緣何手足并無桎梏？衆犯供道：「這魏照進牢時，有個老媽媽送飯，數日無有規例，連飯也沒得吃。後有表兄進牢，代他使錢，常買酒肉請禁子牢頭等人，也買食物給散衆犯，所以寬待魏照。」光義道：「其表兄姓甚名誰？是何形狀？」犯人供道：「二十上下年幾，面方色白，聽得人呼他仲爺，却不知名字。」光義使各畫供，再命司獄節級禁子牢頭等上來，將口供與看。司獄叩頭道：「犯職半月之前，已具有病假狀。老爺不信，家老爺案下可證。這些情節，實是不知。」遂又叩訊節級牢頭禁子等人，節級供道：「小的破腹多日，某日小愈，進監查點，見有閒人立時查問，禁子云：『此人現寓城北苗大人習靜草菴內，係窩犯魏照親表兄，來送飯的。』小的因腹又痛，不可忍耐，立時回家，并無同他吃酒等事。細底緣由，請叩訊禁子牢頭。」禁子道：「窩犯魏照母親，同外甥送飯到監，據云姓仲名卿，係輝縣人氏，特來探望舅母表弟小的們，察其蹤跡，寓居城北草菴，并非來歷不明之人。且魏照

亦非實犯，所以未禁送犯飯；其餘并無他故。大人不信，賞差往草巷喚姓仲的來訊問便悉。光義提魏照之母伍氏訊問，伍氏供道：「小婦人有姑子，向年招贅輝縣古家，產有外甥，後回籍去，已十餘年，無有音信。月初小婦人送飯進監，因未有常例錢，張癩子不肯開門。小婦人無奈，坐地哭泣，却好外甥古璋前來探訪，逢着敘起來歷，據云：今姓仲名卿，便代小婦人與錢送飯。次日到小婦人家內問道：『當時頗有產業好過，而今緣何孤苦至此？』小婦人告訴他：『向有市房田產，皆不肯子游蕩轉質與人。』外甥問濟，將白金二百兩贖回三處房屋產業。自此之後，便常來看小婦人。前日又到小婦人家中探望，今有數日未見。小婦人並不知是來歷不明之人，求大老爺明察秋毫，公候萬代！」光義想道：「此仲卿莫非即那仲卿乎？」說畢，便命帶下，隨即起身復旨，詳文各關，捉拿不提。且說仲卿子郵，一夜逃至天明，望南見柳蔭下有一老者，問道：「此處至金城，還有多少路？」老者道：「三百餘里。」於是二人又行。天色將晚，路旁有一客店，遂止宿焉。子郵道：「弟蒙兄救，得脫虎口，但不知此行若何？」仲卿道：「江南林仁肇與弟至交，可往相投，共商復仇之計。」子郵道：「弟亦聞其名，且有一面之雅，往投諒可志同道合，以報仇矣。」言畢，即寢。仲卿心緒不安，轉展難以成寢，被衣出房，至天井中，仰觀天象，見紫微垣中，客星倍明，主星昏暗，成欲滅之象，心中嘆息。又看江南西蜀，亦不甚光明，遂暗自想道：「今觀天象，似趙家實有天命。然天可勝人，或者人亦可勝天定。我既以身許國，又何必論及利害哉？」心中一轉，即起身安寢。次日平明，二人復行。仲卿道：「兄足前日受傷，諒步行不快，便請上驢，弟在旁一同步行。」子郵道：「尊兄不可如此，請騎上速行。」仲卿道：「他們此刻沉醉，恐仍未發覺，我們已行二百餘里，且到前面，另顧牲口何礙？」子郵道：「若係逃走，固屬無妨，但心中懷着大事，早半刻到，便少半刻憂悶。兄請上騎，弟且先走，如驢趕在弟前，再請步行不遲。」仲卿乃上驢，子郵先步向前行。自朝至暮，無論疾徐，總隔二丈多路，再也不能趕上。如此數日，到得臨滌，渡江進石頭城。仲卿看道：「此來未必有用。」子郵道：「願聞其詳。」仲卿道：「野有未耕之畝，路多袖手之民。市中玩貨，盛於布帛絲麻；戶內豔歌，盈於管

絃雅頌。可知國事虛華，昧於務本，自顧猶恐不暇，安能爲人乎？」子郵道：「且見林君再作道理。」仲卿道：「林君必然見棄，若是見用，焉得如此？」乃卽於台城僧舍住下。次日訪至仁里巷，令閤人傳刺入去。仁肇立刻出迎，猛然見着子郵，詳細審視，問仲卿道：「此位是誰？何面上怨容團結，而猶帶殺氣？」仲卿道：「君試猜之。」仁肇迎入到大堂上，仲卿立住脚，仁肇道：「且再請進。」轉進書房，上小閣，見過禮，仁肇道：「難道不是韓子郵？」仲卿道：「何以知爲子郵？」仁肇道：「此時非子郵，不應有此氣色，仲兄不應偕來。若正係子郵，這般柔弱尊軀，如何于千軍萬馬中，如行無人之境？」仲卿道：「林君好眼力，實是子郵。弟子獄中同出，至其前事，亦常疑之。」子郵道：「彼時妄持血氣之勇，所以不卽受困者，寶劍之力也。」仁肇道：「寶劍安在？」韓速道：「失于汴梁湖中。此劍係離家拜別業師時，蒙解賜給，鋒長不滿三尺，而遇堅如脆，攻擊無阻，眞希世之珍也。」仁肇道：「聞陷繆綽，如何解脫？」子郵道：「弟因足爲毒鉤所傷，而受困于水，遭繫底獄，賴仲兄解脫，而其原委，亦未詳悉。」仁肇復問仲卿道：「春間家人自川中回來，接得手札，識爲知己，願供馳賄，可惜無濟。」仲卿道：「弟自西蜀晤高兄，回潞之際，爲趙軍所獲，幸曹彬代爲解脫，不期被苗光義察破，說弟仕趙，弟力拒脫。時聞曹彬歎子郵受困無策救援，弟詢悉其由，乃忍辱同光義到汴，如此如此，解釋出獄，偕投上國。惟望代奏，請俯念世宗皇帝交好，錫修戈同仇之師，以滅趙復郭，幸祈指示。」仁肇大喜道：「以素無交誼，不知姓名之人，聞其氣味，便屈身捨命，救出都城繆綽，非謀勇無匹，安能如此？但敝邑儉安，終爲趙氏所併，弟久欲連衡除患，今得二君，羽翼成矣。事定之後，歸我舊境，安邊息民，天下有數十載太平也。」仲卿道：「敢不遵命。」仁肇令家人往取行李。仲卿道：「且緩，猶有小事辦清，自移來親近也。」仁肇乃止，相別回寓。子郵問道：「往彼盤桓，定多教益，兄猶須辦何事？」仲卿道：「江南貪于佚樂，畏中原如虎，趙氏于境中搜尋不獲，定移文于外邦，我等猶當隱跡，設有舉動，不致波累林兄也。」子郵稱善。次日，二人於各處游玩，到西南郊外天界寺中，見地雖在通衢，而僧房却深邃精潔，乃回台城，移行李於天界寺，再到林府來，或回寓，或不回寓，朝夕

盤桓商確。今古這日薄暮，仁肇自朝內歸來，怒氣勃勃。仲卿問道：「今日尊兄有何拂意？」仁肇道：「二公光降，久欲上聞緣左右皆貽堂燕雀，不可與謀，所以仍未舉奏。今日朝中，偶以語探之，誰知鼠輩無能謀國，反思媚敵，故不勝其忿。」仲卿道：「願聞其略。」仁肇道：「弟今日奏道：『聞汴梁前所獲之韓速，囚於監中，爲人救出，趙氏通國緝拏無蹤。臣料韓速係個無敵豪傑，而能於汴梁脫之者，亦必非凡。天若與我皇室，使彼等借來國中，爲股肱干城，不第前恥湔除，而汴梁亦可圖也。』主上聞言，甚喜道：『不知二人今在何所？如能延至我國，方快朕懷。』當有諫議穆嚴奏道：『以臣看來，韓速不過血氣小勇，而所脫逃者，亦係徼險亂民。若到邦內，正宜擒縛，交還宋主，以固鄰好，而安國家。若驟然信任，宋主怨恨必深，以強軍猛將，臨於江濱，則國家危矣。』林將軍所見，係愛二人而甘結大國之怒，臣愚竊謂所謀非是。」舉朝齊贊道：『諫議嘉謀是也。』弟又奏道：『晉漢周以來，何嘗須臾忘江南而宋又何厚於江南耶？其不取者，勢未能也。苟不延攬英雄以自強，使知我之敵可乘，則水陸并至矣。彼時雖百計奉媚，亦無益也。』主上道：『林將軍係強國久遠謀猷，穆諫議乃安國救時籌策，容朕回宮斟酌。』弟知主上素不善謀，而左右又皆濫位素餐，無有稍強人意者，弟言必不能用，宗廟之絕血食，立可待矣。」子郵道：「且請息怒，容緩圖之。」時月已上，仲卿請移樽池邊玩賞，仁肇歎恨不已。二人再三勸慰，仁肇持盞，終是快快，猛然問道：「韓兄業師何人？」子郵道：「姓白，號金山。」仁肇道：「就係白老師，所以得這種劍法，還有袖內飛星法，韓兄知否？」子郵立起道：「未知。」仁肇道：「此弟先師所創者，弟得之，不曾傳人，今應相贈，以成吾兄之志。」子郵稱謝，仁肇乃自往書房，取出一個革筒，前小後大，長約僅尺，闊五寸，形如半竹，頭尾各有豆大小孔，前孔在端，後孔在角，尾上有皮條一道，條首有皮圈筒身，前中後有皮帶三條。仁肇復自袒出肩，左手作箇樣子，示子郵道：「韓兄可如此捆紮起來。」子郵乃也袒肩伸臂，仁肇代將皮圈套入右肩，再將三道皮帶扣緊於左腕，教以用訣。子郵聽受密訣，仲卿道：「願得奇觀。」仁肇道：「仲兄可取筆，同韓兄於蓮塘對岸，作記號來。」仲卿問子郵取筆於粉牆上點了三下，再回席座。

仲卿道：「雖然月色皎潔，奈牆去此八十餘步，就有蓮瓣大的點子，也看不清白。」仁肇道：「韓兄試發之。」只見子郵將手連連直指，聞得牆上微響三聲。仲卿趨往視之，只見三個平平黑點，換了三箇燦燦金星，半陷牆內。仲卿挖出，稱奇，走回道：「妙妙！真正奇技！」仁肇將三箇金星彈子，仍教子郵從角孔納入筒中，囑道：「毋得輕用。」仲卿問道：「林兄可再有否？」仁肇道：「只存所帶者，已用二十年，因恐日久，或致損壞，客冬復造贈韓兄的這箇。如兄喜愛，可將舊者解去。」仲卿道：「不必，尊兄已帶二十年，弟安可拜惠，待再造時，多代造一箇可也。」仁肇應允，席散，即留在府下榻。次早二人辭歸，過了三日，朝中傳召仁肇，聞命趨往，途遇穆嚴問道：「林將軍前所言兩人可知蹤跡？」仁肇想道：「難道主上想透了國勢，思量任用二人，且看真假，再言不遲。」隨口回道：「未知所在。」乃同上朝禮畢，主上將書交與仁肇道：「卿可視之。」仁肇接看，上面道：

「大宋國主拜書上達大唐國主殿下，今者敝邑失備，逆犯逸逃，躄緝無獲。觀星之臣，奏稱已入吳分，應在江南。是以遣使拜問上邦，希將逆犯一名韓速，一名仲卿，付交來使。若蒙惠顧鄰好，願以百城酬報。如輕信其狂語，愛惜其材技，客而不與，寡人用率三軍，請罪於江濱，幸祈鑒照。附上圖形二軸。」

仁肇又展開軸子，看五官體段，與仲韓一般，名姓鄉里，填寫得真切。仁肇收起書軸，奏道：「兩個犯人，何能值得百城？其欺可知。果然才略無敵，則取百城易如反掌，得二人者，豈有捨已得之賢才，而貪其土地？若與而無償，豈不爲天下笑乎？」唐王道：「所言亦甚有理。此刻且回他，該犯在敝邑與否，均不能知。果有如圖畫之人犯，則擒拏送上百城，幸勿食言。」命徐鉉修書回復。穆嚴奏道：「據臣鄙見，速將圖形令工部依樣畫千百張，分行各州縣，盤詰查拏，獲來送去，或百城弗克如約，亦無全不與之理。即竟失信於我國，亦未有所損。將來或有他犯，逸入宋境，彼自儘力擒獲送還，交鄰之道，理應如是。」在朝諸臣齊贊道：「穆諫議所奏，實經國之遠謀。」唐王便命穆嚴辦理。仁肇料不能奪，只得隨班退出，回家更衣，乘坐小轎來與二人計議。到台城問僧人，答道：「十日前有兩箇少年客人，

租此作寓，於第三日交還。」仁肇問道：「何處去了？」僧人道：「據云，還江北去了。」仁肇只得回來，轎中想道：「奇哉！二人定在金陵，豈有去而無半語辭別之理？」到家往下榻房內再四搜尋，見硯下壓着寸紙，寫道：

「田下二人立田上二人眠，君求仁兮尺一間。」

仁肇不解，反復看到半夜，忽然悟道：「必在此處。」次日清晨，上馬向天界寺來，到東廊後壁，山舍門前，見牆上有個炭畫的「夫」字，仁肇直進，忽聞窗內說道：「費林兄尋也！」仁肇聽得是子郵聲音，走到堂前，只見二人齊迎出來。仁肇道：「二兄何不明示，使弟費半夜思索。」仲卿道：「到此有何事故？」仁肇乃將移文等事，如此這般，細細說知。仲卿道：「事勢如此，弟等留茲無用，今且告別。」仁肇道：「何處去？」仲卿道：「由湖荆入蜀，見了高兄，再作道理。」仁肇道：「高兄與我愛同而事殊，我國病在過於畏敵，彼國病在過於輕敵，皆喪亡之徵。然二公前去，不愁無合，但得手時，須謹慎而速發，庶不致有池魚之戚也。」二人稱謝。仁肇道：「且住，待弟攜樽餞別。」仲卿道：「國事顛沛，非飲酒之時，况盤費充裕，願兄脫此俗禮。」仁肇應允。子郵收拾立時將行李放上驢鞍，牽出山門。仁肇道：「裝何速也？」子郵道：「今日五更喂料，天亮捲捆衣囊。」仁肇道：「可謂守作戰備矣。」三人不捨同行十餘里，仲卿再三辭阻。仁肇道：「江南形勢，皆所洞悉，弟以死於行陣為幸，多分無再敘之期。二兄雄才年少，志必可成。如事邊疆於敵邑，願存先君一線血食，則弟感恩不朽矣。」仲卿道：「毋出此言，弟方圖與兄犄角，趙氏聆教之日，非遙，願保重金體，無以近慮縈懷。」仁肇道：「幸而如願，敢不從命。」三人灑淚分別。次日，至采石，子郵道：「遠投四川，何不視視淮南，如實無機會，再入成都未晚。」仲卿道：「李淮南左右，未聞有傑士，恐虛行無益。」子郵道：「弟與重進有數面之交，夙昔愛弟，說之應易。但此圖形既入金陵，則淮南應早粘逼，如何能去？」仲卿道：「這却不難，弟幼時得異術遺稿，能移星轉斗，小而試之，五官俱能更置，今將眉眼變易，他處便無妨矣。」子郵道：「妙哉！」仲卿道：「未知驗否？」乃出柳瓢，舀流水，疊指書誦，飲下符水，掩面片刻，釋袖問道：「何如？」子郵驚道：「臉雖如

舊，眉目果然不同。先係柳葉眉，今變做兩道入鬢的龍眉；先係彌勒眼，今變作能自顧耳的鳳眼。仲卿道：「弟可爲之？」子郵道：「我形太弱，猶要威猛些。」仲卿道：「易耳。」乃如前作法，使飲水掩面，須臾去袖，仲卿大笑。子郵向瓢中照影，只見兩道長眉頭，倒折向尾去，變作虎眉；一雙杏眼，四圍圍起，變作龍眼。笑道：「連我自己也認不出，去去無妨。」乃渡過江來，沿途要處，俱有形像張掛，却無人盤問。第五日到淮南，寓下，訪問重進消息。店主人道：「二位莫不是與李老爺有親？」仲卿道：「無親。素知李老爺鎮守淮南，我們到此，順便問問。」店主人道：「今將何往？」仲卿道：「往山東去。」店主人道：「既不是李老爺的親友，便說無礙。這個李老爺初鎮此地時，心頗明白，爲民興利除害，薄斂輕徵，只係過於寬厚。近日皇帝恩典又好，他却變了，反要起兵殺去。將官軍士，個個皆知趙家利害，誰敢向前？李老爺若係糊塗，也還說得去。他又明知難敵，却偏安心送死。你說可笑不可笑？而今周朝各處地方，俱歸趙家，他靠這個淮南，有多少力量，屢屢要起兵，虧得手下這許多將官，無人肯從，所以悲憤成病，在床已經月餘。」仲卿子郵聽清，嗟吁不已。採訪多日，均係照樣說法，且士卒滿市，橫行鎮內，儲蓄無多。三人住下十日，未聞病愈。仲卿欲行，子郵仍要守待。仲卿道：「疾無已時，軍士侮已而畏敵，積聚寡而費糜，守且難保，安能攻人？不如早往西蜀，再看如何。」乃起身向西南行，處處關津城廓，盤詰嚴緊。入來者猶鬆出去者，聲音不同者，年輕無鬚者，受詰更甚。二人商量道：「莫若走江南去，免得纏擾。」於是轉向南行。次日，到得江邊，江岸尋覓，並無渡船，忽聞歌道：「魁元將相無勳業，耕牧漁樵不素尸。」視之，乃提籃者行歌近前。子郵道：「借問各碼頭，何無渡江船隻？」提籃者道：「向來原有。近日因爲逃走了犯人，將散船俱收入總處，以便把守。待文武官員查拏，老客要渡江，須上至西梁山，方可過去。」子郵問道：「離此若干路？」提籃者道：「有五十餘里。江邊路徑叢雜，溝港縱橫，今日也行不到津口。」仲卿道：「如此怎好？」提籃者道：「裏面路旁，有篷舍處，可以借宿。」子郵道：「府上離此遠否？」提籃者指前面漁篷道：「只在江邊，僅容隻身，不堪留客。」二人只得仍回舊路，轉向西行。約有兩箇更次，見前面亮光，自茅



舍頂上吐出。子郵向前，推開門來，仲卿牽驢亦到。見個老者在灶下燒鍋，有個少年席地而坐，旁邊繫着隻驢子，湊着吃食。老者一見起身，問道：「客官何來？」仲卿答道：「特來借宿，未知老丈允否？」老者道：「只是茅舍，不可以待貴客。如若不棄，請進草堂一敘。」二人大喜，隨進草堂施禮。老者問道：「二位尊客，由何處來？」仲卿道：「我二人遊山訪友而來，因天晚無有旅店，故有擾老丈心實不安。」老者道：「二位諒未吃飯，老漢辦飯去。」韓仲道：「有勞費心，明日總謝。」仲卿道：「此老真是長者。」子郵道：「弟想雖蒙兄救出一路而來，得見仁肇兄，又在閒居無策，可轉伊主昏庸，今雖舍之而去，奈途路爲難，不知何時能到西蜀也？」仲卿道：「蜀中路遠，且盤詰甚謹，今且轉江南，再作處置。」子郵道：「如此，莫非天不欲吾等報仇乎？」正言間，老者已至，道：「老漢失陪，貴客勿罪。」少年亦上堂見禮。老者道：「山野地方，待客無物，不過薄酒一盃而已。幸勿見哂！」仲卿道：「豈敢！」於是吃酒談心，共話生平。那少年問道：「二位貴處何來？」老者代答道：「他二位因遊山玩景，錯過宿頭，同小客官一樣借宿的。」少年道：「我問的是他，與你何干？你名陸德，此所謂名有德而實無德了。」老者道：「我代答，實爲好意，你真不知事的人。」仲卿勸道：「相識不應講口。」老者道：「誰與他相識？就係方纔你們借宿的。」仲卿道：「他既非相識，如何知爾這個小名？當時係何人取的？」老者道：「老漢姓陸，父親六十歲，方生老漢。幼時患痘無漿，臨危之際，適有兩個道人，路過化茶，見我家慌張，道人問知，叫抱出來看，用手按摩，對我父親說：『痘症無帽，但是命根不堅，惟積德方能養活，可取名叫做陸德罷。』父親依允，道人吃茶去了。痘隨起漿，我父親感激不已。後因請仙批辭云：『係希夷老祖座下高徒，施起死回生之念，得以保全。』父親自彼時，更加意周濟，始終不倦。就是在此間，每日有經過借宿者，并不取錢。今這小客官，想是聞說此處可以借宿，他識得，便來詐我取笑。」仲卿道：「也說得是，敢問客官從那邊來？」那少年道士道：「從歙州來。」仲卿道：「路上可好走麼？」答道：「道路上無甚難走，惟多盤詰，未免可厭。」說畢，又爬起來，將仲卿細看道：「請教尊姓大名？」仲卿道：「小子姓仲。」那道士道：「好好趙家那裏。」

不尋爾們二人原來却在這裏。我說係仲卿的聲音，如何改了相貌？這個定是韓迷了。」仲卿道：「天下同姓者頗多，難道姓仲的就係仲卿麼？」道士道：「你係真的。」仲卿道：「不是。」道士道：「西邊山中可曾會過你？忘却問我李潞州事來。」仲卿細看道：「爾係吳槐師兄麼？」道士道：「吳槐係我哥哥，我係吳賀。」仲卿道：「白髮白鬚，那裏去了？」吳賀道：「師父見我龍鍾，教尋還形芝草，配合吃下，餓睡七天，百骸九竅，無處不珊瑚作響。到第八天上，剝落遍體皮膚，鬚去眉易，髮鬢重生。」仲卿道：「妙哉！深爲吾兄暢懷。」吳賀道：「今將何處去？」仲卿道：「欲往西蜀。」吳賀道：「江北盤詰甚急，須要分開，方可去得。若是偕行，恐防多事。依我愚見，二子直到山中，同師父敘敘過了這些時，待風聲冷下，再往西蜀不遲。」仲卿道：「令師今在何處山中？」吳賀道：「家師最愛黃山，奇拔向來居之。後因纏擾頗多，不能靜睡，故移於黟山老人峯對面，極地幽僻，石壁上有『九州第一洞天，四海無雙福地』字樣，便是老師所居。二子正可暫避。此處由蕪湖小徑，過宣州，便是歙州，到宣州望見羣峯入雲，就係黃山了。」仲卿道：「承教。」向子郵道：「黃山峯巒岡岫，奇秀爲天下冠。我們取路於彼，何所不可？」子郵道：「悉聽尊命。黃山之奇，昔有敝友姓師，名可法，北野人氏，曾遇頭陀，與論黃山頭陀有黃山難言詩一章，弟猶記憶得起。」仲卿道：「願聞。」子郵道：「其序曰：『黃山之峭秀幽奇，甲天下，非若十洲三島之虛文。乃管窺之子，以六六名其溪，妄矣。復以六六名其峯，益妄矣。至岩壑林洞，俱立有定數。出之於口，而又刊之於書，若奇現異詭，盡在於是。不知原本，踵黃山而未久閱歷者，見其文冊，莫不以爲畢具乎此也。予家推樓閣西窗，黃山峯嶂，卽列前戶。見刊圖冊，亦莫不以爲搜揀傳記，克盡夫極也。數欲往遊，窮其幽勝，因知非殘歲月所能了事，每以無多閒暇而止。甲午暮春，於練溪渡口，相遇頭陀。古貌清癯，鬚縮髮零，面似淡白蓮華。問其名，曰點石。問其常住，曰雲外。問其勝景，則搖首無言。予曰：『豈無景可言乎？』乃曰：『居士未到，固不敢言；居士已到，更不敢言。』予笑曰：『未到已到，均不敢言；然則終無言時矣。未到已到，均無言時，然則何時可言也？』頭陀愷然曰：『固知居士之膚淺，黃山也。居士無煙霞癖，此老朽之』

所以不敢言也。黃山有黃山之面目，黃山之肺腑，黃山之色澤，黃山之精神。老朽年二十，遊歷名山大川，年五十，復入黃山，今年九十矣，足不出山者四十年矣。雖高下幽邃，無不畢至；所產芝草竹木，禽獸魚蟲，無不習見；風雨晦霧，雲霞雪月，無不備賞；及得嗅奇香，聞異聲，亦不勝屈指矣。若學好事之徒，筆之於冊，可以盈車。然以爲黃山之面目，肺腑雖盡，而色澤則十未得三四，精神則百不得一也。予不禁愕然曰：「何四十年而精神百未得一？精神色澤之與面目肺腑，究竟如何可得全也？」一點石曰：「峯巒岩壑，溪谷林泉，面目也；峻極奇險，深至玄竅，肺腑也；風雲隄現，光彩煥發，色澤也；聞所未見，見所未聞，精神也。面目肺腑，固無論矣。風雲有轉瞬之別，光彩有跬步之易，十二時消長，十二時不同；百餘人同覽，百餘人各別。凡此數十年中色澤，已屬掛一漏萬，何敢更道精神乎？所謂百未得一者，非百分不得一分，乃不得一厘耳。」予曰：「然則志傳所載，亦萬分不得一分矣。」一點石曰：「然，惟豈有此理，與見者方知八字，稍可擬道。豈非居上未到，言之不信？到而未盡其奧，言之益不信，尙何言哉？老衲有閒時，吟詠聯成一章，爲居士誦之。是不言而言，言之更不必言也。」予喜曰：「甚善。」一點石誦其詩曰：

「盤古開闢斧力餘，戲削山骨成美渠。分巒剔眉鏤孔竅，片片段段皆琪瑤。包涵三萬六千頃，枝派江浙極歸墟；巍峨並肩無五嶽，天目匡廬皆襟裾。回顧須彌俯闡海，一卷一勺同長在；五湖四瀆莫同論，渾濁納污無精彩。山中泉澗池溪潭，清徹無塵常不改。若有乳兮泉有湯，湯硃砂兮乳霞漿。可詫聖泉居峯頂，漢沸可望難測量。又有冷泉澄壑底，冬日夏日皆冰霜。洞泉布水無旱潦，正練四季懸銀光。石罅芳泉淙淙下，點滴所及溢清香。水勢激昂多奇狀，不暇標名表殊常。最愛石形妙無比，千態萬狀皆殊詭。峭聳千霄猶未止，嶂巒磅礴難措趾。奔馳行立坐臥跪，手足翼尾角爪齒。華寶枝幹交連理，疊疊雜錯如霞綺。豈獨石質宵萬形，蒼松折屈尤娉婷。依崖傍壁成怪絕，映得山角純葱青。更有雲嵐變倏忽，聲音抑揚偏哭兀。倏忽渲染景難圖，抑揚莫喻惟咄咄。變變化化無始終，爭新鬪異信神工。神工設造故危險，危險極兮樂氣充。險極樂極頻接踵，螺移蚓進膝肘腫。腹步指行毛髮

悚。難得附葛與攀籐，周道坦途視蜀隴，氣蒸露結如波濤，世界沉沒浪滔滔，留得峯尖等嶼島。嶼島無此寄竹木，質瑩色丹多芬馥，禽獸罕覯不在書，尺燕青鸞與丹鹿，盤桓閱歷四十年，足力目力窮幽嶺。始信活山活景無從說，強欲說時真狂顛。」

子郵朗誦方畢，只見老者喊道：「羹好了，客官請自取用。」三人席地食畢。仲卿道：「雖向知黃山靈勝，爲神仙窟宅，今聞此詩，方知係天上所無者。」正說間，東方漸亮，仲卿取銀，酬謝老者，堅執不受。吳賀取出丹藥一粒道：「服此健勝少年。」陸德接了細想，愈痘命名，必係此道人稱謝不已。吳賀拱別，向北而去。仲卿子郵向西南行過二十餘里，望見橋樑稠密，來往喧嘩，有山橫臥枕江，料係西梁山了。子郵道：「仲兄且住，可將行李分開，兄騎驢先過江，待弟後走，步步擁護，以免盤詰。」仲卿道：「如何使得？」子郵道：「從權之際，不必拘拘。」乃將行李分開，仲卿騎驢先行，直到山麓，棟宇排聯，人烟茂盛，却也算箇大市鎮。車馬騾驢不斷，行人摩肩壓背，觀之不已，早到江神廟前。只見湧出三十多個如狼如虎的公人，擁向前道：「守爾多時了。」不由分說，將仲卿抱下，縛起連驢牽入營來。堂上坐着防江使，見仲卿挺立，怒道：「爾好大胆，今日遭擒，還不跪麼？」仲卿道：「我未犯法，無故縛我，看爾如何釋放？自有同爾說理之處。」防江使道：「爾是仲卿，韓速不係爾放去的麼？現有圖形在此，還敢說嘴？」仲卿道：「圖形何在？」軍士取近前來，細看道：「他處無別，只有眉眼不像。」防江使自下塔細看道：「爾若不是仲卿，爲何分出行李，各自過江？定係同走，恐怕敗露，故作如此行徑。我的軍士，在山頭已先望見了，爾還嘴硬麼？」仲卿道：「他係途中相遇，因負重受傷，故將行李借寄在鞍上。今到江邊，我要趕路，因交還他，有何行徑被爾望清？」只見軍士報入道：「後面的亦經擒住了。這兩個大犯，功勞不小。」防江使喜道：「你們多是有重賞的。」又見軍士報道：「來了來了！」只見外面衆兵，抬着個繩索捆綁的人進營，仲卿細看，正是子郵，不覺大驚，想道：「緣何汴京城中，千軍萬馬，費無限事，捉拿不住；今在小處，他反遭擒，他前日原說在汴梁，是賴寶劍之力，今朝空手，就無用了。如此

怎好？」正在躊躇，子郵已爲衆人擁到塔下。防江使大喜，問道：「爾這斷可係韓速？」問聲未了，忽然一個霹靂，從地而起，裂聲滿地，瓦瓦翻空。正是獄中偕脫無攔阻，江畔分行被綁擒。不知霹靂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隱士避功名奚啻阱陷 忠心甘節義尤切鄉魂

話說這個霹靂震響，人俱懾伏。仲卿定睛看去，却係子郵勃然大怒，喊聲神威，簷瓦俱爲墜地。這聲未了，渾身麻繩，盡皆即時脫落。大步直前，怒向防江使肩上一掌道：「認得俺麼？」防江使忍痛不過，連聲應道：「認得韓爺爺。」子郵道：「認得便怎樣？」防江使道：「上命差遣，不得由己。」子郵見衆兵已取器械，逼着防江使走來，命將仲卿身上繩索解開，並問防江使道：「爾這瘋官，要命不要命？」防江使道：「韓爺爺命那有不要的麼？」子郵道：「爾不要命，我就用爾作武器抵敵爾若要命，可下令送我們過江。」防江使道：「遵命，遵命。軍士們可備好船，送二位爺爺過江。」衆兵答道：「現成備好了。」子郵請仲卿先行，並問道：「行李在那裏？」軍士道：「待我們代爺爺送上船。」子郵仍牽住防江使，叱令軍士站開，防江使連喊道：「站開站開。」子郵行到江邊，見仲卿并物件俱在船中。防江使道：「已經送至碼頭，饒放狗官罷。」子郵道：「再同過江，難道怕無船渡爾回來，可快開行。」水手只得打起篷來。仲卿視防江使道：「這邊若再有一桅隨着，即帶爾往丹陽去。」防江使喊道：「爾們聽者，半隻也不許再過來。」衆兵原是駭怕的，見官吩咐，誰不樂從？俱下錨止住。這個船出口，正係順風，直到東梁山。上岸，子郵見江邊山脚下有塊小石尖，指船內軍士道：「叫爾看樣。」將石尖幾搖，斷下斗大一塊，衆兵舌子吐出來，收不進嘴。看看防江使睡在艙底，吐的鮮血滿身，兩眼翻上白視。二人催驢前行，當晚到蕪湖探投宿店。仲卿道：「今日不必投宿，吃了飯，喂喂料，連夜趕路罷。」子郵道：「更好。」乃進坊子，上了料，再吃飯，還了錢，槽上牽驢出店，連夜直行。次日日中時，到一個地方，見山雖不甚高，而樹箐盈途，紆迴難夾。子郵站住道：「兄可前行。」仲卿催驢先走，愈入

愈西。子郵瞻顧之際，忽聽得後面呼的響來，乃飛步冲有十餘丈遠，回頭看時，乃係條大漢，手持着一根連枝帶葉的樹幹，隨亦趕到。子郵笑道：「朋友，爾要甚的？」那大漢道：「可將行李丟下，饒你性命。」子郵左手指着右拳道：「問他可肯？」那漢大怒，舉樹打來。子郵閃開，滾勢右腳踏住梢頭。那漢儘力上提，不覺折斷，因用力太猛，仰面跌倒。隨即飛滾爬起，趕入舉拳就打。仲卿道：「兄弟不可動手，看爾非凡，有話儘可商量。」那漢止住道：「尊姓大名？」仲卿道：「請教。」那漢道：「小子姓高，名懷亮，因由四川投親，往南昌回來，船上遇着蒙汗藥，行李俱爲劫去，僕從又遭淹死。小子在途，原不用酒，因天暑熱，偶飲兩杯，受毒猶淺，雖入水中，尙能逃得性命。因無盤費，故作此生涯。」仲卿聽畢，下驢道：「如此說來，係高二公子，失敬！失敬！」懷亮道：「不敢，請教。」仲卿指道：「這係韓子郵，小弟姓仲，名卿。」懷亮拱手道：「仲先生，夙仰芳名，今幸得瞻韓先生，可係單身大開汴梁城的韓二哥麼？」仲卿道：「正是。」懷亮道：「聞在獄中，如何得出？」仲卿道：「越獄出來的。」懷亮道：「可喜！可喜！」子郵道：「今日幸會，且到前面村店，痛飲三杯。」仲卿攜着懷亮的手，行至草篷內，見挑出酒帘，乃同入座。仲卿問道：「此處係何地名？」酒家道：「喚做蕉田集，係宣州管轄。」仲卿見店內并無葷餚，問道：「可有下飯？」酒家道：「只有素菜小飲。要葷，自買代庖，要做，買米代炊。」仲卿道：「有甚的葷？」酒家道：「鷄魚猪肉。」仲卿取塊銀子，交道：「可都買來。」酒家出門，又回道：「熟牛肉可要？」仲卿道：「我們不吃。」懷亮道：「也好。」子郵道：「帶十觔來。」酒家答應去了。三人取水淨了面，吃山茶。酒家回來道：「買了十觔牛肉，二十個大猪首，十觔重兩隻母鷄，五觔重一尾鯪魚，二斗米，還剩二錢五分五厘碎銀，我收了算酒錢柴火罷。」仲卿道：「聽你。」酒家道：「這肉醃起做幾次吃？」子郵道：「都煮起來，醃甚麼？」酒家道：「我只道有幾天住，恐怕過了今朝集期，明日無有，所以多買。既是分付盡行辦熟，天熱壞了，不要怪我。」子郵道：「多話，誰怪你？」酒家叫妻子燒火，自己動手宰割煮大燒。仲卿問道：「公子今將焉往？」懷亮道：「欲渡江尋家兄。」仲卿道：「大公子安在？」懷亮道：「未知流落何處，渡江訪覓不着，則往邠州。」

探親，再去追尋。子郵道：「無有定蹤，此往彼來，反多相左；不如居定處所，着人廣訪爲妙。」懷亮道：「極是，但刻下隻身，須到邠州，再作道理。」仲卿道：「此去邠州，亦非數日可到。」因於搭包內取出兩錠大銀，送與懷亮道：「高兄，將此以爲盤川。」懷亮道：「仲兄所賜，固不敢辭，但此去邠州三十金已足盤川，餘者無所用之。」子郵道：「高兄莫要推辭，行李僕從俱無，投親恐不好看，弟等有餘，兄毋多慮。」懷亮乃收入囊中。仲卿問西蜀事勢，懷亮道：「西蜀難得久了。」子郵道：「緣何道理？」懷亮道：「王昭遠爲政事虛而不務實，弟與有瓜葛之戚，見其目空今古，引用少年，散棄耆老，則國事可知。」仲卿爲之歎息。酒家盛魚帶酒送上道：「客人先用酒罷。」仲卿道：「好。」懷亮道：「今日也應痛飲。」三人放量暢談，須臾，鷄與猪首牛肉齊到。酒家道：「請用哩！飯也好了，吃不完，明日壞了，莫要怪我哩！」仲卿向二人道：「我量有限，二兄不必謙讓。」子郵將牛肉送與懷亮，叫酒家將杯換去，用碗斟酒，盛上飯來，真個如狼似虎，霎時間，三十觔燒酒，同菜俱吃得整盡，帷剩有兩升米飯，五觔牛肉。酒家并妻子在旁看見，都驚訝癡了。仲卿問道：「此處往黃山，走那條路去？」酒家道：「爾客人，再要會吃，連湯并鍋粑都沒有了。」仲卿道：「休得取笑，問爾往黃山，走那條路去？」酒家道：「西南路路皆可去得。」仲卿道：「那條路近？」酒家道：「客人欲何處入山？」仲卿道：「我由歙州入山。」酒家道：「這就要過籩嶺，到嶺頭，便見黃山了。」仲卿乃與懷亮道：「高兄，後會有期，前途保重，弟等看請從此辭。」懷亮道：「今日幸逢，深願終身執鞭相隨，遽然言別，肝胆如割。二兄起義之時，弟聞之當自千里來投；弟如機緣有合，二兄聞信，亦望降臨。」仲卿道：「敢不敬從？」懷亮灑淚而別。二人第三日午後，到得籩嶺頂上，望見黃山，千峯萬嶂，撐住青天，如屏羅列，如城團簇，雲嵐隱見，景狀非凡。子郵道：「聞李供奉南遊，酷愛黃山，遍其中而復過其外，因其攢簇蒼翠，似青芙蕖，乃自號青蓮居士，果若此乎？」仲卿道：「羅隱李杜年譜可據，自然屬實。」歎賞不已。一步步望着峯巒下嶺，行到昏黑，投入宿店，聽有兩個西客，問遊山的法則。店主道：「老客要識奇幽異境，須倩土人同行，方能得十分之五六，若無指點，只好得其二三。」仲卿

問道：「要得十分，將若之何？」店主道：「難難難！其中不但年年月月，景致不同，卽日日時時刻刻各別。可十人同遊，各見各景，應接不暇，會談各殊。所謂十分之五六，恐猶虛也。」仲卿道：「土人如何請法？」店主道：「不要錢，只要米，每名每天酬米三升。」那西客招呼道：「老客，我們同雇罷。」仲卿道：「甚好。」店主去約得土人來，請先付三十日安家費。西客道：「還沒有動身，如何就要錢？可問後來的客付。」店主問子郵道：「土人奉陪，例俱先付。前面客人叫問老客。」子郵道：「我們先付就是三十日米價，應銀若干？」店主道：「白銀二兩。」子郵稱銀二兩，付與土人。次晨出門，土人收拾行李上鞍道：「這驢只好寄到山脚菴中。」子郵問係何故？土人道：「山中轉折窄險，處人猶難行，牲口如何去得？」仲卿道：「且到行不得的地方，再作道理。」乃邀齊西客起身。到得下院，將驢交與僧人，再將行李減捆負行。石徑雖不盡窄，至險隘處，須將身子伏下，攬着石隙，蹠得微跡而過。子郵道：「驢子幸虧不曾帶來。」土人答道：「原是前面到一線天，鱸魚背金剛肚等處，更不好走哩。」土人且行且指，處處奇峯秀岫，怪石異松，那裏記得許多？這日來到石筍，遠近葦攢筍簇，旋行半天，見個大峯卓挺在前。土人指道：「此名老人峯，險峻難行。」西客道：「咱們不上此峯，另行他路。」子郵道：「千里而來，豈畏高峻？我們係要遊此峯的。」土人道：「我隨那位客人？」子郵道：「你陪西客先行罷。」土人道：「我們在文殊院守候。」仲卿說：「聽便。」子郵乃將行李擎回，二人直到老人峯頂上，周圍俱是層層疊疊，細看並無洞岩。天色將晚，乃趕下尋宿。誰知峯脚絕無寺院，只得在嶮崖邊歇下，却有幾個瓦罐在旁，也有破的，也有好的。仲卿倦了，倚石而坐。子郵取些枯藤，架起兩塊石頭，將瓦罐汲泉水，敲石取火，燃着枯藤，煮滾了水，取出束米來，用開水沖下。二人吃了，乃相倚接而睡。這束米從何而來？原係仲卿沈府帶的。如何名爲束米？係將上好秈米，用南燭葉汁拌勻蒸熟，晒乾。又蒸又晒，如此多次，每米十斗收束作八升，用開水沖泡，立時還原。仲卿恐救脫子郵，路上斷糧，故特製備。當夜二人睡去，仲卿依稀聽得微響，驚覺看時，袋口散開，倒在地下，乃叫醒子郵，已是東方發亮，將散米捧入袋內，裝好了，捆起行李。仲卿說道：「我們



往前趕路罷。」子郵道：「不可，今日仲兄只坐在此，待我再尋。」仲卿依允。二人烹水治飯吃過，子郵東奔西跑，由高入低，盤旋走尋。直到黃昏，并看不見有洞，只得依然照舊過宿。乃將行李米囊，坐於身下。仲卿却睡不着，月明照耀，山光映發，萬籟無聲，另有殊常氣象，使人心地爽明，俗念都消。仲卿散步觀之不已。約有四更時分，遠遠見有一人下壘，望崖緩步而來，青衣露頂。仲卿疑非善類，撥指卜課，得猿猴獻菓，想道：「課既無咎，應有裨益。」乃放心閃入旁邊，觀其行止。忽聞樂聲繁起，八音互作。仲卿側耳傾聽，再看青衣人亦站住不行，漸漸坐下，枕石而歌，亦似聽樂之狀。片時間，星稀天白，仲卿遠前細視，却係個大青猿，閉目睡着。仲卿見非害人之物，走到石邊，牽其臂膊，輕搖青猿，驚醒欲走，臂爲所執，乃用爪解手。仲卿堅持不住，復執其膊，援又解膊。仲卿乃以右手自其右肩上抱下，左手自其左膊下抱上。那青猿亂跑亂竄，仲卿眼都花了。奔走多時，到個岡上，喊道：「子郵快來。」青猿驚慌，負着仲卿望峯巒密處亂竄，兩手連袖交住，抱得愈緊。青猿雙手齊來爭解，仲卿乏倦，步亦稍緩。仲卿看對面巉崖如削，青猿却負住石壁邊跑。仲卿想道：「如此險地，勢不能下，只好住之。」看看已到盡頭，那青猿往下直竄，仲卿心慌，撲抱不住，猿已脫去，跌滾下岡。忽然止住，睜目看時，乃爲松根所罣，上下左右，俱係巉崖峭壁，并無容指之處。仰不見頂，俯不見底，惟聞水聲潺潺，只得跨坐松根，餓了探枝嚼咽。至午時分，隱隱似喊，仲兄連忙呼道：「子郵，子郵，我在此地。」這聲答應，山凹裏面，就一直傳去。若有數百人口氣，喊聲漸近，舉首看時，子郵却在對峯頂上，慌招道：「弟在這裏。」子郵俯視道：「兄緣何到此？」仲卿道：「爲猿所戲。」子郵道：「顧此我也不能過來，兄那邊并無可行的路。」仲卿道：「如何是好？」子郵見垂藤纏結，喜道：「有了，兄耐坐勿急，弟得策矣。」只見子郵走去復來，如此數次，乃將件東西，推下視之，却係枝古藤。子郵在上面將根縛於石腰，乃兩手執着，緩緩垂落，互相對面，僅有二丈遠近，仍往底墜。仲卿道：「子郵那裏去？」答道：「仍須再下，方可到兄那邊。」約有五丈，往松根仰望，蹬着石壁，正欲勢躍將過來，忽見仲卿坐的樹底下，一團黑暗，乃止住脚，定睛看時，却係個石岩，上面似其字形，爲苔蘚蔓蓋，認不清白。

子郵喜道：「仲兄洞府在此了。」仲卿道：「在何處？」子郵乃聳身躍過，右手執着藤，左手攀着松，翻身跨於幹上，將下面之藤收起，繞結於根株道：「我先往看來。」又縋下去。仲卿忍不住，也隨縋到岩前。子郵復盤上扯去苔蘚，審視果然係「九州第一洞天，四海無雙福地」十二個古篆，下來說與仲卿知道，互相驚喜。入內看時，四週黑暗，旁邊半缺如竇，却有亮光。子郵道：「仲兄在後，讓弟先行。」二人走到裏面，雖然明亮，奈愈斜愈窄，仲卿不能前進。子郵使出收身束骨法，往前力入，到得盡頭，却是個洞口，并得望得見老人峯，回來道：「錯走了。」乃同往暗裏摸壁縮脚而行，下了九層石塔，大灣轉來，始見亮影，復登石梯，漸漸光亮。石梯約有百級，上面平平坦坦，棟宇晶瑩，花卉繁盛，竹木皆係丹色，只見個大猿，坐在石上剝取柏子仁。子郵向仲卿道：「駭兄可係此物？」用手直指，金丸飛出。只見那猿不慌不忙，用手中柏子擊來，將丸打落。子郵連指兩指，兩個金丸聯出，那猿用兩指捻着，迭連打落。子郵欲向前擒擊，仲卿看道：「不可錯誤，先的係純青，此係純白，得道之猿，莫誤傷也。」乃走向前拱手道：「援公請了。」白猿也起身，將兩手交起，似還禮之狀。子郵道：「古怪！」仲卿問道：「陳老仙祖可在洞府？」白猿兩手往後拱去，仲卿乃同子郵往門內走，寂無人聲。又進裏面，轉過第七層，只見上頭坐有一人，隱着石几而臥。向前看時，却係老道士，恐防驚動，退將下來，忽聞笑聲道：「仲子來也！仲子來也！」子郵在下面見個十四五歲頭髮披肩的童子，自右邊洞中笑出。仲卿轉身揖道：「吳槐仙兄弟到了。春間承教，寤寐不忘。前日人會於臨滌，蒙吳賀仙兄教導洞府，今日幸得道謁，快何如之？」吳槐答禮道：「仲子名隸仙籍，自應歸來，但所言蒙吳賀教導於臨滌，吳賀并未出山。」仲卿道：「現有韓子郵同走同宿。」吳槐拱手道：「這係韓子麼？」前日令本家湘子在此，訪家師未晤而去。子郵揖道：「前日與吳賀仙兄盤桓通宵，甚蒙開導。」吳槐道：「這又奇了。請到後面看來。」乃引二人從右邊轉入，却見吳賀睡在窗前。吳槐指道：「這不是麼？」子郵道：「想是昨日歸來的。」吳槐再看脚下，蔴鞋不在，笑道：「俗心未除，舍弟果出去了。二子所遇，乃其神耳。」子郵贊道：「仙家妙用，曷勝敬羨。」吳槐道：「凡心脫盡，便

能成仙。微末小事，何足愛慕？」仲卿道：「老仙師幾時方醒？」吳槐道：「纔睡，如何便問醒？就係極快，也須三五百年。」仲卿道：「如此弟等去也。」吳槐道：「那裏去？」子郵道：「有不共戴天之仇未報。」吳槐道：「仇人是誰？」仲卿道：「趙氏。」吳槐笑道：「天之所與，誰得而廢？韓李二公食祿死事，理所當然；而今已成正果，何必更爲煩勞？害韓公者，又俱除滅，猶有何仇乎？二子既知趙氏之非，胡昧韓李之不善？」仲卿道：「二公爲國捐軀，并無背謬。」吳槐道：「使其不仕，而安于南畝西疇，焉得喪亡性命？惟欲逞其才藝，思量名標麟閣，功垂竹帛，以致身死家傾，後嗣之存如線，安得不歸咎于其身？」子郵道：「大丈夫自應隨時建德成名，流芳百世；若人人甘死隲下，天下事孰願爲之？」吳槐道：「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爲之，何必自我？天下未有我之先，事何人爲？我既往之後，事又何人爲？總係道德之心，不勝功利之欲，故爲飾說，以致自戕其軀。祖師謂人入仕途，卽如魚游罟內，鶴入鷄羣，若沉潛潭底，遠翔海外，何致雜酸醜，實鼎鼎哉？」子郵道：「旣爲男子，不顯親揚名，得毋有負父母，空長七尺？」吳槐道：「旣知顯親，豈不知勞親？旣知揚名，豈不知喪名？菽水承歡，親心安佚，以祿而養親，難保不以祿而憂親；喪親有榮自有辱，有賞自有罰，有陞自有降。榮賞陞，親亦止于飽煖；降辱罰，親豈堪于焦勞？安能終保其祿養，反多傷親之天年？是顯親反損親也。才學兼優，居于高位，秉國家之權衡，操生殺之機柄，稍欠純粹，則爲天下所譏，貽羞青史。才學不優，舉動乖張者，誤國多致喪身，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猶其小也者。」子郵道：「古聖先賢，皆以致君澤民爲教。如足下所言，則皆非矣。」吳槐道：「生於古時，原應爲之；虞夏以後，卽不可爲矣。使文種長耕于會稽山原，安有屬鏹之痛？韓信終漁於淮陰岸畔，豈受未央之誅？攄乾心血，敵亡國定，良犬乃隨狡兔而烹，豈非爲欲致君澤民乎？霍光盡瘁，免于其身，而未聞赦免幼丁以存其宗嗣。蕭望之已死，而君猶不知，徒然捐軀，絕後何補于國？陳湯甘延壽立功異域，刀筆之徒，翻削其爵，命幾不保，豈非殷鑒乎？」子郵道：「此皆昧于進退，故多此失。」吳槐道：「又有不然者。伍員之于閻閻，言聽計從，褚遂良長孫無忌，可謂得君矣。然而閻閻太宗，以孤托之，義無能辭，彼雖欲退，其可得乎？」仲卿道：

「師兄之教甚善，弟等非不知之；若未受恩食祿，自然遵教；但相知最深，受恩最重，仇恨最大，揆于理義，俱不能已。報仇之後，斷不戀于爵祿，定相從徜徉于山水也。」吳槐道：「二子勞矣，且請安息，醒來再談。」乃引入左邊石室，只見如床一般的一大塊青石，兩頭兩塊小石如枕，并無被褥。仲卿恐其寒冷，吳槐道：「此係石床峯上移來，爲容成老祖下榻，請試睡去看，比細簾如何？」二人坐上，却溫和綿軟。因奔波兩日，放倒頭就睡。仲卿心煩易醒，輾轉久之，不復成寐。子郵鼾聲方盛，正欲喊他起來，共論事體，忽聞有人呼道：「仲公，爾好安佚也！」急答道：「不敢，不敢。」連忙坐起，只見似有人立在戶外，却看不清楚，聽得聲音相熟，卽離石床出丹房下塔迎問。失脚驚醒，方知係夢。坐于地上，細看并無蹤影，想道：「好奇怪也！方纔明明係潞州呼聲，如何却係夢？又何如跌倒，在塔下？」再看星月滿天，光彩盈室，竹樹參差，地上并無花葉枝柯之影，甚爲詫異。信步徘徊，穿徑出垣，瞥見對山懸掛白龍，從峯顛飛下，直到澗底，却久久行而不止，更加驚訝，前往視之，却是道飛泉，訝道：「這般大瀑布，如何無聲？其實可怪！且看流到那裏去。」因沿澗岸行過多時，忽聞人語繁雜，仰視又見檣桅列排近前，問道：「此係甚麼地方？船艘裝往何處？」梢公答道：「此地名大通鎮，係水碼頭，上通楚蜀，下達吳越。」仲卿想道：「由隆入蜀，有盤詰之擾，船中自然好些。且回去呼子郵同行。」主意已定，轉身就走。到得三岔路口，忘却那條是來時取行的，環看山川，迥然不同，疑惑愈盛。又想道：「與子郵偕行，難免滋事，且單身先去，約定高兄，再來招他未晚。」乃復到岸邊，問梢公道：「寶船可係入蜀的？」梢公答道：「係入蜀的。但今日方纔到埠，貨仍不會起清，回去尙無日期。前邊第三隻，係今日開的水，手上岸去了。如要進川，可過去問。」仲卿乃到前邊來搭船，梢公道：「爾可係仲卿？可係韓速？」仲卿笑道：「我却姓古名璋，不知甚麼重輕含縮。」梢公道：「不是就罷，而今關上要查問哩。客人既非他們，我將尊姓大名，填入票單，就免得過關耽阻了。」忽聽得艙內喊道：「船家說過不搭人，這更做甚麼？」梢公回道：「二位船價太少，搭的客人，只在前艙便了。」向仲卿道：「客人進去，可將中門關斷。船錢飯食的規例，可曉得麼？」仲卿道：「請教。」梢

公道：「白金二兩，神福酒菜俱在其內。」仲卿道：「依你就是。但行李不暇回取，將若之何？」梢公道：「這大通鎮上怕買不出。」仲卿乃上岸，置辦鋪蓋回來。水手埋怨道：「買多少物件，耽誤了數十里好風，快些走罷，讓我們好扯篷開行。」仲卿上船，見艙雖小，但僅有兩客，年貌相去不遠，只在十五六歲之間，好像子郵一般，却是愁容滿面。仲卿拱手道：「叨光。」二人看仲卿不俗，起身道：「有褻。」仲卿問道：「尊客上姓。」答道：「弟等姓白。」仲卿道：「貴處那裏？」答道：「隴西。」仲卿因其先阻梢公搭客，似有厭煩的意思，便不深談，將中艙門關好。平時只在船頭看山飛樹走，水反雲停的景致。這日停泊湖口，聞中艙歎道：「往年經過，何等氣象，今朝脫難，僅此而已。」相與泣下，又不敢出聲。仲卿想道：「言語恰似淮南聲音，未知重進近作何狀，若亦敗亡，此必係其子弟。」乃由篷上走入後艙，見梢公水手俱上岸去了，即轉到中艙，見兩客人一個拐在榻上，一個坐在炕上，便拱手道：「二位先生請了。」齊起身答道：「不敢。」仲卿道：「今日風頂，船似難開，可上岸觀觀湖山景致。」答道：「素性不諳，請便少陪。」仲卿道：「同游方有趣味，君等無興，我也索然。敢問二位先生大名。」榻邊的道：「小弟名英，舍弟名華。」仲卿道：「府上不似隴西，聲口確像淮南。」白英道：「常往來於淮陰廣陵。」仲卿道：「敢問李節度近日若何？」白英道：「與足下有何瓜葛？」仲卿道：「也曾相認。」白英道：「已殉周朝國難了。」仲卿道：「先生莫非其族？」白華道：「足下誤矣！我姓白，他姓李，如何爲之族？」仲卿笑道：「姓隨便說，也不任你假借。」白華道：「便係其族，爾意欲何爲？」仲卿道：「聞得此處，懸有賞格，稱淮南有子脫逃，拏獲者賞金千兩，所以問之。若是遇見，查明擒住，好請賞也。」白英笑道：「吾等正是，足下可拏去請賞。」白華道：「我們正欲拏你，爲何連行李都無？若不係仲卿，如何驚慌答出古璋名姓？」仲卿笑道：「不敢相欺，小弟正是仲卿。前同韓子郵到淮南，欲請李公進兵，聞患病臥床，住下十餘日，未得痊信，始捨往川投友。因路上盤詰得緊，故遶道過江入蜀。」白英道：「韓子何往？」仲卿道：「恐同行生事，乃留彼于山中。」白華道：「爾係逃亡，却非仲子，休打誑語。」仲卿問道：「何也？」白英道：「亞公子郵圖

形發到淮南節度公供之書室，朝夕焚香，弟等亦常瞻仰。今細看足下，雖然卓犖，但眉目全非，如何冒得？」仲卿道：「要看真眉目麼？」白英白華道：「實願見之。」仲卿往後艙，用碗取得江水，微聲密禱，將袖往上拭拂，即刻還出舊樣。笑道：「請視原仲卿。」二人仔細看定，驚道：「此何理也？」慌忙下拜道：「夙仰丰神，今獲謁見，萍水相逢，皆係同心報國，竊幸附驥。」仲卿慌答道：「如蒙指使，敢不竭蹶。」三人起來，白英道：「弟實係李節度之子，李之英，這係表弟王之華。先姑丈王清愛國喪身，遺此一線，先父愛之如子。及後逆知大勢已去，事不可爲，誓死報國，命愚弟兄避跡，留存王氏李氏宗祧。弟等不忍先父再三催逼，只得從命，始離淮南。嗣又潛入，見父親喪亡，周室全歸，趙氏乃復逃出，欲往吳越，因素悉其懦弱，故轉念入川。高將軍彥儔與先父有八拜之交，且到彼處，再作道理。今天使逢先生，諸事皆願指教。」仲卿道：「彼此相濟，共舒國難，敢不敬從。」王之華道：「亞公先生，韓子郵實在何處？」李之英道：「今後不可呼亞公二字。」王之華道：「我正忘之，以後只呼古公罷。」仲卿道：「極好。我也將仲卿藏起，且做古璋便了。子郵實在黃山洞府，他醒時，也係要入蜀的。天下英雄無幾，橫豎皆可會得着。」李之英道：「古公，川中所主者誰？」古璋道：「亦無第二人可投，與君等相同。」王之華道：「更妙了！」李之英道：「愚兄弟悶坐，殊覺無聊，今幸得古公指教。」王之華道：「日裏將艙門開開，可以共話。」李之英乃將關鍵解拔道：「古公，真面目猶須暫隱。」古璋乃依然改變過來。三人從此遂成莫逆，朝夕或談天下形勢，或論古今興亡，或說長鎗大劍，或辯兵法陣圖。王之華於篋中，取出家傳的書，請教道：「註解幽發微，挖出作者心意，然未知可是二公之筆？」古璋接看，乃孫武子十三篇，孫臏續五篇，係韓信趙充國註疏，看道：「好書！好書！且待讀畢。」隨即起身到前艙，通宵反復展玩。次日交還道：「無幽不顯，無微不到，非二公安能詣此？其爲真本無疑。」自此之英盡出篋內藏書，終朝商確討論。這日天氣清明，之華道：「可到船頭眺望。」三人同出前艙，見兩邊俱係懸岩峭壁，仰觀惟見峻嶺侵霄，下視急湍奔流，船在尖銳石隙縫中旋轉，問水手道：「此係何處？」水手道：「此狼牙郡，乃屬夔州管轄。去年宋兵

千艘經過此地，遭高將軍暗使爐火，上下夾燒，何曾走漏半隻？至今泊船夜深，常聞鬼哭。」李之英問道：「後來怎樣？」水手道：「後來宋兵由他途入川，高將軍勢窮力盡而死。」王之華驚道：「係那個高將軍？」水手道：「西蜀有幾個高將軍？」王之華道：「可係諱彥儔的？」水手道：「正是。」王之華放聲大哭，李之英垂淚不已。古璋道：「且慢傷悲，莫信誑語。他說去年宋兵遭焚，去年并無宋字國號。」水手道：「宋朝國號幾時了？」古璋搖頭不信道：「且到成都再看。」三人無聊，依然進船，憤懣過了數日。到得錦江起岸，但見田蕪人稀，不是昔日的景象。古璋疑惑，乃問驢夫，所言與水手同。古璋愈加疑惑。來到劍閣，見城上俱係宋字旗號。古璋大驚，關前猶掛着圖形，却不甚盤詰。乃前往成都，途中有個乞丐，攔着化錢。仲卿細看，似乎面善，却想不起，乃呼問道：「爾可認得我麼？」那乞丐抬頭看道：「面目不似仲爺。」古璋道：「面目曾在何處會過？」乞丐道：「我自小跟隨高老爺，不曾認得爾。」古璋猛然記起來，問道：「高將軍爲何不用你？」乞丐道：「家主死了，叫誰用我？」古璋道：「如何作古？」乞丐道：「他若不死，全蜀如何歸宋？我怎會至此？」古璋取塊銀子給他道：「聊代菲飯。」乞丐道：「素不相識，何敢厚領？」古璋道：「爾同高將軍到江南林爺府上，我會會過，如何就認不得？」乞丐視道：「爾是任老五麼？」古璋道：「認得不差，爾可將高老爺的事情，細細說與我知。」乞丐道：「既係舊交，愧領愧領。任五哥，爾下部養得豐滿，定係發財了。待我告訴爾家爺，屢次奏請閉關，務農講武，無如王昭遠決意興兵伐宋，要安置家爺于死地，及引得宋兵到蜀，大敗全輸，弄得沒法，始行召起家爺，領兵禦敵，連勝數陣。奈朝中又有妒嫉之人，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反喪失了性命，蜀亦隨亡。」三人嗟嘆不已，商量道：「此地羈留無益，莫若往江南觀局，不合再往兩浙。」于是復回錦江，搭船到金陵城，見人馬雄壯，市無游食之民。古璋喜道：「林兄爲政矣。」李之英道：「何以得知？」古璋道：「前日到此，多見亡國之徵，這回看來，實係興隆之象，非林兄經濟，更有何人？」王之華道：「那旗上好象宋字麼？」古璋走到前邊看時，果然係個宋字，想道：「古怪！又不曾聽見交兵，如何城爲趙有？」再到清涼山訪問，始知宋朝畏林仁肇謀

略英勇，不敢犯境，因用反間。唐主中計，殺了林公。宋命曹彬領兵渡江，無人阻攔，輕輕得了江南。三人嗟嘆不已，斟酌商議，只好附航入浙。乃于石頭城外，訪搭船隻，及問俱無，只有洋船，約定到入浙的口子，代另顧船。三人只得附搭上了駁船，不勝悲楚。次日清早開行，出燕子磯，過黃天蕩，又係金焦。次日過圖狼，到得洋口，搬上海船，直出大洋，茫茫蕩蕩，曼無垠際，雖然胸襟開豁，却愈增悲愴。行過兩日，邊遠望見隱隱的一帶平山，梢公忙使迴舵轉篷，平山漸遠漸滅。次日王之華忍不住問梢公道：「此處可離入浙口子近了？」梢公道：「早已過了。昨日隱隱平山，即係入浙口子的海道。」李之英道：「緣何不送入浙帶我們往何處去？」梢公道：「原欲送到口子，豈期鮞魚阻路，旋轉行來，及過多時，此刻不能返行，只好到前面，遇船搭回去便了。」三人無奈，只得隨他。又過數日，盼望總無便船，忽見梢公驚呼道：「不好了！快些將各篷扯滿！」只見衆人慌忙動手，篷俱拽起，速如箭射。古璋四圍觀看，見背後有數道黑氣颺來，到晚始不看見。衆篙工水師道：「恭喜好了！」梢公道：「且慢喜着，莫要停，只顧走，這種畜生最厭，見船暫歇，又趕來哩。」於是伺候前行，直到天亮，梢公驚道：「不好了！不好了！快些迴舵轉篷！」衆人聽得一齊動手，篷雖旋轉，奈舵迴不過來。梢公道：「快落篷！」水手將篷落下，四圍觀看，并無惡物，只見那船頭低尾昂，往前飛射。比上篷駛風，更快十倍。梢公丟下舵，只是跌脚。衆人不解，梢公道：「我自幼在海中，隨師多年，所到之處，頗多未見此地形勢光景。老師曾戒道：『緊防洋面沙鱗母，莫近歸墟硬水圓。』沙鱗雖小於鯨魚，而勁捷過之，小鱗隨母，千百成羣，昨所見者是也。今日尾間圍下，水勢低削，莫非就是硬水圓了？」衆人道：「硬水如何？」梢公道：「硬水聞是海中極低處，有進無出，此翻實不妙了！」衆人大驚，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囊空不免吹箎 腹實何須彈鋏

却說那船頭低尾高，任其自走，不能收止。到了正午，忽見一座高山，船亦住停緩行。不一時，已到山下，遂停泊於



此古璋卽同衆人上岸觀看，見隱約有人的光景。卽隨路走去，約廿餘里，便有土房茅屋，衆人同至一人家門首，有一老者在外，觀望天色。古璋施禮道：「請問老丈，貴處是何國何名？求賜指教。」那老者雖然還禮，却不答一言，似不懂話的光景。古璋以手在地上畫字，那老者便笑，吁吁叫叫，不知說甚麼。老者亦不懂，便以手畫地作字。古璋看是：「我國浮金外郡所屬，地名鳳仙島，至國都二千餘里，到中國並不知多少路。自來無人到過，此地名爲硬水洋，來得便去不得，地不生五穀，只有桑麻。若要到都，要由海去。」古璋聽得，卽同家人下船，望西北開去。是晚又大風，其船反復不定。天將明，又至一島。衆人看岸上有大路，諒有人家。古璋自思，順路去可問地方，信步而行。至一石洞，光潔似有物出入，洞內深黑，不敢進去。正欲回身，只聽轟轟如雷鳴之聲，隨卽轉身飛步而走。但聽後似有萬馬奔騰之象，一直追來。及還海邊，衆人正在觀望，古璋大喊道：「快上船逃命！」遂一齊上船開去。離岸三丈，定神視之，乃一條大蛇，足長廿多丈，眼如巴斗，有欲下水吞船之意。衆人驚魂喪胆。古璋道：「蛇必不敢下水，列位休驚！」正言間，船已離岸廿餘里，風正順，揚帆而去。李之英道：「驚死人也！」正說間，遠遠望見一片白光，乃一大山，並無草木。王之華道：「此山甚奇，盡是一片白沙，不知何故。」正在閒講，船已到岸。李之英道：「此地光潔，諒無妖蛇。二位仁兄，不知可有興遊玩否？」二人齊道：「兄既有興，弟等奉陪。」於是三人同上岸，信步而走。衆人道：「三位若去，須要速回。」古璋道：「不必費心，我等隨卽就回，斷不使列位久候。」言畢便去。之英道：「沙中如此難走，一步反退了半步，實爲費力。」之華道：「前日古兄遊玩，我等幸未同去，今緩走如此費力，若去，必被妖蛇所食矣。」正話間，但見狂風大起，飛沙滿天。三人閉目，站在一處。古璋心思：「此風甚奇，爲何吹得我如身在浮雲中？」少刻風定，乃開目張視，起來四方看望，不是海邊，亦非田野，周圍俱係墳塚，便走出壘壘叢中，尋徑行去，倦而且饑，只得飲水，無如滿鹹難於下咽。走過多時，望得房屋，欣然道：「好了！且買得食物充飢。」及到眼前，看不見門，旋轉尋覓，并無門戶。聽得內中說話，因高聲喊叫，只見一人自屋脊上，頂起板來問道：「送甚的來？」古璋道：「路過饑餒，欲覓飲食。」

「其人不答，下板而入。任你高呼，亦不再出。古璋無法，只得仍往前行。又過數里，見前面有山，再遠看去，如龍盤拔，如叢如藪，如障如屏，比黟山形勢更廣。雖好眺望，無奈餓得更凶，想道：「李王二人，未知生死。今日天氣，怎麼長走也走不動了，如何陟得高？」心思萬難中止，勉強一步步延到山頂。看下面時，正像街市門缺，當路而開，喜道：「可免餓了。」走到街上，亦有酒館，取出銀子，交於櫃上。店主標下道：「擘來做甚？」古璋道：「買飯買酒。」搖頭道：「不要。」古璋另取金子與他，又標下道：「更不要。」古璋道：「金銀俱無用，如何是好？」店主指穿的布袍道：「這個可以。」古璋脫下，走堂的乃引之坐，排列許多物件，却認不出名色。揀食食畢，店主將袍襟剪下方對一尺，其餘仍然交還。古璋想道：「此地金銀俱不要，賴此衣裳，猶可度得數日。乃向前行，過了鎮市，又見山崗，草木蔚盛，與江南相似。走走又倦又饑，訝道：「這又作怪，要速完此袍也。」逢鋪如前易食，竟問不得歇店，即宿於穴內。岩中如此數日，所行路途，不知若干，多經崇山疊嶂，每日總要吃六七頓，一件外蓋，都剪盡了。再將綢襖易食，舖內不要，却要裏褂，始知重布，不用綢緞。兩日褂子又完，無法可使。見有沿門覓食者，持管而吹，其音嗚咽，羣人聚聽，爭以食施。古璋道：「這也不難，選擇堅竹，如制斷之，編管劄竅，依律呂吹雅頌，聽者聞而避走。旁邊覓食者笑道：「爾要學我，不遇傳授，焉能知得其中奧妙？誰人肯聽爾的？若拜我爲師，儘技全授，國中處處多知我名，斷無受餓之理。」古璋想道：「或者其中另有奧妙，亦未可定。然此膝豈可輕屈？」乃不答而逕去。復尾聆之，尤難入耳，聚聽者衆，殊莫能解意。欲棄管，審視實屬良材。想道：「豈有國中絕無知音者？」於是沿途管不離唇，餓來飲水，拾木爲餐。次日，吹于道左，見十餘人，擁着一乘車子，呵叱避道。車上坐者，搖手止之。到了面前，停車憑軾而聽，問道：

「吁嗟子郵，與我同仇。今離別兮，志何酬？不禁淚橫流之華之英，同羣同心，遭分散兮，無信音，不禁涕沾襟！」聽畢，下車前來執古璋之手，問道：「足下何國人氏？颯飄到此幾時了？」古璋視那人，三縉白鬚，年約六十上下，品貌端嚴，聲氣鏗韻，乃躬身答道：「小子姓古名璋，中華人氏。因國亡借兵，渡海遭颯，已經旬矣。」那人道：「老夫

姓西，名山，濫居大夫之職。今奉命巡視河道，偶聞音律稀奇，得近大方。足下不賺鄙陋，敢請偕行。」古璋辭遜，西大夫道：「氣味相投，殊非易得，願勿過謙。」乃攜手上車並坐。西大夫命取供來，御者呈上。二人食畢，古璋問道：「上國風土，想大不同。」西大夫道：「何也？」古璋道：「腹內易消。」西大夫笑道：「非也。敝島與上國不同。上國以十二時爲一日，十二月爲一年；敝島以六十時爲一天，三百六十五天爲一年。」古璋驚道：「此何理也？」西大夫道：「敝島居扶桑之旁，枝茂葉密，日月亮光，皆爲阻隔。仰指空際，蒼蒼青雲道：「此皆扶桑葉色也。」古璋道：「然則旦夕卽不應有。」西大夫道：「其中另有緣故。昔始祖盧生，初到浮山，見天光暗淡，修表啓奏天庭，請伐此樹。扶桑之神，求于上帝，使蚌神居于尾山，普照各處。尾山又名尾閭峯，在浮山之東，其下卽係歸墟。蚌神居于山頂，旋轉周照，面所向處光輝，背所向處黑暗。寬背面窄，是以二十時黑暗，四十時光輝，須六十時辰，方能週遍。是以六十時辰爲一天。逢三十天則息一天，不行旋照。單月光明，雙月黑暗。今足下知食易消，而未識天長；久服水土，自不致若是也。」古璋心中疑團方釋，問道：「明公胡爲巡視河道？」西大夫道：「敝島國勢西下而東昂，糧儲多賴于西北，挽運爲艱。昔時治河失人，不見所損，至今大受其累。上河下河，猶可濟運，惟中三百六十里，地名春水河，時常患涸。今寡君因趨運已久，到都者較之往年，僅十分之四；是以命老夫巡視，不知其故何在。在前面人聲嘈雜處，就是了。」片刻車子轉出林來，見兩岸俱係挽運的縶夫，河中之水深不足尺，滿是淤泥。挽撐均係小船輕載，緩則鞭催棒促，泣聲與號聲相雜，竟或大片號聲。古璋問道：「計淺阻幾何歲矣？」西大夫道：「自先君阜安十年起，至今上宜高二十五年，共六十餘年矣。」古璋道：「民夫不堪命矣。」西大夫使御者換二縶夫，推行甚緩。西大夫叱道：「如何恁遲？」縶夫稟道：「腿脚疼痛。」西大夫怒道：「誰叫你懶惰，以致鞭撻損傷，這般不急公的頑徒，死何足惜？」縶夫泣稟道：「每天僅給二餐，初時猶得滿腹，近來只有半飽。每天止兩個半餐，如何有力挽推？」西大夫道：「如此，豈不誤事？」行到前篷，另易二名，查問相同。原來國制，大道路旁，無村市處，每十里有篷爲行人歇息，并避風。

雨。西大夫逢蓬易御，所言皆同。直到壩主總管內，文武官員，俱來參謁。西大夫查點執事，究問刻減首從，定大辟七員，墨劓二十四員，胥役七十五人，立時處決。另易管辦，緯夫每天定九餐飽食，百姓歡呼，祝頌如潮。騰湧再同周流，巡視見水愈涸，實難濟運，更加憂懣。古璋見下流頗足，上河亦不乏，只因爲壩阻隔，另流歸南運河，其中三百六十里，溝洫涸竭，田禾難望收成，農民背緯度日。揣透形勢，乃向西大夫道：「何不將上河之水放來？」西大夫道：「如此南河亦涸，兩無所濟。」古璋道：「不妨，先將此河及各溝澮進出之日，俱令漕完，擇壩上相宜之處掘開，放水使下。各口既經堵塞，水無耗散，諸邑糧餉，自可運上，惟多過一壩耳。」西大夫道：「約幾天可得浮運？」古璋道：「第一天築塞開壩放水，第二天搬運過土河壩上小船，第三天浮送迭挽，即可抵上壩。」西大夫道：「何謂迭挽？」古璋道：「迭挽者，短用民力，使不疲勞，乃更換替代之法也。」西大夫道：「如何爲更換代替之法？」古璋道：「每筵備辦飯食，凡緯夫過筵，即將重船交與前筵，緯夫接挽而去，而代空船回轉，是重行十里，輕行十里，人不覺其勞，而運倍加速。糧過壩後，仍使毋去你所築之壩，惟將溝洫進日開開，使水入蓄以救田禾，或不濟用，五天放一次，或二三次。南河既不致誤運，而千萬頃禾苗有獲矣。」西大夫聽罷大喜道：「聞所未聞，高賢下降，國家之祥瑞也！」卽選幹員辦理，拜本奏聞。果然第三日，糧儲挽運到壩，上口築完，南河水勢依然如舊。陸續十天，糧儲盡行到壩。西大夫喜道：「妙哉！妙哉！老夫奏明，百天方可辦竣，今費未及百之一，期僅十二天，賴足下指示，實出于意外。」卽命將溝洫出水邊口，加築堅實，入處堵溝之土毀去，復將上河之水放下三天，各里咸報已足，始令將壩照舊築好。同古璋歸國，糧儲已經到齊，乃請古璋居于館中，再上朝復命。島主褒贊道：「國家年久痼疾，大夫今自掃除，省無窮糜費，免胥肝煩勞，半邊瘠土，俱成膏腴，勳功匪尠。樊庶長病沉已故，寡人正在悼慟，且思庶長之位難虛，卿之夙昔，急國無私，只由保舉失誤，引過退位。今建不朽之績，又經樊庶長之屢請，其復爵左庶長，以白玉島爲食邑。」西大夫慌奏道：「天恩渥厚，不敢掠美，此策實非臣所建者。前奉命巡視，到永通渠，遇見士人行歌，音容不俗，氣象非凡，迎

挽上車詢之，乃中華人氏，姓古名璋，遭颶飄來，與之同視河勢，教臣以築壩蓄放，迭挽救旱諸法，故得無誤。乃國家之洪福，獲遇梁棟賢才。此案諸事，皆古璋之略，臣安敢濫受恩榮，請以所賜之爵祿賜之，實爲尊崇俊良，而國家興旺可埒見矣。」島主道：「聞卿同士人共載，諒是古卿立此功績，堪銘彝鼎，但係異國士人，有所未便。」西大夫道：「凡功必賞，雖仇不吝，豈可以異邦而廢政令乎？况先王由中國到此，臣祖亦係自飛肱而來，孰爲浮山之人？臣愚切願任托勿疑。而今浮金約結天印，雙龍北沙迴邱等處，其意在謀我國，若不延攬賢能，恐敵勢成，猝然猖熾，庸才禦之，必致債敗大事。」島主道：「卿所見極是，但今西崖島爲颶飄來羣黨所佔，恃險負隅，屢敗我師，正欲勞庶長統兵擒剿，因巡視糧運，故命上大夫水湖前往。今若更用中華之人，安知不係奸細，是以未便遽允。待平西崖之後，再行召見酬功可也。卿其先受爵邑毋辭。」西大夫只得拜受退朝，請古璋進府談論上朝事情，只見門官稟道：「四部遊巡請見。」原來西庶長存心經國，每歲俸祿，并先世遺積，凡親故貧寒，周濟不倦，并募善走之徒，遊察四鄰，並國中所以不獨境內有事早知，卽敵國舉動，亦得盡悉。當下傳喚南北東三部遊巡，爲欲查問西邊事件，故先傳三部。只見數十雜色衣冠，上階叩首。西庶長起身慰勞，諸人各稟事情，庶長逐一聽受。再傳西部遊巡進見，如前慰勞道：「有知西崖島邊民者暫留。」只見三人站住，其餘各將經歷處所見告畢，陸續退出。西庶長問道：「爾等所見事務，孰先孰後，挨次說來。」一人向前躬身道：「小人到西部北邊紫貝島一路察看，沿途乾旱，禾萌枯槁，不但稻無籽粒收成，雜糧俱屬難保，戶口惶惶。」西庶長問道：「再有何事？」那人道：「聞得西崖島邊飄到大小船隻，未知其詳。」稟畢退下。第二人向前躬身道：「小人到正西等處巡察，旱勢雖稍遜于此，若再三五天不得甘霖，禾苗俱無救矣。到海盡邊，見有無數小艇，在口上歡呼。當問斥堠兵士，是何緣故？兵士說：『遠遠有大船溜下，內中貨物，俱可瓜分，是以衆艇喜躍，齊集守候。』」小人欲禁其搶，兵士道：「此皆海濱頑民，不遵禮法定例，到岸卽不許搶奪。今在水中，不能禁止。」再望遠處，果然有船溜來，漸近漸大。」古璋問道：「如何不往他處去？」遊巡道：「傳聞

周圍有數百里硬水，船到邊上，挨過即可無事。如入硬水，兩邊夾定，惟有往下直淌，不暇灣轉。所以諸民皆在彼處佇望。西庶長道：「淌來便怎樣？」遊巡道：「衆兵民不待其泊岸，即爭向前搶奪。大船裏的人，駭得慌忙，都奔脚舫逃走。衆兵民見了，爭棹小艇迎去，鉤搭套索齊使，盡行擒住，剝下衣服，與以草葉，俱逃散了。」西庶長道：「大船內可仍有人？」遊巡道：「衆兵民只道無有，爭上取貨，不期艙裏走出兩個少年，將先上去的擊落下水。小艇俱退，用長竿子，燃草圍燒。大船內使入水龍，將火救滅，反打沉了幾個小艇。隨風飄到西崖島邊，有舢舨停泊，俱挽作脚船上岸，招回夥伴。今將西崖島內民房盡行佔住，所有貨物糧食，搬運入去，將大船折毀，蓋造住屋。衆兵民不服，糾集進攻島內，出迎如虎，人羊，羣兵民敗績而逃，船俱爲所追奪，收入口中。小人恐防耽擱過久，後來情節却不知了。」說罷退下。第三人向前道：「小人自南到西南邊，已得沫雨，田禾茂盛，有了十分豐收。」古璋道：「何謂沫雨？」西庶長道：「鯤鯨遊戲，噴沫爲雨，多即成水，潑于田中，難得乾涸，禾苗受過此雨，能抗亢旱，惟有微腥耳。」問遊巡道：「再哩？」答道：「到西崖地方，聞得島內有外國人佔住，殺傷許多濱民。埃兵報到，匯源城守將施瞻，聞有貨物屯積，便不關會各處，率衆直攻。誰知島內先已準備，將小船匿泊于外，待官兵搶入島口，便鳴起鑼來，木石齊發。施瞻只應敵裏，而外邊的小船，暗從後襲。施瞻雖勇，如何經得裏外齊攻？只得退回。無如港內寒滿，不能得出，乃拚命搶過，奪隻小船，自撐到岸。只見坡上走到二三十壯士，俱係鉤搶，蠶擁向前。施瞻手起鞭落，打開衆人，正欲逃奔，不期一個漢子，手挽鍊撻，步到發擊，打倒施瞻，生擒上船。將所領去兵士，盡行拏住，不會逃回半個。第二天將兵士放出，單單不放施瞻。西崖島情節，小人所見止此。回來由月月河等處，溝洫水足，禾苗暢茂，豐年可定。」說畢退下。西庶長道：「施瞻素以勇稱，一搥俱當不住，被其擒去。聽所說舉動，有謀有勇，難以輕視。前年太史卜占國家有兵亂，危而復安，莫非應在此事？老夫彼時聞之，多用幹人察探，聞得浮金煽惑諸島，百計暗爲解散，奈朝中有掣肘之人。前庶長樊嗣昌憂鬱而亡，今又突有此事，主上已使水大夫辦理。水湖雖然忠誠，但性狐疑，不合兵機。老夫須當奏

請同先生往視。可招則招之，國家得添干城，可撫則撫之，使爲西面屏障，斷不可使兵聯禍結，致東邊乘勢而起，腹背受敵，以至危殆也。先生當爲老夫籌之。」古璋先聞諸人所言，似卽之英之華等，猶恐或有不是，聞西庶長請他同行，便應道：「願隨大駕。」只見司關又上來稟道：「有西部遊巡稟到。」西庶長道：「傳來。」須臾，遊巡進見禮畢，稟道：「水大夫兵到長庚，知悉前事，止住不動。島內也未出來。近日濱民反多歸順島內，爲他取魚砍草。」西庶長道：「收羅民心，其志不小，後再怎的？」遊巡道：「水大夫始終坐守，到也罷了。莊大夫畢大夫言，領兵坐食，恐爲朝中所笑。水大夫拗不過，乃約期進兵會戰。島內有十餘隻船出口，隨卽停泊。官兵只道非迎敵的，怕懼大兵，不敢向前。欲收兵回營，那邊船始緩緩過來。上岸共止四五十人，俱持利斧，齊到陣前，猛然砍斫。這邊莊大夫指揮兵士迎上，不防救將從旁衝到，莊大夫坐騎，早被砍倒，跌下馬來。那將舉斧，幸得水大夫用戟架開，莊大夫逃脫。畢大夫率衆圍住，那將上挑下削，勇不可當，殺出來與兵聚合迎戰。水大夫復領衆向前，營中忽然火起。畢大夫得信趕回，轉過山坡，恰逢敵將挺鎗刺來。畢大夫揮刀接鬪，不意被長鎗攪落，遭敵將生擒回島去了。水大夫追之不及，查點衆將，失去八人，軍士殺死二百餘名，着傷者不計其數，只殺得敵卒十餘人。營內輜重，因撥救得早，未大受傷。水大夫查問，火何由起？營內軍士稟道：「聞鼓聲震動時，有個軍士奔報道：『兩邊大戰，勝負定在此刻。』水大夫令營內將士，速往夾攻，勿誤。」將士得令，盡行前來。那軍士餓了，往營後尋飯吃，小的們隨往，只見火已起了。慌忙撥救，報信並無蹤影。」水大夫令退十里安營。第二日，島內使兵民過來說：「他們係落難的人，因本國將彼同伴搶去，是以大衆怨怒。若訪得還他，就罷兵息戰，將兩次所擒將士，一併送出，如或不依，攻城破寨，以漏洩衆憤。」水大夫見將士着傷，難于抵敵，奏請添兵，并使巡軍各處查訪所搶外國的人。島內又來說：「以十天爲限，過期不還，則出兵死戰。」今已五天了，小人亦于其日，飛趕回來。想朝中不久當有信息也。」西庶長搖頭道：「勁敵勁敵，有樊勇在西日，如何不用單命水湖去也罷，又着莊畢去做甚？」古璋問道：「莊畢係何如人？」西庶長道：「佞臣莊無忌之

弟莊無爲，畢竟發之子畢志也。皆無才而好勇。其父兄與嬖佞余大忠包赤心交結，故得與軍政。水湖聽此等人的話，安得不敗？請問足下到敝邑，同伴共若干人？」古璋道：「客約百餘，連船家約三百有奇。」西庶長道：「內中有英俊否？」古璋道：「有同行二子，蘊蓄不凡，其餘其未悉。」庶長道：「此兩人與足下可相得否？」古璋道：「情如膠漆，義等骨肉。」庶長道：「請同行決矣。」乃入朝奏道：「聞水湖之兵，已經大敗，畢志被擒。臣請古璋前往看局，或係古璋同伴，則使之招降。」島主怒道：「不可。何物狂徒？先既殺邊將，今又敗大兵，安能忍耐？西長可選提驍勇，前往盡行擒來，以雪此恥。」西庶長奏道：「願主上息雷霆之怒。臣聞飄來中華諸人，實非敢于猖狂，乃緣邊民搶貨，奪其夥伴，是以忿恨拒敵。施膽到時，并不先行勸諭，而惟恃勇貪資，以致遭擒，乃係自取其辱。水湖等到，亦未聞彼出兵請戰。既使人約期，自不能避。畢志被擒，與施膽俱未梟首。其志向不過避難，并非蓄謀與我爲仇。似浮金者也。今若兵結于西，而不能解，浮金卒然發作，如何抵當？臣愚竊謂招西崖而備浮金，于國家大有裨益。略浮金而攻西崖，國家安危難定。請聖心思之。」島主道：「卿言亦是。若果如卿所言，寡人又何必多求？而今同古先生往，須兵若干？」西庶長道：「兵多行遲。如實須兵，臣於西邊近處調用，不致誤事。今同古璋，由月月河水路，日夜兼行，遲須五天，速止三天可抵。若經旱路去，須七八天方能得到。帶兵而行，更費時日。速則兵疲，遲恐不足濟事。」島主道：「但未知水湖兵敗確否？」西庶長道：「臣不敢妄奏。」島主道：「聽卿擇便。」西庶長出朝，到府已晚，更衣請古璋同行。只帶親隨，名喚鐵柱，因其勇猛，令擔行李。吩咐家人，毋許說往他處，乃由後門城，僱隻快船，連夜放行。所經州邑，宰令，俱不得知。第三日，到金街鎮，拉船過去。順水半天，駛到雙皇關，收帆停泊。庶長教船家道：「市上去說，船係空的，客人有緊急公事，請先查放。」船家說：「若是要快，單說這話是白講的。他管你有事沒事，走上去說，還要受他罵哩。」西庶長道：「請先查放，又不得罪他如何便罵？」船家道：「你客人不曉得，而今督理的，乃庶長親戚，關上掌管，又係大來頭薦的。所以經過客商，多費布貝，那個敢做聲？客商費十分，國家不能得一分，今年國家得一分，



客商要費二十分，三十分哩。」庶長道：「何至如此之多？」船家道：「正稅報清，還要給各項規例火耗。更有那稱秤查艙等人員，前來要禮。如稍不如意，便再來稱查。多了說爾匿報漏稅，少了說爾隱貴易賤，重了說爾以輕作重，輕了說爾藏重賴輕。將船鎖住，再照正稅加幾倍議討。」庶長道：「如何不叫他先查先稱？」船家道：「如此到無從索詐了。」西庶長走到船頭上，只見貨船俟候，查的查，稱的稱，算的算，笑的笑，罵的罵，紛紛不息，人人嗟嘆。乃走上稅廳，旁邊胥役叱道下去。庶長退後，望見上面坐着一人，左右又坐着四人，俱昂昂然，兩邊管稅人役，躬身耳語。再看前後上下寫的算的，看艙的稱的，記數的，巡察的，足有三百餘人。西庶長道：「正稅國家所得，幾何？商賈變費何止十倍？百姓有限脂膏，而供遊民無厭吞吸。朝中那裏得知傷民更甚于傷國，稽而不征，孟子有所感而云然。」正在這裏想，梢上喊道：「快來快來！」庶長走到船邊，見有查看的，坐在艙中。船家道：「快送查艙禮來。」庶長道：「并無貨物，要甚麼禮？」那查看的聽得，使出艙過去了。船家埋怨道：「你這客人要快，又鄙吝得緊，而今查艙二爺去了，他船都放我們是不放的了。」庶長道：「豈有此理？你只管放去，甚麼話說，有我在。」船家只得啓行，開到關口，忽然投下挽鉤搭住，跳下人來，將稍公扯去，把船鎖在石欄杆上。庶長乃教鐵柱挑了行李，同古璋行過關，向前另叫船駛到口門，見管伍嚴肅，而不煩攪。出海過了團石島、五沙島，轉長庚塞上岸。水湖聞知，出來迎接。庶長問道：「莊大夫何在？」水湖道：「請坐奉申。」西庶長引古璋見過，坐定。水湖道：「畢大夫莊大夫交情素厚，畢大夫爲敵所擒，莊大夫尋思報仇，擺陣攻殺，萬難取勝。乃于夜半暗往劫寨，不料島內先已有備，莊大夫退回時，腿上着箭。若非衆將儘力救護，又爲所擒矣。而今睡在後營。」庶長道：「畢施兩個怎樣了？」水湖道：「無有音信，存亡不知。」庶長道：「待老夫會會他來。」水湖道：「非老庶長不能伏此猾徒。」西庶長使人到島內傳言，兩邊不用兵將，各出壯士，單身獨戰，以定勝負，免傷多人。約有半個時辰，去的人回來道：「已有敵將上船渡過來了。」西庶長吩咐鐵柱道：「汝可見機，要擒活的，不可傷他。」鐵柱應聲而出。庶長水湖同到營前，古璋隱于旗後，見過來五隻

船中間桅前立有一將，頭戴束髮冠，身穿雪花袍，腳踏咒革靴，捧着兩柄銀鏈，到岸上坡，緩步前來。這邊鐵柱頭頂鋼抹額，身着烏金鎧，腳踏鈔皮靴，持兩根鐵棍，趨向前去，喊道：「來將通名。」穿白袍的道：「俺姓王，名之華，你姓甚名誰？」鐵柱道：「我姓鐵，名柱。爾中華人到此，應當伏首求生；有有多大本事，敢肆猖獗？今日叫你試試我的棍看。」說畢，舉棍打下王之華。左鏽隔開，右鏽早到，鐵柱架去。兩人接戰，頓飯時候，鐵柱棍法漸緩。西庶長問古璋道：「可是令同伴？」古璋道：「正是。」庶長乃踏步向前，船上亦添將趕到。庶長喊道：「二人不必戰了。」鐵柱聽得，慌跳出圈子。王之華道：「可換個有用的來。」古璋見後上岸的，正係李之英，便趨出去。西庶長回頭指之華道：「可認得這人麼？」之英之華齊呼道：「古兄在這裏了。」古璋道：「二位賢弟辛苦。」拱指西庶長道：「這是相國二位賢弟，可過來見禮。」之華之英向西庶長躬身道：「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庶長答道：「英豪降臨，敝邑邊人鹵莽，取咎良多，老夫特來陪罪。」之華道：「還方落難之徒，爭命苦衷，得蒙鑒宥，感佩不朽。」古璋問道：「施畢二將軍何在？」之華道：「俱在寒中。」庶長與古璋道：「同往島內，奉拜二位。」古璋道：「隨侍福星光照，拜字不敢當。」四人上船，詢問分散事體，進到島內，觀看形勢，却不甚險。三山降落中，有四五里一片平地，二岡環抱擁護，內有大池，約六七里寬，兩道深澗匯合，隨山摺疊，出口四邊簞叢籐籐，林木週遮。入到營前，諸人迎出，見着喜道：「古公來了，想得李王二公好苦也！」古璋答禮畢道：「船上遭擒幸脫，途逢庶長栽培，視如骨肉，從今不必動干戈，俱係通家了。可請施將軍畢將軍相會。」只見屏後轉出二人，西庶長看時，正係施瞻畢志。二人趨來參見，庶長道：「何由至此？」施瞻道：「初時誤持血氣之勇，取罪于二將軍，乃蒙不殺，反以客禮相待，雖然慚愧，却無所苦。」畢志道：「實未知咎起于濱民，致施將軍誤後，小將又誤。水大夫莊大夫猶未得知，前來夜劫，島內已悉其詳。王將軍欲分兵埋伏，待入口時，先到營內反劫，回來夾攻。李將軍不肯道：「這般行爲，仇隙愈深矣。只逐他去就殺了。」庶長道：「如此，莊無爲之腿，已經受傷。」之英道：「備有薄肴，水大夫未知可賞降臨。」庶長道：「他心中猶未釋然。」

古璋道：「也應去請。」之英具束，命卒前往。却說水湖在陣前，看見西庶長同古璋之英之華上船過島，駭然道：「這老兒今番着了道也！如何輕入虎穴？」鐵柱在旁邊道：「他不會誤事的。」水湖疑惑回營，傳請莊將軍說話。莊無爲命小卒扶出，水湖道：「西庶長聽古蠻子的話，隨着敵人進島，看來多凶少吉。將軍須勉強防備。」莊無爲道：「遵令。這般勁敵，主上也該揀選猛將前來同剿。」西庶長雖是文武全才，奈將七十的人，又信蠻子的話，安得不誤？」正在議論，牙將進稟道：「島內具束請大夫將軍飲酒。」莊無爲道：「吓！他誘了一個去，又想来誘兩個哩。我們比不得西庶長，中爾的好計。」令將來人逐出。小卒回到寨中，備言情狀。古璋道：「無怪其然。」命排席開筵，飲過三杯，西庶長起身道：「老夫先回寨候駕。各事機宜，古公可與諸君措置。」同答道：「敬遵鈞命。」齊送西庶長畢，志施瞻等上船，回營復飲。古璋問之英之華道：「二位賢弟之意若何？」答道：「謹隨兄長。」古璋道：「大衆若何？」之英道：「人地已經相安，可申明西庶長，聽他們暫居此，免到都中生事。」古璋道：「有理有理！賢弟可通知衆人。」之英之華出到場上，傳齊衆人道：「今古兄已受知于庶長，我等可免鋒鏑之虞。諸公在此營生，不可多事。我二人同古兄去看看事勢，再來知會。」衆人道：「二位如此英雄，正可創成事業，如何甘受制于人，失我等護庇？」之英道：「所言見識頗謬。兵凶戰危，以數百人之力，而欲與四鎮三十州二百餘邑之大島爭衡，不亦妄乎？前之所以戰者，苦無所訴，不得已耳。實非良策。况天數有定，豈勇力所能爲？願諸君早消此念。」衆人道：「我等愚庸，無有深謀，今承開導，悉遵指使。」之英之華覆道：「俱知會過了。」古璋乃起身，同二人出島入寨。西庶長水湖迎入，各吐衷腸，上席飲酒。庶長道：「諸事已畢，水大夫仍同莊畢二將軍，領兵由皇路回去。老夫另有事，伴同古先生三位船行。」水湖道：「遵令。」席散。次日清晨，水湖率衆拔營齊起。古璋等三人入島，叮囑畢，作別回來，隨西庶長上船，仍由團石島而行。守口大夫樊勇已知庶長水路回都，在岸上伺候，報名請罪。庶長令上船勞慰道：「大夫在邊勞苦，前天過此，因屬緊急，未曾通知，且不事迎送，足見大夫之操。而今如此，反將老夫看輕了。」樊勇道：「失於禮節，咎猶



革所飲食皆茶酒湯飯穀肉菜蔬。君長公其後嗣則取民人之子爲焉。西庶長笑道：「有是哉？居處衣服飲食，君父皆聖人之教也，俱不能異。獨立荒謬之說，以別于聖人，而謂之教，不亦妄乎？使天下相率而從其言，去五倫絕養育，不須百年，人類盡矣。彼亦將奚從取以爲嗣？此固末俗之糊塗，實王道之蝨賊。若輩豔稱極樂，何不盡驅之西？夫農家尙不容乎狼莠，治天下之教，安容二三哉？無怪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先生曷爲不關之？」古璋道：「此造物之戾氣，無庸關也。天地不能有晝而無夜，朝廷不能有忠良而無邪佞，教育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正道如日月光明之當空，異端如陰霾漫蓋之逼近。爲漫蓋而極力拂除，何能得濟？待其氣衰，則自消滅。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氏起而驅掃之；楊墨息而佛老興。老氏之徒，乃濁色楊朱之迹，而佛門之象，則以楊朱爲心，而倡墨翟之行，是以盜跖爲骨，其惑人亂世，過於楊墨遠矣。然皆由習俗日趨日下之所致。若再痛排深斥去之，此後安能禁其更變之不愈出愈幻，而爲禍之酷烈，尤盛於佛老耶？故無庸關而聽其自然。」西庶長道：「聞其戒殺茹素，意果何居？」古璋道：「彼殆未之思也。若貪口腹而恣戕物命，固屬不可。如牛任耕，犬任守，驢馬任負，咸有分勞之功，止殺可也。其羊豕鵝鳧之飼餒，虎狼蟒鱷之凶殘，蝸蛇蠱蠶之毒害，以及各類皆使長存，則禽獸蟲魚日增月益，充滿天下，人且難保。五穀菜蔬草木禾苗，勢必盡爲殘毀，素亦焉得而茹？豈知天地之間，人爲貴，百聖立法，以衛民生，皆至當不易。卽彼得安居而聽其違道之言，亦由出於聖賢平治之後。若產於其時，知理勢所必然，定思避患害，圖生計，助驅除之，不暇焉。敢道慈悲，說因果，談空論戒哉？」只見鐵柱稟道：「樊將軍領兵到也。」看時步兵五百，並馬五騎，來列岸邊。西庶長使之英之華鐵柱帶領，分付如此如此。三人得令，上馬前去，命樊勇回營，再行開船，隨潮進口。正是邊亂旣經談笑定，歸途焉用甲兵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鑄國政賢相辭朝 行新法乞兒受爵

話說雙阜關督理政務的大夫，姓廉，名潔，曾在佞臣包赤心家做過西席，百端委緣，故得此美任，秉性貪財好色，初蒞任時，家眷未到。有管稅蠶胥，名喚包靜，訪知他的毛病，便購兩個有姿色的婦女，妝作家童，送入署內。廉潔大喜，凡有言語，無不依從。包靜又代買辦一切物件，也照例具領，却不受價。廉潔只道真心爲他，誰知賠了一件，賺得十件百件。又有余大忠，薦個家人與他，名喚郎諧。廉潔不敢怠慢，即着綜理支收。還有四個，也是顯要薦的，在關稽查。包靜待此五人，各明坐股分，又暗送羨餘。每日放關事畢，或名園品花，或歌樓挾妓，真個係朝朝端午，夜夜元宵，俱成刎頸心腹。廉潔有族弟，名喚廉勇，其胞妹選入宮中爲貴人。元妃薨後，便立爲妃。廉潔更加胆壯，當時有教成的新歌女過關，包靜留住，請廉潔宴樂三天。第四天，請郎諧等定更時分，正唱得高興，忽見廉潔闖入，衆人驚起。廉潔道：「你們如此快活，却使我在衙門內寂寞。」包靜道：「今朝係小的母親生日，五位爺賞光，留住小飲。幾位姐如聞知，亦來拜賀。歌句曲兒，以作壽禮。小的母親，不敢當，他們仍硬坐下。今老爺來得好，到不須請。」說畢，擺出席來。郎諧等退侍兩邊，廉潔賞座賜酒。彼此戲謔，全無體統。正開懷暢飲，酒酣耳熱之時，忽有親隨稟道：「邑宰蔣羹請見。」廉潔道：「此刻來打甚麼混？誰說我在這裏？」包靜道：「無有人說。」廉潔道：「回他明日轅門會罷。」包靜出去，只是多人，不由分說，俱擠進來。邑宰向廉潔道：「西庶長到衙門多時了。」廉潔問道：「從何處來？有何事幹？」邑宰指包靜等，與同進者道：「這係包靜，這係郎諧，奉往來柱管夏顧嗣等。」一塔下擁上壯士，將六人擎住。原來西庶長分付鐵柱之英之華，連夜趕往雙阜，擒拿各蠹，不可走漏消息。初更即到，令邑宰眼線，牙役將兵分布。凡在關上者，無論大小，盡行擎住抄籍。這包靜等是要緊的，所以邑宰引將來。恰恰諸要犯皆聚于此。鐵柱令軍士一概上鎖，指揮前後四處尋搜入冊。廉潔不知何事，站在旁邊，只是發抖。鐵柱道：「西庶長在貴衙門已久，也該回去陪客。」廉潔兩隻腳，那裏走得動。鐵柱叫二卒掖之而行。走到大堂，西庶長坐在主面，呼道：「大夫請了。連夜不敢安逸于衙門，足見勞心竭力于國事。」廉潔勉強向前參見，半個字也回不出。只見陸續拘到犯人，按簿查點，不會

脫走。抬來的貨料珍貝，塔下堆滿。天亮時候，庶長令邑宰估值，各贓俱准作紫貝算。原來中國用五金，浮山用的係貝。只有五種，青、紫、黑、白、黃，猶之金、銀、銅、錫、鐵。以純青者爲貴，紫者次之，黑者白黃者，又次之，五色兼備者爲最貴。所謂紫貝，猶中華之銀耳。邑宰奉命，傳各市僧，照常估值，開冊呈上。庶長看廉潔名下，十三萬五千餘貝，郎澥五千萬七千餘貝，秦仕等四人，各二十萬七千餘貝，包靜九十萬六千餘貝，管稅十二人，多者十餘萬貝，少者五萬餘貝。其餘查船稱秤量船算數各項人役，皆有萬餘貝。總計五百餘萬貝，小者不入數。又抄出官秤七十二桿，官丈七十九竿，官斛七十五張；庶長稽查定數，僅有秤二十四桿，官丈二十四竿，斛二十四張，如何增出許多？令邑宰比量，查出秤丈斛，各有三種。秤一種比官秤大十觔，一種比官秤小十觔；丈一種比官丈大五寸，一種比官丈小五寸；斛一種比官斛大二升五合，一種比官小二升五合。西庶長道：「船戶之言不謬。」問道：「前日鎖的船家，可曾放去？」邑宰查明稟道：「尙在。」西庶長道：「可速喚來。」邑宰帶進船戶跪在塔下說道：「爺爺呵！實不干小的事。小的同客人說，那廬客人不肯；他自去了，與小的無干。」西庶長道：「抬起頭來。」船戶仰望，喜道：「客人在這裏。」慌忙爬起身，欲奔向前。鐵柱叱道：「庶長在上，如何不認得？」船戶方知，退下叩頭道：「庶長爺爺，小的餓得好苦也！」鐵柱呵叱，方纔住口。庶長令衙役共給之，乃令道：「五千餘貝的管稅者帶入。邑宰帶進一個跪下，名喚門琛，視其人，鷹眼勾鼻，斑臉撮唇，目角垂下，耳輪向前，年約五十餘歲。問道：「你充役幾十年了？」回道：「方三十年。」庶長道：「你還有貝置在何處？從實供來。」回道：「俱被抄搜在此。」庶長命上來棒，仍無供詞。逾時三收三放，始供出借包靜族弟包光家內，地窖窖藏。西庶長命鐵柱同邑宰帶去查驗，起出整整一百萬貝；又起出一千零十萬貝，係包靜素所蓄的。庶長大怒，將衆犯盡用嚴刑，又供出寄置埋藏者五百三十餘萬貝。庶長命將郎澥包靜，碎剛門琛支解示衆；其餘俱擬大辟，分別遠近處決。賞船戶紫貝三十箇，五百軍士，每人十個。其餘入冊，共二千二百十餘萬貝。將廉潔上了檻車，仍命鐵柱領兵交還樊勇。令蔣羹兼護關務，并着依時結價，陸續將贓貨裝載送部。鐵柱回來，

乃同上船開行。到處大夫邑宰，俱備燈綵鼓樂迎送。有餽禮物者，庶長看過，令之英登簿，盡行退回。各官懇求賞賚。庶長道：「老夫船小行遲，不能多帶。諸位實心，可代老夫挽行數里。」大夫邑宰，慌傳加夫。庶長道：「此俱貧民，今年天旱，安得飽餐？豈堪差使彼等用力？老夫心酸。」各官聽了，俱自行拉挽。到了銅山地方，只見邑宰菜色鵝形，左手抱琴，右手提壺，并無燈綵鼓樂，單身在岸迎接。庶長命停船，邑宰報名道：「銅山邑宰獨孤信天迎接老庶長。」庶長附之華耳邊，說了幾句之華，登岸去了。再命信天上船，便令開行。信天參見畢，躬身稟道：「銅山士瘠民貧，木年大旱，屢次詳報災荒，未蒙批發。今幸福星照臨，懇恩賞准，以蘇百姓。」庶長道：「既無絲竹燈綵，又無筵席土饌，爾爲邑宰，差務禮節，都不知麼？」信天稟道：「卑職心非不欲，奈年歲凶荒，無從措辦。特抱焦桐，請操鄙曲，以當榕綵鼓樂。薄酒半盃，權爲供奉席筵。」庶長道：「可。」信天斟上酒，乃接琴而鼓道：

「歲連凶，蓋藏空，生計窮，訴蒼窮。」

庶長接酒，敬與古璋，又問信天道：「盃何少也？」信天捨琴道：「卑職不知庶長之嘉賓。」答畢，復鼓道：

「無路通老弱溝壑，壯西東。」

忽聞岸上驟然騰沸，視之，却係許多百姓，持香奔號而來。庶長令住船，出艙問道：「爾等意欲何爲？」百姓跪下稟道：「專聞得庶長怪邑大夫不恭，鎖帶回京，衆百姓具香奔叩，懇求代罪。」庶長道：「我帶邑宰回都，與爾們何干？」衆百姓道：「銅山向係饒邑，屢年來差徭賦役，重疊奇擾，盜賊繁多，百姓不堪，十去八九。自去歲獨孤大夫莅任，差徭俱無，僅完國賦，經年無訟，民戶盡復。今聞因不取于百姓，無以供奉而獲咎，小民何忍？願庶長還我父母，所欠缺禮數，求限賠繳。」庶長大笑，對古璋道：「可見獨孤爲政矣。」乃命信天上岸之華進艙，信天也要求挽繆。庶長道：「不須。今日係老夫若係他人，貴邑宰獲罪多矣。」說畢開船，數日到都，將帶來的挽繆各官，始行誠諭放還。留之英之華於館中居住，再上朝復命。水湖已經先到，島主知之英之華緣由，并召上殿。朝畢，島主道：「二卿且屈爲



下大夫，待立功業，再陞顯職。」又問道：「古卿緣何不見？」之英之華奏道：「未蒙恩召。」烏主道：「古先生勳勞疊矣。前代國家立不朽之績，今又招得二卿，規西邊之亂，爵祿不可屈大賢，請爲客卿。」之英之華方謝恩畢，到庶長府。古璋道：「我志在報仇，如何受爵于此？二位賢弟，莫說我心事，只善代我辭之可也。」之英之華道：「如此，弟等也不受便了。」古璋道：「既已受矣，胡可復辭？」二人乃去復命，稱古璋素甘淡泊，憚於煩劇，立志不仕。烏主那裏肯依？又命水湖捧弓旌聘延。古璋固辭，再命庶長來勸。古璋堅臥不起。庶長復道：「臣察古璋非逆命者，另有隱情，且緩圖之。」烏主應允。西庶長乃將雙阜關事，并賊册奏上。烏主看畢，大怒道：「如此狼藉，商賈何以爲業？百姓何以爲生？所罪允當。」庶長又奏道：「督督大夫廉潔，臣前奉諭使宜行事，現已鎖檻到都。臣不敢擅專，請命定奪。」烏主道：「總理所司何事？肯役之罪，皆其罪也。大辟何疑？」只見上大夫余大忠、中大夫包赤心出班奏道：「廉潔實該萬死，罪在不赦。懇主上鑒其愚魯失察，完其首領。」烏主道：「如何爲之愚魯失察？」包赤心道：「據庶長所奏：廉潔賊十三萬有零，包靜乃致千有餘萬。廉潔若真貪婪，不應少于肯役百倍。」烏主道：「且監候着。」乃與庶長道：「卿可知其詳？」庶長道：「臣會訪知正義盡歸廉潔，罰羨皆出包靜之手。包靜歷年久遠，廉潔到任未及三月，所以較少。」烏主道：「罪不容誅。」庶長又奏道：「月月河口下大夫樊勇，勤于職事，教士嚴明，銅山邑宰獨孤信，天爲國愛民，仁潔可嘉。」烏主降旨，樊動陞爲中大夫，兼管雙阜關；獨孤信天陞爲下大夫，管押州政兼本邑事務。」庶長又奏道：「所獲巨賊二千餘萬，貝皆係民之脂膏。東西兩關，每歲額徵一百萬。今此賊既充公，請免兩關二十年之征，用甦民力，既可以廣君仁，又見國家不重貨賂。」烏主沉吟，當下余大忠出班奏道：「西庶長所言，未爲不是。原昔關征之設，起于國用缺乏，已百餘載，民俱安之。今停而不征，固民所喜，他日復征，民豈無怨？臣愚竊謂只宜選用賢良，嚴禁貪婪，民力卽甦矣。」西庶長奏道：「去惡莫如盡。若仍然舊征科，安能免胥役生端？案詐既知，重累閭閻而猶設此，是不愛民也。」包赤心奏道：「二十年後，仍然復征。管關大夫不能獨力，必須吏役，又安知

其案詐與否？仍是選用賢良，嚴禁貪婪爲是。」烏主點頭道：「國家費用，惟賴砂稅。關鈔從前東西共有七關。因樊庶長奏多關滯商病民，徒供遊手肥飽，改併爲二。連年砂稅缺少頗多。今關鈔再去，未免緩急無備。庶長既稱獨孤信天之賢，今調往關總理，再砂稅事務爲寡人熟籌之。」庶長請示，烏主道：「私砂泛溢，無法可遏。其另立良規，以杜梟途。」庶長道：「往時無稽，原難禁止。後立連井模規，自應斷絕。奈又奉法不力，名存實去。但臣未親莅其事，懸揣恐無實濟，必親經歷此任者酌之。」烏主道：「此包莊畢三卿所熟諳，可徐議斟酌復奏。」四人領命退下。籌議三天，絕無良策。原來浮石東境，有岡名曰玉砂，又名砂磧，與西南砂磧岡不同。處萬峯之中，周圍三百六十餘里，內產淡砂。說起事來，着實古怪。悟其道理，却也尋常。浮石處海之中，四面俱係淡水，凡各島洲嶼皆然。惟玉砂岡所產之砂偏淡，每水一石，用砂二錢，和而擾之，則氣結澄於下，水始甜美可飲。如中華之饜，所以浮石各處，莫不賴此。大凡物極則返，茲實甜極，因而生淡，雖造化之精微，亦理氣之奧妙。浮石除五穀竹木之外，少有所產，惟賴此砂。以僕外島，其取砂之法，雖俱在于三百六十里之中，亦各不同。有先將浮土撥開，用金鑊壓之，其氣出地而卽結成砂者；有將竹篩置于浮土之上，待其氣升而始結成砂者；有將浮土搬盡見底，氣自四旁出而漫結成砂者。取法雖不同，而功用則無異。前王因各島皆有貴貨異寶奇珍，本國罕產，用度每缺，因征砂稅。制定首簍收貯，每簍稅紫貝一枚，歲約稅三百餘萬。因民私貨日多，乃使中中大夫一員監之，中下大夫一員副之。因地廣民多，二員不能兼盡，又使下中大夫四員，下下大夫十六員，分方統理。國用賴之以濟，計浮金額稅六十萬枚，雙龍稅二十四萬枚，天印稅十六萬枚，各洲嶼沙島稅一百二十餘萬枚。後來官貪商病，私徒漸起，國用復缺。有良臣曾爾惠另設規模，分方分鄉，分里，分井。其法以八家爲井，井有頭，九井爲里，里有長，九里爲方，上士統之，九方爲鄉，下大夫督之。每井井力合作，起則同起，止則同止。其起于里長處報起，其止于里長處報止。里長乃計定數，應得若干。又恐里長徇私作弊，另設遊巡查訪。未報起而卽取者，已報止而猶取者，罰。初時設法嚴，官清吏肅，私途杜絕。無如年久廢弛，而砂崗變

成利藪；官墨吏污，費重私生，官篋滯而國用又缺矣。包赤心莊無忌，畢競癸各爲玉砂岡大夫，在任只計暗征，并不知砂務。後來效尤漸加甚。島主只道砂滯用缺，那知費重商艱，私途侵廣，今使四人同議，三人既莫能爲謀，西庶長又未熟諳，無法可施，只得回奏道：「百聞不如一見，臣請前往察看局勢，再作良圖。」島主允奏。庶長回府，請古璋同行。古璋道：「同行不如各行，而後參議。」庶長道：「何也？」古璋道：「同行同見，二人只一人之功；分行各有所見，合而參之，事半加倍矣。」庶長道：「甚善，何時動身？」古璋道：「不佞今日便行。」庶長乃命鐵柱陪侍。二人扮作商客起程。第三天，望見遠峯，有如水浪魚鱗，又好像千葉蓮華，料是玉砂岡。午後行到，問着三姓老牙行住下。看那岡形，四面皆峯，巒岫圍疊，蒼翠迴壤，中間却是一坦平原。訪問買砂法則規例，牙行夥計道：「客人可惜來遲了。」古璋道：「何也？」牙行道：「從前好做，利錢大，而今西庶長要到，此查考，誰不謹守法度？」古璋道：「三百六十餘里，庶長一人如何查考得到？」牙行道：「這個老兒沒有商量的，他的家人也都廉潔，遇着犯法的，從不姑息。久慣業私砂者，雖有神通，亦無用處。」古璋道：「這般說，我只好另尋營生。」牙行道：「何處有私砂利厚？」古璋道：「雖聞利厚而來，但不知實有幾分利息，請細指教。」牙行道：「砂本每觔合黃貝一枚，篋價及諸費用，每觔也作黃貝一枚，正稅每觔黃貝一枚，水陸腳價外加，每觔黃貝二三四五枚不等。向來每篋成本，僅黃貝數百枚千枚。自前任鍾大夫作俑，每歲加紫貝萬枚，商賈恐其作踐，勉力供奉。嗣後晉大夫又倍之，因而上下各處，無不苛矣。有增無減，較昔年成本約倍加矣。業私者砂本每觔却要黃貝二枚，不拘定篋，隨便桶箱囊袋，皆可裝用。每五觔約用黃貝一枚地頭費用，路途間關河縣規例，每觔黃貝二枚，水陸腳價，每觔近者一二枚，遠者三四枚；計每百觔近者黃貝四五百枚，遠者黃貝六七百枚。較之官砂成本，猶不須半。遠近任售，而且無關羈闈，苛求勒索，請教利厚不厚？」古璋道：「九人爲井，起止記時，安得有私？」牙行道：「客人你跌了利之所在，父母不能禁其子，惟法可以杜之。然須持法者潔，而守法者謹，始可謂之法。而今惟知聚斂以媚權勢，鑽隙謀久，能有幾人盡其職事，爾雖奉公

而無賄賂餽送，不但保爾作能員；反吹毛求疵，移花接木。重則加罪，輕則降調革職，換心腹來，以便取賄。如此，還有不怕死，不要貨的麼？」古璋道：「聞西庶長四路皆有人探聽，如何此地賄賂舞私公行，而反不知？」牙行道：「那巡遊的人，聞有風聲，始能探聽。今之賄賂，不用過付，瞞着一切，皆係按筭派斂，自交商賈，又俱胆小畏累，不敢聲說。難道受賄的，翻自張揚，既無風聲，從何探起？」古璋道：「賄賂暗昧，是不能探聽，私砂却非暗昧，如何也探不出？」牙行道：「客人也忒不知其中緣故，便是久在閩內做官的，也未必知其餘知得的，又不肯言，所以愈病愈癩，萬難除盡。」古璋道：「守法之人，則若之何？」牙行道：「就係有人，也無用處。」古璋道：「何也？」牙行道：「外國外島，及國中近遠地方，各有商賈，私自運售，而貼近岡上地方，向無商認，居住人民，不能使之鹹食，所需淡砂，歷來不禁。業私砂者，皆借此偷漏。夫既無商賈願管，而又無善法以治之，此私砂隙竇之根由也。」古璋道：「其中有無數委曲，非蒙指教，安能得知？近時商人心性伎倆，尙未詳悉，願聞其略。」牙行道：「凡大商惟知朦混專利，小商祇愛趨附取巧，是以所畏者，雖吸膏竭髓，尊之奉之，惟恐或後所可欺者，儘減刻剝，欺之凌之，猶未治心。必枵腹代爲効力，方無謗毀。然受親信侵漁，爲之傀儡，并不覺悟，實屬昏庸。若顧惜大體，奉公守法者，絕無其人。」古璋道：「商業在茲，豈有不自顧惜而翻壞法者？」牙行道：「商人若能顧大體，守藩籬，則費何由增？官何敢暴？皆緣各懷各私，惟驚目前之利，不計日後之害；只知一己之小益，不惜公衆之大傷，所以日趨日憊，而已亦隨之。」古璋道：「何至於此？」牙行道：「內中曲折，老客未悉。當事大夫賢愚不等，其受苞苴，與寄賴於商營私，而惟商命是從者，不必論矣。間有爲國愛民者，當事未諳底蘊，而虛心詢問，以爲詢一商則百商同，那知商清虛假，大有懸殊者。」古璋道：「何以有所不同？」牙行道：「事雖相同，而時有不同，力有不同，則迥異矣。苟當途留事，卽行下詢，而陳其大綱，剖其節目，則一利而無不利矣。孰不謂之維持公正哉？乃狡猾之商，狼狽朋結，當下詢時，故作大體爲公之言，巧鼓如簧，變亂之舌。計于朋比利，而于大衆同利者，則不宜也。于朋比利多，而大衆亦利者，猶不快也。惟朋比得專其利，方肯

爲之言；而已所得之利，復過于朋比，其心始足，其情始願，乃稱其善，而憇息其行。當事大夫，雖復訪詢，又皆其朋比。此外固不乏人，則皆畏懼其威勢，而莫敢道其非。是以雖當事大夫，有求治之心，而終不得治者，皆此輩之不顧惜大體，而朦混專利所致也。」古璋道：「何謂只驚目前一己之小利？」牙行道：「如私砂之出路，實有二端，俱爲私梟之源。其一係砂戶偷賣，其一係商窶夾帶。」古璋道：「聞裝窶時俱照定數，至換船處例要復秤，稱出多舛，彙總計數，照窶納貝，安能有私帶出？」牙行道：「原足每窶一百八十二舛，今裝窶時，率皆二百三四十舛，沿途被船偷賣，至復秤處，僅有一百八十餘舛，一百九十餘舛不等。此所多之舛，雖照窶納貝，而沿途每窶被船私賣之四五十舛，俱濟梟販，從何納貝哉？是商窶之內，已有加二加三私砂矣。商人莫不知之，有不肯止者，由于相習成風，而其起始，皆由于希圖多裝省費。不知後來玉砂圍官長，卽以多裝爲索詐之端，而官費加重矣。費愈加重，裝舛愈多，裝舛愈多，官貪愈狠。是以費日重，私日多，而商貧官富，課細民困，砂法大壞矣。此皆由昔日驚目前小利，而遺害大衆于無窮也。」古璋道：「胥吏若何？」牙行道：「其所營求，與商人等耳。商人趨利，胥吏謀食，皆不足怪。」古璋道：「聞胥吏多勒索，善作弊，有之乎？」牙行道：「有，然不能獨爲也，或承官意，或順內情，或借因朦混，如官廉幕正，則伎倆無所施矣。」古璋道：「嚴治之若何？」牙行道：「不可也。須視其情輕重，可原者誨之，而宥其初，重者乃懲之，再犯則不可恕矣。然亦必官廉潔無疵，始可以服其心。若官于俸外，有取有受，則皆爲賊胥吏，處于肘脅，必多知之。凡地方難免無犯法違律，未發之隱案，任其官明幕幹，未必能知，胥吏則多知者。如待之過苛，使不足養，其妻孥欲去而行業落在其中，無可去處，必懷敢怒不敢言之恨。或其本身，或其骨肉親戚，怨忿不甘，凡官之私受，以及隱案而揭發之，播揚之，則官大受出爾反爾之累矣。」古璋道：「據足下治理砂務，當若之何？」牙行道：「廉勤虛心，廣訪參斷。」古璋道：「待商人當若之何？」牙行道：「當如國家之待小島，恤之而勿擾之，莫愛其貨，莫信其言。」古璋道：「待胥吏當若之何？」牙行道：「當如嚴師之待弟子，違背規矩者，懲之勿貸，其飢寒疾苦，則當極誠體恤也。」古

璋道：「待下屬當若之何？」牙行道：「當如圍人之待羣馬，別刷莫疏，水料莫減，勒轡莫鬆，鞭撲莫緩。」古璋說：「止于此乎？」牙行道：「水料莫減，係不受其餽送也；別刷莫疏，係訓誨勤切，使其知忌也；勒轡莫鬆，御之嚴緊，使不致逾越過犯也；鞭撲莫緩，係犯法不宥，未犯者咸畏懼遵奉也。」古璋道：「何以待之較胥吏尤加威厲？」牙行道：「下屬同於牧令之邇民，與砂戶最近。廉明則私砂少，貪鄙則砂多歸私。為之上者，雖彼猶畏法。若逢節候，及生辰喜慶，受其餽禮，彼則有恃而不恐矣。且所餽送禮物，俱載存簿籍。上司知其不法，自應參揭。彼則將簿籍呈馬，受過禮物之上司，俱莫能免。若知其私而不參揭，或加以誅求，或委以差事，缺則藉口有詞，益無忌憚矣。砂法久壞，此種近砂戶官員，實為罪之魁也。」古璋道：「安能別其賢愚？」牙行道：「易耳。地方大小肥瘠，各不相同。視凡久處於瘠小之地方者，乃安分不善餽送，與商人砂戶相安者也。凡瘠小驟遷肥大者，餽送仰體而善聚斂者也。凡移調俱在肥大之地方者，最善鑽營而饕餮無厭，商人砂戶不堪者也。凡肥大忽遷瘠小者，不多餽送，謹守法度者也。以此按卷而稽賢愚，罔不週悉也。」古璋道：「句句明言，足下殆非井市中人？」牙行道：「皆竊聞先輩之遺言耳。」古璋道：「如此，今且告別，待勢定再來奉煩。」乃別牙行，周流察訪十餘天，各里俱到，官吏之愚不肖，大小週知。乃于岡中見西庶長道：「不佞到此十餘天，各事已知其略，然畏首畏尾，殊難措置。當年立法原善，無如玩法者多，雖極整頓，而轉瞬又無用矣。在此無益，不如還都共議。」西庶長道：「也須周閱巡視。」因迴環審察三天，乃回到都中。西庶長奏請降旨，令大小文武官員各陳意見，以備擇採。雖紛紛條陳，皆不盡善。島主臨朝仰天嗟吁道：「朝中職官三層九品，備員七百二十，而無出類拔萃之謀猷，可勝浩嘆！」西庶長聞之，憂懣回府，請古璋商議。答道：「最善莫如減價敵私。官砂既賤，民不病貴，誰肯食私？梟無利息，自然停止。然必清釐錢糧，嚴刑貪墨，禁止浮費，價始能減。其餘雖有治法，守之不力，久亦無用。而今暫濟目前，無如用量出之法。然須徹底清查，近岡無商管售州邑之戶口，共若干；每歲共須砂若干；又計岡內每歲所產砂共若干；本國外邦，以及各處應用若干；選下士為遊巡，稽查

確實。凡砂戶每月例辦正數已足，然後方准售所溢餘。計其溢餘，編近岡販賣之徒，令砂戶以溢餘賣給，使轉售與近民。設票填清，買各產戶售地，不得逾越境界。凡賣砂細民，只許用囊囊負戴，徧成字號保伍，不許肩挑。另設下大夫二員，統下士十人，騎兵八百，分散巡察岡邊，及貼岡近邑。不合法者，皆爲私砂，而并罪其同井。如此，買既有人，賣亦有地，遊巡察于中，精騎邀于外，烏得而有私哉？

庶長大喜，上朝奏明。島主甚悅，令立刻頒行。乃下座道：「古卿真係大才！既不肯見寡人常親往。」立刻起駕。庶長先令之英之華通知古璋，自隨駕行之。英之華進府，到書房中，見了古璋道：「主上親來請見。」古璋聞知，忙出迎駕，拜伏道旁。島主下輦扶起道：「請同入朝，待寡人加封，以報奇勳。」古璋知不可辭，乃隨駕入朝，封爲客卿，加進爵位。當時朝野人民，聞知此事，有的道：「前時平服西崖，島虧他，因平邊而加爵。」有的道：「前時係個乞兒，今乃同輦，人原是料不定的。」紛紛議論。駕到朝門，客卿欲下驂乘，島主執着手道：「不需不需。」直到殿前，下輦謝恩。西庶長奏道：「臣在玉砂岡，看得私砂泛溢，商賈裹足，皆由于官貪。若不處治整理，將來効尤沿習，所害非淺。其原起于鐘謹，繼于晉庭，而今貪之最烈者曰匡詩，曰凌亭，曰顏兆。曰後佩，曰心民，曰水龍，曰易種，請命拏究。」島主道：「來天行之。茲者風雲盛會，願與諸卿共醉。」西庶長難再開口，飲完三爵。島主道：「庶長草雅，再飲三爵。」西庶長辭道：「臣邇來痰病，不時復發。安太醫切戒勿飲。今已領三爵，于禮于命，俱應止矣。」客卿亦謝恩退朝。島主命天駟部帶御馬兩匹，送二卿歸第。西庶長道：「臣病後不能乘騎，乃先行步出。」客卿遜辭，島主不允。天駟部已經帶到一騎，客卿看去，雖似馬形，却係迴別口邊有鬚，膀腿旁邊，俱有翅翼，寶鞍錦韉，玉勒珍鞭。部長請上騎，客卿只步行走出午門外，即交帶回。部長不敢，客卿道：「此皆君所常御，臣子焉得用之？」部長道：「主上因功示寵，坐亦無傷。」客卿道：「君隆恩禮，臣守職分，如何敢違？」部長仍然請騎，客卿乃扶蹬而歸。不說天駟部復命，再說西古二人退後，余包等侍宴盡歡。島主道：「庶長諸事皆好，惟有拘執可嫌。」余大忠道：「聖諭極是。庶長凡先有所聞，無論虛實，後言再不能入，却是美玉微疵。」包赤心道：「聞得

庶長家人在玉砂岡問士大夫借貸，不知真假？余大忠道：「問甚麼人？」包赤心道：「聞是從簡稽穆水亢水珠借。」余大忠道：「借貸若干？」包赤心道：「四人借與未借，并借若干，却不知得。」余大忠道：「是了。庶長極廉，家人貧苦，想必先問顏兆等借貸，未曾允應，再問從簡等告借。借着則向庶長稱賢道潔，借不着則說貪婪酷虐。庶長寄耳目于羣小，受其欺朦，那裏知得？明日若係參顏兆等，而保舉從簡等，這話就係真了。」島主問道：「石林峪雲平嶺守將缺人，二卿意內有何人能任？」余大忠道：「臣弟……」包赤心慌躍大忠足道：「二處俱屬緊要。李之英王之華才幹可用。」余大忠道：「恐初任不諳。」包赤心道：「他自外國到來，尙能屢敗我師，今與以地方鎮守，有何不諳？臣愚妄擬將猿啼峽守將金城調任雲平嶺，李之英補猿啼峽，王之華補石林峪，無不相宜。」島主應允。宴罷，二人退回。余大忠埋怨道：「我的兄弟，君之令郎，正好備此兩缺，爾如何却薦王李？」包赤心道：「顏兆等四人保全，從簡等四人阻住，你只該小謝我，今薦二人，將令弟按下，爾要大謝我哩。」余大忠道：「顏兆等亦係爾門下，從簡等亦係爾之所惡，我應謝爾哩，爾也應謝我。方纔將我兄弟打下，還要大謝爾，這是何理？」包赤心道：「石林峪猿啼峽，乃南北各島要路，即羅前日書到，照會約結雙龍天印，意在連衡。今將私砂禁止，梟徒切齒，散入各島，爲之嚮道，引兵侵襲，必深。大夫令弟我家兒子，有何本事，豈非枉送他們性命，誤爾我名色？今薦二人，一者將西庶長朝中羽翼剪開，二者立功係我們薦的，獲咎自有國法，其妙如何？」余大忠悟道：「我說爾做事，再不得差，今日何以突然背諫？係我未見到之處，詰朝朝中會罷。」不說二人各別，且說西庶長次日天亮上朝，參奏凌亭等貪婪玩法，害國殃商，請卽拏究。」島主道：「既去此數人，當選賢者補授。」西庶長奏道：「臣已訪實，現在四人可勝此任。」島主道：「那四人？」西庶長道：「上士之內，從簡稽穆……」島主不待說完，卽接口道：「還有兩個，可係水亢水珠？」西庶長道：「正是。」島主道：「八人之賢不肖，庶長聞乎見乎？」西庶長道：「聞之已久，未敢遽奏。自奉命到玉砂岡，凌亭等專事逢迎買譽，問其下屬賢愚而記之。然至各鄉所舉者，皆商賈咨嗟，胥吏豐肥，所毀者境無怨嘆。」



之聲，民少鵠菜之狀。賢愚互易，變亂是非，此不肖之尤者也。」烏主道：「寡人已暗使訪矣，待其回來，再行定奪。今石林嶠守將山雲已故，雲平嶺守將謝涇病篤，寡人欲用李之英爲猿啼峽守將，調金城補雲平嶺，用王之華守石林嶠，移治于烏楓嶺，庶長以爲何如？」西庶長道：「恐年輕不諳。」烏主道：「二人頗能，如何不諳？」西庶長道：「前者用兵，乃臨時決斷，今帶臨民，未知其學。」烏主道：「既能決勝，豈不能坐治？庶長過慮矣！」西庶長又奏道：「廉潔到都，今已多時，請正國法。」烏主道：「諸人皆已正法，廉潔且嚴監緩議。」西庶長匍伏奏道：「廉潔爲罪之魁，若子寬縱，何以警戒後來？」主上前已依議正法，而今更改，是疑臣也。凌亭等貪婪壞法，典型所不赦；主上業已諭允，茲又攔住，是有讒鄙之人，蔽惑聖聰。臣言既未蒙信行，何敢竊位？願乞骸歸母里。」奏罷不起。烏主出位挽扶道：「卿何偏執至此？顏兆等四人，盡行革職，從簡等四人，皆予補用，廉潔賜鳩宣布中外如何？」西庶長奏道：「蒙天恩俯准，國家幸甚！但臣以去位要君，雖蒙曲允，實不能安。懇降居閒職，以爲燭戒。」烏主道：「寡人方與庶長圖治，奈何又離遠去？國家大事，與誰籌之？」西庶長奏道：「上大夫人復，忠實可用，才幹遠過于臣，願主上任之勿疑。今獨鎖渡缺員，臣請任之。」烏主道：「不可，卿素愛雲平嶺奇拔，可暫於彼駐紮養息。自雲平嶺外東面七百里，南北七千里，卿俱約束之。」西庶長謝恩而出。當下上大夫人復出班奏道：「西庶長長才治理，臣萬不及；若以代其職事，乃舍麒麟而用驢牛也。願主上無准其奏。」烏主道：「寡人素知卿卿毋多辭。」又有中大夫史鑑國長安齊奏道：「西山有不朽之功，心如鐵石，遇要能斷，利害莫移，正宜處于廟堂，如何出之邊野？願復雖才行兼優，而明決安能及西山願速召止。」烏主道：「西庶長自再相至今，甚爲瘦瘠，皆由國事所使。若固留之，適促其生。今名雖外出，實係使之調攝，寡人訪其疾愈，自行召回，二卿勿慮。此日有疑難大事，則發驛調之。」只見中大夫劉通奏道：「今歲春賦，各川邑皆齊，惟有四隅四鎮所轄地方，絲毫未經解到，請令庶長大夫議之。」烏主愁眉道：「這四個人肺腑，真不可解。」顧復道：「優容已久，猶不知悛改，理應拏辦。然此刻猛將無牛市之能，狡譎少苟剛之匹，錢糧富饒，

莫若楊岷，號令嚴明，誰如龍遜？先須定有章程，自立于不敗，再作良圖。此時且選將練兵，置之度外。若謀之不臧，彼等交結外國，合力約期，分頭長驅，果四關之內，雖仍可守，其外城邑，俱非國家有也。」島主點頭，又問客卿道：「先生以爲何如？」客卿奏道：「臣猶未知其詳。」島主道：「國中四邊有四鎮，原因其地勢內盈外隘，當於孔道，乃立爲關，使下大夫鎮守，已歷有年所。現在東南通明關，鎮將龍遜；西南百煉關，鎮將楊岷；東北仙槎關，又名滋榮關，鎮將牛市；西北淦中關，鎮將苟剛。恃其險饒，相傳久者，已有三世。往年仍將錢糧解回，自去歲稱荒，及今年俱未解納。寡人心中，實難忍耐。顧卿議用兵，又恐其合而齊發，更引外寇爲患，亦係老成之見。先生其爲籌畫！」客卿道：「臣于國事，恐未詳悉，然兵凶戰危，實難輕動。况四鎮惟不解錢糧，猶未有叛逆形跡，若遽以兵加之，是激其反也。」島主道：「不解錢糧，是叛逆之端也。兵固難於輕動，然疽豈可長養？此事二卿意見，大略相同，其爲寡人熟謀之。」不說同時領命退朝，再說余大忠、包赤心見西庶長調往雲平嶺，余大忠道：「眼中釘拔去矣。」包赤心道：「何常拔去？」余大忠道：「西老兒不去了麼？」包赤心道：「現在雲平嶺爲浮金使人往來必由之地，若盤詰出底裏，不更大。」余大忠道：「有庶兒子中說項，大事何礙？」包赤心道：「主上他事可以含容，這私通外國的事，豈能寬恕？」余大忠道：「所言極是，願代畫良策。」包赤心道：「此刻却容易。現在百結關大夫缺出，意中可有腹心，奏明調補，攔在雲平嶺之前，大夫可修函交伊，囑誡浮金，有餽送人來，凡物件文書，盡行留下。將此函着原人帶去，庶幾無失。」余大忠道：「有門生前天送禮拜見，并青貝百枚托我轉致。」包赤心道：「可是爲獨孤信天陸管鑿羣關的而調回衛國？」余大忠道：「正是。」包赤心道：「他向來目中那裏有人？若不是看大夫面上，久已叫他回去。今來的禮，定有所求，可將數年缺少的補全，再來見我。」余大忠道：「他無別事，久謀復管關務，或管玉砂岡。往日事看我面上，叫他再加百枚青貝，不必提罷。」包赤心道：「今且使暫守百結關，他有我們二人，還怕無好缺麼？但有一件，鑿羣關此刻不能允承，玉砂岡事尙可圖。」余大忠道：「這個自然。而今砂缺勝於關缺，且由鑿羣撤回，有西老

兒倔強，如何圖得？且便酌飲酒。」包赤心道：「衛國西老兒所惡，玉砂岡亦難急圖。」正要入席，只見家人奔來報道：「二老爺同包少爺，北山觀獵，遇虎追狼，二老爺驚死，包少爺被狼衝墜山岡而斃。」包赤心放聲慟哭。余大忠勸道：「生死有命，着人去收殮，不必哭罷。」赤心收淚道：「若前日非西老兒所阻，今至忠守修翎郡，包萬象牧匯源城，斷無此慘。」余大忠猛然道：「有了除西老兒的計了。」包赤心喜道：「莫非如此如此麼？」大忠搖頭，正是：欲除朝內賢良士，須使心中深險謀。不知是何奸計，西庶長果否陷於死亡，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救澆漓立議修文德 整散漫揮毫著武謀

却說包赤心聞余大忠說有除西庶長的計策，欣然問道：「莫非使之爲武元衡麼？」大忠道：「他係文武全才，年雖老，刺客誰能近得？」包赤心道：「然則是謀盜兵符，用侯生故事麼？」余大忠道：「更不妙，廉妃豈肯爲此？且主上英明，素重這老兒。若係朋謀害殺，究問起來，我們怎好過去？」赤心道：「此外，則不知有何妙策？」大忠道：「今太醫施博濟，係我提拔他的。如西老兒病發，只使諫官石可信，奏言雲平嶺少有良醫，庶長無人診視，請施太醫往雲平嶺朝夕調治，庶幾速痊，得以早早回來，辦理朝務。主上自然依允，我再叮囑他，暗使寒涼丸散，將痰結實閉塞，那怕老西不死？」包赤心起身道：「殺之無跡，這個主意極好。」說畢別去。不覺又踰兩月，探得西庶長痰症大發。余大忠立刻使家人，密請石可信到來，叮囑如此如此。石可信連連打恭道：「敢不竭力報効恩師。明日定有佳音。」余大忠道：「此事成功，賢契之勞非淺。」可信稱謝而退。次日大忠命家人請施博濟來，照會這般。博濟道：「門生有鋼鎖丸，服下胸寬膈道；七日之後，漸漸閉鋼，無藥可開。」余大忠喜道：「此法更妙，初到勿用，待回來時，纔與他服，連過都推得乾淨。」二人正喜歡不了，只見石可信來到，笑欣欣的道：「恭喜！」大忠道：「看賢契的音容，知是妥了。」向博濟道：「施大夫作速回家，恐主上見召。」可信道：「却非施大夫。」余大忠驚道：「如何不

用」石可信道：「門生原請着施大夫前往，主上已允，不意顧庶長道：『所言極是，但不應用正太醫，只須太副安率前往診治。』」主上點頭，召安大夫擇期起程矣。」余大忠道：「好事又變卦了。」施博濟道：「這場功勞，可惜被他奪去。」大忠道：「這安萍最可惡，素恃技藝，從不到我門上走走，豈能托他心腹？」石可信道：「安萍自幼便好驕傲。」余大忠道：「賢契可代籌畫良謀，必須攏絡入彀才好。」石可信抓頭挖耳，想道：「有了，今日是安萍父親安逸生辰，恩師可備厚禮，趁他此刻在家送去。」安氏素貧，稀有珍貴之物，定係無有。既然收下，安萍回家再退還也。就遲了。到來謝時，婉詞囑托，自不能推辭。另着心腹監住同行，看其行止，庶無更變，而功可收。」余大忠稱善，命將紫貝五百枚，明珠百顆，盛作兩盒。」石可信道：「可將明珠減去數顆，紫貝另易好食物，更妙。」余大忠道：「有理。」乃除下明珠二十一顆，將紫貝另易梨棗二十枚。這梨棗產于太極洋雙珠島內，初時硃紅，後則雪白，長如梨大而止，因核是棗而形似梨，故名梨棗。味極鮮淡，為菓中上品。余大忠指問石可信道：「這件如何？」石可信道：「非恩師府上，焉得有此佳品？」只是便宜他家了。門生也要嘗嘗。」乃取下一枚。余大忠便自到安萍家來拜賀，次命將禮送入自己先歸，家人旋覆道：「安爺朝上未回，盒俱存下。」余大忠喜對石可信道：「多分得上鉤也！他學問是真的，有病請看看，亦不能辭了。」攔住二人歡悅。再說安萍生來有癖，最耽山水，不圖仕進，四方島嶼，遊歷大半。嗣因母病，始潛究醫理，晝夜精究。三年，母病痊愈，為父母俱老，不復出游。天天俱在城外荒村，周游訪病診視。偶然遇見庶長樊嗣昌掃墓回來，并無疾病。安萍望見，謁道：「庶長將病，願假八十天調養，方可消除，否則不救。」樊庶長道：「老夫祖先於期將軍當秦暴虐，上蒼以呂易嬴之時，呂政殘殺更甚。先將軍赤心保秦，憤不顧身，助荆軻以首。所有遺孤，若非始祖盧生藏匿帶來，宗祧安能至今？嗣後世世屢受殊恩，老夫豈不知退休，但薦正引士，猶未同升，而諂佞小人，連茹并進，憂患方深，雖主上准假，心亦不安。請教除此以外，可有他途調攝？」安萍辭無而別。過了十天，果然樊庶長不能起床，差人屢請。安萍回道：「往時見其顏色，心血已枯，惟精氣猶存，須靜養精以生氣，養氣以

生血。今精氣并竭，豈能復治？」第三天，樊庶長真死了，因此名重都城。島主召入院中，欲加太醫職銜；因施博濟素附余大忠，陞爲太醫，只以安萍爲副。今聞使往雲平嶺，調治西庶長，欣然奉命。島主又使有病妃嬪，遍爲診視，方令出宮。安萍到家，將往雲平嶺事故，稟明父母。安逸道：「西庶長國之賢臣，正宜前往診視。今各家所送東西，汝須記清，勿忘拜謝。」安萍將門簿細看，內有余大忠的名字，細查禮單，乃係梨棗二十枚，光珠八十顆，訝道：「男最與顯要少交。余大忠并未通過問，如何收他的禮？須速查點送還，窺其深心，必係爲西庶長也。」安逸道：「怎麼爲西庶長？」安萍道：「西余向來冰炭，石可信施博濟皆係鄙夫，依托大忠。今日石可信保薦施博濟前往，治調西庶長，男心甚疑。石可信非憂國之人，施博濟無緩扁之學，主上已允，後是顧庶長奏換男去。今突親身恭賀，又送重禮，足見石可信之奏，皆其所使。」安逸道：「我誤也。見孫兒將梨棗來問，係何名色，告他喚做梨棗，非尋常菓品可比。孫兒丟下，又送了幾枚來。我用了一枚，覺道胸膈寬舒，猶有在此。」安萍命僕婦取來湊齊，計缺五枚，光珠少了七顆。安萍道：「梨棗或吃下去，珠子難道也吃了麼？」令合家搜查，找出六顆，餘者竟追不出。梨棗照單也少一枚。安萍道：「男且去謝他，看有何話說，另作道理。」安逸吩咐道：「總須含忍，不可躁露。」安萍受教，往余大忠家來。門上官兒道：「請進。」只見余大忠滿面春風，迎下道：「今早方知老先生令誕，欲備微禮祝賀，急切難辦，謹具俗物二事，蒙不擲還，足見目中有弟。」安萍謝道：「夙昔未効微勞，今承厚贖，既不敢却，受實增報。」余大忠道：「討教正長微物何足掛齒？」引入後軒，彼此說些敬慕的話，擺上酒來，安萍堅辭。余大忠那禮肯放，只得入席。飲到中間，安萍挑道：「萍奉命往雲平嶺，聞西庶長性情古怪，顧公將此好差下照，不知大夫可能代謀，另易他人。」余大忠道：「不必另易，西老兒平素輕賢傲士，最與大忠不睦，常欲甘心于彼。太副此去，如能代爲舒怨除患，富貴共之。」安萍道：「萍力難操刀，有負所委。」大忠呵呵笑道：「醫生殺人，要刀何用？只須將寒熱虛實，互相顛倒，比刀還快哩！」安萍道：「這個不妙，若將君臣使佐評論起來，卽難逃謀害之罪了。」大忠道：「太副果然迂直，而今有幾個說真

方賣藥的。」安萍道：「願大夫指教。」余大忠道：「今訪有銅鎖丸，凡是痰症服之，初時舒適；七日之後，漸漸結緊，仙方難救。今命門子藏在身邊，只作太副家人，隨往雲平嶺，可先代其寬胸利膈，將辭別時，再用此丸使之服下，即速回都，彼病發作，亦莫能怪到太副身上。」安萍笑道：「這個落得効勞，既不污萍之名，又可仰報恩賜。」余大忠大喜，安萍告別，大忠送出，并問行期。安萍道：「後日可以動身。」余大忠道：「諸事心照。」二人作別。安萍回到家中，細細說與父親聽。安逸埋怨道：「這事如何行得？不該應承。」安萍道：「并非真受其囑，此刻回之何難？但恐另換他人，庶長必爲所害。男想下大夫賂，係西公之堂甥，秉性謙退，而有肝胆，與男交好。此時且緩通知，待動身之後，大忠等自不隄防窺探。父親可請他來，密將情由說明，囑暗修書，付庶長府中老誠遊巡，星夜送去，或交顧庶長使人前往。西公接知，自然不吃丸藥也。」安逸道：「也只得如此。」正在家中料理，只見家人說道：「有余府門子儲位在外伺候。」安萍出廳，儲位向前叩頭稟道：「小的上人命余過來服侍。」安萍道：「勞爾成功，自然有賞。可將已事辦辦，後日來同起身。」儲位道：「小的行李都擔來了，并無他事。家爺吩咐，只在這裏，毋許走動。」安萍道：「更好，就在門房內住罷。」儲位答應。第三天起身，路上逢山玩山，逢景玩景，五天方到雲平嶺。先使通報，隨進帥府，西庶長迎入。安萍欲行參謁，西庶長扶住道：「山在此，與邊帥職分相同，太副乃係天使，豈可過謙？」安萍道：「萍父親忝庶長教，既係晚輩，更當如此。」西庶長辭却再三，方受半禮，坐定。西庶長道：「蒙主上鴻恩，勞大夫遠涉，但賤恙痊愈，可以勿藥。」安萍道：「奉命而來，爲庶長醫治診視調理。」西庶長道：「平素最不喜藥，尤惡丸散，太副美意，請診脈罷。」安萍道：「病雖暫愈，而根未除，猶須調治，免得時發。」西庶長道：「如此請開妙劑。」安萍立下方子，儲位按去。西庶長道：「且住，老夫性最愛潔，其藥非親手炮製者不服。可將方子來。」儲位奉着，安萍道：「囊內各色，俱係揀選地道藥材，按法泡製，極其精潔的。」庶長叫家人于儲位手中，將藥方取回，送往房內。再問道：「太副還係立即動身回都，抑或息數日？」安萍道：「既奉命而來，自應俟候全愈。」庶長道：「但此地

係軍機處所，恐防洩漏波累，請往玉筍峯書院住罷。老夫不克奉陪，得罪，容後負荊。」乃命鐵柱偕往。安萍出得儀門，儲位稟道：「奉命理當時刻在此。」鐵柱道：「你可曉得軍法從事麼？」儲位駭得不敢出聲，隨到玉筍峯。看那石色皎瑩，約高五百餘丈，屹立嶺上，宛如玉柱。因其四面石壁，內中曲徑斜塔，儼如筍籜，是以呼爲玉筍峯。上有三清觀，左旁丹房寬暢，西廡長改爲觀海書院。安萍等到得門前，只見北邊羅列數十軍士，替換守望那石壁。原來玉筍東北邊，有三丈寬湖一個，品光如鏡，照見海洋，愈遠愈清。船行動，望之如在目前，因此名爲縮地鏡。安萍也向前觀看，軍士抽刀在手，躬身稟道：「將軍有令，毋許閒人窺望。」安萍乃止。鐵柱送入院中，即在外坐着，裏面另有軍士承應，需用物件俱全。安萍問道：「那鏡子看得多少里數？」答道：「東北各島，面西南無遮擋處，皆歷歷在目。」安萍道：「真稀世之奇觀也。」暗問儲位道：「爾可有甚麼妙計？」儲位道：「西廡長斬釘截鐵，這黑臉烏好係強盜形像，如此嚴肅，滿心是計，也無使處。倒不如早些回去，免得犯了軍令，送掉性命。」安萍道：「所見甚高。但早回去，勞而無功，未免慚愧。」儲位道：「包大夫詭計極多，叫家爺與他商議，另用計較便了。」安萍道：「是極。」到第三天，安萍請鐵柱進院道：「煩將軍轉達，庶長病症既愈，無庸不佞居此，意欲回都覆命。」鐵柱道：「軍符在下，使軍士通知中軍，轉稟容覆。」鐵柱出去，儲位道：「好做作也。都中那個衙門不會見來。」安萍道：「內文外武，此地爲東邊都總會，嶺外各處，大小城邑營寨，俱受節制，所以威嚴特甚。」少刻鐵柱進來道：「相爺此刻無事，請太副相會。」軍士肩輿請上，儲位正欲隨行，鐵柱怒道：「你這瘟鳥，難道也要同庶長說話不成？若非隨太副的，叫爾看劍。」叱令鎖起來，待回院再放。却說安萍進到帥府，庶長迎謝道：「深荷福庇，種種得罪。前服妙劑，痰始順利，此後常用何藥？并祈指示。」安萍道：「已妄擬湯頭，必須靜養方獲奏效。」庶長道：「何也？」安萍道：「痰因火結水，因火故必須靜養以生水，水生氣，氣生血，血盈氣壯，痰於何所藏避哉？」庶長道：「妙論希聞。但朝中近事，太副所知，余包結黨于朝，廉妃惑亂于內，幸主上仁明有素，今聞浮金新得一將，武有項籍之力，謀有先軫之能，朝野無出

其右。老夫想田氏既任燭隱，揀拔賢才，運籌治理，今復得此人，我國豈能安枕？又諜得雙龍天印二島，勤於揀拔，丁壯未必不生事端。老夫所以請外補者，綢繆預備耳。近時探巡接踵訪來，知道浮金朝夕訓練，早晚自必興戎。大副回國，可與顧庶長言之，囑其勿得疏忽。」安萍道：「領命，就此告辭。」西庶長道：「不便久留，恐都中病民懸望，具有微物，聊表寸心。」安萍視之，乃是二端水蠶繭。安萍道：「無須此物，請易白貝百枚，紫貝十枚，勞役送到寓內。」庶長解意，命另易來。安萍作別，回到書院，儲位見着大哭，問知緣故，慰道：「且忍耐他。」只見軍士捧盤，呈上白貝紫貝道：「庶長爺傳命，殊勞太副遠涉，具上微儀，勿怪輕菲。」安萍道：「蒙庶長厚愛，圖報有日，恕不告別了。」將禮收下。軍士開放儲位。安萍命發行行李，將紫貝亦與了儲位道：「原不收他的。這老兒太吝，爾也帶回去罷。」二人上車起程，曉行夜宿，三天已到都中。復過命，便到余府。大忠道：「聽儲位稟過，西老兒頗不在道理，太副也是天使，如何恁的怠慢？」安萍道：「此刻放過，後會有期。」大忠道：「再作道理，只是虛勞太副，統容後謝。」安萍謙遜別回，家人稟道：「顧庶長夫人病急，請過兩次。」安萍想道：「我正打點晚上去，他倒來請，好湊巧的事。」便將一切稟過父親，即到顧府來。顧庶長出迎，陪視過病，邀入書齋，問道：「庶長痰症若何？」安萍道：「未曾到時，先已愈矣。」顧庶長道：「可有話與老夫說麼？」安萍目視左右道：「無話。」顧庶長使人退下。安萍道：「西庶長時以余包朋結爲憂，又探得浮金新獲英雄，天印雙龍勤勤訓練，可囑庶長預爲綢繆，毋致臨渴掘井。」顧庶長道：「西庶長過矣。燭隱雖係賢豪，西山亦稱俊傑，新進之人，姓紫名督，與鐘羅之心腹羽黨，威敵侯柏彪有隙，柏彪雖竄，羅鐘在朝，附即子爲奸，縱有鴻才，豈能大展？况我國亦得古璋，堪以抵敵。至於雙龍天印，雖地險兵強，君凶臣暴，然恃騎與船，而攻隘奪關，亦非所長。是天印雙龍與浮金，殊不足憂，所可憂者，乃國內耳。武士以怠情爲清雅，文人以經濟爲腐迂，正論讜言，衆共譏訕，是以才能絀，默驚駭尊榮，雖無浮金，亦將自憊。老夫所憂，不在彼而在此，又不止于此耳。且請客卿商酌良規。」命家人請古老爺。安萍想道：「好兩個賢庶長，所憂確切，何慮敵強？且看古璋意見學問，片



刻報到，迎入各見禮畢，問安萍名姓。顧庶長答道：「安太副字伯隨，名萍者也。」客卿道：「夙欽台號，今幸獲瞻。從雲平嶺來，鞍馬勞頓，不卜西公之恙痊否？」安萍道：「庶長有命申候客卿，惟因國事憂慮，恙雖小愈，難免復發。則愈甚矣。」客卿道：「國事何能去懷？但不知有何重務，而如此深憂？」顧庶長道：「朝有佞臣，邊多勁敵，文官廢棄實學而習虛浮，武弁疎忽謀略而貪佚樂，難道古公未知麼？」客卿驚道：「何至如此？璋雖濫竽卿位，實以客自居。每見濟濟，故未贊詞。」顧庶長道：「雖然濟濟，却不多才。西庶長之憂，惟古公可解。」客卿道：「相公有所指教，璋豈敢辭？」顧庶長道：「而今須使文德端淳，武備整服，然後籌議其他。」客卿道：「二事雖難，然其失在上不在下；上果能振其綱，下豈不承其流？聞文士輕經史而重詩畫，館閣以吟詠爲高，藝林以丹青爲雅，吟詠則趨向清談，丹青則流入纖巧，均與治道相背馳，無濟于國用。較一切荒工廢農之務爲不覺，而其禍最烈，尤須先禁之。嗣後取士，必以經義窮其韞，以博洽辨其學，以事理老其能，而月露風雲，標掠知淺之士，始無所安措。似此則非窮經材幹之士不得進，凡詭誕巧佞之徒，概黜退矣。何愁文德不端淳乎？其武備整服，非坐談片刻所能定。璋當因刻下時勢，而著其略，呈閱請正。」庶長安萍道：「客卿高明，自然切中時弊，當銘之彝鼎，以昭百世。」三人別去。次日顧庶長上朝，將文風淺薄，皆由競鶩爵祿，不究道義淵源所致，并客卿立議，請禁詩畫之習氣，另易求士之良方，一併奏上。島主道：「卿意欲如何？」顧庶長奏道：「士必有賢良之素，博學之實，然後以疑事觀其識，以劇事觀其學，以急事觀其斷，始進而升于朝。」島主准奏，頒行中外。顧庶長回府，門役稟道：「安太副到來已久。」顧庶長巡進書房，聞有吟哦之聲，走到面前，安萍方知顧庶長笑道：「係甚麼經？」太副如此賞鑒。」安萍道：「豈但醫經？正係醫國的妙劑。萍今晨往候古公，蒙將所定之武略見示，捧誦再四，不忍釋手。特將草稿攜與庶長推敲。」顧庶長欣然接過，看籤標題着「朝謨武略」四字，內有五綱四十目，其略曰：

至德如唐虞，且有驩兜三苗之用武，而况邊疆接壤，等於秦楚吳越者乎？此尼山垂訓，足兵之所以不容緩也。

乃竊位之徒，惟知沿習偷安，而謂兵法爲鄙事，坐使鄰國昌熾，君殆身危，不亦闕茸之甚耶？是故治兵安邦之道，不可不急究也。其道維何？惟立於不敗之地，而爲不可勝而已。凡大綱有五：首曰修內，次曰理外，三曰出征，四曰臨敵，五曰還軍。其目又各有八：修內之目，一曰任賢，一人之智力有限，天下之事務無窮，非擇賢而任之，身雖極憊，心雖極瘁，漏誤益多。任賢者，非徒云任之而已，必信之專，而毋掣其肘，責其大而不可苛其細，收其成而不求其速。且賢士之進退，不獨敵人之所窺，而動止實關國祚之存亡。一賢任，則諸正士進，而不肖者遠矣。移風易俗，服敵安民，孰有過於此者哉？二曰重農，重農之道，在於黜技巧之民，絕娛玩之物，使天下非耕不得食，非織不得衣，則游食之民，無益之工，莫不盡歸農桑。西山東海之曠工，莫不闢墾，則人人省有恆產，恆心，雖遇水旱飢饉，不爲大害。卽奸豪竊據，煽惑居民，必無舍生產之樂而就萬死之途，以應之者。安民弭亂之道，莫不由此。三曰慎刑，慎刑者，非省刑之謂，毋失出入之謂也。失出，則奸猾漏網，失入，則良善遭殃，均爲不慎矣。必須明審適中，使受者無怨，聞者無議，始爲得之。若動重桎梏，輕罪重刑，使不幸而犯微過者，畏刑甚於畏虎，以致初而逃匿，繼而拒捕，大而嘯聚負嵎，費糧勞兵，滋釀大患，可不慎乎？四曰薄賦，窮奢極欲，雖盡天下之財，猶不足填慾壑，于萬一苟能稍捐耳目之好，百姓卽能有餘。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富在百姓，雖有凶荒，不煩救濟，可免流離荒聚，所省極多。若厚歛者，民出其十，而上所得不過二三。然民積蓄禦荒之具，已告竭矣。飢饉之年，雖加恩發賑，君出其十，而民所獲惟二三。與其進出皆虛，曷若藏于百姓之外府，薄賦養民，誠保國消亂之正道也。五曰敦禮，禮者，人君之所以維國，上下之所以分別者也。其欺君於國者，皆由不明禮義。故素有使民浹於肌膚，致敬禮義，而秉守綱常者，舉而畀以重任，則君王國家，固可倚如長城，而士卒人民，亦可心悅誠服，赴湯蹈火，亦所弗辭矣。六曰養士，天之生才有限，必育之有素，學之有方，使之優游習練，以成其才有事指而使之，必能感恩竭力，發憤酬君，庶無當事才難之歎。若當事者漠不關心，突然有變，安能得知誰是實學，誰是虛名？非旣夙昔所週詳，去取之間，難不誤惑。且聞

時不有解推之誠，尊崇之實，志士未必入彀。托非其人，則敗國家大事，貽譏於後世矣。豈可忽乎？七曰辨材。無論材之大小，智之廣微，皆須兼收并蓄而審辨之。苟不能辨其志之所向，材之所能，雖培養勤切，等於無士。故必詳察其材，可爲棟，可爲梁，可爲椽，可爲榑，分而用之，自必各稱其職。寧可材過於任，不可任過於材。蓋梁猶可爲柱，而以椽爲棟，則立見其摧推傾覆也。八曰除異。凡民之性，常難定而易亂，奸民之念，每喜異以標新，趨向不一，致治爲難。故凡異言異教，煽惑愚民者，必急去之。惟以禮義爲教，綱常爲尊，使農安於田，女安於機，士安於學，工商安於業，各安其事，而不以見異思遷爲上。尤不可信重異端，惟將古聖先賢，勞瘁憂民之事，常時宣布，使民心肺通達不壅，卽有倡亂說於民間者，吾知聞之必掩耳而走，袒臂而驅矣。心一力齊，何使而弗得哉？理外之目，一曰謹邊備。雖處昇平之際，而邊備不可須臾廢弛，致啓敵之邪心。突有緩急，諸事未修，則邊疆瓦解，百姓罹於鋒鏑，而廟堂震恐矣。謹者，非徒求其名，務須有其實。如城圯者修之，濠淤者浚之，車壞者造之，馬老者易之，卒弱者練之，吏蠹者誅之，斥堠廢者復之，號令如水流，糧草如山峙，材料備具，士卒樂戰，敵誰有奸謀，未有不潛消而率服也。二曰復屯田。凡軍之所重者，莫如糧草。陸運費人畜之力，水載多風火之虞，輕截橫逆，爲禍極烈。昔之遭此而覆亡者，昭昭可鑒。欲杜其害，莫若屯田。邊多曠土，士可分耕，非僅足食，且深其溝澮，以儲水，取所起之士，以爲堤，使敵車騎不得馳驅。且置兵于農，國無養兵之費，士卒免饑饉之憂。寇至則士卒自各顧其家業，必死爭而堅持，其所利益不亦溥耶？三曰統軍需。有一物而須數物以成者，數物不產於一處，自必兼收而後能成。有一事而須數事爲用者，數事不集於一時，自必廣採而後可辦。凡視國外之所少者，必加收防，勿任趨利奸徒，偷漏而陷我也。敵或少糧食，或少銅鐵，或少物料，或少膠漆，或少硝黃，或少方藥，或少圖書，凡軍需之所急者，定百計以求之。吾預塞其途，使彼無所得，安能猖獗乎？四曰安遠人。凡土地雖有山原澤島，四方之殊，以乾坤之大，父母服之，萬國萬姓，皆吾之同胞，豈可不保其命，使樂其生耶？但地極曠遠，性極不齊，雖欲安民息兵，非可猝能也。必德政之

所化，仁聲之所及，使由邇至遠，從風而靡，變其殘暴之性。非惟不敢驅兵犯境，且免四方鄰國操戈，赤子各安其業，而無橫死之苦。卽有猾敵欲亂邊疆，雖解仇結，吾知其百姓鄰國之心，必不能齊，所謀立敗矣。五曰慎取與。邊疆小國之背叛，大約非在廷者貪取之不已，則在邊者苛責之無厭。使彼不暇供命，積怨爲怒，而以我貪鄙不道爲口實，連衡四鄰，同力擾邊。漸次至于不可制伏。其費實由自起。侍小國之道，其來則答之，去則任之，不貴其所產，愛之如子女，防之如虎狼。若此而邊境小國猶生事者，未之有也。不第勿取，而與亦所當慎。酬賜之數，國有常典，固不可減，尤不可增。初增之，彼以爲榮而悅矣，繼而不增，則漸至失望怨生。旣增於東，不得不增於西，增之復增，何所底止？迨後再悔，不已遲乎？何不慎之於早也。六曰練士卒。士卒雖有恩以養之，若不訪延巧技精藝之師以教焉，雖有百萬，等如嬰孩。固有忠君滅敵之志，其如力不從心，何故訓練之道，不可不急講也。無論明師隱者，羽士緇流，軍民人等，有一技之可法，一藝之便捷者，皆禮聘之，以教衆士。而士亦相其材，因其勢，分爲數類，則習熟易而功有成。手足疾便者，目明心巧者，身長足高者，肌體肥大者，各視其形之所便，教而習之，集而較之。其精者獎賞而鼓勵之，使人人爭練，師師盡能。復教以獨自成陣，互參成陣之法，而以仁義驅之，可卜所向無敵矣。七曰審諜報。兵家之利，惟諜最廣，用諜最難。雖昇平之世，亦不可廢。諜爲國之耳目，國而無諜，猶人之無耳目，豈能免傾危顛蹶乎？惟廣擇忠志之士，以使之，不但多方以隱之，使敵不覺，且使此諜不知彼，亦爲吾諜也。凡諜得事件，審之於理，度之於勢，斷之於心，驗之於素，而諜事之虛實真贋，莫不盡識。用之久，使敵之聲息皆知。某也，忠某也，詐某也，可以移主，某也可以賄交。察其動靜而知其心，臆揣其言論而知其叛服。非諜，其何由得哉。八曰攻敵心。制敵之道，攻心爲上。心者所以取智謀，主決斷也。心旣受攻，使智謀亂而疑惑生，雜而不可用矣。攻心之術，惟奪其魂，破其恃而已。其所倚以取計謀者，吾去之；其所任以爲心腹之忠智者，吾間之；其所賴以爲資者，吾耗之；其所依以爲唇齒者，吾解之；凡其所恃，吾皆先機而陰敗之。雖有奇才之士，亦不能爲之謀矣。出征之日，一曰

正名。名不正則曲直不分，戰士之氣不壯；而敵反得以詭詞誑其黨，激其衆，以惑鄰國之耳目，非計之得也。將出征之際，必先明其曲直，論其是非，將敵之罪，暴白於四方。使聞者皆發忿同仇，而敵之羽翼軍民，皆生愧赧。再使辯士，歷使于敵之四鄰，申明大義，以解其朋黨，絕其救援，則未戰而敵已屈矣。然必敵有悖逆不道之實，微者吾張之，隱者吾顯之，虛者吾實之。若敵原無過失，兵端實自我開，而復加以惡名，則我驕彼憤，我曲彼直，益敗之道也。慎之慎之！二曰任能。用人之道，必使各盡其能。凡可用之才，咸羅而致之，毋使有遺才。齟敵之失，則庶幾焉。智者使之主謀，果者使之參議，博者使之出使，勇者使之率士，仁者使之主財穀，信者使之司賞罰，才職相稱，士志各安。行軍之本，不已固乎？若惟重親，不務尊賢，近愛是用，能材散失，則自且不保，安得而制敵耶？三曰堅志。凡三軍之志，不獨使其不生二心，奉令克敵而已，必使其知敵人詭譎誘騙之詐，而不爲所惑。平時敵示利而誘我者，將固知其謀而因之以取事矣。而于追奔攻圍之際，得勢之時，敵每多方使計以娛我士卒，或棄金銀貨物于路上，或散騾馬牛羊于道旁，或出婦女，或稱投降。軍士見利動心，失于紀律而敗事者，何可勝數？必須預爲開導，使士遇此，咸知爲敵之毒計，陪加警戒，雖百誘不從，而愈慎愈奮，則厥功可成矣。四曰親信。將吏稱職矣，士卒習精矣，而將吏不知體士卒之情，士卒心拂將吏之意，未有克濟者也。必也使將吏之於士卒，猶父母之愛其子，使士卒之於將吏，猶嬰孩之親其母，童子之信其師，愛而不驕，信而不犯，則指臂之勢成，雖屢歷困危，而不致叛離焉。五曰備要。國不可一日無備，何待出征之時而始言備要乎？不知平日之備，備其大略，此時之備，務必周詳。或有一事未備，或有一處未備，而爲敵所乘，變起於毫末之間，禍生於呼吸之頃，雖有長鞭不及馬腹，苟不加詳慎，則大事敗矣。所謂要者，糧草也，輜重也，火藥之所也，樵牧之地也，常行之要道也，不行之小徑也，關口津梁，城廓隘塞，以及斥堠諸事。平日雖有防備，此時更加嚴密，庶無遺漏耳。六曰養氣。人所以戰者，氣也。氣盛則一可當百氣衰，則未戰而胆早寒。必先蓄養其氣，使之常盈而不虧，屢用而不竭，則無鈍兵挫銳之失矣。蓄養之道，結之以恩。

義，勉之以忠孝，勸之以爵祿，使士感恩義之厚，慕忠孝之行，樂爵祿之顯，雖欲氣之不盛，不可得也。七曰選鋒。羿之教射，秋之誨弈，妙在自悟，得在專心。教誨雖同，精粗迥別，不加別選，則過與不及，混亂不分，強者奮勇，弱者不繼，兩俱敗矣。必選其最精者，聚爲一軍，分爲四隊，豐其糧餉，擇驍勇而熟知陣勢，軍形地利之將，分而統之。猛若疾雷，速若飛電，以爲酣戰衝鋒，突擊陷陣破強之需，及肘脅緩急之用，必分爲四者，循環不窮，而合亦易也。懦弱之卒，心常恃此，戰力必倍，不輕敗矣。八曰嚮導。山川地理，將雖知而未必詳，圖雖載而不能盡，非訪之熟遊熟處者，不可得而悉也。嚮導之用，非惟知乎地利，并欲知乎人和。某地爲某賢人之所宅，某處爲某猾徒之所居，軍臨其地，賢者敬而禮之，猾者聲而誅之。敵國人民，聞風思慕矣。某城敵軍資糧之所藏，某地敵軍咽喉之要道，資糧之城，攻取之，毀之，咽喉之道，潛奪之，斷之。敵國軍心，得信落膽矣。皆嚮導之功也。然誤信虛詐，以爲誠實而受欺者，屢屢矣。必也兼聽廣訪，參平素之間諜，以決之，遠探近審，以驗之。使能者羈之，不可任其脫離，不可使知吾實事。成功之後，則計其功大而爵祿小，而財帛始酬而歸之，庶不致有誤也。臨陣之日，一曰詳察敵國君臣之賢愚，將之才否，卒之強弱，糧之多寡，平居雖知之，至臨陣之際，猶不可忽而不復察也。察其何者爲堅，何者爲瑕，羸者可是真羸，壯者可是真壯，將吏之心，和與不和，士卒之情，洽與不洽，皆須計而知之。其堅者柔之，瑕者陷之，假羸者待之，假壯者擊之，將吏不和，士卒未洽者急攻之，將吏和，士卒洽，緩圖之。智勇精銳氣勢，俱勝於我者，詐以驕之，而激勵將士，待其隙以乘之。苟不究其虛實，遇敵浪戰輕爭，歷久而能不敗者，鮮矣。二曰相地。相地者，相彼此營陣之地也。凡營必擇高陽而水草足用之地處之。毋居幽僻危陷之地，恐受圍塞難出也。毋居草木叢會之地，恐火攻也。毋居卑下之地，恐水淹也。凡左右前後遠近山川村舍林壑寺觀之可藏兵者，必細搜之。遠候騎，謹防守，清隊伍，禁妄行，使奸細無由入。此營之大略也。陣地必後右高于前左，形分而勢連，險佈步，易佈騎，進退俱生，無所阻礙，利過半矣。三曰風向。博鬪之際，風所關於成敗最大。順風不加力而倍疾，逆風雖奮勇而不能如常，又

有塵埃損目塞鼻之患，可不審乎？未陣之先，當審風所從來。敵向我背，則正陣以擊之；敵順我逆，則旁趨以致之；不爲我致，則堅忍以待之，以精騎選出其後而擊之。敵衆我寡，則利奮擊於風晦之頃；若我衆敵寡，敵乘陰晦而來，則以少騎出擊，或制其脅，或陷其背，或往或來，疾若飄風，使不能測，目眩心動，則反爲我所亂矣。四曰分合。能合而不能分，謂之孤軍；能分而不能合，謂之散卒。卒散，心力不能齊；孤軍一敗，卽瓦解，皆大忌也。當分則分，當合則合，在察時宜。寡則利合，衆則利分，亦難執一。分合之道，分不乖於合，合不背於分。若手足之伸屈，稟於心而不亂，斯爲得之。陣後之游軍，行營之探候，此則必須分者也。戰時奇兵之外，大兵須分爲三，以循環迭進接戰，則我之氣勢不窮，彼之精銳已困矣。五曰敗奮。勝敗雖兵家之常，然而敗者，必謀之不藏，算之未善，備之未週，皆將之過，豈可以爲常乎？雖節制之兵，恩信素洽，不幸而敗，根本未傷，人心尙固，猶不致渙散難理。然須自引其咎，自劾其罪，將吏士卒之受傷者，旦夕親視之，診藥以治之，善言以慰之，未傷者論以君恩之重，敵之不足畏，死裏求生，以雪恥立功之道，庶幾愈憤愈壯而可用。若推過于將吏，以刑戮爲威，則人心離而不振，愈不可爲矣。其有實違節制而致敗者，則又不得姑息而濫縱也。六曰勝慎。戰而數勝，敵未翦滅，安知非詐以誘我？卽是實敗，其羽翼尙存，餘孽未盡，正用謀之秋，角計之候也。敵爲吾所敗，而恨必深，其心必合，其力必齊，其謀必密，且毒。吾之防備周遍，猶恐有忽微意料所未及者。若驕而惰，則敵更易乘隙而入矣。以深恨之心，合而齊力，以行密毒之謀，當之以驕惰之卒，而不危者，未之有也。必須處勝之後，而如敗之初；處敗之際，而如勝之始。自然用而不窮，久而益壯矣。七曰善久。兵道貴速而惡久，速則所省者多，而無疲挫之失；久則所費者廣，而多罅隙之虞。此世所共知者也。然不能速，而必求其速，不可不久，而必不欲久，則係自蹈于敗亡之道也。如敵守一要害之城，高峭堅厚，池深闊阻，險糧足材備，軍民心一，而將賢士能無間，可乘力攻，則徒損士卒，終不能濟；舍之必滋蔓爲亂。此則非足我軍需，固我營壘，防備周密，終其樵採，斷其外援，而使敵糧盡潰散不可也。烏能速而不久乎？故事惟在因時，不可泥

古。八曰毋暴。夫兵之出，原爲除暴止亂。旣已獲魁首矣，其士卒皆天之赤子，無非爲嚴刑峻法所驅逼，非樂荷戈拒命也。則當釋而歸之，諭以仁義，令其轉相傳布，則俱爲我所用，而未服者皆解體矣。若恃兵力之盛，思昔爭命拒戰之仇，怒以盡殲之，旣乖出師之義，且失人心而干天忌也。故入敵人之城，其先世有功德于民者，必訪而存其祀，立賢者以繼其後；除虐政，誅邪辟，選賢良，興教化，貨物無取，秋毫無犯，始不愧爲仁義之師也。還軍之日，一曰推功，平亂旋師，安民定國，雖不爲無功，然皆國家之昌運，將士之竭力，吾何功之有？卽率衆運籌，有所勤勞，而使吾率衆運籌者，則君相也；其功亦當歸之君相，吾何功哉？還軍之日，必以運籌歸之君相，竭力歸之將士，立繳印劍，恬淡退處，庶無震主不賞之功，且杜讒媚之口，而全身以備朝廷之緩急，不亦美乎？其有伊周之任者，又不在此論矣。二曰賞勞。憑功之大小，爲賞之輕重，固爲不易之道。然旋師當先行撫恤，後方行賞，庶忠魂目瞑。若死難者有功，則以其功倍賞其父母妻子；其子孫有堪任者，則以其爵祿爵祿之子孫稚幼，未能補授，卽以祿給之。則死者無憾，而見者必格外感奮。後逢邊事，將士自絕內顧之憂，而赴湯蹈火也。三曰安吏。人之材能各異，心性未必皆同。於行賞之後，必當諒其才德，可任則任之，不可任則養之。如心性貪而機智譎者，雖可治一時之兵，難以治長久之民，者使之治民，必致違悖。按法則傷功臣之心，而臨急失可用之才。原宥則廢國家之法，而貪墨增妄爲之胆。故曰：養而勿任也。如情性貞堅，素懷忠孝，才可服衆，力能理劇者，而置於閒散之地，不有失才之譏乎？故必詳於審量，安之各當，而後方爲無失也。四曰崇儉。節用之道，治國者不可不守，豈待還軍之後，而始及此乎？蓋禍害多息於勤勞，而昇平每流於逸縱。或溺於聲色，或荒於苑囿，或陷於田獵，或淫於臺觀，或惑於異端邪說，習以成風，上驕下怠，民脂漸罄，倉庫漸虛，怨亂漸起，國之危亡，皆胎於此。惟心乎保民，而以儉爲務，則私慾消而不長，善念生而不窮。外臣詘而不伸，民風還古，世道復淳，雖追三代之治，不難也。五曰修城濠。夫城濠者，國家之捍衛，萬民之甲冑也。隨圯隨補，隨淺隨挑，牆隙之樹木，每月必剗之，處處皆成金湯矣。或平日不常整理，崩塞



狼藉，非大工不可。其興工作，不於豐年之際，則於歲歉之時；年豐物料不昂，歲歉夫役易聚。若不於旋師之後，休養之秋而整理之，待寇起而始治，則徵役廢農，人民震恐，敵方隱入，無由得知，自亂之道也。設城堅池深，民心有恃，寇至舍此而去，則有後顧之憂，攻圍則頓挫於堅城之下，其利最廣，慎勿忽也。六曰實練。軍士精銳矣，不能免於病廢老死。且太平之後，兵雖習練，多事飾觀，是以有兵之名，無兵之實。使當勁敵，未有不敗者。急而召募，則不能盡究所從來；且性情不通，步伐不相應，危傷不相恤，皆兵之大害也。或有敵人潛來應募，而表裏合應，其禍尤凶。故雖休養之時，而訓練萬不可忽。務使有實用之技。兵額隨缺即補，勤於教練。且使互相比較策勵，相親如骨肉，相護如手足。有所使用，朝令可以朝齊，暮令可以暮集，較臨渴而始掘井，何啻天壤之懸哉？七曰教化。凡民逸則忘善，忘善則惡生，此理勢之所必然也。故尼山於民富之後，而即以教繼之，誠所不可緩也。教化之善，無過禮樂詩書。教禮樂而說詩書，重賢良方正之舉，使民知所趨向，一而化十，十而化百，以遍於四海。然必在上之君子，持之堅，行之實，品爲衆所服，德爲民所感，始可熏陶入彀而同化。『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先哲之言，豈有欺哉？八曰廉潔。多難之秋，非才無以濟事，故常重才。承平之際，則須才德兼優，否則寧才不足而德有餘。若誤任一悖德之徒，則夤緣之路開，藤蔓引，忠良退於郊野，貪鄙遍於民上，倚官長之威，恃權奸之庇，而濟其無厭之欲，剝膚吸髓，賄寵媚權，小則荼毒州邑，大則怨騰四海。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故才過於德者，養于閒散之地，而親民膜者，必選德優尚節義，勵廉恥者。禁邪說，誅異端，農隙則興文講武，率天下之民入於太和之中，不亦幾於至治乎？此五綱四十目也。雖不足以盡治兵之能事，然謹慎周密，因時制宜之大略，則已概括矣。欲窮幽推微者，可探索於羣書。

顧庶長看畢嘆道：「言淺意深，實此日對症之妙藥也。治國守此，永無喪亡之虞；將兵守此，豈有不終之患？老夫當即奏之。」安萍別去，乃令記室臈清，復入朝問宮門太監道：「主上現有何事？」答道：「在熏風樓午睡。」顧庶

長道：「覺未？」答道：「適見宮娥傳取雪藕，想必醒了。」顧庶長道：「煩奏顧復有本。」太監入啓出來道：「請無逸殿見駕。」顧庶長同行，到時，烏主問道：「卿有何本？」顧庶長將所繕呈上道：「今古客卿籌國，著有武略，實切目前時勢。臣特奏上，請頒賜文武諸臣，使各盡其職，不致惰怠，驕奢誤國。烏主親接，看畢道：「言切近而旨深遠，非深于經濟者不能。奏請頒之文武諸臣，所見尤是。可更設遺才科，以收羅衆士。凡文士於經義、錢穀、兵農，有一事超羣者，武士於智勇、器械，有一件出衆者，不論軍民人等，每歲四月，投名於通政司，造冊呈覽，分發庶長、元帥二處考驗，俱着卿總理。」不說顧庶長領命退朝，辦理頒發。再說余大忠、包赤心正議西顧二相掣肘，忽接頒到武略，相與誦畢，知係客卿所著。余大忠道：「論議平淡，半係前賢唾餘，有何奇妙？」包赤心道：「應變無窮，自在臨機，能依此平淡，即可漸臻于奇妙矣。」大忠道：「安得攏絡爲我腹心？」赤心道：「若得此人，西顧不足慮也。但彼位居客卿，而性又不趨榮利，如何籠絡得來？」大忠道：「舍妹年已十六，猶未選有佳婿，古璋亦無室家，足下可爲作伐，如事得成，即可漸次收羅也。」赤心道：「我正忘之，非此才即不足以配合妹，我且邀安萍同往執柯。」余大忠道：「太副是其相好麼？」赤心道：「安萍雖然與我等往來，猶未可深信其心。我每密使察其蹤跡，却與他人無交。昨日往古璋府，是以知其親近。攀彼同行，諒有裨益。」余大忠道：「安太副善爲說辭，自無不成人之美。得之同行，更妙，煩爲致意。」包赤心答應，相別到安萍門前，問人得知，答道：「出城未歸。」包赤心回家。次日安萍即來回候，包赤心請入書房，坐定問道：「昨日出城，可有新聞？」安萍道：「聞得浮金威敵侯柏彪被竄飛沙島。」包赤心道：「此事久矣。」安萍道：「却未聞他事。昨自郊外回來，知大駕枉顧，有失迎迓。」包赤心道：「緣太副新獲密友，弟欲煩介紹，是以趨候，不卜肯先容否？」安萍道：「惟與古公究討銅炙醫道，向之所疑，今已正其八九。大夫正宜變理鑽研，奈何及此小道？」包赤心道：「醫國醫人，原無二理，豈有善醫人而不能治國者乎？此大副之過謙也。昨實因余大夫屬託，故來奉攀。」安萍道：「所委何事？」包赤心道：「余公有妹，年已及笄，工容言德，四品俱備。聞古公未有室。」

家欲委作伐。赤心因素未親古公，難於唐突，特薦太副先容。余公甚喜，囑赤心轉託，務祈起駕同行。」安萍道：「大夫下顧，豈敢托推？但萍有誓在先，絕不與聞中媒等事，請另委能者。」赤心笑道：「大副誤矣，作伐乃代才子佳人配合，係五倫之大要，并非如世俗之狂言謊語。若人人如太副，難道使男女自合不成？」安萍道：「大夫所見，何嘗非是？奈性各有僻，萬難改移。天下男女雖多，作伐者亦不少，缺我一人，亦無關緊要。」包赤心道：「既如此，太副同去不發一語，何如？」安萍道：「遵命奉陪，莫怪緘密。」乃同到古府。客卿迎入坐定，安萍閉口無言，包赤心忍不住說道：「赤心等知客卿中饋尙虛，訪有賢淑，不特才貌相當，而且門楣正對。」客卿接口道：「國喪仇存，流離異域，憂慘方殷，卽無室家，亦不敢及此。况有妻有子，虛勞大夫費心。」包赤心道：「復仇固重，宗祧非輕。上國既有兵亂，安能保其必全？或不存留，則於孝道未免有虧。」客卿道：「凡事雖在人力，而或終屬天心。天不絕吾嗣，子自應存；天果絕古氏，雖再娶，豈能格天？徒爲非義耳。」包赤心欲再開口，客卿道：「璋言既出，斷無不信之理。日後志就，自來奉託。此時大夫勿相逼也。」安萍無語，赤心轉面視之。安萍道：「如此且緩，我們告退。」包赤心只得起身，同別上車，到余大忠家來。大忠道：「既勞玉趾，又費台心。」包赤心道：「詎料這廝堅辭，以有妻子，隨說隨辯，并不放絲毫隙縫。」余大忠道：「足下曾否言及大忠？」包赤心道：「看他開口拒絕，再說出尊名，更不雅觀。」余大忠道：「如此可惡，待我尋事難爲他。」包赤心道：「難難難！」余大忠道：「何也？」包赤心道：「主上信之如神明，愛之如骨肉，如何難爲得他？」余大忠道：「尋難辦的事與他辦。」包赤心道：「亦屬無用。春水河之乾涸，玉砂岡之亂雜，歷來爲國之病，彼俱談笑而指顧定之。近文風衰弱，遽返端厚之習，武備荒疏，又著武略之謨。國家諸事，尙有難於此數者乎？」余大忠笑道：「有足下僅知此之爲難，而我視之却易。其權在彼，得以安閒籌辦，別有權在人者，彼安得而爲之？」包赤心欣然就問。正是：難才雖索奇難事，識廣何妨淺識謀。不知所說係何難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明薦暗傾沉疴難國手 順留逆去利器試盤根

却說包赤心欣然問：「究竟猶有何等難事，使彼不可得而爲之？願聞其詳。」余大忠附耳道：「如此如此，包教他應付不下，我等亦可坐收漁人之利。」包赤心聽了大喜，忙催余大忠速依計而行。二人同行出門，大忠卽上朝去。再說安萍別了包赤心回家，想着客卿烟事，自己到門直告，又是不便，意欲另託他人，正在躊躇，忽見駱巖進門，安萍大喜道：「來得好也！」駱巖道：「何事見教？」安萍將余包主意形情，細細告訴，欲煩轉致客卿使之防備。駱巖辭道：「素未登顯要之門。」安萍道：「此亦國之大事，何可膜然？昔時弟奉命治西庶長之疾，因余包蓄意謀害，弟又屬有關係人不能明告，兄曾受顧庶長命，寄信去使西庶長謹防，其勦勞已著史冊，今日奈何推諉？」駱巖道：「前次之事，因弟與西庶長稍有戚誼，且係修函遞投，非弟躬詣也。」安萍道：「清高不好太孤，凡利濟之事，尤須贊助。今兄既不肯往，相煩回宅代萍作札，速致古公如何？」駱巖道：「此事不可再推，嗣後勿以俗事相強。」坐下問些瑣事，別回修書命童子送到古府不題。且說余大忠上朝，到抱露樓見駕，謝賜武略。島主問道：「議論可好麼？」余大忠奏道：「國家當興，天賜奇才，輔佐主上。歷來莫可措辦者，皆設立良規，省費無算。臣雖不知兵，以春水河玉砂岡兩事而推論，自然切中款竅。」島主道：「今五鳳鳥進有華鸞，卿可觀之。」只見小太監提着水晶籠，約徑尺寬闊，內中有墨鳥一雙，形如鸚鵡，并棲梁上。到到樓前，見花木有含苞者，有已放者，雙雙遶梁飛舞。島主親手揭起闌門，放出一隻，昂立籠頂，延頸而鳴，聲音仰揚，滑滑瀝瀝。若有百千轉折，渾身毛片抖撒開來，五色光彩，燦爛耀目。凡含葩之花，陸續齊開，華雛張翼，嚶鳴斜穿順遠，所過花枝，小瓣紛紛離落，并無半片着地。歌停舞畢，仍然飛到籠頂，簇弄花瓣。籠中之鳥，突然發聲，只見瓣漸縮小，而俱入於五彩翎下。彩翎又漸縮入，色仍轉原體。然那小小墨鳥，自投門入籠中者，渾身俱轉瑩白，羽毛與水晶無別。飛出直入花叢，立於最高枝，顛舉首長鳴，清越如笛。身大脚高，與鶴相似。忽見花內如旋風捲雪，紛紛俱向華雛身下尾上裹來，華雛鼓翼庇之，鳴罷收身還籠，翎內隱着各色花心，馨香滿溢。余大忠贊道：「異哉！」島主道：「此雖不飲不食，一歲一放，便免饑傷，能辟惡毒蟲蟻。」余大忠道：「不

僅供玩好，且有大益，洵係奇品。曾聞百練關產百香驕，今此華雛，實堪匹敵。島主道：「何爲百香驕？」余大忠道：「此物獸身而禽毛，其行甚速，過於奔馬。過歲之後，翎毛長成，風起飛去。畜之者歲再去其長翎，三歲後即不復生矣。凡在放時，眠于茵莎之上，張開毛羽，翁收焚馥，遍身十二翻，分時四時，花氣芬溢，充滿十丈，直待新花將放，宿香始消。」島主嘆息道：「此聚香驕也。產于木龍嶺石板崖，亦不常有。將其翎翮置茵褥之下，能醒痿痺，而今更莫道矣。」大忠道：「去年主上曾將四關委庶長客卿，未知如何回奏。」島主道：「迄今未覆。」大忠道：「四關實心腹之患，不似浮金等處，西庶長反置度外，如不及早克之，而成尾大不掉，則將來貽害非淺。」古客卿具如許大才，應請趁早着其專辦。不然，他時四關齊心併力，如趙韓魏之分晉國，悔將何及？」島主道：「卿言甚善。」乃命侍監召客卿到清寧殿。島主問道：「前以四關煩卿籌畫，未知有妙策否？」客卿奏道：「各將之來由情形，臣雖知其大概，而一切仍須訪詢的確，策尙未定。」余大忠道：「惜大忠無才，不然一見勝於百聞，往而觀之，自可因形勢以措置。」島主道：「客卿肯爲寡人行乎？」客卿道：「上命豈敢不遵？但願寬臣銜勒，使得便宜行事。」島主道：「闔以外卿俱主之，寡人弗與聞。」客卿乃謝恩出朝，回府家丁呈書稟明，開函看畢，知係安萍照應，投爐焚去。門官報道：「顧相爺到。」客卿出迎，顧庶長問道：「先生奉命往視四關，豈不中了奸人之計？」客卿道：「奉命辦事，未知何爲中奸人之計？」顧庶長道：「先生辭婚，大拂余包之私意，故薦巡四關，係借悍將之刀，以賊先生也。何不邀彼同往？」客卿道：「同去反多瞻顧，莫若獨行爲便。」顧庶長道：「願先生小心，茲有邊記一冊，乃四關歷來情形，及各將心性，請存覽之，以定先後所宜。」客卿喜道：「承教。」庶長別過。客卿令召募車夫，尙能推五百觔，行八百里，諳本國風土人情者應募。當夜詳察邊記，知四鎮緣由底裏，酌定先後。次日有農民揭召，請見客卿，視其人身長八尺，方面微鬚，自言：「姓平名無累，能推八百觔，日行八百里，熟悉地利人和，願得青貝百枚，唯命是聽。」客卿如數給之，平無累領去。片刻復入稟道：「車已齊備，請即起程。」客卿命家人般出行行李，交平無累，也不帶跟隨，使出門上車命

往東南進發，離黃雲城逶迤行去。晚來找宿。次日，見山徑險隘，俱砌有堡壘。古客卿問道：「可知立於何時？」平無累答道：「樊庶長所設，上置車輪飛礮等件，有警則近民共登而守。」客卿嘆道：「可謂盡心王事矣。」平無累道：「雖然盡心，却也有過。」客卿道：「何也？」平無累說：「家人瞞着，常多索詐婪貪，四關之不供稅，豈獨權倖罪也？」客卿道：「樊庶長豈容縱家人苛勒耶？」平無累道：「非容縱也，知之而惟驅逐，未聞重懲，羣小不懼，後來皆效尤耳。」客卿道：「汝素做何生理？」平無累道：「惟知農與御耳。」客卿道：「御術何如乎？」無累道：「不疾不徐，心閒力逸，千里獨健。」客卿道：「西庶長家人若何？」平無累道：「西庶長待下太嚴，受賄無論多寡，皆以軍法從事，雖犯者絕少，然不可爲訓。」客卿道：「何也？」平無累道：「有其德方可用其嚴，不然必死於小人之手。」客卿道：「西庶長之德若何？」平無累道：「所入俸祿，盡分以周急，進任之初，卽慎其選，有功必賞，是以重刑而人不怨耳。」客卿道：「顧庶長如何？」平無累道：「顧猶樊耳。」古璋道：「包余若何？」平無累道：「蝮螫之萃，安有善類。」客卿道：「古某若何？」平無累道：「更甚於顧。」客卿驚道：「職處開曹，從何索勅？」無累道：「正爲此耳。當茲未與事之時，見于聲色，已有庶長門官形狀，將來豈不更甚？」客卿笑道：「還朝當易之。今奉命往視四關，汝意以爲當若之何？」平無累道：「顧庶長精詳國事，聞與會議，豈無成竹？」客卿道：「雖有所見，汝試亦爲籌之。」平無累道：「可用者用，不可用者除，所難者在通明關耳。然龍遜勇而寡謀，其子智而多力，實非有心叛逆者，皆爲權倖所誘，如能伏通明，諸處自可措手矣。牛市乃大忠之姻婭，苟剛爲權倖之外府，彼有恃而無恐，自不能不動斧鑿耳。」客卿點頭問道：「晚矣，離宿頭多少遠近？」平無累道：「到八曠猶有三十里，過八曠便係通明。」客卿道：「天黑矣，如何得到？」平無累道：「前係東南大路，平坦好行。」乃將扣絆重緊，軸上加脂，執定雙竿，殷殷直往，如馬奔馳，耳內若聞風雨之聲，卽時已到八曠集。下車投宿。次早清晨起來，只見店主呈東跪稟道：「有通明鎮將龍遜請安，在外伺候。」原來龍遜初接飛報，知客卿巡察，便礪兵秣馬，及聞單車而來，始放下疑懼之心，與子龍街計議，先

以禮迎，卽知其才，如無實學，然後執而辱之。是以特至八曠迎接。當下客卿道：「傳來。」店家出去，只見一個彪形將官進來，濃眉大眼，闊嘴方頤，於階下參謁。客卿進步扶起，攜手上階道：「有勞將軍遠涉。」龍遜躬身答道：「客卿爲天降大賢，末將雖聞駕巡四部，因未知先到何方，是以接遲，望恩寬恕！」客卿道：「巡視乃問邊方疾苦，及各鎮將軍數年阻抑，如苛小事，是重擾也。」只見外面四個將官，捧盤膝行，直至級前。龍遜下取呈上。客卿道：「無庸，可取回去。」龍遜道：「粗率非片，望賜加笞。」客卿不拂其意，膳畢出店。只見夾道俱跪着戎裝將軍，客卿向龍遜道：「甲冑之士不拜，今行此禮，將軍之過也。」平無累叱道：「免！」兩邊班聲如雷。上車行過八曠，集到富源河前，面已係排華嶺。只見頂嶺有物如包裹，一毬一毬，自上墜下。平無累問龍遜道：「龍將軍，此何物也？」龍遜笑道：「末將大子龍街等戲耍。」車到嶺下，却是一羣十餘歲的小兒，捆紮齊楚，分列兩行，有「虎翼狼頭」字樣兩竿旗，一個童子執着「命」字角旗，居先率衆，伏跪路旁，稟道：「通明關孩兒軍士迎接客卿。」平無累道：「免！」龍街領羣兒齊起如飛，向前上嶺，將旗三搖，結成一陣，到車前跪稟道：「小卒龍街，請賞賜陣名。」客卿看那陣形如魚，大頭猛嘴，尖尾勁翅，氣勢雄強，明係鯊魚，乃道：「變。」龍街執旗入陣，移動變成參差橫形，旁銳如斧。龍街出來，客卿叱道：「變。」龍街又入陣，將旗招展，周巡出陣。客卿看形變環如虹，又令道：「變。」龍街將旗一卷，陣卽收聚，團結如盤。客卿道：「變。」龍街將旗三展，變作一字。客卿道：「再變。」龍街擺旗復變初形。客卿道：「止於斯乎？」龍街道：「止於斯爾。」客卿道：「此陣七十二變而成，飛龍又二十四變，始得翔鳳。今纔五變，乃方圓曲直銳之初，奈何云止？」龍街道：「請示如何破法？」客卿道：「陣者，活法也。止如山岳，不能移動，動如風雨，不可逐退。須制之，使呆，然後能破。破鯊魚當用四軍一掣其尾，二絆其翅，以一自口中入穿腮出，而截其腰。破接盤，須用三軍二軍掣制其箝，勿冲其旁，一軍擊其腹。破長虹，椎剪其中，破老龍，不可入腹，須用一軍攻其前，游兵周圍邀截。帶魚者，長蛇也，首在陣中，尾居陣外，須用三軍先用勁軍擊尾，其首卽至救護，旁出勁軍迎其首，密使騎兵截其項，項斷陣方能

破。龍街驚訝，跪下道：「今日始聞仙論，從前只謂無敵。望客卿將全陣變化俯教，沒齒不忘。」客卿笑道：「請起些微小事，何必如此？」龍遜道：「陣能入否？」客卿道：「軍士皆國之爪牙，何必自傷？」龍街向龍遜道：「父親不必持疑，將名身自誤。」龍遜亦喜。龍街爭代平無累御車入通關來。但見峯巒端發，拔秀非常。客卿疑龍街文武兼全，回頭問道：「可善詩文？」龍街忸怩道：「小人素遠冊籍。」客卿道：「厭棄書卷，安能與古爲徒？既欲學陣全法，不通文義，如何縷分瑣解？」龍街道：「小人生成愚魯，猶不足奇。合關無識字者，皆役先以通明爲最。後來突然盡行糊塗，所以胥役皆募他方人氏。不料到此之後，逾時亦慚昏憤，徒爲勁悍。」客卿道：「怪哉！此處可有善堪輿者？」龍街道：「無。」龍遜道：「關內從前人多財寡，有胡堪輿先生謂：厭波河來源太直，與土築起半壁，至今賴之家戶不致饑寒。」客卿道：「離此若干途程？」龍街道：「在天椽山下，約離二里。」客卿道：「且去看來。」龍街道：「請歇息再去。」客卿道：「不必。」龍街乃推出關，龍遜指前石壘道：「此卽係胡先生所造。」客卿命過石壘，見單峯入漢，名曰「天椽」。兩旁重疊排列，如矛如箭。客卿道：「速將所築折毀，定主文風興盛。移此石塊于下流五里，堆作夾礮，自可免于貧寒。」龍遜不解。客卿道：「有此秀峯秀水，而築壁以阻斷之，偏遇清貴吉流，使自亢入，自必文衰武暴。若不拆毀，定多凶亡。」龍街道：「是呀！歷歷按之，諸有名者，皆非善終，得毋由此？」龍遜命軍士立刻動手。客卿回關，龍遜父子恭敬不暇。住過兩天，見其心誠，問龍遜道：「將軍知過麼？」龍遜躬身道：「惟求指示生途。」客卿道：「無他，進表請貶貢稅如初。主上寬洪，自不加罪。」龍遜稱謝，令記室具稿拜本，自貶請罪。客卿問關政及各屬事務，不合義者悉令去之。終朝談忠論孝，龍遜父子感化誠服，乃出陣圖藥方各一冊示之。龍街驚喜，如法揀選，修合齊全。晝夜鑽研理勢，未通徹處，求解全悉。及至二十五天，奏本將官方纔回來，奉到恩命，前事免議。小心守職。龍遜父子大悅，謝恩。客卿起身往百鍊關。龍街告訴龍遜，欲隨行親炙。龍遜只得此子，雖有不捨，因見客卿賢而多才，實心敬信，割愛允從。龍街收拾行囊，出外分付虎翼狼頭二軍，告以出隨客卿之意。二軍士卒閔然，隊長



余先祐等請道：「衆軍受小將軍恩教，情同父子。今小將軍獨隨客卿，使衆何歸？」龍街道：「我豈肯輕舍諸卿？因學問淺薄，今欲隨天使以求教益耳。」隊長道：「衆軍亦願爲天使執鞭辛苦勿辭。」龍街道：「此事我不能作主，須稟請示，再看若何？」大衆道：「求小將軍善言。」龍街應諾入內稟請，客卿允從。乃使兩軍治裝，每伍人同一車，一千人共用小車二百輛。半日俱齊，護擁出關。余先領狼頭在前，余祐領虎翼在後，往西南進發。龍遜步送到青蛇嶺，平無累稟知，客卿辭使回去。經由赤尾坡，沿路均係赭壁丹崖，望見紫驂嶺，頭北尾南，形勢超躍，直似天馬騰空之像。緩緩推上嶺巔，視南邊復有中紫驂嶺，小紫駒嶺。本國東西形勢瞭然在目。遠近山岡，備極萬狀。北邊峯嶺尤峻，連障交疊，霄撐漢目，不能窮。南望槽湖，汪洋浩淼，北望京城，岫裏峯包，西望老人峯，拄杖僂僂，東望鳳翅嶺，鋪張奇觀，難捨下嶺。過老人峯，行來五天，到了百鍊關，却係個大峯形如老猿，脚底係深溪關，居山隈回望老人峯，在紫驂嶺下，正如老者欲上騎的情景，馬亦有受勒之勢，不似赤尾坡奔騰形狀。龍街道：「楊崑如何不來迎接？」平無累道：「守將如此，關可襲而取也。」客卿道：「且速進關。」平無累先行，領兵趨到守軍放下關來，平無累大吼趕上，雙手托起。余先領軍如風而入，平無累低頭閃進，兩手掣出雙劍，呼號上城，譙樓兵丁駭得飛跑。平無累將鐵閘盤起，後軍盡入。只見楊崑領兵前來，龍街呼道：「平將軍不須動手，楊將軍可快迎接天使。」楊崑見係龍街大驚，答道：「天使何在？」龍街道：「車中不是麼？」楊崑看見客卿，慌棄戈下騎，參見客卿，躬身扶起道：「聞將軍原是正人，因爲賊所誘，誤獲重愆，而今持兵拒戰，却是何理？」楊崑赧顏答道：「素性愚暗，誠如天使所諭。今聞有兵不知何處來的，是以荷戈問訊，懇天使原宥。」客卿道：「原係分內之事，誰能責汝？但兵已入關而始知，成何將體？」楊崑唯唯。隨進營門，客卿點視軍將，見衆將營俱有不平之色。客卿問道：「驍將可俱驍勇麼？」當有名喚閻長者，昂然答道：「敢請命試。」龍街怒其無禮，正欲喝叱，只見平無累稟明，客卿下來道：「何樣試法？」閻長道：「十八般武藝聽點。」平無累笑道：「一個對個試，無甚意味。饒爾們十將，我只單身要要如何？」閻長道：「須稟天使。」

「平無累道：『請。』」閻長向前，躬身稟道：「平爺藐視小將等，言以單身敵十；但器械無情，理當求示。」客卿道：「器械無情，難免傷損，不用器械者准。」閻長退下。平無累見營門外左右，俱有金角端，足高三尺，每個約重七八百觔，便向前提起一個，放下道：「你們來看！」諸將雖然吃驚，閻長硬嘴道：「原說單身敵十，這角端難道十人抬不起麼？」平無累道：「抬抬看。」閻長等五人同前用力抬起。平無累道：「好再來。」又雙手抬高放下道：「學這樣子。」閻長等十人齊上，亦抬高起來。平無累道：「好！」乃左手擦衣，右手擎起，遶營回來，放下道：「請。」十人招呼舉起行去，奈手力脚下不齊，未曾移動十步，早將角端拋落。閻長腿遭壓倒，血流滿地，大叫一聲，昏迷不醒。客卿取出靈丹，命將腿湊好，捆縛起來，用童使將藥化開灌下。喚楊崐責道：「似此庸材，如何使充驍將？」令營內衆士卒道：「無論將官軍士，有二人抬起角端者，補充將士。」衆人得令，紛紛前來，如式抬舉，止有十二個，皆是軍士。查點姓名曰：童微隆、達吳、洪越豐、七瑩、曾東、茅游、蔚然、饒棋、晁照、犀利、辛葵。又令將素習兵器者使驗。衆將領命，各呈所能。客卿見俱精熟，命盡補驍將。忽見閻長喊道：「好也好也！」一骨碌爬了起來。衆將命其快謝天使仙丹，閻長慌慌叩頭。客卿令原來十名驍將，均補軍士之數，待立功時，再行陞復。又責楊崐道：「有材如此，而使沉埋，顛倒極矣。」楊崐道：「驍將俱係公舉，小將并無偏愛。」客卿道：「甚麼公舉，不過係資緣。爾只顧徇衆，那管政務，設有用時，豈但送他性命，敗誤國事，非淺爾的身家，安能保乎？」楊崐叩頭稱謝。客卿命入檻車，在關上就住五天，訪民疾苦，俱訴稱楊崐愛惠，乃釋出檻車，去其職銜，仍使權領關事，有功再復，護罪即誅。楊崐感服。客卿起身，欲往淦中關，楊崐稟道：「請先往滋榮。」客卿道：「何也？」楊崐道：「今有滋榮關牛市，使人送書，約末將同心舉兵，殺往京城，中有包余內應。小將蒙天使指醒，豈敢隱匿，請乘牛市，備尙未全，迅往平之。」客卿道：「如此，足見將軍向來爲人所誤。請問貴關所產軍需何件？」楊崐道：「槍鋒、箭鏃、銀簾、着肉、斷筋、草，各處皆取於茲。」客卿道：「可如此如此。」楊崐領命。客卿分付平無累，又呼十員驍將前來叮囑，留下平無累，自同龍街帶童微、茅游起程，往淦中而去。百

鍊軍民將士相送，無不泣下。客卿由方中坂直行，太日山上送琴嶺。五日到天乙岩，瞭望淦中關。龍街指道：「關內似有排陣之形，想必操演。」客卿道：「此處離彼約有若干路？」茅游道：「自峯上至下脚十里，再進至關內三十里。」客卿道：「可在此山隈中住下。」龍街稟道：「小將請先暗入關。」童微道：「須同茅游去。他的表兄盧成，家在關內，同去可免盤詰。」客卿依允，吩咐小心。茅游叫衆軍將所帶銀籐，俱拏出來裝滿大車，同龍街往淦中。到得關前，守門將士盤詰。茅游答道：「百鍊關有銀籐送來。」盤詰的道：「投誰行內？」茅游道：「向來俱係託寶門表兄盧成貨賣的。」盤詰的道：「原來係盧成的表兄弟，離百鍊關幾日了？」茅游道：「六日。」又問道：「天使可好麼？」茅游道：「愛兵民如子弟，閣關歡悅。」又問道：「可曾動身來？」茅游道：「聞說起程，想亦將到。」盤詰的道：「爾今銀籐來的甚好，可速同盧成貨賣。」茅游謝道：「如果得價，夥計們改日奉候。」盤詰的截上盤清戳記，二人直推進關。却說淦中鎮將苟剛，平素自恃才智，心懷覬覦，結好三關。牛市乃勇猛之夫，彼即極其諛美，龍遜紀律嚴肅，彼外加尊崇，內實忌之。楊崐土產富饒，彼則時使餽遺，無而皆有，器用犀利，糧食充足。西庶長出駐雲平嶺，更坦然無忌；及聞客卿巡邊，又接大忠書囑，愈加帖懷。探知龍遜歸正，楊崐受檻，吃驚道：「古璋係甚麼三頭六臂七心八胆的人？這般利害！」即刻通知牛市安備周詳，只待到來戰鬪。這晚巡視回衙，登樓飲膳畢，忽見草場火起數處，不禁着慌。立即發令箭，命遊兵撲息，毋許出聲。守關者不得救火，下班軍士各守要路，嚴查奸細。且說龍街茅游進關到寶門行內，盧成出差離家，夥計迎接，二人住下。先向周圍看過，晚來將銀籐解開，用火煨煉。原來這銀籐初時色黑有光，後復變白，燦爛如銀，其輕如竹，其軟如繩。惟于火上烘煨，始堅如鐵。以水浸二日，復軟。然火候未到，則不鋒利而易卷，火候過足，則性烈而易折。凡看火候，最爲緊要。細枝可爲弩箭，粗枝可爲槍矛，老根可爲鞭錮。當下茅游代龍街選得兩枝細根，煨作雙槍，自選粗枝，煨作鋼鞭。到了二更時分，出門觀看，并無人行。乃藏好器具，剗到草料園中，取出發火筒，每堆各于上風安入點着，仍然回到行內，閉戶仰望。霎時滿天通紅，人聲嘈嚷，乃湊勢同持

器械，開門奔關，途中行者却少。走到路口，見有數十搭鉤軍士，鞭打槍刺，直向前行；旁邊突出兩隊游兵，緊緊圍住二人相倚，儘力沖擊，奔到門邊，龍街敵住後兵，茅游打開大鎖，童微等接個正着，齊湧入關，兩隊士兵，不會攔住半個。只見苟剛率親兒軍，橫着狼牙棒，飛騎衝來，撞見童微，兩下并不打話，棒鏹往還，童微力敵不住。苟剛看見乘車指揮者，料是客卿，乃丟了童微，斜刺裏驟騎飛到，舉起狼牙棒，欲待擊去。童微先見苟剛不戰而去，料其必犯客卿，便逕來車前。苟剛恰到，急舉鏹迎棒，因用力太猛，將鏹打斷，童微持着鏹柄架攔，只見余先領軍圍攔將來。苟剛見勢障利害，慌忙殺出，正撞着龍街舉棒，便擊。龍街雙槍架開，回棒又到，戰有數合。龍街左槍逼開金棒，右槍刺去，正中苟剛，大叫敗下陣去。余先開弓發矢，正中肩後，苟剛忍痛加鞭。龍街取出金鎗策馬追到，飛擊打翻下騎，衆軍士向前捆縛押回。龍街復舉槍同茅游往衙中殺去。余祐將親兒軍殺得七零八落。客卿見苟剛已擒，傳令首惡已獲，與諸人無涉，不得亂殺。鳴金收兵。龍街等已入衙中，聞得金聲，即屯紮以待。客卿到來時，已將天亮，擊起集議鼓，衆將官陸續俱到。客卿將簿點視諸將，內除殺死七人，仍有十名，因傷重不能前來。又有一名苟誼，不到，客卿查問隊頭稟道：「苟誼現在獄內。」客卿問故，隊頭道：「苟誼係苟剛族人，因見所爲非禮，泣諫數次。苟剛令其往結西北漠漠等島，再三不從。苟剛大怒，革其官祿，幽於禁中。」客卿道：「此賢者也。」隊頭引入，與苟誼道明緣故。苟誼向前叩見，客卿扶住道：「足下以忠義爲心，真堪師法，如何爲此形迹？」苟誼道：「天使天才，誼泥首久矣。今日幸逢安敢負其素志？」客卿再三不受，行賓主禮，攜手出牢。到得衙來，見苟剛披髮垢面，縛在定魂樁上。苟誼不忍，跪下懇求全其首領。客卿道：「此係國法，璋不便作主。」苟誼道：「國法雖重，但苟剛僅有逆意，却未見有反形。誼並不仰求枉法，惟祈舍重就輕。」客卿道：「本應在此正法，足下既諄諄代請，惟有解到都中，聽主上定奪。」乃命送上囚車。苟剛解下定魂樁，見了苟誼，追念已往，不勝忿恨氣結，登時斃命。客卿道：「雖然已死，典刑難廢，斬首揭示三天，然後拖埋。妻子從寬免議。」令訖，再與苟誼坐定，問道：「不佞將往滋榮，足下有何高見？」苟誼道：「牛市素性

狂妄，久有無君之心。今聞三關俱定，其心懼而慎，其謀險而急。爲今之計，不可從內出，必須從外入。可覓沿途隘塞，作暗伏之謀。且突然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也。」客卿鼓掌道：「妙哉！妙哉！璋即動身，途中諸務，敢屈足下辦理。」

苟誼道：「素不諳臨民，請另換能士，誼願隨往。」客卿道：「現在乏人，視今左右，無出足下上者，幸勿過却。」况前亦係朝廷臣子，并非苟剛之屬，奈何避小嫌而罔顧國事？」苟誼不能推辭，乃權領關事。客卿于次日，將軍分爲二陣。凡着傷者，俱令坐車，使童微率之，用天使旌旗，由內緩行。自率龍街茅游帶着勁軍，出關外由度周峪一路進發。過豪豬溪，陽權湖，陽光潭，瑤光渡，到牛尾山，連夜行到關前，方纔六天。却說牛市不比三關，父子相傳，乃係自他本身逆起。生來力大，能於陸地行舟。本姓許氏，產時居近市集，以市爲名，世業種植。因年荒投充滋榮卒伍，鎮將牛伍山見其勤勞有力，用爲親軍。嗣又認爲義子，故改姓牛。伍山甚愛厚之，牛市得意，便交朋結友，軍中奸徒，皆爲之用。後隨牛伍山出獵，到大種坡，奔出一隻斑斕大蟲，見牛市在前，情急便撲。牛市撩衣側身，左手按住虎項，虎不能動，用尾掃來。乃以右手削折尾根，抓住項皮，執着虎尾，翻身向來。伍山大喜，牛市四顧無人，行到伍山面前，將虎望身上拋擲。伍山驚倒，大蟲得脫，也不暇咬人，拚命奔逃。左爪踏在伍山面上，頭顱已碎，眉目、鼻、糊成一併。牛市乃追向前，擒着逃虎，續有兵將趕回，圍住牛伍山之屍。牛市假哭，將虎擎到，揮起右拳，也將頭顱打碎，用車載伍山屍首，并虎回關。衆人感嘆，牛市猶然涕泣不止。將士當作真心，都來慰勸。首將黃犍道：「各關不奉法度，已經有年。牛將軍又無後嗣，誰能承事？牛市既係義子，又多勇力，相應立爲關主。未知諸公若何？」衆將道：「所議極是，誰敢不遵？」牛市便主滋榮，自謂無敵，復通好各關，交結外島，欲待西庶長沒後，再行舉事。及聞客卿巡行，接得余大忠密信，乃暗使刺客於沿途守待。不意先往通明，後聞龍遜，龍街歸正，猶笑其怯，而非真心。隨又寄書餽送，請余大忠包赤心，從中掣肘，并送土儀，修書與楊崐，叮囑相機擒除，求其資助器用。又使人照會苟剛防備，毋使生還。後探得楊崐受縛，苟剛斃屍，復于來路水草之中，俱暗置毒藥。山林沮澤險隘之處，亦用埋伏。各事停當，專待客卿入來。

當時接得楊崐回書，極言：「不意天使遲到，未及防備，忍辱含羞。今送上鯊皮五十挑，斷筋草三挑，箭簇二十二挑，槍頭三挑，銀藤二十二挑，以添資用，求爲報仇雪恥。」牛市照數點入，見挑夫俱極壯健，想起營內兵士大半分去埋伏，欲留在關上使用，便與押解官道：「楊將軍托我代他報仇，所來人衆，俱應在此聽差。功成自有重賞。」押解官答道：「遵令。」牛市安頓停當，探子報道：「客卿人衆，于某日自淦中起程，將到烏牛嶺。牛市正欲率領兵將，憑險截殺，忽接荀剛兒子荀祕飛密報道：「客卿分軍爲二，一由關外，一由關內，前來夾攻，內外俱須防備。」牛市驚道：「這古璋狡詐，明自內來，暗由外入，攻我不備。今既已知，那怕他到？」正欲抽兵埋伏關前，報到天亮時分，忽有兵衆千餘，屯于對過雙眉塢下，不知係何處來的。」牛市道：「實在迅速，但猶欠調度，誤將奇兵作正兵。待我先行掃去，然後再除關內一枝未晚。」命取披掛，抬器械來。親軍取出烏金盔甲，抬出雙股大叉。牛市結束上馬，帶着許古棣、黃尖三將，領兵出關，直向關內殺來。正是：強兵遇着強兵，猛將恰逢猛將。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妒嫉暗招兵 糊塗偏選將

却說牛市領兵率將，直到雙龍島前，打算手到擒來。不期官軍俱收斂，養息氣力，嚴守着口。牛市暴跳終不眠，天晚只得回關。接連五天，客卿方纔令茅游迎敵，龍街押陣。茅游使的兩桿月牙槍，驟馬向前。牛市使黃尖接戰，黃尖舞動雙鞭，飛騎殺來。兩下不問名姓，戰到三十餘合，茅游拖槍敗走，黃尖迎頭趕上。茅游認得真切，翻身用子午劍法，當心刺入。黃尖使雙鞭蓋下，不期左槍又自旁圈上面，黃尖急閃時，已將眼眶割損，翻身落馬。茅游復向咽喉一槍，結果了性命。牛市見黃尖亡命，立即舉叉馳到茅游跟前。牛市接連三叉，茅游招架不住。龍街趕來，茅游腿上已受叉傷，忍痛奔回。牛市龍街戰到五十餘合，客卿見龍街敵不過牛市，乃將紫銅如意，揮起指去。余祐領三百虎翼兵如潮湧出。許古棣恭慌引兵趕到救應。客卿復使如意揮開，吹動螺角。虎翼軍分而爲二，左軍攻內，右軍應外。

牛市雖不怕龍街，然亦莫能急切取勝。又見衆軍圍來，恐防圍緊，吃遭暗算，便虛使一叉，回身衝出。余祐在旁望見，便取出牛筋弓，搭上銀簾箭，認定發機，正中牛市左腿。龍街兩邊混戰，牛市腿已着傷，怎當這邊軍士，個個精強，矯捷許古棣，恭那裏救護得來。正在危急之際，尉悅引生力軍而來。客卿見牛市強悍，不能就擒，恐多傷兵士，乃命鳴金。牛市亦退回關，審視傷處，雖不甚重，因鏃有毒口，傷處已發青黑，忙用藥水刮洗，靈丹調治。一面令召回伏兵，齊集家將商議道：「古璋將勇兵強，難于驟滅，惟有暗襲，方可獲全。明朝我領軍挑戰，許古引五百軍士，從左脅夾攻，尉悅引五百軍士，搶塢，棣恭選二百精騎，乘虛擒捉古璋。各宜盡心，不得有誤。」諸將得令，再說客卿當晚安排。次日清晨，先到關前周視，只見女牆邊叱道：「誰人大胆，敢來窺望？」客卿仰視回營，牛市已率衆出關，列成陣勢，塢內清淨無聲。少刻炮響，諸軍齊出。牛市向龍街挑戰，二人相持不下。許古從左脅撞來，茅游迎敵。尉悅直奔塢內，余祐接住混殺。棣恭見客卿持紫銅如意觀陣，兩旁并無將士，心中大喜，引騎飛來，將到跟前，見客卿上坡面而逃，棣恭連連加鞭追趕。看看將近，忽然馬腳軟陷，天崩地塌，棣恭同軍士俱跌入坑中。牛市見棣恭全軍遭陷，料無生理，心內驚惶。龍街等勇氣倍加。許古受着余先飛鏢，忍痛逃走，反將自軍沖動。牛市見勢已敗，收兵回關。龍街等不捨，緊緊追來。牛市奔到關前，見關門緊閉，衆軍擁住，不覺大驚。忙自前來看時，只見楊崐的押解官，撫着女牆道：「素聞將軍英勇無敵，如何連輸二陣，數百敵軍，猶不能勝，貽笑殊多！將軍可掃清敵人，小將即開門迎接，如不能剪滅，有何顏入關乎？」牛市聞知，又羞又怒，立即率軍回身復戰。龍街呼道：「天使憐汝等倦困，許令少歇。」牛市雖不覺勞，諸軍鬪過半天，又饑又疲，聞得天使垂憐，使暫歇息，誰不喜歡？令方傳遍，塢內突出數百兵，輕裝軟戰，各持刀斧，沖殺過來。這邊歇息已定，血脈尙未回，復雙脚俱不能動。二千餘軍士，無不受傷倒地。許古尉悅俱往山上奔逃，茅游等各認追擒。惟牛市憤怒，挺又衝突，兵卒當之者莫不傷殘。直到下午時分，沖出重圍，見關內有數十將士，前來接應。牛市道：「衆軍可先歸，我再去斬將搦旗來。」只見那押解官荷戈說道：「勸將軍莫作如此想了。湊早肉

袒負荆，猶可保全性命；若仍執迷，誰願同受叛賊之名？」牛市道：「爾莫管閒事。」押解官道：「牛老將軍爲爾所誤，我須擒綁，以贖其愆。」牛市大怒，舉叉就搗，押解官以戈挑開。二人在弔橋邊，往來來戰過二十餘合。龍街趕到，將孔筋應擒將鉤，拋高擊來。牛市不知何物，慌忙用叉掃隔，爭奈其上共有三十六個天罡鉤，左邊雖然掃開，右邊已被鉤着。方想用力解釋，押解官將長戈挑搭肩膊，龍街也用鉤往後拉着，牛市倒于地上，衆兵向前縛起。爾道：「這押解官爲誰？」就係平無累。當時擒得牛市，卽來謁見客卿慰勞，率衆同進關來。百姓焚香迎接，代牛市請命，稱其愛民惠衆。客卿道：「愛民乃在位分內的事，叛逆犯法，不能寬恕。今准衆百姓之請，誅其身，宥其嗣可也。」令龍街將監書呈上，客卿隨閱隨燬，看到口報有「浮金島大兵浸入之字，三城俱失，用計取了百結關，攻毀葫蘆峪，已到獨鎖渡；又有天印雙龍，告道起兵之期。」客卿與衆將道：「敵勢猖狂若此，四關不平，國事未可知也。」令將牛市之子牛達，并家小竄往烏沙島安置；平無累權領關事，將府庫查清，正項解回，餘項造冊二本，一分存關上防備，一分賞賚將士，拜本不題。童微等亦到，客卿思想道：「雲平嶺西庶長多病，未免煩勞復發。雙龍天印入寇，烏楓嶺猿啼峽爲要道，將士軍資恐不敷用。」因令將箭鏃槍鋒等件，分一半交茅游同辛黎等五員驍將，往烏楓嶺助王之華；一半交吳洪同童微等五員驍將，往猿啼峽幫李之英。并道：「各事小心，不得違誤。」衆將得令去訖，龍街等徑往雲平嶺來。却說余大忠自奏使客卿巡察之後，朝夕探信。這日，包赤心道：「古璋把四關平定，將若之何？」余大忠笑道：「聞彼先往通明，這龍遜平時連君命都不受，今日豈反服他？况我先使人往囑，除了古璋，包他有賞無罰，誰不樂從？」包赤心道：「惟願如此。」旁邊儲位近前稟道：「適見報騎，云自通明來，有鎮將奏本。」余大忠喜道：「定成功也！」包赤心問道：「何以知之？」余大忠道：「無古璋的本，而龍遜有奏，定然成功。想係古璋已死，龍遜捏其罪名，上本辨白耳。」包赤心與儲位道：「往次都係先將書送到這裏，并我家中，再上本章。今既無書來此，或者俱下于我家，亦未可知。爾且前去看看。」儲位領命去訖。余大忠道：「真的，往時本章俱先送來，看可上則上，不可則



止。今并無書來，係何緣故？」只見門官報道：「過公公到。」二人同出，迎接禮畢，過太監道：「主上以余大夫薦賢有功，特賜太極元珠茗，使小監齋來。」大忠連忙命排香案謝恩。這太極茗，產于太極洋元珠島，採取最難，不但爲諸茗內頂尖，亦爲珍寶中異物。凡飲三片，七天不寐，聚神固精，兼去臟腑及皮裏膜外積病。如何取之最難？這元珠島在太極洋中，與金丹島對峙。何爲太極洋？因其天造地設于浮石浮金天印雙龍界洋之中，周圍九十里，對心三十里，中分十五里硬水，十五里軟水。硬水居南，軟水居北。硬水之中有島，顏色紺紫；軟水之中有島，顏色深黖。形俱圓如彈丸，是以紺紫者名紺珠，又名金丹，深黖者名元珠。舟舶不能得入，每歲惟有六天，硬水陷下，船始可因其勢，盪到金丹島，籠纜住，方免水陷。金丹島上產的梨棗，其樹如藤，每年曲發嫩苗，綿長無數，隨風繚繞，宛如有根飛絲。那梨棗不但爲菓中上品，并爲解渴除煩的要藥。又產先知禽，其形如鶴，有四翼，渾身毛羽，各不同色，惟翅上深綠，每翼三翎。凡次日有風振起，有兩披下。凡卓立垂懸，自後數轉，是第幾翎，則知幾時風雨。元珠島惟產此茗，取早則不佳，惟在不過已及之時採製，方爲妙品。若別高低，惟將片葉置于舌上，含之消化，而筋脈俱無，口內微生溝澀，淡香津，正天不止者爲上。這元珠島既在軟水之中，如何能採？當初盧生在此經營，因溺水無法可渡，仰見有飛舫車經過，因禱祝請下。邦人于金丹島上戲理梨棗藤苗，飛過元珠島，盤于石上，復纏過來，往還繚繞，一道飛虹。初時胆大者，手抱足交，而度，始知有好茗，久則如橋穩步矣。茗候將到，各島俱來守候。製茗法則須取山頂溢出泉水，製之方佳。最好之年，可得一石，次年惟五七十觔，又次年十餘觔而已。若非元珠頂上清泉製造，則其色亦而無青翠光澤。置之舌上，滿口濃香，盈時卽止。貯藏之法，惟用梨棗葉包裹，則愈久愈潤，清香外聞。其僞者乃取元珠島邊梨棗藤葉，如法製造，以賣于各處，不能別者，多以高值收貯，色雖葱翠潤澤，然香不清而味反甜，久則朽壞矣。其茗有藤本、木本、草木三種。惟草本不常有，木本歲歲易採，有頂泉卽可法製。藤本者，生于巉岩之內，峭壁之中，採取最難。須用接布纏腰縛脅，自上倒垂而下，又要正在將壯之時製得，始爲妙品。每歲採取不過二三觔，其香味色澤與木

本無異，飲之有駐顏壯神，舒筋明目之功。此惟浮石浮金島主所享。今賜余大忠匣內五葉，却係木本，亦非輕易可得。當下包赤心問道：「想通明關龍遜降服了。」過太監道：「龍遜上本，削銜請罪。」包赤心道：「余大夫好眼力，虧得不差。」過太監道：「聞龍街勇捷無比，通明平服，餘者料都可定。將來古客卿勳勞高巍，余大夫功亦不小。」移時過太監別去。包赤心道：「此事如何是好？」大忠悔道：「不想弄假成真。惟百鍊塗中滋榮三處，路途險阨，且知罪浮于通明，定然死拒。」包赤心道：「全局已輸，初只單車，且能平拔扈之強鎮，今有龍街爲之用，兵精將智，羽翼已成，猶有何望？」余大忠道：「這樣怎好煩爲籌之？」包赤心道：「事同一體，何用煩勞？」大忠想道：「有了。只說通明既經服罪，各鎮已知，自然照樣表請。若仍使客卿盡歷三關，恐山河險阻，多毒蟲惡獸，倘有失誤，則功敗於垂成，而通明將又生異心。請召回客卿三關，可漸次而定也。似此說法如何？」包赤心道：「因其逆我而欲除之，奏使出而立功，事尙未畢，又請召回，是先後自相矛盾也。」余大忠道：「然則奈何？」包赤心道：「雖有妙策，未必能行。」余大忠道：「有策卽行，何況妙策？請教如何妙法？」包赤心道：「爾倒忘了麼？上年浮金郎福厚羅多材到我國中，結爲兄弟，立定章程。好事雖爲西老兒所破，彼此猶相餽遺。後次交易，又爲顧老兒所阻。前日有專人來，請問善策，未曾回書。爲今急計，只有約彼說浮金起兵外攻，再令三關內發，我們從中相機行事。」余大忠道：「好計！西山古璋顧復雖能，如此當得住內外齊起，必定如此辦法。」赤心道：「明通本章批出，且捺住數天，然後給發。可急修書交汛兵帶遞百結關，自免盤詰。到彼使衛國轉送浮金，却不好麼？」大忠當使記室修書，選心腹家人空身先往百結關說明。衛國接到文書，立刻令品字城守將給船，且說浮金與浮石只隔二百餘里洋面，島主姓田氏，乃田榮之後。當初田橫死時，五百壯士聞知，齊心殉難。田榮有子，年始五歲，乳母易氏見諸人盡死，嘆息道：「死者固爲義士，而于國祚更須籌謀。田氏止存一脈，吾當撫之。然此處似不可居，當更擇地而隱。」乃收拾器用資糧，邀衆義士母子妻女，共上海船，祝天開行，聽其自止。順風飄到浮石山，見浮石人口衆多，不便安居，乃復到浮金山住下。這浮金

地方東西四千五百里，南北七千五百里，山川土石，俱似金紫，故名浮金。子女匹配，漸次繁盛。田氏世爲君長，便以浮金爲國。第六代傳至田棘，爲人聰明，志大心野。相國燭隱，每每進諫，無如佞倖在側，終屬無用。佞倖之首，一曰郎福厚，一曰子直，專以諛諂奉迎，位至崇階。福厚爵居上大夫，封關陰侯；子直官居中大夫之職。二人結踞爲奸，又有羽翼相舉羅，多材中受祿錢，說單鳳積成等居列要職。郎福厚因浮金島主志大，朝夕進計，欲併吞浮石，使周圍大小三百餘島嶼，盡行臣伏，奇珍異寶，無不備充藏庫。浮金島主聞其議論，慾熾心動，言聽計從，圖謀浮石之意，漸盛。當時相國燭隱諫道：「浮石大國，君禮臣忠，兵精糧足，有何可乘之隙？近又得古璋，洵係真才。本國尙無西山顧復之匹，誰當古璋，惟宜保守境界，厚往薄來，使無詞可責，方免喪亡。今彼安靜，本國反欲開端，臣未見勝算也。」子直道：「相公所見，雖係老成，奈浮石恃強太甚，因我需彼玉砂，故加其征；近又作法，稽查嚴緊，若非交通余包，彼僅如舊數放砂出境，我國軍民受害無窮矣。」燭相道：「彼立法稽查杜私，乃裕國也。若禁止不入我國，則係彼過。今仍照舊給發，無罪可稱。若因數不足，則當往聘請增，生齒日繁，食用應廣，亦無不應允之理。何須動兵？」浮金島主道：「兵事國之武備，亦當勤加精選。相國所言修聘請增，最爲善策。若彼不允，師出有名矣。」子直奏道：「舊數雖屬不敷，但而今買進余包來砂，已自足用，無須更增。請而不允，係取辱也；允而照數，征貝則費益重矣。惟當得豐而入，取得玉砂，方爲省費，是國之上策。」燭相道：「我往攻難，彼坐守易；况彼強我弱，彼實我虛，彼直我曲乎？玉砂，固必不能得到，且大耗國家矣。兵端既開，恐我欲止，而彼反不依，其時悔之無及也。」浮金島主道：「相國所言穩當。且使往聘請增，彼如不允，然後相機而行。」郎大夫可走一遭，并多帶精細畫工，暗圖其山川爲要。」燭相奏道：「老臣願往。」郎福厚道：「主上諭差福厚，相國不必輕勞。」燭相道：「大夫年輕，未必諳練。」浮金島主道：「朝廷多事，相國豈可輕離？且使郎卿往聘，再命常大夫爲副，以便遇事商議。」常安辭道：「主上以臣爲搆，供騙策，則獨任臣，以福厚爲可使，則用福厚。」浮金島主道：「畢大夫若何？」畢立奏道：「常大夫非辭君命者，特恐同行意見相左。」

耳。主上委臣，臣何敢辭？郎大夫聽臣之言，或有乖誤，臣任其過，不聽臣言，請毋責臣。」浮金島主道：「舉大夫亦似不願口氣，郎大夫前往，必須細心。」郎福厚道：「中大夫羅多材見識深遠，臣願請命爲副。」浮金島主應允道：「卿可速回，毋勞寡人懸望。」燭相道：「羅多材雖小有才，然非使于四方之選，竊恐福厚恃之，更壞事耳。」浮金島主又命郎福厚至座前，叮囑道：「須相機善辦，不可有誤，使廷臣笑寡人也。」福厚躬身領命。浮金島主令中大夫海淮修書，珠寶庫司發給禮物，交付福厚多材。二人領了，各回家收拾私貨，備齊車馬，需用人役，吉日起程。問車夫道：「本國往浮石，大道之外，仍有幾處路徑？」車夫道：「雖有三處，可行者惟中路，皆羊腸鼠道，爺們不能行的。」郎福厚道：「何也？爾姓甚名誰？」車夫道：「小人姓馬，名頤，少壯曾經吃盡辛苦，爺們動須車騎，今此二路空手猶難，安容乘坐？」羅多材道：「我們從中行罷。」郎福厚道：「原要備知隘塞，我們須左出入，右入。」馬頤道：「如此不必用車。」多材道：「且到其間再看。」馬頤道：「敢問從左入右入？」福厚道：「那邊最險難行。」馬頤道：「左邊險于右邊，右邊難行于左邊。」多材道：「險與難行，有何分別？」馬頤道：「險處雖難行之路少，難行處稍平，而行之路多，所以謂左邊險于右邊，右邊難行于左邊。」福厚道：「我們從那條路走好？」羅多材道：「先從險路行往左邊罷。」馬頤照會各車進發。四天出界過洋，到浮石岸邊。上坡見前面一帶砂堤，望之無際，問車夫道：「此是何地？」車夫道：「此乃飛沙堤，有二十四里寬，或內或外，隨風動移。在堤下遇風來時，惟有焚雞毛以助之，則勢愈大，沙俱飛過，不爾風息時，如雲蓋雨傾，擁壓下來，雖千軍萬馬，皆遭活埋。若到得堤上，風始起發，就不怕了。」衆人聽得心慌恐懼。多材道：「可曾帶得雞毛？」各車俱回無有。馬頤道：「可有黑狗皮？」又回未帶。馬頤道：「如何都不備？」衆車夫道：「原未打算行堤。」多材問道：「要黑狗皮何用？」馬頤道：「風若起時，焚而揚之，便可止息。趁此刻未起，快趨行罷。若待風到，全夥俱無命也。」衆人聞之，勉力向前，無奈沙多沒脚，要速偏遲，車重陷下更深，推也不能推動，須數人共扶而行。來到堤上，歇息片時，再齊起身，行過十餘里，聞得車夫喊道：「風來也，可旋轉身來。」

衆人慌將身子旋轉。回顧平地沙堤，如潮湧起倒下，後面又來，前面復起。頓時地面鬆泛，苦載不住人，漸漸踉蹌。後面沙又齊蓋下來，站不穩者爲之跌倒，口鼻氣息俱難得通。片刻又飛過去，約半個時辰，脚底始覺結實。待風勢平定再行，一片光地砂堤，却在面前。羅多材道：「今日倣倅。」馬頤道：「若不是趕到堤上，此刻俱葬于砂中了。」衆人將衣裳拂揮。車夫道：「做甚麼？這係神砂，何得存留？」再細看時，身上並無塵砂，連灰亦絕痕影，真是奇事！福厚命僱趕向前，立時車疾騎速，早到青錢山下，山約百丈之高。其間有塊光平峭削的青圓石壁，約十丈，中有方洞，寬僅三尺，往來行人，俱要從此經過。馬頤道：「小車到此，俱不能行。」多材命將各物搬下，捆紮成包，車騎棄于山下，灣腰進洞，迤邐五百餘步，方得出口。望見遠遠高山，插入霄漢，兩旁峻嶺如翼展張。郎福厚道：「好高山也！」馬頤道：「再高些也有。」郎福厚道：「難道也要爬過此山麼？」馬頤道：「行到前面便知。」衆人或戴或負，走有二十餘里，始下青錢山。又行四十餘里，峻嶺已在面前，脚底便是深溪，約寬三四十丈。多材道：「到何處上渡？」馬頤道：「還未造渡船哩。」郎福厚道：「爾這樣說，難道飛過去麼？」馬頤道：「自有分曉。」衆人跟着，轉過灣來，馬頤指對面山下石岩道：「彼處是我們的路。」福厚道：「如何得去？」馬頤指道：「那不是橋梁麼？」往下看時，只見一條鐵鍊，拖在澗中，練頭鎖于兩岸石上，各有盤車。多材道：「這是甚麼橋梁？」正疑惑間，忽聞對面通問道：「爾們何事到此窺探？」遙望不見形影，再細看時，見有個弁士，自洞口走到岩上，盤起金練絞緊鎖，兩手執住蝨蝨，倒行過來，盤詰來歷。馬頤回答了，多材取出文書與看。弁士道：「國有制度，凡由此處過者，只許一主一僕，多則二人，餘人，不准。」福厚道：「我們朝聘，有禮物行李，三人如何帶得？」弁士道：「何不走走大路？此處例只如此，要帶多人，請速回罷。」說畢，就要度過去。馬頤道：「且緩，我們好好商量。」弁士止住，馬頤轉向多材道：「此係索資耳。」多材問道：「此處可有官將？」弁士道：「有爺駐紮。此地名金線梁，又名虎尾梁。從前有橋無官，是樊庶長將橋折毀，易此金練，設官把守。」多材取出紫貝二枚道：「微物請收，煩爲我們方便。」弁士道：「要人盡過，不敢領教。」

多材道：「無需盡過去，能多帶幾人，就算領情。」弁士想道：「有了，通共可以二十六人過去。例定一主二僕，今一正一副，即應四從，聘問禮物，累重難行，一人分爲一人，十人應分二十，再多半個也不能。」郎福厚應道：「只好如此，餘者可回去罷。」說畢，點齊二十四人，弁士道：「兵器俱要丟下。」多材道：「到這地方，也無用處。」遂盡行解棄。弁士乃收紫貝，用手向對岸招道：「過來過來！」岩下又有一人走上，將絲繩繫于腰間，如前過來，盤緊金練，再將粗索絲繩，交結編織過去，復將練上細繩粗索，交接住了。弁士步履如飛，衆人俱不敢行。多材道：「可將繩子帶於兩邊盤車上，扶着手自好也。」果然帶定扶着繩子，腳纔踏上，梁面活動，身俱抖顫。弁士道：「待我攜爾們過去。」郎福厚道：「也走不得。」多材又取兩個紫貝道：「煩駝我們罷。」二人收了，背着郎羅挺行，又將禮物等件，代爲搬過。餘人空手，仍係勉強掙命。下到岩中，已是黃昏時候，守將戴圖楷問畢，寫清文書，交與福厚收執，乃留歇宿。回看金梁已經拆去，忽聞放炮傳嚮，直入霄漢。多材問道：「這是何故？」弁士道：「信炮也。」各人當夜無話。次早飽餐起身，又聞炮聲。多材問道：「可是明炮？」弁士道：「信炮也。」多材道：「昨晚係信炮，今早又係信炮，所信何事？」弁士道：「昨晚係照會有外人到之炮，今早乃照會平安，使其開開之炮。」多材道：「上面有開麼？」弁士道：「到時便見。」乃與荆薪二枝，使燃着照路。馬頤先行，十二人在後，羅多材郎福厚領着，就在岩中入洞，旋轉而上。滿崖俱係石乳壘垂，脚下水濕滑溜，峭壁橫離處，木棧棧連，巉岩懸斷處，藤梯接引，心驚膝戰，胆裂目昏，行了多時，荆薪將盡。郎福厚着急道：「火燃到根，猶行不出頭，只好再去多取薪來。」馬頤道：「不妨，此荆非比尋常，產于嘯岩島嘯天岩內，十年長定，一月長一暈，一暈燃一次。今此薪長二尺，有百二十暈，可燃百二十次。倒持而行，果然焚到根上，復着轉來，衆人始放寬心。凡換持二十餘次，忽見石壁迎面擋住。先到的發喊道：「走錯了！」馬頤道：「不錯。」發喊的道：「難道破開石壁走麼？」馬頤道：「非撞開石壁，往那裏去？」便走向前，拾石子連敲三下，只見劃然而開，亮光迸入。衆人大喜，出洞看時，有二弁士復將石板推平，蓋上洞口。石板上鐫有虎口關三個大字。多材搖

頭向福厚道：「這條路不必想了，多想要嚇死人的。且歇歇罷。」遂造飯飽餐再行。自虎口角旋到項旁，一層一層而上。到得山脚，人人骨痛筋酸，脚底磊泡，不能前進，止在虎岡上燒炭篷內借宿。次早再行，到正中時，馬頤道：「這嶺兩條峙立，名喚合璧嶺，又名日月峽。」多材道：「又要過兩條惡嶺麼？」馬頤道：「却只須一上一下。」多材道：「這又奇了！兩條嶺只須一上一下，那一下有人代走麼？」馬頤道：「到了便知。」衆人趕有兩個時辰，約行九十餘里，來到嶺頭，喘息方定。見對面果然另有峻嶺，圓如鏡面，相對峙立。下係大河，有懸橋以通往來。馬頤道：「此橋名喚飛虹橋，原名弩造橋，又名魯造橋。」郎福厚道：「如何數名？」馬頤道：「此橋長二百四十丈，初造時用弩繫生絲，從對岩射到這邊，生絲下接麻繩，麻繩下有粗索，粗索下繫金練，引過十二條金練，交結成橋，所以名弩造橋。又係仙師魯班所造，故名魯造橋。」郎福厚道：「何以又名飛虹？」馬頤道：「這是水面上人立的名字。船在下過，遠望橫空煥綵，有似長虹，所以呼爲飛虹橋。」我們不可久歇，早些過去，好趕宿頭。」乃同起身上橋，果然係十二條金練作經，另有金練交穿，編密作緯。正行到中間，忽聞啊喏一聲，又聞喊道：「不好了！」衆人回看，却係個軍士失脚，連負的物件都墜入河中。往下望時，騰波飛濺，真有千萬丈深。只因這望，渾身都顛起來，只得俱伏於橋上。見水中游上兩個綠肉朱髮，人形的怪物，一個擎住掉下去軍士的肩膊，一個擎住雙脚，彼爭此奪，扯作兩段，肚腸滾出。又有一個黑肉朱髮的，自遠分濤踢浪趕來，這兩個連忙爭搶臟腑，各擎半段人身，沒入水底。後趕來的亦沉下去。看的人駭得渾身麻木，都動掉不得過了半個時辰，血氣始漸回轉。馬頤道：「莫起來走，爬過去罷。」衆人伏爬過橋，再查點人，少了兩個。郎福厚道：「止跌一個下去，如何却少兩個？」復望橋上，仍有一個伏着，呼也不應。郎福厚叫馬頤上橋去看，已經死了。羅多材垂淚道：「同來百十餘人，只帶得二十四個，今復一殞命，一驚斃，好傷慘也。」常有畫工姓祭名爲，從袋中取出荳瓣大半塊藥道：「這非真死，猶可挽救。」郎福厚喜道：「果能，便係仙丹也。」祭爲叫將那人抬過來，用藥塞入左鼻，書符祝禱。須臾死者，嘆氣轉身。衆人喜道：「好也！速與他開水吃，就

立得起來了。」馬頤道：「那裏有開水取罷。」福厚問道：「這係何藥？」祭爲道：「這係生半夏，能蘇五絕，帶在腰邊，以備不虞。」馬頤道：「快走罷，遲則要露宿了。」衆人扶持下嶺住歇。次早起身前行，却係援愁岡。這岡誌載：「高一千五百丈，陡峭壁立，石質最堅，并無路途，惟有馬蹄大一道窟穹，自麓至巔，每個深入寸許，間隔盈尺，俱須指攀趾趾。躋到頂頭，須稍歇氣力。否則無力而墮下，體碎成粉矣。又名天馬崖，最屬難行。」馬頤使將所備長索，并捆囊囊各繩解來聯接着。輕捷者帶之先登，放下繫物，完畢從人亦上。乃用繩索兜住羅多材兩膊，提爬到頂。郎福厚亦然。馬頤後上，見衆席地涕泣，慰道：「東畔稍歇，無庸悲也！」祭爲往視，回道：「可學陰平行法矣。」乃同到崖邊，用被褥裹網。福厚多材滾落，從人隨下，衣破褲穿，加餐歇息。再到萬狼谷。這谷內俱係光滑大小石嘴，或橫或直，或斜或倒，却像無數狼形，所以呼爲萬狼谷。其中高低凸凹，并無半步好行的平路。人人腿酸脚痛，幸虧只有十餘里。出谷時候已晚，遂即投宿。又行三日，路上雖然岡領層層，溪河疊疊，却無金線弩造虎口之險。到岫羅墩，進黃雲城，已經昏黑。問投包赤心門內，將名帖并土儀禮單送入。赤心即刻出來迎接，直到內堂。各謝日前餽送，再將情由說明。包赤心道：「須與余大夫議之。」郎福厚道：「弟等在余君駕下雖久，尙未覩面。今具有土儀，敢請先容。」包赤心道：「理應効勞。」即叫家人蓋藏，密密送去，并請便酌。話猶未了，家人奔入稟道：「余大夫到。」赤心正欲出迎，大忠已經進門。包赤心笑道：「造府相請，恰好降臨，妙甚！妙甚！此便是浮金大夫諱福厚多材者。」大忠禮畢道：「夙怨緣慳，不獲瞻仰，今朝何幸得覩仙姿。」福厚多材道：「小島鱖生，敬慕久積，故特討差前來親謁。」大忠道：「不知降臨下邑，有何事故？」多材道：「正欲啓上。」包赤心即代聲明，又向耳語。大忠微笑點頭。包赤心拱手向郎福厚道：「今從長計議，彼此有益。」福厚道：「深蒙提掣，感佩良多。」羅多材道：「隆情培植，不負數千里相投。願聞其略。」大忠笑道：「今公侯大夫下臨敝邑，欲倍增玉砂，則稅亦必倍增；而寡君之允否，尙未可知。即允，惟貴國得食，敝邑得貨，于二公何利之有？包大夫意欲四人均得其利。」福厚多材大喜道：「請示嘉猷。」包赤心道：「赤



心鄙見，非余大夫不能行；若商量停妥，余大夫得其半，公侯大夫赤心亦得其半，未知可否？」郎福厚道：「蒙情指教，敢不從命？」包赤心道：「上國之所慮者，爲玉砂防法嚴緊，無路私買也。今如此如此，使有收買之處，照所議之稅，每歲只須五分，歸我們四人，其餘五分，上國可省。」多材道：「果能如此，寡君賢弟等受惠多矣。」議定入席，各吐心腹，痛飲訂盟。多材道：「弟等此來，原奏過寡君，便宜行事，今既定議，更不必朝見，當速趕回。且同行二十餘人，住下，有妨耳目，茲且告別，再圖報德。」赤心道：「非也。二十餘人，却不詫異，公侯標品，却實駭衆。一路進城，國中已無不矚目；若驟然而返，反致議生。况來時所過之處，俱有報文。」多材道：「不然，昨進城時，風雨淒淒，路上已黑，此刻天猶未亮，出去亦無沿路報文，命司途撤下可也。」余大忠道：「來時既無人見，弟等俱係心腹，不致洩漏，屈駕盤桓數天無妨。」郎羅二人，未便推辭，住下三日。多材忽然心痛，渾身四肢起腫，雙腳顫搖不定。赤心延太醫診視，合院無知病因者。福厚着急，祭爲乃薦安萍之徒弟道：「安萍已爲隨陽島請去，止有徒弟任權在家，從學多年，技術不劣。」余大忠命僕請至，任權診道：「此症名爲胆縮衝肝，起于驚，成于懼，乃驚懼之至，胆暴收小，而汗溢湧，上衝于肝，肝氣引之，相逐于經絡。此係經絡起腫，非渾身四肢起腫，所謂心痛，實係肝脹，非心痛也。其腳顫不定，想於虛處受此症耳。當以天奚丸治之。」大忠等看視，果然渾身腫處，皆係筋脈糾纏而帶綠色，其陷處亦如蝸跡蜂房，始信所言不謬。任權細看病者音容，不是本國人心，疑生計道：「既然如此，尚須審實。」天奚丸乃至暴之藥，應症即愈，或不對症，則無救矣。願十丈之內，斷絕聲息，待權定診。」余大忠辭出，包赤心同郎福厚等俱退于外。任權問道：「請教生時年月，尊姓大名，居處職分，以便虔禱上蒼。」多材答道：「姓羅，名多材，生于甲辰正月十三日卯時，浮金國人，官拜大夫之職。」任權心始明白，復假爲祝禱之狀，取天奚丸與之吞下，扶持數步，便可自行，問余包、郎諸人何往。郎福厚聽見驚異道：「如何恁的速？」多材已到，向福厚道：「多材欲往魯造橋，斬怪誅邪，以雪吞同行之辱。」郎福厚道：「大夫誤矣，如何行得？」任權道：「怪邪不除，害人必衆，此行是義俠所爲，權亦稟助一臂之力。」

多材大喜，任權道：「權有寶劍二口，鋒利無當，歸家取來奉陪。」多材喜道：「此係要件，請速往取。」任權退出，包赤心理怨道：「病猶未除，如何慳惠他行不測之事？」任權道：「正所以除其病也。今藥性發作，是以胆強，欲誅那怪，當因其勢而助之，少刻性過病除，使之亦不往矣。」赤心道：「且勿回家，待其藥力過性，再看係何形狀。」任權道：「欲看形狀不難，如有好刀，取兩口來。」赤心命家將去高樓上取。任權攜入道：「劍已鏽損難用，此刀更勝于劍。」多材志忑道：「多材不善用刀，前議只得作罷了。」任權向包赤心笑道：「如何？」并向羅多材道：「謹遵台命。」遂即辭別。任權去後，多材道：「今晚可行，恐又生病。」包赤心請余大忠到來，餞別。郎福厚問道：「歸國取何處？」大忠道：「中路近，但西老兒多事，盤詰得凶，莫若仍走原路。」多材道：「原路斷不能走，此外可有他途？」包赤心道：「有，由地穴麓迴蛇谷，蚯蚓崖，過金橫洞，鶴怨嶺，惟此路難行，過于蜀隴。」多材道：「雖難行，却無飛砂合璧之險，必須由此路去。」黃昏時分，飲過餞別酒筵，余大忠包赤心送與令箭土產等件。郎羅致謝，告別動身，帶了衆人，出黃雲城，連夜下岫羅岡。第三天，到鼠穴麓，却係支玲瓏石山，枕溪橫臥，脚下有石穴如峯房之狀，不計其數。凡行人必須入其中，出其外，灤環重疊，百十餘次，方上正路。進迴蛇谷，又名刺蝟谷，雖在山凹中，却不甚險，惟有天生石刺，尖如和錐，密如蝟皮，犀革遇之皆穿。晴久塵土壓埋，尖鋒隱下，猶可行走。若是雨後，山水衝下，洗去塵土，其鋒愈銳。所以這二百餘里之內，蟲屬獸類俱無。當日郎羅等到此，正是雨後，如何能走？」馬頤道：「聞此山有象皮木，剝爲屐履，穿之可過。」多材便令尋訪土人，搜搶斧鋸，前來動手。誰知此樹質鬆如腐，斧下即連柄沒入，但出復合，并無痕跡。使鋸入東出西，則東隨合到西；入西出東，則西隨合到東，弄得束手沒法。土人在旁看着，只是掩口馬頤向前拱手道：「蠢夫失禮，懇恕無知，望指示良法。」土人答道：「惟用離骨散血草做成的繩，縛着三道，先用四鋸，將四圍皮撬起，再鋸其本，方能斷下。但散血草質性柔脆，急切不能爲繩，須待長足，收刈晒乾始可。」馬頤道：「原是立刻要用的，可有他法麼？」土人道：「除此只有沿門募化敝屐。」多材道：「將珍寶相換如何？」土人

道：「我們此處，弗貴珍寶，費事無用。」郎福厚不信，叫人持明珠彩貝，挨門傍戶問詢，并無睬者。馬頤又往各家和顏揖拱，訪得敝屣，與五人穿上，輕輕行過，又送回與餘者，穿着走去。整整三天，方出迴蛇谷，便到蚯蚓崖。乃係峭壁，巉入深溪，崖下空處，僅高三尺，路窄只得五寸。行者須躬着身，左脚在前，右脚在後，接踵行去。稍一不慎，即與後者相碰。且非常吃力，時須憩息，伏於石壁，片刻再行。郎福厚嘆道：「天險如此，誰能舍命而行？此路又莫說矣。」多材道：「此刻走得出去，方可平安，或是失足，又有魯造橋的慘禍了哩！」個個提心吊胆，兩天才將百二十里蚯蚓崖行盡。到金櫃洞，係一紫石山洞，頂平旁峭，無路可行；只底下有二尺高，數十里寬，一道石縫，深十餘里。伏行半天，方得出口。往鶴怨嶺，驗過令箭，始允放行。纔到中途，已經昏黑，就宿石洞。次早起奔到關，交繳令箭，始放下嶺。又三天跋涉，始到洋上船回國，將各事奏明。浮金島主大喜，燭相奏道：「二人出使辱命，應請治罪。」浮金島主道：「經國省財，實是功臣，何為辱命？」燭相道：「出使不與君相立義，而偕佞倖私盟，辱國極矣！」浮金島主道：「相國所論亦是，且看後効，再行定奪。」郎羅二人出朝，密使精細人到浮石各邊邑，暗暗收買，果然川流不息，國內充裕。此是前話行了期年，近今忽然無有賣者。多材查問，方知庶長客卿稽查砂戶增多，積聚減少，又立新法，設巡兵弁，遇賣砂民，稽驗照票，加戳掛號，買賣有數，不能為弊。是以無從漏賣。郎福厚知悉，使人來問，余包回答道：「請緩待相機設法。」今復專書，囑郎羅興兵，進侵邊邑，于中取事。當下福厚奏明，廷臣慙息。浮金島主持疑，只因缺少大將，只見左邊有一位大夫，出班奏道：「現有奇才在此，何不用之？」浮金島主大喜。正是：挖肉求瘡，思大將，尋仇棄好，信邪臣。不知所奏，究是何人，果有大將才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尋良友霧漫認龍駒 奪佳人風萍降獬犬

却說子郵在豎山洞天溫石床上，同仲卿抵足而眠。乍聞響動，心驚醒來，東方已亮。坐起看時，不見仲卿，連呼不

應。下床尋查，并無形影。想道：「仲兄抱負奇才，或因同行未便，故乘我睡熟而暗去耳。」又想到：「此處入蜀，尚有數千餘里，途上險惡，豈不送了性命？」我必須趕上同行，方免失誤。」乃將搭包帶了，趕奔上前降危梯，登高峯，轉灣下到洞前，微霧漸起，想道：「此路險峻，仲兄體質柔弱，難道盤過去了？」乃踏跨松樹，雙手持藤，交挽直上，十有餘丈。不期性急，用力太猛，將藤拉斷，墜落下來。澗中霧氣更濃，審視不清，深淺莫測。連忙放了藤，湧身跳躍。奈係峭壁，雖可借勢，莫能停脚，跳不上，只有往下，漸次到底。審視全無路徑，忽聞水響異常，向前走去，依稀有一赤兔馬在澗中洗澡，想道：「馬既能來，人自可去。」便起身跨上。那馬着驚，往前奔騰。子郵用兩腿夾緊脅腹，再抓鬚，却是滿頸鱗甲，并非皮毛，猛然吃驚。那馬不住的跑，却未聞蹄聲，或東或西，或升或降，皆在霧中。要下又不敢下，只得聽其自然。約有個許時辰，只見霧氣漸淡，一輪紅日當空，頭面出于霧上。定睛看時，却係跨在赤鯉脊上。大驚想道：「我說如何無有鬚毛，原來非馬。今遊於水內，比汴梁湖更險，茫蕩浮泛，無有涯際。昨日仲兄爲猿所引，我今日又爲鯉所誘，引到山中，猶有生途，否則殆矣。」是時太陽忽又隱入深雲，赤鯉也只向前游。舉目洪波巨濤，不見畔岸。急得無法，只有兩手握住魚鱗，由他游去。過了兩個時辰，方纔見到潭邊，正欲下來，那魚打滾，竄入水中。子郵也不管他，自己定定神，立起身來，沿潭邊岸，尋到大路。見往來者衣冠殊非時制，不知何方處地，向行人問訊，所回言語皆不明白，且問且行，音容無二，好生疑惑。後見老者抱着嬰孩，坐在車篷上，看牛醫醫牛，卽上前作揖問話。老者起身回答，亦不知所云。子郵用指頭于車篷上寫字，老者點頭走去，向家中取了杓來，向溪中舀水，就地取土，投攪令飲。子郵見老者氣像溫和，料無凶意，乃卽飲下，聽得老者道：「吃了水土，就明白了。足下想是外國人，失風到此。」子郵道：「乘魚而來。」老者道：「今早好大霧，可是乘霧？」子郵道：「正是。老者何以知之？」老者道：「曾聞火龍蟒蛇鯉魚，皆可乘霧而遊。今聞乘魚，或者人乘魚而魚乘霧耳。」子郵道：「貴處常有人乘魚麼？」老者道：「老漢癡長七十歲，未曾見過。」子郵道：「所乘之魚，躍入前面深潭中去了。」老者道：「前面乃是火龍潭。曾聞老成人

說內有火龍潛修，未聞內有飛鯉。」子郵問道：「何以知有火龍潛修？」老者道：「離此西南二千二百里，有不夜湖，相傳內有神蚌，不知年代，珠巨如斗，其餘羣蚌之珠，如彈丸，如胡桃，如梨棗，大小不等。夜則羣珠吐光，長年如晝，所以名爲不夜湖。火龍貪神蚌大珠，數行強取，一日爲神蚌將爪夾斷，不能上天，只在潭內修養，所以喚做火龍潭。」子郵道：「貴處屬何州縣管轄？」老者道：「甚麼州縣？」子郵道：「凡天下人民居所有地名，自有州縣各官管轄。」老者道：「敝處係火龍邑，爲浮金之邊境，邑中有宰。此地名單家曠，不知何爲州縣。」子郵道：「可曉得汴梁離此處若干路？」老者道：「何處喚做汴梁，屬何邑管轄？」子郵想道：「這老兒連汴梁都不知，與他說甚麼？」拱手欲別。老者扯住道：「你係何國人氏？」子郵道：「中華人氏。」老者道：「中華可是劉季家中華？」子郵道：「那個劉季？」老者道：「誅秦滅楚的劉邦？」子郵道：「正是。」老者道：「老漢姓單名義，字行宜，先祖於隋末自中華飄來，足下尊姓尊字？」子郵道：「不佞姓韓名速字子郵。」老者道：「中華到來，都係家鄉人了，可到小莊歇息。」子郵心中總不明白，猶欲細問。見單義口內說，眼睛仍顧着那病牛。子郵教之道：「此牛病在脾胃間，只須用活鱖魚之黑衣，由牛鼻塞入腹內可愈。」單義道：「似此易耳。」令傭工取鱖魚入始同子郵到室內。單義笑道：「昨日得有異味，應以敬客。」引子郵入旁垣中天井內，見有堆灰火，三人在旁坐着。單義問道：「好末？」回道：「好矣。」單義道：「可取來。」三人將火撥開，抬出個大泥團，將泥撲去，却是個大瓜，馨香美味，從中溢出。抬到塔前，復將小甕置灰火中，將瓜蓋掀開，用叉逐件取出，却係一個虎頭，四個虎掌，四隻虎腿，數塊虎筋，一條虎尾。單義請席地坐下，舉叉將虎頭尾，敬到子郵面前。又將灰火內小甕取來，置于瓜旁，揭去土蓋，乃係一甕佳釀。單義舉杓先請子郵三杓，後自飲二杓，下三人各二杓。單義取掌，三人各取掌，子郵用叉食頭。味雖甘脆，却帶酸腥，連尾吃盡，諸人掌方食畢。單義又將虎筋敬來，子郵也不推辭，舉叉又食，舉杓飲釀。四人連腿俱吃不下，子郵將筋都食盡了，衆人吃驚。子郵問道：「此味究係虎魚？」單義道：「係虎魚，乃虎化魚未成，名爲虎魚，或仍化虎橫行水陸，俱受其害。」

凡食之者，風疾俱愈。其皮可爲甲，刀箭難入，如油漆之，渡水不沉，價十倍于砂皮。」子郵謝教欲行。單義道：「今日幸遇。足下到此，又無親戚，何不在小莊盤桓數天，略知此地風土人情，往前行去，也免闕隔。」子郵想道：「其言近理。」依從住下。單義復問些三代古跡，子郵隨事答應。天晚送上酒來，又問些中華醴酒，直待飲得醺了，單義送進臥房歇宿，拱手別去。子郵和衣就枕，一覺醒來，輾轉再睡不着，下床行到垣中，徘徊多時，欲復上床。忽然垣外亮光，照入庭中，如晝。漸覺嘈雜聲中，夾着悲怨啼泣。過後又有頓足捶胸，號慟迫切之聲。子郵疑道：「先之聲悲怨，後之聲憤恨，其中必有事故，不免往外看來。」把外衣脫卸，騰上垣牆，向前望去，見有一男一婦，號呼奔走，另有數人，持着火把，截止挽留。再往遠瞭時，火光人衆，約有二三里路遠。子郵乃跳下垣，趕到跟前，見欲去的男婦，俱有六十上下年紀，說道：「清平世界，強將良家女子搶去，我老夫老婦要活他做甚麼？」勸的人道：「事已如此，只可忍氣。惡貫滿盈，自干天譴，他此刻有威有勢，就係島主知道，也不甚追究。你們又何必枉送性命？」子郵聽得明白，問道：「可是你親生那強徒？是何人？快些說來，在我身上追回還你。」兩個老夫老婦聽得，連忙道：「老漢姓舒，名鑿，華搶去的是老漢親生女兒。因前日探桑，被倖臣橫豪公子看見，託媒議娶爲妾。老漢夫婦同女兒俱不肯，那媒回去，復將聘禮來丟下，立時走了。今硬使多人將小女搶去。老漢夫婦如何捨得？」子郵問勸的人道：「可是真的麼？」衆人指遠處火光道：「他女兒現在那裏。」子郵飛步向前，見護轎的約有五六十人。子郵借意撞去，一人用皮鞭掃來罵道：「何處瞎眼囚徒，在此討死？」子郵左手將轎子捺下，八個轎夫俱倒；右手將掃鞭接住，問道：「你們何處強徒，搶奪良家女子？」說着，舞動皮鞭，將隨從人打個落花流水，走不及的連忙跪下叩頭求饒。子郵道：「你們要命，可將此女送回。若稍遲延，莫誤怪我得罪。」諸人面面相覷，齊聲道：「送回送回，情願送回。」只得起身將轎旋轉抬走。子郵在後催趕，脚不停留，正遇見老夫老婦兩口迎着。子郵道：「那不是麼？」鑿華收不住淚，向前扳轎呼道：「薇薇薇薇。」轎中應道：「父親母親。」夫婦大喜，叩謝。子郵道：「且待到家不遲。」夫婦隨轎趕去。子郵在後，

見已送到舒家，抬轎人倉惶出來，持火奔竄。料無更變，乃回轉單家，曠仍躍入垣，上床復寢。次日起來，穿衣外出，見單義對着個老兒說道：「可是這模樣的？」老兒細看了，回道：「不是，不是。」那人隨即出去。單義復回，子郵問道：「這人來看甚麼？」單義道：「這老兒姓舒，名鑾，華無有子嗣，四十餘歲，止生一個女兒，名喚薇娥。被那雙尾蠅看見，欲娶爲妾。舒家不願，雙尾蠅便行搶去。忽有異聲異服的英雄，代爲奪轉，遁去無跡。舒老兒意欲找那英雄叩謝。我因足下也是異國人士，故叫進認認。他說：『昨日所來者係英雄趕趕的，不似這般溫柔書生氣象。』故而去了。」子郵問道：「那雙尾蠅是怎等樣人？」單義道：「他父親是個寵臣，名喚柏彪。他名柏璜，靠着父親的勢，自己又有些蠻力，養着許多無賴，專在各處橫行。無論田園器物，看中的強行佔去，誰不畏其凶狠勢焰？那個敢與他較量？」子郵道：「何不赴都控告？」單義道：「承審的大夫，瞻狗情面，反吹毛求疵，處原告之罪。誰敢再去？所以格外凶惡無忌。初時稱他瘦犬嗣，後更狠毒，比蠅猶甚，所以人皆呼爲雙尾蠅。我看舒家女兒，今雖奪轉，那雙尾蠅豈肯干休？兩個老人未必能活也。」子郵道：「却也堪虞。且看雙尾蠅可來否？」單義道：「必來。他是尋事的慣家，今吃大虧，如何不來？明日自有信息到垣。」且把子郵單義的談話不提。再說那雙尾蠅的家人回去，將路中遇強徒，把佳人奪回的事，詳細稟知。雙尾蠅聽得，怒吼如雷，點集二百親兵，披掛懸鞭，提槍帶劍，上騎趕到舒曠，已將中餐時分。單義子郵聞嘈雜聲過，料爲薇娥事故，同出竹林望去，果有許多兵馬，進舒曠而去。乃亦同步前來，只見門前擁擠，都係強壯彪形的軍士，聞得裏面咆哮漸緩，子郵乃挨身而入，見堂上坐着雙尾蠅，約三十上下年紀，面如烏炭，髮若騰黃，一雙突出來的金鈴眼，兩道豎散去的刷帚眉，鼻孔仰張，嘴唇脣撮，揸開五個釘耙指頭，指着下面鑿華夫婦，并十數老人問道：「那強徒畢竟係何方來的？你們毋得含糊，從實供出，免致全曠塗炭。」衆老人道：「實不知情，求公子爺寬恕，請細訪察。」當有保正向前跪下，回道：「這個強徒，便是地方亦俱未見，委屬真情。大衆誰肯舍身家性命，冒犯公子？」雙尾蠅道：「都如此說，想是過路的，料他定不能逃出旋渦。今日係吉期，爾們地方人等，代爲幫忙。」

就在這裏成親，明日帶回，即刻辦理，不得遲延。」舒鑿華夫婦在下面涕泣得說不出話來。雙尾蠅指道：「可扶新娘入內，好好料理，若仍違拘，連爾等俱莫想活。」衆人向前，將鑿華夫婦拖往後進。子郵隨入，只見哭做一團，諸人亦都下淚。子郵看不過，乃復出，見塔前禮物酒席堆滿，俱係左近地方送來賀喜的。雙尾蠅吩咐留一席自用，餘者俱着分給軍士，禮物送往內室。再帶兩個家丁，掌着槍鞭，蹣跚將進來。見衆人垂淚，房中悲號，大怒道：「可恨這班奴才，違我號令，叫你等立時俱死。軍士們，可速行縛去砍來。」家丁接應，招呼外面軍士湧入，將衆老兒縛起。舒鑿華出來見了，只是跌脚號哭。雙尾蠅道：「你也太無情理。有我這般豪傑女婿，還是那件不稱心？只管啼哭做甚麼？若非看新娘分上，要你們好看。」乃命去縛軍士得令，將衆老者放下。其中有個年高的，目瞪口張，氣出不收，頃刻歸陰去了。雙尾蠅那裏管他，大步直進房內。子郵在旁，忍耐不住，向前抓住肩膊，順勢扳回道：「那哩去？」雙尾蠅原未隄防，竟跌在地。子郵正欲踏住，背上忽有金風沖下，急閃身躲避，却是條銀鞭，即用力奪下。雙尾蠅見奪不及，即接過金槍刺來。子郵用鞭挑隔，將槍打得弓灣。雙尾蠅棄槍跳下堂塔，掣出寶劍，復迎前來。左右兵士齊上，紛紛爲鞭擊倒。雙尾蠅見勢凶猛，乘隙退出。子郵趕到廳上，雙尾蠅只得回身迎敵。抵過三合，實抵不住，趁衆兵趕出時，閃步逃脫。上騎加鞭飛跑，跟的親軍，只道雙尾蠅仍在內抵敵，無不儘力向前。子郵這條鞭法，似健翻迴，風衆人那裏遮攔得起？片時間，盡行倒地。可怪者，傷的俱係右手。子郵將壯勇打敗，即出來趕雙尾蠅，看不見蹤跡，乃向前晚奪轎的路，追過三十餘里，到山岡上，四顧瞭望，并無形影。尋思道：「今番不能瞞了。」乃仍向舒曠而來，門前圍着多人。單義也在內，拍掌道：「幸虧英雄打得好。」鑿華過來拜謝，子郵扶住道：「不必如此。這畜生逃去，豈肯輕休？必定復來，須要防備。可問所傷兵丁根底。」衆人道：「高見不差，亟宜商議。」舒鑿華道：「傷的兵丁，俱逃去。請家內坐。」子郵進見滿地血跡，器械縱橫。單義視子郵持的銀鞭，指說道：「這係雙尾蠅用的麼？好重兵器！」舒夫人道：「正是。還有條金鎗，也不輕哩。」拾來看時，與鞭相似。單義取秤來稱，各重十八觔，鞭長三尺六寸，槍長七尺二寸。



子郵道：「這裏可有五金匠？」單義道：「舒家祖代是造辦軍器的。」子郵道：「甚好，可將此槍下爐，灣結盤在鞭端，尖尾伸出，煨如錫樣。」鑿華應允，叫人打掃血跡，自引子郵入左垣爐房指點。半個時辰，煨煉如式，却如一條金蛇盤結鞭。衆人看道：「這般老重兵器，莫說使，連擔也是費力的。」子郵道：「可有盔甲麼？」鑿華道：「盔甲雖有，俱屬平常，只有單長者家有副獠皮甲，聞係異寶，不肯輕與人看。」單義道：「諸公只知其一前之不借看者，非其人也。今遇英雄而猶慳，實負此甲矣。但惜有甲而無盔，如何是好？」舒鑿華道：「果然找不出時，只好將就用兼金煨成暫用。」子郵道：「只要輕堅就行。」鑿華復去指使辦盔，單義自去取甲。當下有個老者道：「雙尾蠟先說欲洗盡各曠，奈又大虧而去，再來報仇，必定兵多將廣，此刻又無訴冤之處，莫如齊起各曠壯丁，結約保守，以免塗炭。」衆人聽了，齊皆贊同，於是吹起集衆角來。不多時候，只見前後左右，步騎紛紛，各持器械，趕奔而來，詢問何事。單義甲亦取到。諸老者悉將情由，說爲本曠子弟得知，人人憤怒，俱來拜見子郵，相向見禮。衆老者告子郵道：「衆壯丁俱願聽受約束。」子郵看時，約有五六千人，七八百匹馬，乃與老者道：「兵可以不用，不可以不備。所持器械，俱係會使的麼？」衆老答道：「都係會使的。我們居處，在于邊境，常有外寇攻掠，所以平常俱習武藝。鯊皮兇革冑甲，也是人人有的。凡見寇船將到，便吹角聚衆，以備禦敵。所以今日各方聞聲俱至。」子郵道：「如此即易爲力。但兵多費大，而今只留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內，習過器械陣法者，在此訓練，其餘可各歸農。」衆人遵命，分左右站下入選的，有三千人，其餘退去。子郵命各人將所習兵器等件，分開各色，逐樣使驗，生熟不一。內有二人，一名楊善，一名金湯，最爲驍勇，令居左右，指出不到之處，教其補足迂贅之處，教其刪除，使各習練，成爲幹部。又選其尤矯捷者，得蔣鐘等七十餘人，立健士、裨士、驃士、副士之目，使轉相教授。兩天之間，三千餘人，俱已教練一過，略有成績，乃令其演陣。衆士排列，作攻擊進退之狀。其法，一人持鯊皮牌，執刀在前，一人或持長矛，或持長戟，長戈在牌後，左右二人持長柄斧，或大砍刀，或鏟鋤棍棒之類夾護。又一人持短器帶弩矢在後，攻則向前發矢，戰則兩邊巡護。子郵

道：「此爲合陣法也。」衆士又分開，各自爲陣，則是迭進者迭進，夾攻者夾攻，互相依傍不離。子郵道：「此攻進之法，對受攻受圍之法，今須兼之。凡行動衣食器具，須用車載。五人共車三陣，五車爲一隊。善弓弩長器者五人，登車善短兵者五人，守車。十人依車而戰，五人爲方，每四方爲一小陣，用陣長領之。每五小陣爲一中陣，用上士率之。四中陣爲一大陣，將自統之。今三千人，用二千人，分四軍作正兵，一千人爲奇兵。內四百人爲步兵，作四隊，四裨士統率，四面救應。六百人爲騎兵，作四隊，四驃士統率，以爲遮前掩後，邀遠冲退之用。行營俱係輜重，在中。奇兵在外。正兵在奇兵之外。每夜一健士率所領巡內，一裨士一副士率所領守備，一驃士率所領騎卒往來遠近，四方八面巡探。餘三者安民。畫成圖形，交楊善金湯督率不題。却說雙尾蠅棄衆逃回，第三天抵家。父親出巡，不在國中，乃哭訴與華氏母親。華氏聽了大怒，請外甥白額虎商議，欲邀延猛勇壯士前去報仇。白額虎道：「不可造次，凶徒既能傷表弟及許多兵士，則非尋常之人，必須于五豹將軍中，請得兩位去，方可收伏。但五豹將軍，豈能輕動？必須奏聞島主也。」華氏道：「如何奏聞得？還是多用禮物私請，并託郎表叔轉囑爲妙。况五豹與他父親俱有交結，諒無不允。」白額虎道：「所謂奏請，難道叫你將強娶事體言明麼？只須如此如此，便可蒙過矣。」華氏依計，次早上朝，啓奏道：「前日妾子柏璜，在邊巡視，舒曠衆民報告，有凶徒擾害地方，強奪良家女子。柏璜往前查問，實有其事，卽下令驅逐。奈凶徒持強猖獗，反將妾子打傷，殺死從人，若不早爲剿滅，恐煽動地方，勾引外島，遺害非細。」浮金島主道：「可着該邑令尉協捕。」華氏奏道：「此凶徒非令尉所能收擒。妾子柏璜，在國以勇著名，今尙受傷，令尉何用？必須請發五豹大將，事方有濟。」浮金島主道：「五豹乃鎮國將軍，豈容輕動？」華氏奏道：「鎮國原爲國內事用。今舒曠乃在心腹之內，正合用此。」浮金島主問大夫子直道：「卿意若何？」子直道：「凶徒果狠，自要用猛將擒擊。五豹不可全行，差一二去，亦無所礙。」浮金島主准奏，使青豹錢猛、赤豹安大壯兩將軍前往舒曠，速擒凶犯，審明正法。二將領命，同華氏出朝，直到柏府，雙尾蠅迎接，擺酒痛飲。華氏送上許多禮物，再三囑託。二將滿口應允，收了

回家，便到營內，吩咐衆將士來晨齊集聽點。次早入營揀選精壯將士五百名，預給糧餉半月安家，令即收拾盔甲器械，明早動身，違者以軍法論。衆軍士得令回去。次日清晨，俱在營中伺候。二將同雙尾蠅全裝貫甲，領着人馬，放炮起行。舒曠探事的連夜奔回報信。子郵道：「任其兵馬到此，則必受害。前追雙尾蠅時，路上有岡，觀其形勢，頗好守險，莫若移屯彼處，以免過來作踐。」單義道：「此計甚好。前面山岡，名聚囊山，又名聚囊谷，原係屯過兵的。今只須到彼處，仍可操練。」子郵令衆士推車，移到聚囊山，藏于谷中演習。第三天探得來軍將到。子郵令不必出谷，自攜擗單騎下山迎住。雙尾蠅領三百兵壯，先行撞着子郵，雖有些怕，然恃二豹將軍在後，又欺其係單身，乃令衆兵齊上，自舉利斧砍來。子郵見兵士俱係大漢，形狀雄壯，想道：「仇不可以結深，只須却敵以求和，不可殺人以積怨。」乃回馬轉退。雙尾蠅只道是懼怕他，舉騎追來。子郵回身迎戰，雙尾蠅到五合上，見空中有飛斧劈下，子郵往右邊閃開，左手早抓住那斧，舉起槌來，迎面叫打。雙尾蠅駭得魂不附體，丟下斧頭，往後仰倒。子郵也不打下，任他奔馳逃去。對面兵壯聚過來團團圍住，子郵舉槌揮使，衆人紛紛亂倒，無不受傷。子郵正欲回山，忽見兩騎飛到，後面軍將風捲而來，乃係青豹赤豹，也不打話，舉起迎上。錢猛架耙擊來，安大壯舉槍刺入子郵，鈎開把槍，順勢揮回。二人連忙迎圍，戰有十餘合，子郵賣個破綻，安大壯挺槍刺脅，子郵將長桿夾住，見錢猛把已戳到耳邊，用槌架耙，順柄掃下。錢猛退縮不及，右手正遭刮得稀爛。掃及安大壯，因槍退不出來，料想獨力無濟，亦捨槍而走。子郵道：「此人未受着傷，不可便宜了他。」乃追上照肩打下，安大壯急躲時，已落在腿上，跌下騎來，衆軍慌來救護。子郵亦不爭奪，從容回山。再說錢猛，安大壯回到營中，俱已痛死。雙尾蠅用丹藥灌下，漸漸醒來，喊叫不迭。雙尾蠅又代貼膏丹，扶上轎車，推回京城醫治。一面修書寫表，差人飛往都中報信，自領軍馬守住白骨岡。錢安兩將到都，帶傷朝見，詳細奏明。浮金島主問道：「此人如何這般凶狠？」二卿俱受重傷，實出意料之外。」道猶未了，只見丹墀內黃豹萬勝、白豹馮飛、烏豹真第，伏着奏道：「微臣等五人，素稱大勇，今忽遭傷，其二臣等不甘願同前去雪恥。」島主道：「

強徒於內地損我猛將，不速擒滅，將爲心腹大憂；若入諸島，國家亦難安枕。今准三卿所請，前去務須小心。寡人另諭威敵侯從西南來，鎮邦侯從東北來，會合擒擊，不可縱脫。」原來威敵侯卽是柏彪，乃雙尾蝮之父。生來膂力過人，係嬖大夫郎福厚之表兄，討平小島，官封今職。那鎮邦侯姓燭，名隱，智勇兼全，更長于爲國家料敵，爲浮金第一流人物，現爲國相。當下萬勝等領命，謝恩出朝，傳令白鳥二營兵士同往，留黃赤青三營餘兵居守。三天到白骨岡，雙尾蝮迎接入營。萬勝問道：「連日可曾交戰？」雙尾蝮道：「不曾。今日我們可協力往戰。」萬勝道：「不可。強徒只得一人，我們如許兵將，猶要會齊而戰，豈不爲將來五豹的笑話？我獨自擒他。」雙尾蝮道：「由我與馮將軍同去。」萬勝依允，二人直往聚囊山前。子郵在岡上見雙尾蝮外，還有穿白提搨的大漢，料係白豹。白豹道：「不知那裏來的強徒，快來納命。」子郵道：「你只顧自己的性命吧。」馮飛道：「不必胡言。」便舉起搨來擊去。那搨原有八十觔重，若係他人，這下就吃不住。子郵全不放在心上，輕輕撥開，順便還戰。交了十餘合，雙尾蝮見馮飛搨緩忙舉斧沖來。子郵力戰二將，鬪到酣時，乃將大搨轉照雙尾蝮面上擊來。雙尾蝮連忙舉斧迎隔，奈搨力頗重，斧被擊到地下，轉騎便走。馮飛回搨，攔腰擊到子郵左手，接着，卽揮盤蛇搨飛擊，正中雙尾蝮腰膀，打下馬來。這邊馮飛雙手奪搨，子郵執定，往還兩推，馮飛持不住，放手飛跑。子郵追去，馮飛落荒而走。子郵見雙尾蝮爬起欲逃，乃捨馮飛將韁繩扣于搨幹，下馬趕上，將雙尾蝮擒住，攔腰抱上馬背，解下韁繩捆住。對面救兵已到，子郵且不接戰，兩腿將騎連夾，飛跑歸營。萬勝馮飛真第俱追到山上，望見谷中有許多兵士，只道係埋伏的，連忙退下。萬勝抱怨馮飛不已，回到寨中，見燭相國已在營內，趨上參見。相國問道：「三位到此，戰過幾次？」萬勝道：「末將等今早方到。馮飛柏公子同出接戰，柏公子被擒。」相國問道：「此人係何處來的？此事從何而起？」萬勝道：「末將等奉命擒擊，却不知係何處人，因何事起。」相國正欲再問，只見巡軍入報，西南有彪軍馬如飛而來。萬勝道：「想係威敵侯至也。」乃同馮飛真第出接，果係柏彪，迎上見禮，同進營來。會過燭相國，問萬勝道：「小兒何在？」萬勝道：「早晨出戰。」

爲強徒所擒。柏彪大怒道：「這厮敢如此猖狂！叫我如何耐得？再有幾人被擒？」萬勝道：「無有。」柏彪愈怒道：「何以單擒我兒？幸喜三位將軍無恙。」馮飛道：「末將幾乎喪命。」柏彪恨道：「這個凶徒，有幾條臂膊？」萬勝道：「谷中仍伏有兵。」柏彪說：「且下戰書，明日陣戰，看他如何回答！」令書就使幹卒持去。片時，原書上批有八字道：「如命，率二子聽教。」柏彪分付準備來朝慶戰。却說子郵擒雙尾蠅回營，見追兵俱上山來。蔣鐘金湯稟道：「敵將無知，已入隘內，請令執殺。」子郵道：「不可，困獸猶鬪，今急蹙之，豈不傷吾兵力？諒彼無能久留也。」遠望旌旗紛紛退下。須臾，報有敵人投書，驃士風遲呈上。子郵展看，要求鬪陣，笑道：「彼亦知我有軍矣。」乃批書付回。命健士楊善將鐘金湯金壁驃士雷光雷聲風靜風遲明西周愨副士韓起沈楊山橫石宗姚安崔默道：「敵人來朝鬪陣，諸士各要小心。」楊善金湯守山，餘者各備饑餉，見敵出營，則作風流陣勢。衆士領命歸隊。次日清晨，會軍于白骨岡，飽食結束停當，隨即佈置陣勢。其法用十六隊騎兵居前，用弩矢長戈鐵圈等隊排于內，步卒雜于騎隊之隙。中用四車高架，下車爲臺，子郵坐于其上。四軍令司立四車內，器用各備。左旗右鼓，前形後勢，旗主視，鼓主聽，形主守，勢主擊。健士驃士裨士副士半在隊中應敵，半在車前聽令。這邊柏彪率三將領五千雄軍直殺過來，衝突不動，見陣勢堅固，令分四面環攻，皆莫能入。又分十二陣相與迭攻。子郵將令旗一麾，左旗司展動黑旗，右鼓司發搖一通，前形司領陣，亦變作十二陣，迭相應敵。雖然抵敵，使無從入，然亦不能殺退敵軍。子郵將令旗三麾，左旗司將青旗招展，右鼓司振鐸一聲，後勢司領騎兵齊向四面發弩。此弩名追風弩，能及三百三十步。今兩軍逼戰，相隔不過數步，凡弩一發，穿透數人。敵軍如何抵得住？三面俱敗退下。惟西面柏彪自領之軍不退。因平日軍令最嚴，思養備至，又兼軍士甲冑俱是鯊皮漆磁的，利刀弩矢莫能深入，所以不退。子郵將令旗四展，左旗司將白旗招展，右鼓司鳴角一聲，後勢司領陣變作舞蝶翻飛，四面陣勢分開。雷光率騎湧出，柏彪迎上。金壁將鞭指揮，騎俱列於兩旁。柏彪舞刀，帶領將士冲入。子郵將令旗一卷，右鼓司鳴金一聲，陣勢復合。柏彪後兵俱爲金壁長戈軍截斷，不能

前進。柏彪回頭，見有兵隨來，只道陣已破了，發狠向前衝殺。子郵將令旗兩卷，驃騎圍裏攏來，風遲雷聲雙槍迎上。柏彪全不在意，風靜使戟搶入，柏彪力戰三將。沈楊見柏彪猶拚命爭持，乃斜入拋起五瓣鐵花圈，化作五五二十五朵，向柏彪落將下來。柏彪揮刀挑撥，風靜一戟刺入肩窩，雷聲風遲雙槍齊中兩腿。柏彪大叫，坐不住鞍，跌下騎來。諸將向前縛起，隨進來的兵卒，盡遭擒獲。子郵將柏彪縛于下坐車下。白骨岡前軍馬望見，報入營內。相國道：「此欲致我，而故激我也。」傳令諸將士，不得亂動。又有報道：「三豹將軍俱殺到那邊山下去了。」相國登阜而望，見真第等到聚囊山前，子郵亦單騎出陣。馮飛喊道：「快還我威敵侯來。若有半個不字，叫你立刻分肢斷體。」子郵也不回話，舉搥衝進。馮飛使熊掌拍，萬勝使龍鬚鞭，真第使渾鋼鎗，齊迎向前。盤戰良久，子郵順搥掃開渾鋼鎗。真第虎口振裂，渾鋼鎗落下，恰斫傷萬勝的馬。那馬隨即倒地，將萬勝掀滾下來，腿已受傷。馮飛忙來救護，子郵照肩打到，又跌落馬。真第拖着渾鋼鎗，拍馬而逃。子郵趕上，真第只得回戰。子郵鉤住渾鋼鎗道：「不殺你，任你將兩個傷將帶回。」真第道：「真的麼？」子郵道：「大丈夫豈有誑言？」真第乃下騎，將二人扶起，同坐馬上，自己率着軍士步回白骨岡。雷光等隨退入陣。子郵將令旗三麾，諸軍解陣，排隊唱凱歌回谷。相國看得親切，下視萬勝傷微，馮飛臂斷，給與靈丹。片時萬勝便可杖扶行走。馮飛哮喘聲不絕。相國道：「何處降此英才？文武兼全，國內無其匹也。擒而不戮，獲而放還，其志豈小？只有這條計策，庶可轉禍爲福。」萬勝等欣然側耳。正是：縱子致身遭捆縛，揣情屈己運機謀。未知是何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得情由良相保奇才

知確實賢君竄驕將

當下燭相國道：「萬勝且堅守白骨岡，斷不可出戰，待老夫回來，再作道理。」萬勝稟道：「小將未能久勝此任，敢請示將何往？幾時回營？」相國道：「老夫察此人心志出于兩端，不在爲逆，即欲歸國。若係徒勇之夫，定然爲逆。」

今觀其進退雍容，顧盼優裕，非莽戇可比。況此事起于柏氏之子，其中委曲，未曾明白。老夫曾經歷任火龍邑宰，舒曠乃游過之地。今暗往訪，當得其實。萬勝唯唯受命。原來浮石浮金國制，凡選用人才之初，俱係受以宰令。必歷二年，然後考覈，俾得週知民瘼。且悉卑官疾苦，嗣後上達，不致治理錯謬。仕官非由宰令進者，不得爲宰相庶長。是以燭隱雖係世襲侯爵，亦須由宰令仕進。當下易上星士裝，出營後行，轉過墜釵嶺遺襪岷氤氳谷薰風集火龍鎮。二天到得舒曠，風景雖殊，山川不異。處處三五敘談，早知係爲用兵事體。行近前來，只見有個老者，熟視面孔，又看招牌，問道：「先生可係道號知微麼？」相國道：「就係學生。」那人道：「如何招牌上不寫大名，失敬失敬！有十幾年不到敝曠了。」相國道：「二十年矣。」老者呼衆人看道：「這就係當年代董家起數的先生。」衆皆驚喜，圍攔來道：「我們請決決大事。」原來二十年前，燭隱爲火龍邑宰，後遷端容令。其時舒曠之東，董曠內有老者，姓董，名賢，子名鮮郎，跟隨中大夫娶得媳婦巫氏。董賢將家業付與兒媳管理。忽然家中被盜，來無蹤，去無蹤，媳婦妝匿全空。董賢軟囊亦盡。父子情切，報官請緝。邑宰問家中猶有何人，董賢稟道：「兒媳外只有僕男陳王，僕媳韓氏。」邑宰喚陳王審問，供道：「小的清早起來，洒掃畢，即挑水、鋤園、砍柴、磨麥、舂米，并無閒暇。惟于某日早晨，聞得主母喊叫，驚忙起來，方知失去物件。邑宰道：「爾說沒有暇時，那砍柴就是結連樵子之時，挑水就是約伴水夫之候。此事不問你問誰，可好好供來，免得受苦。」陳王涕泣，無從供起。邑宰叱聲重來，兩邊公人如虎如狼，將陳王夾得死而復生，也供不出來。邑宰無法，令捕役于積賊中查訪，亦無影響。董賢又往上稟州牧，受中大夫之囑，行文督催。邑宰無策，只得提出陳王，將失單勒逼承招，埋賊寄頓。陳王無奈，只得供道：「蘇合香匣埋于火龍壇大楊樹下。」邑宰令人往起，如言取來，信以爲真。又於獄中提出逼供。陳王見真賊弔到，不勝駭異。受逼無措，只得又隨口供道：「火錦二端收于壇西楊柳腹內。」邑宰如言使役往取，又果起出，愈信陳王爲盜矣。計賊定成，臚膝斷腕發遣。陳王有母，年已七十二歲，到牢中細問陳王道：「并無此事，今皆如供取到，這是天意了。此冤何處得伸？」其母涕泣，沿路

逢人告訴。燭隱其時爲端容邑宰，私訪到火龍邑，聞老婦人告訴，想道：「許多賊物，先後兩次，僅俱二件，又各埋各處，真盜斷不如此。」記在心中，乃徑到董曠來。口中甚渴，見路旁道觀門前寂靜，只有個老道人坐門檻上打盹。燭隱問道：「有茶賣麼？」道人驚醒，怒道：「這裏又不是茶坊，那個賣茶？」燭隱賠笑道：「不必着惱，你請我吃茶，我請你吃酒如何？」道人聽見酒字，回噴作喜道：「不要騙我。」燭隱取出個紫貝道：「夠不夠？」道人接道：「夠得，狠夠得狠！」遂卽走入觀內，取出茶來，又拏酒壺交與燭隱道：「我家觀主有事，兩個道人俱帶去了，叫我着在門首，不許走開，請你代沽罷。」燭隱道：「沾酒我不在行。」道人道：「我去，倘或撞見道士，只說係你叫我的，你須要承認。」燭隱道：「這個自然。」道人提壺入市。燭隱往裏步去，轉過三清殿，到參堂上，是個老瞎道士坐在上面，聽得脚步響，問道：「回來了麼？」陳家說些甚麼？燭隱恐聲音各異，惹出是非來，轉步退出。瞎道士又道：「我和你商量，如何恁般，氣也不回一句，聞董家那厮有勢力，看你怎樣了？」燭隱聽得明白，復到外邊瞭望，見那道人左手提酒，右手捧包，興興頭頭走近前來。燭隱道：「難爲。」道人道：「多擾。」將包內物件取出擺下，共有十餘種，再取熱酒，舉盞對酌。道人連飲數杯，嘴角笑到耳根。燭隱勸道：「你這些時辛苦，多用幾杯。」道人道：「若係像你，我就辛苦死，也不怨恨。」燭隱道：「莫要錯怪董家，事清楚了，自重謝你。」道人道：「看他甚是慌忙，想係此件發作。前日叫我守到半夜，坐得氣都沒了，許我酒吃，全無影響。至今大魚大肉，早晚同許多人吃人哩。」燭隱道：「他連日何暇及此？董家事清，必不誑你。」道人道：「還要再看。」燭隱道：「且請痛飲，他如負約，我賠你便了。」正說間，只見個少年道士，同着兩人，忽忽進來，往殿後而去。道人倉惶，燭隱看得親切，問道：「你觀主回來了，我也去。」道人道：「很好，這個小雜種，嘴碎得傷心。」燭隱拱別，仍往董曠來，見多人圍住個老婦，哭得甚爲淒涼。燭隱挨入看時，就係途中所遇陳王的母親。燭隱道：「小子賣卜，今見這位媽媽苦楚，情願送課，不取分文。」衆人道：「看看有命無命。」燭隱令拈卦條，乃係革卦。燭隱道：「革者，當革舊而從新，所占舊事，不另更改，終無所濟。」衆人乃將受屈事



情代其數說。燭隱道：「訟須換官，方得昭雪；已訴更須上訴，未訴一官不能結案。」內有老者道：「可惜好官偏去得速，糊塗官偏不會去。」燭隱道：「新任州大夫明潔，何不往告？」衆人道：「越告有罪。」燭隱道：「此乃禁平常刁告，并非爲訴不白之冤者。設如有錯誤，我明日不行道了，你們扯碎我的招牌就是。」衆人看招牌上寫的知微子三字，便道：「認得真了。且依他往上告。况係真冤枉，又係個老寡婦，有事也可原情。」燭隱道：「若是受害累釋，再收謝禮。」別往前行。衆人代寫狀子，斂助些盤費，到州中來投狀，當日批道：

「仰端容邑宰會訊呈報。」

又將狀紙發下。燭隱回端容邑，接到批狀，即帶齊各項衙役刑具，到火龍邑會審，分付聽任一切人看，不得驅逐。那火龍邑宰，姓石名新，會審時，將罪坐定陳壬身上。燭隱將失單翻閱，只是沉吟，見那看的人中，小道士亦在其中，形色異衆。燭隱道：「且退晚堂復審。」到晚仍坐大堂，看的人稀少，小道士仍然在旁竊聽。燭隱稍問，又命明早再審。當夜將帶來役內，有四名幹練的，標硃簽二枝，便分帶去。次早坐堂時，小道士已到。燭隱命帶進三堂問話，非辨公人役，毋許混入。小道士喊道：「審不出事情，要會審何用？」燭隱道：「胡說！若非事關於爾，爲何連日夜皆在這裏審問他事，爾俱不管？」陳壬案件，即上來竊聽，難道爾還賴得去麼？」道士道：「陳壬係相認的，小道代爲關切，其餘并無半面，看他何用？」燭隱笑道：「陳壬苦太吃多了，爾既代爲關切，無論同謀不同謀，俱應替他受。」叱令用刑，立時夾起。道士叫屈連天，并無口供，乃命寄監對石新道：「看此案非暫時可能明白，敝邑仍有要事，須回去辦過再來審結。」石新只道屬實，隨口答應。燭隱回進衙門，有二幹役帶道人并賊齊到。燭隱命入道人叩頭伏着。燭隱叫舉首，道人跪仰。燭隱問道：「可認得麼？」道人看清，只是磕頭，認得係討茶同飲者。燭隱道：「此事你須直說。」道人道：「小的前事不知，惟于養鯨魚會日期傍晚，觀主叫跟往董家去，在門房裏坐。觀主進去半時，內有女娘送一壺酒，一盤鼈掌，與小的吃。三更時分，觀主同個少年女菩薩捧出兩個大包，裏觀主命挑回來。所供是實。」

燭隱查點贓物，看失單內各種俱在，惟少二件，却係陳壬承招道士依供趕埋，已被火龍邑取去者。猶有許多細軟，不在失單內。燭隱令將道人帶進三堂。良久，那二幹役亦到，稟道：「小的們見起得道士的贓，逕往董家，將犯帶到。」燭隱命道人入簾後，看着再令喚上諸人，却係董賢、董鮮郎、鮮郎妻子巫氏、陳壬妻子韓氏。燭隱累加審問，董鮮郎滿口不說。燭隱命俱帶下去，乃問道人道：「可係這兩個婦人？」人道：「送酒菜係那大脚的，與道士同拿包裹出來，就係那小脚的。」燭隱道：「爾認得確麼？」人道：「那送酒的女娘，鬢髮邊有塊硃砂斑，認得真切。」燭隱分付復喚一千人進來，逐個看問，果然韓氏鬢邊有塊硃砂斑，乃與衆人道：「令爾們遠涉到此，非我的意思，爾們仍到火龍邑去罷？」但韓氏係犯婦，不能同去。董賢等領命出來，燭隱喚韓氏到跟前，問道：「爾與道士通姦爲盜，坑陷丈夫，當得何罪？」韓氏聽得，淚下如雨。燭隱道：「你不直說，夫婦兩命，俱難保全。小道士在火龍邑，早經招出，爾還爲誰隱瞞？」巫氏解到本邑，好受理加罪。韓氏見已道着真情，只得說道：「并非小婦人與道士通姦，實爲主母所強逼。前年八月二十二日，主人董鮮郎不在家，小婦人早晨到主母房中洒掃，撞見道士，衝懷而出，只認爲盜，扭住喊拏。主母走來，將嘴掩住，向耳邊說道：『這係我的親人，爾切莫聲張。』小婦人只得放手，道士走脫，當時苦勸，主母回道：『情不能斷。』又復痛諫，主母含糊應允。當晚叫入房內賞酒，小婦人素不善飲，主母道：『爾既勸我，靜守清閨，今日寂寞，叫爾陪酒，却又堅辭。嗣後不要勸我也。』小婦人只得勉強領受，數盃便醉，聞主母說道：『中了計也。』似有人同扶上床，解帶寬衣，心雖明白，肢體却被醉軟，隨他輕薄。次早看時，就係道士，身已受染，苦不能說。所供并無虛假。」燭隱道：「爾雖不盡假，却多掩飾，如何道士進出，俱無風聞？」韓氏道：「實不知得，就是處死小婦人也，止如此說。」燭隱乃用帷與二乘，與韓氏道人乘着隨行，自帶牙役先到火龍邑，適值石新當堂問董鮮郎夫婦。燭隱入案吐，將巫氏夾起，石新道：「如何刑及此婦？」燭隱道：「請審便知。」火龍牙役不動手，端容牙役將巫氏夾起，喊屈連天。董鮮郎在下咆哮，燭隱只作不知，命且鬆刑，帶上復問巫氏無供，又令再夾，巫氏將腕緊藏，

不肯伸出。牙役用力，方將雙手扳起上來。巫氏流淚昏倒在地。燭隱命鬆，巫氏蘇醒，韓氏及道人賊物俱到。燭隱問巫氏道：「韓氏及道士已經承招，賊物俱起在此。爾還想胡賴不認麼？徒多吃苦，可將始末說來，免受重刑。」巫氏欲供，回顧鮮郎等在下，含涕不語。燭隱道：「此刻無庸顧忌了。事既發覺，與董鮮郎例應離異，隨爾自行擇配，還怕他做甚麼？」巫氏始說道：「道士原是舊隣，髻年相認，犯婦先嫁史姓，不幸丈夫棄世，延請道士追薦亡魂，其時與道士成姦。這董鮮郎探知犯婦囊橐豐盈，央媒說合，迎娶到家。董鮮郎向有瘋症，十有九夜，與陳壬同宿，并不以子嗣爲念。犯婦因見道士爲人溫柔，欲託終身，將所有細軟交付與彼，再行逃走。不期發覺，願大夫仁慈成全，公侯萬代，所供俱實。」董鮮郎在下聽得清切，羞赧無地。燭隱命帶上來問道：「爾意下何如？」董鮮郎叩頭道：「淫婦是斷不要的，求大夫發賣。」燭隱道：「犯婦發賣，細軟須要入官。」董鮮郎道：「細軟不盡是淫婦帶來的，求大夫斷還。」巫氏道：「那件不是我的？到爾家時，只得兩間破屋，毫無所有。連你這幾年，吃用俱係靠我物件營運出來的。你還賴得去麼？」燭隱命提出道士來，道士見巫氏董家父子，韓氏以及賊物俱到，知事敗露，上來只是磕頭。燭隱道：「爾可直說。」道士道：「成姦數年，不計其數。」燭隱道：「如何進出？」韓氏知與不知。」道士道：「犯道往來黑暗之中，門戶俱係巫氏自行啓閉，故韓氏不知。後偶貪眠起遲，爲韓氏所覺，始計併姦。自後即日裏亦不畏避。」燭隱道：「好個清淨無爲的道士！蘇合香及火錦，何以如陳壬掘供取到？」道士叩頭道：「聞陳壬所供，即飛置楊下柳中，以實其言。」燭隱道：「陷人爲盜，罪難從寬。」令割去勢物，同淫婦發到無烟島爲民賊物，在失單之上者入官，不在失單之上者七分給與陳壬，三分給與見證道人，各釋歸家。看的百姓，人人稱快。陳壬回家告訴母親，董囉左近，俱道起數先生係活神仙，傳誦不休。因此老者雖隔多年，依稀認識，大衆圍來請教神數。燭相國佈下卦來，也係革卦，問道：「此卦與當年所起的纖毫不差，今問何事？」那老者將雙尾蠟強搶舒薇娥，半路救回，并練軍迎敵屢勝的話，起始根由，盡行告訴。相國方知底裏，起于柏氏，乃道：「禍端皆由雙尾蠟任悖，今父子既已遭擒綁，舊事

已矣，氣象將新。」老者道：「但未知何時休息？」相國道：「爾們厭兵麼？」衆人道：「不是厭兵。若非如此，安能出得平昔日疊月積，敢怨不敢言的許多怨氣？」相國道：「他長遠殘害爾等麼？」衆人道：「何常親自殘害邑宰州大夫，出其門下，倚他的勢，剝削民脂，難道不當怨他麼？」相國道：「這般看來，爾們喜兵矣。」衆人道：「如何喜兵？」國君下詔施仁，宰相奏減稅權，淪浹民心，豈敢悖亂？」相國道：「知主兵者之意若何？」老者道：「韓君亦由于激成子弟中好勇者，慫恿殺向前去，韓君皆付之不管。」相國道：「我欲往聚囊山看看此公，爾們可有熟人同去？」老者道：「這裏單行宜常時來往，可同他去。」相國道：「煩指引到單家。」老者道：「他家往對河竹濼內可過橋，到車篷灣便是單家。」相國道：「恐其不知情由，還是相煩同去的爲是。」正議論間，忽聞說道：「單老來也！」衆人看了道：「好湊巧的事！」乃迎向前，與說明白。單義道：「夙仰高明，今朝幸會。韓君卓犖不羣，先生到彼山營，定卜野見莫逆。」相國道：「草茅俗士，當此英雄展試之時，不可當面不見見。」單義道：「今日晚了，且到舍下一宿。」相國道：「驚擾慚愧！」單義道：「莫嫌簡褻。」乃全到家，殺雞燙酒，晚餐過宿。次早，備兩個驢兒同行，片刻即到營前。牙將通報，子郵出來看了，再令開門，迎至帳內。子郵問道：「此位老先生何來？」相國道：「學生習數行道，到此偶聞不世英雄，特來謁見。果然度如細柳，形同指臂，名下無虛，令人敬服。」子郵道：「何太欺子哉？先生非山林氣象，乃台閣之賢哲，有岩穴幽遠態度，而形容憔悴，其籌國心勞乎？」相國道：「謀食不遑，焉能籌國？」子郵道：「嘗聞浮金有鎮邦賢侯，其先生乎？」相國心內驚道：「此人實非尋常英俊可比。既被猜定，隱之反欺，知己不如實說，或足以感動。」乃笑道：「足下可謂通神矣！」子郵道：「氣象豐采，非可假造者。賢侯在白骨岡會剿，如何反到敵營？」相國道：「特爲足下而來。」子郵道：「爲區區何事？」相國道：「足下因路見不平，憤激至此，竊窺舉動，非倣倖作亂者。特以情由上無從知，而居虎背又難遽下。今學生沿途細訪，根由盡悉，故特前來請教。願將百姓屈抑之請，足下俠腸之舉，代達天聰，不知尊意若何？」子郵道：「賢侯深見肺腑，敢不遵命。仍有不情奉告。」相國道：

「願聞。」子郵道：「雙尾蝮父子，傷殘無數百姓，若仍釋之，恐士民皆受其害。」相國道：「二人荼毒遺殃，誤國實甚。他事之罪，已不勝誅，今又喪兵折將，遭擒受縛，豈仍任之乎？學生定行參罰。」子郵道：「得君侯如此，不佞無疑議矣。」相請入席，單義聽清，下帳叩頭。相國趨扶，拖入席中，司飲。單義固辭道：「相公輔國，仁及億兆，義乃草野之民，得叩首塔前，已不勝其幸，豈敢同席乎？」相國道：「承攜兩天，爲賢賓主，韓君又是知交，學生猶欲相攀，同回都城，面主不必拘執見棄。」子郵道：「既蒙公侯見愛，過辭反爲不恭。」單義欲叩首告坐，相國拉入席中，舉杯三度。相國問道：「聞先生非敝邑人氏，未知上國何方，願聞其略。」子郵道：「不佞實中華人氏，因誤乘赤鯉，流落貴邦。」相國道：「怪哉！曾聞『騎鯉上九天』之句，何期今有其事，足下可謂從天而降矣。既蒙不以下言爲謬，柏氏父子，請即付下帶回，未知可否？」子郵道：「台命焉敢不遵，特此巨奸，釋之同去，恐反掣公侯肘耳。」相國想道：「也是，且待學生奏明，擬定其罪，然後釋放，伊自無所施其力矣。學生就此同單老告別入都。」子郵問單義道：「可否前去？」單義道：「得暢吐積憤，雖死不怨。」子郵命備兩騎，送二人出營。相國同單義聯轡到白骨岡，萬勝等迎接入營，請過安，問緣何由聚囊山來。相國將路上訪實情由，細細說與諸人得知。萬勝道：「小將私度，敵人屢勝而不追，連擒而不戮，定有意見，今日方知。若自前時乘勝長驅直入，誰能抵敵？」相國道：「老夫今先馳奏，再同單老還京，將軍等仍在此駐紮。」萬勝道：「謹遵鈞命。」相國拜本發行，隨即命車共載。三日到京上朝，浮金島主召入精一殿，問道：「賢相國所奏，殊未明析，先聞五將戰輸，威敵失手，寡人驚惶，聞賢相國舍軍潛行，左右多謂恐兵敗罪，及借因潛逃，寡人雖終不信，然愈無所指措，但韓速煽惑國家之民，踞國家之地，敗國家之兵，擒國家之將，其罪大矣，而猶稱其仁勇，謂爲國家得賢，願聞其旨。」相國奏道：「韓速原非邊民，乃中華人氏，乘魚隨霧到此，並不知本國爲何處，隻身無主，豈敢悖逆？因路見受害危困之無訴者，攘臂拯援，乃狂夫之欲不逞，而誑奏與師，以致冤抑莫伸，激成拒戰。臣奉命往，會視諸將，非不如虎如熊，而速則如獅，見其舉動安閒，指揮優裕，不似狂妄動作，故令萬勝等

固守。臣自遠往火龍邑察訪。始知百姓隨變之由。地方擾亂之根。皆自柏璜。因同老民入聚囊山寨。韓速初遇。卽知是臣。臣亦不隱。說其來歸。幸國家洪福。韓速聞臣推心置腹。亦卽灑胆披肝。無有推辭。臣觀韓速實爲不世出之奇才。文能富民。武可破敵。勝臣十倍。願主上任之勿疑。浮金島主道：「旣相國諄諄。姑恕其罪。」相國道：「臣意並不止此。請主上付託重任。方于國家有益。」浮金島主笑道：「相國誤矣。文臣武將。濟濟盈廷。何政缺失。何事乏人。乃注意于不知來歷之乍見者。是毋過乎。」相國道：「臣聞知人貴于知心。其心正。其才可用。雖異國所產。須以骨肉待之。終獲裨益。其心邪。其才鄙。雖係指臂。須如虬螫防之。猶恐有傷。盈廷濟濟。當無事之時。文可使之。諛誦議駁。吹毛求疵。武可使之。裝腔嚇衆。鎮壓卿愚。但恐突然有警。無帷幄制勝之籌。乏出奇破敵之智。誤國不淺。非謂文武盡無用也。其中材幹自不乏人。然大率多由夤緣讚營而進。非由公平實力。得能揀拔勝任也。此時安之愈久。他日危累益深。方今四隣不相上下。非得賢才。殊堪深慮。請主上以臣之爵。爵之臣。榮多矣。」浮金島主道：「相國言言愷切。然亦不能遽處之于高位。須先試以州政。視其才果堪大仕。再行陞遷。」相國只得謝恩。浮金島主道：「威敵父子何在。」相國道：「今有舒曠老人。單義在外。請召入賜問。便知曲直詳細。」浮金島主命上殿。單義朝畢。浮金島主賜坐。單義俯伏固辭。浮金島主道：「當杖國之年。豈堪久立。况寡人所問之話甚長。不必固執。」單義方就地而坐。浮金島主道：「此事緣何而起。可逐細道來。」單義卽將威敵敵門下賀興。現爲火龍鎮大夫。及威敵侯之子。柏璜。綽號雙尾蠅。常于各衙門地方騷擾。到舒曠時。遇見舒鑿華之女薇娥。採桑歸家。使人來說。要娶爲妾。鑿華不肯。雙尾蠅如何強搶。路遇韓速。救回。第二日。雙尾蠅如何自帶重兵到曠復搶。遭打而逃。衆人畏慮。雙尾蠅復來。如何聚衆拒戰。韓速設策。練兵迎敵。擺陣如何擒將。不許殺傷。俱養在石室之中。等情。逐細奏明。浮金島主道：「賀興爲政若何。」單義奏道：「大夫爲小民之父母。是聖主特授。何敢妄言。」浮金島主道：「寡人以渺躬居上。安能盡知國中之士。誤用誠不能免。老人亦勿欺朦。須照直說。」單義奏道：「視所保舉。卽可知矣。」浮金島主道：「先亦

會有大夫道其貪墨者；及命按之，皆無實跡，虛言安可聽信？單義道：「昔之行賄者，無論枉法不枉法，有關說者，即是過近時行賄，則自交代所奉命按之者，非受其託，即看保舉情面，扶同朦混，安得有實跡敗露耶？」浮金主道：「其敝至如此乎？東南民脂竭矣！」命查明凡地方官與柏彪交結者，盡行籍沒發遣，再賞單義舒筋藤杖一枝，精瑩眼鏡一副，單義謝恩退出。浮金主問相國道：「威敵縱惡害民，卿可帶衛尉前去，削其侯爵，擊回都中嚴究，并召韓速入朝。」相國領命，同衛尉單義到白骨岡，萬勝迎入營中。禮畢，相國問道：「連日有何舉動否？」萬勝稟道：「連日聚囊山并無人出，本營軍士往彼處樵採，一如平常之時。此中虛實，小將不能決斷，願相國斟酌。」相國道：「將軍所見甚是，前日之行，不可爲法。然老大實有神會，非可以言喻者。」乃同單義到聚囊山，塞通知子郵感激不已，召中軍袁丹宗定傳集東營水元雷位南營梨正沈楊西營真機白長明北營舒山戴周分付歸田。永作良民，互相備邊。諸將叩稟道：「諸人荷蒙教育，生死俱願隨從。今若逕去，竊恐大人誤入虎口，所傷必多。」子郵道：「有相國可託。」宗定道：「相國不保，將若之何？」子郵道：「諸卿放心，何至于此？」袁丹等道：「衆士請待大人受職，再釋放雙尾蝮父子。」相國道：「也好。」子郵令蔣鐘權攝軍務，乃同相國單老上馬，往京城進發。途中長岡大嶺險隘舒迴，不必細說。到了巉崖城北望，見三面有水，一面靠山，峻險無比。子郵觀看形勢，好生稱贊。過浮橋進城，相國全朝至房，令黃門啓奏。無何，傳上金殿見駕。相國同子郵先後朝畢。浮金島主見韓速孀弱似女子，驚訝道：「卿就係韓子郵麼？這般溫柔，如何捨威敵父子，傷五豹將軍？」韓速伏地請罪。浮金島主扶起相國道：「大勇不勇，真韓速之謂矣！」浮金島主點頭，又問相國道：「威敵夫人因子作奸犯科，其夫亦有難道之咎。今獻紫貝千萬，請釋其罪，相國以爲可否？」相國道：「斷乎不可。贖罪雖是古法，然亦必因其罪在疑似之間，且其時無徵地了關市各法，假此爲權宜之計。今諸徵已備，豈可貪貨物而使頑凶漏網？此風一行，則貪者以贖爲泰山，益肆其貪，犯而止于贖耳。不貪者將亦貪矣。貪以致富者不死，貧者不生。後世警議，污穢史冊矣。」浮金島主道：「貝現在此，罪既不

赦，即使取回。」相國道：「亦不可。此物皆民之脂膏，可將威敵所管過地方查明，將此貝收入分派于所管過地方，以減其賦。使貪夫知儆，而四海知國家不貪。」浮金島主稱善。相國又奏道：「聚囊猶有民兵，俱堪實用。願主上收入冊籍，以備撥補。」浮金島主依允，仍令相國子郵辦理。二人領命，同單老兩日來到聚囊，將威敵父子交與衛尉押解先回。再將浮金島主之意傳諭，悉聽爲兵爲民。衆人俱請歸農，楊善金湯情願相隨。子郵又告誡諸人忠孝禮義，力田完賦。衆士叩首領命，涕泣而散。子郵同相國還朝，正值浮金島主閱擬雙尾蠅茶毒案情。原來柏彪實在不知一切事件，俱係家人指引雙尾蠅妄爲。承審官司刑大夫樂魚查明賄定之前案，盡行反轉，估奪資產人物，盡行發回，將助惡黨羽盡行籍沒，妻孥賞配邊軍。擬定雙尾蠅及衆家人大辟，請命正法。柏彪別足發往漠漠島爲民。浮金島主依議。相國奏道：「柏彪縱子爲惡，容僕作奸，雖死猶不足以蔽其辜。樂大夫所擬極當，但念往時頗効勤勞，後來突然昏憤，雖過失多端，究與自作有間，仍懇吾主全其肢體，給帶老妻舊僕，同往爲民，實爲法外之恩，願慈鑒俯准。」浮金島主道：「寡人亦念及此，但案件多端，寬之未免敗法，是以未便輕縱。今卿意見如此，免其別足，許帶妻僕同往可也。」只見上大夫郎福厚中大夫子直齊出班奏道：「威敵實國之干城，爲隣邦所畏服。今受子累而遠竄，恐啓敵人覬踰之心，願主上削其爵位，仍使居于都中，戴罪立功，以備緩急。」島主問道：「相國以爲何如？」相國道：「不可。法者國以之而立，若法不立，是國不立也。臣子而不知畏法，將何所不爲哉？如愛其才，當罪而縱容之，彼有微才者，將何所忌憚哉？」島主道：「卿所論甚正，但五豹俱傷，柏氏父子又去，設有緩急，將何所指使？」相國道：「傷五豹，擒柏氏父子，皆係韓速。今既得速，又何憂哉？」島主道：「韓速只有隻身，四面敵來，如何抵抗？」相國道：「兵在調度，不在強衆。請以軍事委韓速，自能護國伏敵。」島主道：「追究各案，柏彪罪實難道，發往漠漠島爲民，方爲平允。」卽令押解，不得暫緩。雙尾蠅及助惡者一併立決。命下，這邊行刑，那邊押解，看的百姓填街塞道，歡聲鼓舞。只見那雙尾蠅大喊連聲，麻繩震斷，奪過劊子手之刀，砍傷千餘兵士。衆軍平素知其勇悍，不敢向前，



視其搶馬出城內去。監斬官慌趕上朝起奏，烏主問何人敢往追擊，但面面相覷。相國道：「非使韓速不可。」烏主依允。子郵領命，不暇備馬，立刻出城追去。約過五十餘里，望見雙尾蠮在前加鞭，子郵低頭直進。雙尾蠮聽得後面風聲，回頭看時，認得子郵見無器械，帶轉馬頭，叫道：「韓速韓速，我與你何冤何仇，苦苦相逼？」子郵立定答道：「爾之罪惡盈滿，天地不容。」雙尾蠮大怒，揮刀砍下道：「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子郵指道：「着。」道猶未了，雙尾蠮已倒栽下馬，將刀丟在旁邊。正是：掙斷鐵繩逃猛虎，飛來金彈取蒼狼。欲知係何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餽賂交鄰爲敵樹敵 正名施合攻心結心

却說雙尾蠮着丸倒下，未大重傷，如飛滾起，跨馬加鞭，子郵又指道：「着！」只見那騎長嘶，將前蹄揚豎，後股漸蹙，雙尾蠮慌跳下，招刀迎回。子郵微笑，指道：「着！」雙尾蠮棄刀仰後跌倒，雙手抱頭亂滾，喊道：「痛殺我也。」子郵向前解下他的束腰繖，將手足背綁紮提回。行過里餘，見監斬官等追到，金湯亦帶馬前來，子郵令將雙尾蠮綁于騎上，同行進城復命。烏主臨軒親審，雙尾蠮已係半死，令用返魂湯貫入喉中，有傾蘇醒，喊道：「痛殺我也！」手足掙舒，腰繖斷落，俯伏丹墀，面上滑滑滴血。烏主問道：「爾去了，如何又遭搶回？」雙尾蠮奏道：「犯臣自知罪不容誅，然皆爲小人所惑誘，欲行掙脫自新，以報主上，不知韓速用何暗器飛丸，先拆犯臣二齒，不勝其痛，墜落騎下。情知萬無好處，拚命跨上逃遁。韓速又傷坐騎，犯臣只得持兵復與爭命，未曾交手，飛丸又中日，匪痛極暈倒，如何擒回，實不得知。懇主上赦犯臣自新，勿信異類以損牙爪。」滿朝文武齊聲代奏道：「柏瑣言亦近理，况諸案件皆家人柏可之罪，願主上法外施恩。」烏主持疑，相國奏道：「不可，諸案或由家人，然庇護縱容，以至於此，是誰之罪？而強奪民女案件，烏可將家人推諉，况現在殺傷多兵乎？凡牙爪之士而不忠貞，則同異類，遐方之人而能勤謹，則是股肱，願吾主勿疑，仍令韓速監斬。」烏主准奏，令韓速押入法場。雙尾蠮向柏可道：「早知今日，悔不當知！」

柏可答道：「大爺若無差辦事件，小的何至于此？」劊子手跪稟開刀，二人大慟，頭滾落地，慟聲淚珠，猶未絕息。子郵繳命，浮金島主加爲冠軍將軍，賜官房爲第。子郵謝恩出朝，第二日往閣城文武門前投刺拜候，并謝恩相國。次日，燭相國退朝，卽來答拜，問些中華禮樂文章，至晚方歸。閣城文武數日無一人回刺。子郵也不以爲意。金湯憤惱，罵道：「這羣畜生，往還的禮數盡失，却莫非遭瘟都病倒了！」子郵叱喝始止。楊善道：「昨日傳說，文武俱爲雙尾蠅，說情未蒙允准，心中對大人不服，猶議拜本請比試哩。」子郵只作不聞。果然值殿將軍康珊奉命，令冠軍往西教場伺候。子郵遵命到教場來，只見軍馬排得齊整，果然盔甲鮮明，器械犀利。子郵寬衣大袖，直到將臺下站住。上面坐着三人，中間係燭相國，兩旁的却認不得相國，令請子郵，卽隨旗上臺打恭。相國下位迎道：「閣朝武將，因慕冠軍英勇蓋世，奏明求教，某等奉命監察。」子郵答道：「君命謹遵，但彼此皆屬同氣，豈可以兵刃相殘，願求不傷損的試法。」相國道：「甚善。」回顧二人道：「比試而不相傷，莫于挽強昇重，今正以此爲准罷。」那二人起身答道：「是。」中軍官走到臺邊，傳諭諸將，又令將一百二十觔，二百四十觔，三百六十觔，三樣石礮，疊壘起來。諸將交頭接耳，內有數人，夙以力聞者，出隊昇起，離地盈尺，又有昇而動步者，有能行三五步者，惟有驍騎尉白額虎昇起，行有十五六步，蹲身放下，氣不喘，臉不紅，滿場稱讚。公正官傳冠軍昇石，子郵道：「再請挽弓。」諸將又議，有十餘人，素以善射稱者，出隊到器械架上，取樣弓，拽得滿貫，復建錦標于八十步外，挨次而射，多有中的者。子郵取下一張犀角弓，正欲拽試，忽聞空際鷓鴣鳴，卽取蝦鬚矢三枝，用左臂拽開，審得親切接連發去，呼道：「着！」道着，只見空際那鷓鴣盤挨墜下，却是射穿左右翼中心，三處均平，毫不參差。此韓家「一字射法」。滿場稱妙，諸將喪氣。有都尉名喚錢銳，向前道：「諸將已目睹冠軍射法精妙，更欲得觀神勇昇法。」子郵答道：「射乃偶然，而中昇重則非所習，甘拜下風。」中軍官道：「冠軍卽無力量，無論幾個，俱須一昇，相國大大方能覆命。」子郵道：「是。」撩衣向前，雙手捧着三礮，離身復隻手橫托，行到臺邊，約四十餘步，仍雙手捧着放下，聲色不動。臺上臺下，都看得大驚。

失色。相國傳問道：「衆將官，可猶有試法？」將士齊答道：「相國保舉不謬，小將等俱心服矣。」相國同那二人下臺，帶子郵回朝覆命。島主大喜，加爲冠軍侯，再差往延虛州盤查倉庫。子郵領命，力辭侯爵。島主不許，相國勸受，子郵乃謝恩出朝。却說延虛州大夫姓杞，名圖，佳，雖爲中大夫之職，管延虛州事，爲人清潔簡重，凡積習陋規，毫忽不受。遇事執理論情，對於上司，亦無餽送。因此上司，並不道他好處，反說他壞話。他官的壞事播揚，不是杞大夫的，也往他身上推。因此浮金島主聞知動怒，差冠軍侯前往按驗。當下冠軍回府，更換衣帽，令楊善爲御，往延虛州進發。經過白駒峽，悅山，白鮎渡，竹馬嶺，大椿集，始到州境。沿途只聞稱功頌德，并無怨聲咀語。但見田疇茂盛，機杼相聞。想道：「怪哉！如此循良，而以貪酷加之，何顛倒是非乃爾？其中定有他故。」及到城內，寓下。晚間，與店主閒談，問及地方官長。店主道：「三十年未見有此大夫矣。」冠軍道：「這話也未必盡實，如果廉能，何以境內百姓，多有言其貧者？」店主道：「客官有所不知，大夫實在廉潔。近日所傳貪字，却也有因。然非大夫自貪，乃所信用之人，似誠慳而實婪，賊詐騙於外，不逞之徒，俱倚用之，并串通幕友管門。管門內有一人，遇事勒指刁難，特咽喉之勢，胥吏無賄，則行罵辱。胥吏沒法，逢案只得索詐于民，以供其慾。所以貪聲籍籍，大夫并不知也。」冠軍道：「爲州大夫，如何連家人橫行，都不得其咎，亦難辭矣。」店主道：「凡知人之過，非目親即耳聞。今幕友書役管門，暗地貪婪，誰將此事向大夫開口？目既莫能親，耳又無從聞，何由得知？所謂見遠而不見近也。」冠軍道：「幕門書役，招搖于外，姑無論之。胥吏既受其辱，如何不稟？」店主道：「幕友門上要去胥吏，如吹灰之易。胥吏要去幕友門上，如移山之難。緣門上可以鉤串幕友，又可面稟大夫。而胥吏具稟，仍要經門上之手出入。幕友筆下批發，請教幕門的權重，不重。」冠軍道：「那書役姓甚名誰？」店主道：「姓石，名佳。」冠軍道：「幕友姓甚名誰？」店主道：「先是姓郭，名試，姓陰，名灝。近爲姓羊，名其行。」冠軍道：「門上姓甚名誰？」店主道：「門上聞有四個，惟姓桑，名仁者，最貪最點，諸人皆聽所爲。如去石佳，羊其行，桑仁，再將門役究除，可稱樂境矣。」冠軍道：「門役姓甚名誰，如何難除？」店主道：「

門役內有姓雷名介玉者，年久成蠹，據于要地，教孫升木，莫不係他。幕友書役管門之勒索，皆伊通連說合，實爲罪之魁也。」當夜冠軍得知，次早往治內來，直到門上見諸人正值早餐，冠軍袖內出刺向前說道：「都中韓冠軍拜候大夫。」只見一人約三十餘歲，有微口鬚，回道：「大夫向無姓韓的故舊朋友，且文武不相統，請爾家冠軍快回，不必想在此處尋油水。」同席齊和道：「桑爺說得是。」冠軍料係桑仁，大步向前，把住手腕，說道：「煩爾同見大夫。」桑仁遭擊，不能掙脫，痛的如猪遭殺，大聲叫喊，衆人齊向前呼喝，子郵提着，只管往衙裏走。署內的人聽有喊喊之聲，俱出來看。杞大夫聞得，也同幕友上堂。子郵看見五旬以外，長面微鬚，一位尊官料係杞圖佳，向前拱手道：「都中韓速進謁，門上阻擋，是以造次。」杞圖佳連忙趨下打恭道：「不知冠軍降臨，有失迎接。」延入中堂，禮畢坐下。冠軍問些州內事情，杞圖佳如問回答。冠軍乃令排香案，懷內去出丹書，令杞圖佳拜接，開讀曰：

「不穀以微渺一身，處于都城，凡四方軍民倉庫，咸賴牧令撫綏保守。自任爾杞圖佳牧延虛以來，籍籍有倉儲不足，庫藏虧缺之聲，果爾何負國家之甚也？今命冠軍候前來審察，如無虧缺，則仍供舊職，或傳聞不謬，爾其就檻來都，毋得羈遠，欽哉！」

杞圖佳聽畢，謝過君恩，去冠脫服，下堂聽審。冠軍道：「地方案情，速已悉矣。大夫請穿衣正冠，同審犯者。」杞圖佳謙讓再三，始行穿戴坐下。冠軍問道：「聞有龍檻者何在？」圖佳道：「龍檻係老人家人久回去矣。」冠軍道：「此大夫之過也，跟隨多年，無大過失，奈何用新而舍舊，故致聲名狼藉，當速召回。目今可將幕友羊其行，并門上桑仁及書役石佳，門役雷介玉帶審。」頃刻俱齊，令給各人紙筆，自供賊犯，免得受刑。衆人那裏肯招，及夾起來，始承認，俱係雷介玉串合，羊其行桑仁石佳所爲，雖同分贓，而多寡各殊。冠軍命將四人杖斃，籍沒家產，妻子免議。乃盤倉庫，不期倉空庫竭。冠軍問主守吏役道：「如何弄得這般模樣？」倉吏稟道：「去歲水荒，大夫見民急迫，不暇奏請，先行開倉賑濟，那料後奏未准，故倉空無從補起。」庫吏稟道：「春間民無種糧，又欠農具，大夫盡行按派借給，

是以庫竭。冠軍方欲再問，忽聞門外呼號之聲，如風暴雨。冠軍同杞大夫到堂上觀看，只見無數百姓，焚香涕泣。冠軍問其來意，訴道：「延廬州百姓，皆賴大夫起死回生。今聞被逮，百姓俱願填還倉庫，懇求天使奏明，保全杞大夫，延廬全州，世世戴感大德。」冠軍道：「何時補完？」百姓道：「請限三日。」冠軍道：「准衆所請，不得逾限。」百姓答應叩謝而退。冠軍攜杞大夫手回衙道：「足見大夫愛民保國矣。」命吏役退去，就于衙中住下，問人才物產，風俗民情。耽閣到第三日，倉庫吏同來稟道：「倉庫如數補足。」冠軍大喜，復往查清，即同楊善回都奏上，且薦杞大夫有感懷盛德，非邊州之器。浮金島主允奏，降命召回。只見中大夫邊修奏道：「杞圖佳罪終難宥，倉庫皆守國之要，如何不先奏明，而即擅開支發？猶狎有警，全州豈不瓦解？冠軍侯受恩深重，常思報國，而扶同曠蔽，實負君恩，應請議處。」又有中大夫畢立奏道：「凡事有經有權，邊大夫所論，乃係經道，非知權者。若遇凶荒，百姓存亡呼吸，而猶輾轉羈遲，則恐百姓無食，不填溝壑，則爲盜以延命耳。盡填溝壑，是無民也；無民何以爲國？爲盜延命，則倉庫豈國家所有？民叛于內，而招敵于外，其費豈止倍蓰？」子直道：「向例凡盤過倉庫，隨即解運回都。今該員離任，冠軍侯不遵解運，仍使就職，難免違例之愆。」畢立道：「回例隨即解運，離任者以防杜暗中挪借鄰邑，及大商大弩補庫補倉，扶同欺混也。今皆出于百姓感納之誠，而亦須防杜耶？」島主道：「畢大夫之言是也。」仍召杞大夫回都。數日已到，入朝覲畢，島主慰勞，并問道：「民間何所疾苦？」杞圖佳奏道：「苦少淡砂耳。」島主聞得，便感額祝，福厚問道：「所事若何？」郎福厚奏道：「前使回來，今復接信，余包二大夫請我國進兵，侵彼邊邑，於中取事。」島主道：「浮石君明臣賢，人材衆多，驍猛之士，不勝屈指，進兵難期必勝。」中大夫鍾受祿奏道：「浮石朝內有余包之奸，邊疆有四鎮之逆。我國若不乘此時兵糧豐足，與彼爭持，設或二奸去位，四鎮削平，竊恐吳不滅，越則越，沼吳矣。」島主道：「寡人非不知之，但必須選得大將，方可進兵。恐在朝諸臣，皆不能勝此重任耳。」只見中大夫蔣哲奏道：「燭相國常稱韓冠軍係將相之器，主上亦深愛其能，何不用之？」島主猛然省悟，大喜道：「寡人

正忘之。」卽召冠軍侯上殿。島主道：「本國諸件皆備，惟淡砂仰給于浮石。因日久生齒，日繁，舊數不敷，遊人多誘其民，私相貿易。今被設立新法，防護甚緊，不許漏出半粒，殊爲可惡。幸彼國有佞臣，夙與交通，今請進兵。因時制宜，實爲難遇之機。卿可將兵前往，卽不能多取土地，但得有路通玉砂岡，百姓皆彈冠相慶矣。」冠軍道：「兵易結而難解。且臣于天時未諳，地利不知，人和莫悉，願主上與老成碩德者共謀之。」島主立召獨相國郎大夫子大夫蔣大夫畢大夫邊大夫常大夫王大夫冷大夫杞大夫共議機宜。獨相國道：「用兵斷乎不可。浮石與浮金向來有無相通，因我貪于小利，不公然交易，而誘其獫狁，偷漏，又于彼國所需之物，昂其價值，是以立法隄防，其曲實在我。只須遣使謝罪，彼國多賢才，端士自無不允。若輕于動衆，臣未見其利也。」島主問杞獨相道：「杞大夫以爲如何？」杞獨相道：「不獨論理義，卽揣時度勢，亦屬非宜。彼國俊傑在位，兵多將廣，歲無饑饉，邊多險峻，是天時地利人和，俱無隙可乘。臣竊謂用兵不便。島主又問郎福厚子直道：「卿二人之意若何？」郎福厚道：「國有佞臣，敵國之福。今彼現有余包二人，心向于我，雖有賢才，皆將自相殘滅，安能爲之用？况彼四鎮拔扃，我旣進兵，彼必發作，內外夾攻，勢成瓦解。相國雖是持重之論，然屬自弱之謀，終將受制于人。欲強國者，不當如此也。」子直道：「請先修備四境，可進則進，不可進則止，亦無大害。」島主道：「寡人之意決矣。」畢立奏道：「獨相國杞大夫、韓冠軍俱謂不可，皆是慎重之見，若必欲用兵，須專委此三人，庶謀算周密也。」島主乃下諭道：「太子權聽國事，冷大夫、王大夫贊議協理，獨相國兼司糧餉，駐于都中。杞大夫中貯提調，駐于龜息城，糧草貯於雙敖谷。韓冠軍爲前將軍，子大夫爲參謀，領兵二萬前進，先集雁翼關訓練。寡人統兵五萬，同郎大夫督後接應。諸卿各宜發奮建功，以副寡人所望。」獨相國正欲再諫，只見常安奏道：「浮石已不可敵，而天印、雙龍及各島皆同彼和好。我與浮石構結而不能解，雙龍、天印煽惑各島，北、東、南三面乘虛而來，是我雙拳而敵衆手，如何當得住？」冷慕光道：「必須遣使四出說之，使共攻浮石，庶幾取彼羽翼，爲我心腹，是數浮金而攻孤浮石也。願吾主行之。」島主依奏，問諸大夫道：「誰往雙

龍天印？冠軍道：「臣願往。」子直道：「雙龍天印，各居南北，往返愆期，宜選二人分往。」冠軍道：「鄙意前去，不僅欲其協力，且察彼處形勢，以用其所長耳。」蔣哲道：「二處俱屬絕險，不佞皆曾遊過。天印乘船，雙龍習馬，各有近屬數十島相附。」杞圖佳道：「雙龍君臣乖戾，天印君臣凶惡，情性皆屬貪狠，非可以言詞喻也。」郎福厚道：「二處臣子與福厚俱有交往，貪狠誠如所論，惟只多費貨貝可耳。福厚修書差人帶賂暗往，以餽其臣；主上使大夫聘禮，明說其主，應無不借矣。」烏主笑道：「寡人惟嘉謀是從，貨貝物非所惜也。諸卿其速辦理！」燭相國奏道：「兩處君臣雖俱貪戾，然事情輕重，豈有不知較量之理？既與浮石交好有素，烏能必其爲此區區貨物，便棄好尋仇？况浮石素強，不特本國軍士聞之膽寒心怯，而兩國將卒自然畏懼相同。胡可謂略費士儀，便能得其死心竭力以助我？此只因其平日性情上論，未及通盤大勢上算也。」杞圖佳道：「賄賂雖可以結其歡，未必能保其心之終不移動。或浮石倍加賄彼，兩國暗共爲謀，我坦然無備，彼懷詐乘機而勃發於意料之外，不亦危乎？」烏主道：「如相國大夫所言，兩國之地難保，卽不必借其力，亦足以制勝。現有余包黨羽在浮石爲心腹，而素業販私之徒衆，又俱怨彼嚴緊玉砂，今使之挑選精銳，潛入玉砂岡自內攻出，與我相應，豈不足以濟事？又何必借資於兩國乎？」燭相國道：「如此更屬不妙。」烏主道：「何也？」燭相國道：「余大忠包赤心爵祿已經尊厚，猶有何求於浮石喪亡？其欲我進兵者，不過爲與同朝不睦，欲快其私意耳。若玉砂岡被我取得，是彼之外府被我奪來也。余包何樂而爲之？至於販私者，其徒衆固皆精銳強壯，其積蓄固皆豐盛齊全；其於地利固皆深識，其於人事固皆熟悉；若爲出奇制勝，原大可用。然其居心念念在利，浮石嚴緊玉砂，其徒私取轉賣，方有厚利。若出力爲本國取得玉砂岡，先自失去膏腴恆產，彼又何樂而爲之？且私販皆不法之徒，既心齊力一，積儲多而精壯衆，其黨羽布散又最廣。今使知兵之虛實，必致貪念漸生，謀成而勃發於我內地，誰得而禁制之？似此種類，剷除猶恐不及，奈何反欲招爲心腹乎？」烏主道：「所論雖謀慮周詳，但百姓苦於餓食，舍兵不用，而由他途得砂，終須多費，年久未免難支。諸卿必須於用兵

之中，求其善道。」王台沼道：「惟有得兩國同心耳。」杞圖佳道：「心卽暫時結得，安能保其不變？」冷慕光道：「莫若先攻奪其心，而後深結之，始可固而無虞。」王台沼道：「何謂先攻奪其心？」冷慕光道：「今淡砂浮石既緊於我，未必仍寬於兩島。須先以各國百姓苦於鹹食爲名，連衡閩閩爲與問罪之師。如此發號施令，不但本國兵士心生憤怒而去其畏怯之習，雙龍天印君臣亦必不能舍爲百姓美名，而反與我爲難之理。是正名以奪其貪險之心，復餽賂而約結之，兩島自不能不同仇矣。」島主大喜道：「冷大夫所謀最善，着速施行。寡人決矣無疑義矣。諸卿遵辦，不須再費唇舌也。」燭相國道：「主上之意雖決，老臣終以爲非。」王台沼道：「如必不可挽回，立意與師動衆，則須祕密勿露，待百事齊集，然後見機而作。」杞圖佳道：「彼國雖余包二人奸佞，向來賢才頗多，聞近又出有古璋任爲客卿，有鬼神不測之謀，本國材幹無其儔匹。須使余包內掣其肘，或于事有濟。」子直道：「昔日郎大夫在彼國時，深相訂定，自然百般計算誅除。大夫既然疑慮，遣人齋書再加叮囑就是了。」島主下諭道：「結約二島，子直可往雙龍，蔣哲可往天印。郎大夫速修三處文書，遣精細暗行先去。杞大夫可往龜息理事。韓冠軍可于大營挑選士卒，子大夫同相國分視四境，催饋糧餉，待蔣大夫天印回時，再往雙龍。」燭相國奏道：「直大夫可同蔣大夫各使一島，其周視催饋，臣願獨任。」島主允奏，退朝。諸人各理所司事務。單說韓冠軍來到營中，看見將士率皆柔弱，使之發矢，不過五十步，使之昇重，不過八十觔。次看兵器，又俱輕微，令其作勢，俱屬花假。問軍政司道：「兵形何太微弱？」軍政司回答不出，旁有軍士向前代稟道：「太平日久，多係資緣頂替，是以如此。」冠軍見其意氣閒暇，言詞清朗，詢以他事，俱直言無隱，井井不亂。問其姓名，答道：「姓金名墉。」子郵甚愛之，卽調去原軍政司，使司軍政。于二萬兵內，僅選得六千可用，乃奏請召募。數日間，得年未二十者八千人，二十外三十內者二萬五千有零。赤龍潭蔣鐘等聞知，多來應募，又得二千餘人。于中揀擇材力出衆者一百四十人名，爲親軍，授以法度，選其智勇兼全者二十人爲親校，矯捷異常者四十人爲上校，餘八十人爲副校，使自習練。令金墉統攝軍事，楊善金湯分班



巡審。乃更衣跨驢，察看邊情。民性地理山川。一日到流尸渡邊，看那渡船，尙在洋中，只得立待。忽有白髮老兒挑着担子到來歇下，坐地喘息。冠軍問道：「担內何物？」白髮者道：「矢鏃。」冠軍道：「往那裏賣？」白髮者道：「我係浮石人氏，世以兵器爲業。矢鏃原自本國煅來，因水性輕，淬之不甚鋒利，必須到這邊紫雲岫畔烏鴉澗內淬之，其鋒倍常。」冠軍道：「年高不宜擔此重担。」白髮者道：「原係徒弟挑的，因在路與人爭競，是以我擔了先行到此。」

「冠軍道：『爲何爭競？』白髮者道：『每次到這裏淬水，本邑徵抽十分之一，今次徵過十分之二，猶趕來要平分。』我們不肯，他便強將徒弟扭去，此刻無信，想被拘性，我也難顧，要過渡了。」

「冠軍道：『我正要看看浮石沿途隘塞，何不借此同去？』乃向老者道：『我亦欲往浮石訪親，因路道不熟，順便代爾擔着担子如何？』白髮者道：『近日浮石邊境來往，俱要稽查，爾若過去，須充作我的徒弟，現有憑文在擔內，方免盤詰。』

「冠軍依允，渡船到岸，衆客卸空。冠軍牽驢提担，上渡過洋，復將担子裝于鞍上，仍使坐騎。白髮者道：『得空手步行，如昇仙矣，何必坐騎？』乃相與同行，同止，都係嶺巔峯麓，鬢腰洞腹，窄狹崎嶇的道路，大半籍于攀援，驢兒俱係前挽後扶，視其險處，俱添設夾塞稽查。晚間都是宿于樹下岩中。冠軍嘆道：『好險地也！』白髮者道：『本國通浮金，共止三途，此係歧路，于欣逢鎮出頭不能直道，都中少人知得，雖險猶可直腰而行，又無風沙瘴嵐之苦。若由大路，道遠費時，旁徑更險，仍多伏行之處。』

「冠軍道：『原來如此。』老者指着隱隱萬峯團簇，簞秀如林之處，道：『彼卽產淡砂處，係浮石之寶藏，名喚玉砂岡，到黃雲城，猶有千餘里。』

「冠軍道：『既到玉砂岡，且先察看黃雲城另行計較。今須視沿途到本國路徑。』便與白髮者道：『我所訪的親家，往大荷邑，請指示方隅。』白髮者道：『從此向東三叉路口，轉向西南，逶迤七十餘里，就係大荷境了。但關口盤詰得緊，恐難過去。今將徒弟的憑文送爾，這個驢兒給我若何？』

「冠軍道：『遵命。』白髮者取出憑文，交與冠軍，乃策驢而去。冠軍向東往西南行，到岡上，見砂屯俱蓋于露下，想道：『正好用火。』轉念道：『此皆天地所產，費無限工力，方能成此許多砂。若焚之，必違天產育生之意。』乃止。看畢形勢，卽便轉

遇過大荷邑，片風州雲平嶺，鴛鴦城，梅平陵，獨鎖葫蘆卡，百結關，品字城，各關津隘口，雖俱氣象威嚴，文武精明。但有的地方平易，城邑空虛。所經過的處，處盤詰緊密。冠軍因係隻身，又有憑文，所以俱無阻擋。一路上雖峯巒接天，溪澗莫測，極其險峻，然寬坦可結陣之地，亦復不少。非若小路之無旋軌，并肩處歸到營中，察看將士俱依式習練，已有成効。子直亦回，冠軍問使事如何，子直道：「至彼島中，先候將軍沙虎，託彼調協，沙虎不允。直詢郎大夫書，沙虎云：『乃彼此往還之禮，今爲國事，島主如無所賜，誰代擔此干係？』」直云：「如蒙將軍成就公事，些微土產，敢不惟命。今來上國，除奉島主之外，仍帶有薄敬，請先晒納。」令隸役捧上禮物，沙虎見了大喜道：「島主久存侵入之意，緣恐力寡，不能得志。今大國既有此舉，南邊諸事可不須慮。虎先奏明寡君，便請大夫面見。」沙虎去不多時，有內臣來請直上殿。禮罷，彼主海鯨開顏道：「上國約于何時出兵？訂定軍期，寡人使將官尤雲、彭悅等約齊諸島，併力迅發，使彼不能兼備。」直道：「返國先定約期，飛速奉達。」海鯨請宴。次日修書回禮，送我返國。到了都中，回奏主上，命先來營中，待蔣大夫歸看雙龍如何，再訂起期。不識冠軍何處幹辦回來？冠軍亦將由小路詣玉砂岡，山川險阻，備細述過。次日蔣哲進營，二人迎問：「雙龍有否依從？」蔣哲道：「到見彼主童體仁，送上書禮。童體仁問于羣臣，將軍鐵鷄奏道：『浮石、浮金二國，平日皆係通好，今突附浮金而攻浮石，于交隣之道爲不順。浮金必欲借我之力，須將珠池寶嶺二邑割交于我，并助添辦船隻各費，方得出兵。不知浮金可能從否？』」哲道：「寡君與浮石亦無宿仇，惟因彼吝其淡砂，民病鹹食，豈上國所需？浮石獨不吝乎？今同心協力，共往取盟，使各國百姓疾苦永除。寡君此舉，爲各國百姓，非爲私也。今未得寸地而先割二邑，使臣不敢與聞。或軍需缺少，自當勉力以應。」童體仁道：「不惟效勞，將率北方諸島，併力聽命。大夫既云未得寸地，不可先割二邑。如功成之後，可保割否？而今軍需外，將何物犒勞？」哲道：「功成之後，敢不竭力奏請。至犒勞軍士，浮石東北數千里山川城池，子女玉帛，皆犒軍物也。」童體仁道：「大夫毋太固執，可與鐵將軍議之。」哲辭出來，鐵鷄請到他家飲酒，問我索夜光屏，長淡石。哲道：

「長淡石奏明寡君，可保送上；夜光屏實寡君所愛，須待將軍有功，方好啓奏；此時未敢應允。」鐵鶴道：「大夫毋妄語。」哲以杯酒澆地道：「如將軍成功而爽約者，有如此酒！」鐵鶴大喜，復同上殿請董體仁差人往東西北三面島上，約令準備，所求各節，功成之時，俱在蔣大夫身上，不須疑惑。海鱸准奏，修書使內臣江鳴同來，請定進期。主上留于都中，使哲問冠軍可齊備否？」冠軍道：「定期請寬十日，諸事可全矣。」聞二島素附浮石而輕我國，浮石恃爲南北屏障，今兩大夫奪來爲我羽翼，其功偉矣！」蔣哲道：「唇舌之勞，非實經濟；將觀冠軍廣佈鴻猷，以副君民之望。」冠軍道：「年微識寡，敢不竭蹶仰體大夫盛意。」乃與蔣哲子直周視各營。蔣哲問道：「并不見攻擊之勢，何也？」冠軍道：「內壯方成，不可先習外勇。」蔣哲方纔明白，辭回後營。只見軍政司附耳稟道：「如此如此。」冠軍怒道：「誰敢？」軍政司又稟道：「從權濟事，行亦無妨。」正是：枉尺直尋，違孟訓，求名避罪負孫謀。不知所稟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 計中計賺開百結關

### 身外誘身過獨鎖渡

且說軍政司所稟何事，原來子直回到營中，見諸軍費用錢糧，較前加倍，冠軍令如數支給。子直暗囑各司，再加倍開，以爲餘羨。金墉稟知，冠軍不允。金墉道：「大例係加二開銷，前令照實支出，毋許虛報。但子大夫係勢要之臣，應請依從，以權濟事。今拂其意，將來必致掣肘。」冠軍道：「欺君之咎，本軍安能任之？」金墉不取復稟。冠軍巡視諸校，見內氣已充，乃教以外勇之首，乃命上校分授五兵教訓習練，三日俱熟諳，五日俱便捷矣。依舊時陣法而增損之，使一人執刀持盾，二人持戈矛，二人持刀斧，三人持弩，用短兵居盾之前，凡戰盾居弩前，戈矛居弩後，刀旁丈戈矛旁弩矢，可及二百步。敵非到一百五十步內，不得發矢。前者發過坐于地上，次者向前續發，又次者挨進。近敵則須弩居刀斧後，護衛空缺。凡八人爲伍，伍有首有佐，八伍爲團，團有長有貳，八團爲方，方有上士有副，八方爲陣，

陣有上校一員，副校二員；八陣爲軍，將自將之。教成，令各陣旌旗章纓衣甲各別。東南之陣皆綠，上校任龍，統之。副校書山沈楊爲佐，正東之陣皆青，上校荀登統之，副校崔友盛進爲佐，正南之陣皆紫，上校梨正統之，副校仰青裴通爲佐，東北之陣皆黃，上校秋鬱統之，副校谷嵩荆芒爲佐，西南之陣皆紅，上校侯宏統之，副校申蘧焦良爲佐，正北之陣皆黑，上校安定統之，副校直機懷斗爲佐，正西之陣皆赤，上校方利統之，副校白長明山縱爲佐，西北之陣皆白，上校公孫發統之，副校婁廣周岳爲佐，中軍皆五彩，親校金璧國維孫全單錦居于四隅爲衛尉，桂殿白門華國尹襄司接應，龔奎梁思布惠湯開爲衝鋒，每二陣當一面，而相爲首尾。親校逢琛統綠青爲前軍，舒翼統黃黑爲左軍，蔣鐘統紫紅爲右軍，袁熊統赤白爲後軍，駐騎一千，上校梅清柳詠分統之，副校姚安東方旭滕敬司徒盛爲佐，親校蕭瑤將焉，以備緩急肘脅之用，飛騎一千二百，上校江鴻常言龐盈歸源分統之，副校樓岑崔默張任戈橫石宗羊烈閔延威遠爲佐，親校秦吉連城將焉，以爲搜索追逐，衝望隅陣之需，親校金通副校章熊言崔領教所餘步騎，備補換，守輜重爲殿軍，其餘上校副校皆侍中軍，聽令差遣，并候濫遷補換，另選素知敵境地利人事者百餘人，陸續暗使探訪敵情，以爲間諜，令金墉司賞罰，楊善司旗鼓，金湯備不虞，分派已定，凡鬪陣以及大戰，則諸軍皆出，殿軍守營，平時調軍抽隊撥伍分營，不得錯亂，所有將校姓名悉列于左：

計開 參謀

金墉 楊善 金湯

親校

龔奎 梁思 布惠 湯開 秦吉 蔣鐘 金璧 金通 袁熊 尹襄 逢琛 國維 連城 蕭瑤  
舒翼 華國 白門 孫全 桂殿 單錦

上校

趙吉	雷光	風靜	風迥	石礎	梨正	雷聲	江鴻	劉枋	鄭任	嚴德	公孫發	查嚴	慎至
施恆	施鐘	鐵蛟	常言	郭堅	龐盈	歸源	平橫	方利	梅清	柳詠	冉圭	侯宏	洪嚴
栗贊	荀登	元章	安定	秋巒	洪青	慎宣	石砥	李儀	任龍	文慕	終達		

副校

西明	周愨	衛定	沈楊	山縱	石琮	姚安	崔默	直機	白長明	書山	戴周	章熊	言瑛
薛申	張任	樓岑	戈橫	刁利	東方旭	石磴	陳蜜	杜關	姚越	彭舒	單巧	滕敬	鄒仁
常滿	穆謹	荆芒	盛進	仰青	黃華	郤立	谷嵩	攝葵	惠貞	崔友	郤孚	懷斗	方漚
印業	莫裘	芮充	司徒盛	葵淡	查連	閔延	譚青	方晨	威遠	薛如	范南	華禽	王法初
魏能	項穀	洪兆	扶輅	申蓮	于後	盛堅	于俊	裴通	周岳	屈奇	凌卓	婁廣	廖輪
曹會	羊烈	祖格	年柔	屠布	章政	焦良	門慎	鮮于瓊	司馬萃				

各于營內講論戰法，習練士卒。果然精銳非常，氣勢莫比。探子報郎大夫前來，冠軍子直出迎入營。郎福厚道：「主上將兵，現次天井關，先已約定二島來朝進兵。今特差僕照會冠軍，明日吉時開旗起馬。」冠軍受命，送郎福厚出營，子直復近前附耳而別。冠軍令道：「軍法賞罰之條，皆當遵守，不得遺誤。違者雖功必誅，各須努力，報答君親。」諸校應畢，當時收拾。次日清晨，由雁翼關到洋邊。冠軍率騎兵先渡，前軍左軍右軍後軍備軍須臾盡渡，俱入浮石地境。斥堠全行毀去，勢如風雨驟至，直到品字城下。這品字城乃一城當路，二城夾立面前，各相去三里，犄角如品字，故以名城。各有守將，中城的名喚齊修，右城的名喚秦元，左城的名喚錢達，久已奉本國號令提防。那齊修有萬夫不當之勇，當下見敵軍過洋，欲乘半渡出擊。因見俱係騎軍，散漫無定，未敢前進。故列于三城之間，土岡坡上。冠軍率領將士來到陣前，齊修持槍催騎問道：「二國素無仇怨，此軍出自何名？」冠軍答道：「天產淡砂，養育萬

姓。汝國匿多與寡，使民鹹食，忿不聊生，是以興問罪之師，如依舊寬舊，吾何多求？若堅執不改，則軍士有進無退。秦元大怒，舉刀衝上道：「爾有多大本領，敢肆狂言？」冠軍背後，轉出龔奎，舞鋼接着，鬪到十合，秦元氣力不支，使敗陣下去。錢達挺戟馳到，這裏單錦舉鑱相迎。龔奎捨了秦元，來鬪錢達。秦元回馬，尾緊追來。單錦趕上，使鑱直刺秦元急閃，臂已受傷，伏鞍落荒逃走。錢達喫驚，架開那鋼，亦逃回陣。冠軍揮兵前進，齊修獨當不住，且戰且走，各退入城。冠軍于土岡上安營，令華國孫全各帶一千兵馬巡哨。欲早進取中城，攻打半日，忽聞連珠砲響，左右二城俱有砲聲，止齊開入馬奮湧而出。龔奎擋住齊修，孫全接住秦元，華國抵住錢達。冠軍率領親兵闖出齊修背後，馳入中城。齊修爲龔奎纏絆，不得脫身。忽見兩城俱有火起，錢達急回，華國趕上手起刀落，揮爲兩段。秦元臂傷未愈，情知有變，欲奔前去，與齊修合軍。不防旁邊，撞出袁熊揮鎗打下騎來，諸將皆趨中營。齊修見勢全虧，急收軍馬，遶往城後去了。原來冠軍見靠山築立三城，犄角而守，有攻一二救之勢。因分付華國孫全借巡哨，帶着李儀文、慕各領百人，伏於左右城邊，只待兵出，飛速搶城放火。恰好錢達秦元見冠軍攻到傍午，中城豎起號帶，急使諸軍齊備，聞得信砲，亦放應砲出城。這裏李儀文、肉膊而登，文慕破門而入，各于城頭，放起號火。二將失驚受戮，齊修逃去，品字三城，皆爲浮金所有。冠軍安民已畢，招降千餘軍士，使龔奎門慎守中城，李儀、廖輪守右城，文慕、曹會守左城。凡派定職事諸校，一經調用，其空缺隨時補全，不必細敘。當日歇息，次早起軍前進。過了數處小澗平岡，見迎面巍岩峭壁，勢若摩天，綿延南北，竟是百折關居頂上，名百結關。自嶺頭下到嶺脚，有整整的一百個大曲折，故名百結嶺。兩旁俱係峭壁，中間這條石路，光滑如油，最難紆足，是入浮石大路的頭一個險處。便令依山安下大營，諸軍各分留守，餘校隨出攻敵。再說百結關守將衛國，先經告病，調來黃廣大、黃廣多、驍將弟兄，率領副將宋調成、定江、輝、江、彩等把守。這日見齊修領得殘兵奔到，問知失城，便留在關上調養幫協。廣大、全、副貫甲，引五百名飛熊軍下嶺，屯紮伺候。次日見浮金兵到，不問情由，舉鎗拍馬，直衝前來。趙吉、薛申、張任，接着大戰。黃廣大、力敵三將，全無懼縮。鬪到

十合，薛中肩膊中了一鎗，張任連忙回營保護。劉枋鄭任嚴德向前幫助夾攻。黃廣大見勇健不少，難于取勝，心疑敵軍精銳皆在於此，便虛幌雙鎗，出得圈子，斜往陣中殺來。湯開查嚴同出迎，往劉枋鄭任趕回。廣大復戰四將，趙吉嚴德殺上嶺去。黃廣大尋思道：「不料敵人勇力頗多，莫怪品字三城失却，不可戀戰，且回嶺去，再作商量。」乃擺開諸般兵器，退出奔回。趙吉正同嚴德與飛熊軍撥殺，不防廣大回到，揮鎗直打趙吉下騎，幸得嚴德拚命爭持，劉枋等四校趕到，接住救回。冠軍鳴金，諸校歸營。黃廣大亦收兵上關。冠軍道：「黃廣大名不虛傳，數員健校，猶莫能勝，聞其弟廣厚廣多之勇，等於廣大。明朝定有鏖戰，只須活捉，不可傷他。」正備辦次日的事，忽聞關上炮響，一彪雄軍，如瀑瀉下，爲首的靛顏硃鬚，拿着渾銅狼牙棒，衝到營前搦戰。冠軍令勿輕敵。子道：「今彼既來，豈容輕縱？可多使健將迎上廝殺。」冠軍令後軍轉到營前，桂殿白門公孫發齊出盤住黃廣多。鏖戰樓岑石琮策馬夾攻，廣多全不懼怯。副將江輝江彩兩騎並出，白門接住江輝，公孫發接住江彩。戰過多時，白門挑下江輝，江彩吃驚逃去。公孫發取出金丸，飛彈打下坐騎，衆軍向前擒住，白門仍來夾攻。黃廣多見折了副將，衝出圈子便走。桂殿等不捨，緊緊趕追。廣多故將坐騎放緩，認得親切，翻身使狼牙棒掃掃上時，將桂殿連盔帶腦打去半邊。廣多帶迴坐騎，復衝過來。公孫發率衆軍團圍圍住，廣多那裏畏懼，引軍左衝右突，于西北角潰圍而去。冠軍收兵歸營，點視帶傷軍士二百餘人，擒得浮石軍士七十餘人，叱令監着，并取藥飲受傷軍士，再與軍政司籌謀取關之計，使下戰書。黃廣大批了詰朝，冠軍預備明日應戰之策。次早炮響關開，黃廣多當先引軍，滔滔下嶺，黃廣大在中，齊修在後。三軍俱到，佈成陣勢，喊道：「會鬪的齊來。」冠軍持搦引騎出陣，分爲三隊。當有黃廣多舞棒殺來，并不打話，冠軍迎着鬪到十餘合，廣大見棒法漸亂，舉鎗前來助戰。又鬪十餘合，齊修見二人不能取勝，挺槍馳來夾攻。槍似驚電，棒如游龍，鎗若急電，好不凶狠。冠軍這柄盤蛇搦，將身裹定，并無水洩得入，宛似一口銅鐘，得空飛向廣多面上打來。廣多讓開，冠軍便撥去槍，架開鎗，衝出圈子。齊修追上，挺槍刺到，冠軍閃夾住槍，回身舉搦擊下。齊修着慌，捨槍而逃。

黃廣大又到，冠軍執定槍，將搥飛去，正中齊修脊梁，吐血伏鞍，帶槍而逃。冠軍轉槍來挑廣大，槍刺中其右脅。廣多趕到，舉槍擊來，冠軍掣槍相迎。廣多不敢戀戰，保着廣大且戰且走。冠軍將槍招起，後面騎兵風捲而前。冠軍加鞭挺槍，刺中廣多坐騎。那馬忍痛長嘶起來，廣多騰身，超越跨騎馬後，欲推那將下地。不知却是上校慎至，認得廣多，慌丟兵器，旋回抱住，死也不放，滾落塵埃。冠軍趕到下騎，將二人夾回，擲下廣多，網入檻車。浮石兵將着傷者衆，只得保着廣大齊修退去，閉關不出。冠軍帶衆上嶺，只見飛石如雨。冠軍令用軍器止住，移置曲處，然終不能前進。乃退兵歸營。關上廣大齊修令副將成定宋調閉關緊守，督治金瘡，商議計策。第三日，有數卒叩關云：「原是品字城軍士，有機密事見黃將軍。」宋調報與黃廣大。齊修問有幾人。宋調道：「共止七人，俱無器械。」廣大分付仔細。宋調上關直望嶺下，後面并無兵將，始行開關放入，令家丁領進廣大。瘡傷已合，聞說係品字城軍士，囑齊修詳察，再令帶入。只見來兵伏地叩頭，便問道：「汝等係品字城軍士？」來兵道：「小人等實係玉砂岡偷賣淡砂的百姓，并非軍士。因爲浮金巡兵所擄，叫小人等假冒品字城逃回的，來嶺上詐降，便作內應，放火爲號，功成重賞。小人等家口產業，具在本國，世受君恩，安忍反害父母之邦？故將真情稟上，望將軍詳察。」黃廣大問道：「可知彼擒的黃二將軍生死？」來兵道：「不知生死。只聞人說，捉着兩個將官，終日將污穢物件罰他們吃，遠拗就打哩。」廣大怒道：「這非我兄弟同江彩，更有何人氣殺我也？誓不與此賊俱生。」當欲披掛下嶺討戰。宋調道：「不可。將軍貴體方愈，敵兵銳氣正盛，攻之未見其利。末將意見，彼既使人詐降，以作內應，何不將計就計？」廣大道：「如何將計就計？」宋調道：「下嶺第八十二折內，旁有小口，轉入卽係雙球谷。今夜黃昏，末將隨將軍領兵入彼埋伏，成將軍半夜上城放火，敵人見內應發作，必引兵抬嶺，待彼奔過谷口，末將卽出攔截他的歸路；將軍引兵殺入彼寨，救二將軍，關內齊將軍守着，成將軍引兵衝下夾攻，靡不勝矣。」廣大大喜，齊修成定稱善不置。當晚天黑，廣大令軍士飽餐，同宋調帶着，輕輕開關下嶺，入雙球谷。片時，成定便令軍士放火，自于關上瞭望。只見對面營內，隱隱繹絡，兵將



望嶺上來。看看漸到關前，成定喜道：「宋調好妙算也！」就關上發喊，開門殺出，却不見敵兵。急趕下來審視時，人馬俱已退去。正要追趕，忽見軍士發喊，亂石滾滾從背後打來，情知有變，忙回頭衝進關來，只見迎面利斧砍下道：「爾們這般奸計，如何瞞得過韓冠軍？」將成定劈作兩段。齊修慌挺槍迎敵，旁邊又有將衝來應戰。這邊是心慌驚軍，那邊是得勝銳士。齊修雖勇，奈搗傷未痊，如何敵得過？只得率衆且戰且走，欲回關下。不期坐騎向前蹉倒，爲衆軍拿住道：「斧劈成定的係袁熊，力戰齊修的係印業。再說黃廣大望見關上火光衝天，使人窺探，見敵軍已過，正欲出谷分殺。忽見車推柴草入來，將口塞住，一片通紅。廣大宋調奮勇殺出，數次皆爲火氣逼回。焰小烟多，兵將不能睜眼。及至天亮出谷，外面却無敵兵；再看關上，旗旌俱係浮金字號。二人情知中計，料想奪不回來，只得率衆下嶺，尋路歸國。兵將腹內皆飢，正無計得食，忽聽有馬嘶之聲，急回頭看，却係浮金追兵。大衆着慌，不願命的奔跑。廣大也難鎮壓，只得親自斷後。看看追兵屯紮住下，心內稍定。先行的兵士，忽又發喊，廣大向前看時，覺得騎走艱難，却在沼澤之中。急令退出，仍未轉步，聞得笑聲自西邊來，舉頭望去，只見對面崗上人馬排着，說道：「冠軍算定，趕爾等到來。此係絕地，歸降得生，恃強必死，衆軍將不降何待？」兵士聞言紛紛投戈，拜倒汗泥之中。廣大喝叱不止。宋調見前無去路，後有強兵，亦棄槍下馬投降。大大大怒，舉鎗擊死宋調，引着親隨將士，殺向前來。方上得岡，忽然地動山搖，輪起無數機木，將廣大同將士俱擊入機下坑中。可憐一員驍將，數百雄兵，無有脫者。須臾坑內搭戈拖出，俱係頸折顛碎，腰斷脊穿，無腕少脚的屍首。原來係軍政司金墉受命來此，截擒廣大。金墉審視地形，料廣大前爲汗溫，後不能歸，必奪西岡，因連夜伐木，通宵搭起木機陷阱，上用浮土蓋好。廣大等不知，誤入其中，機發軋擊，盡行死于非命。金墉不費枝矢，不傷半卒，驍將雄兵，片時戮絕。當下軍士要梟首級，金墉止住道：「戰鬥係爲國家爭命，今彼已死，安忍復殘其屍？爾等要爲記功之證，只須收其兵器盔甲足矣。」兵士如命。金墉仍令取土掩埋，再同衆軍下岡，往關上進發。原來韓冠軍與金墉算定，使副校印業芮充屈奇凌卓，隨着三名老兵，上嶺作假詐降，激

引黃廣大出關，便伏于內，再使湯開同公孫發嚴德樓岑袁熊劉枋鄭任各帶兵士，見火起上關，公孫發暗入雙球谷，用草木塞住谷口，燒烟湯開等直上嶺去，徐作攻關之狀。袁熊劉枋鄭任暗伏於曲折角邊崖石之內，待門開兵將殺下，便飛闖進，截斷敵兵歸路，關上敵兵如退下來，公孫發嚴德樓岑來兵，金墉于俊周岳間截敵將，石砥便擋住列軍嶺脚，見有敗兵，從後急追，不必鬪戰，轉畢即到嶺頭記功。諸將得令而去，冠軍乃令殿車軍士仔細瞭望各方。天亮報到，已經得關，又報廣大領軍向南而去。復令年柔往助石砥，即拔營上嶺，湯開等各于關前迎接。冠軍登堂，衆軍解到齊修。冠軍親去其綁，齊修不肯投降，情願就戮，乃令監禁。乃查點受傷兵將，詢問功勞。石砥金墉到來參見，呈上兵器盔甲，稟明未梟首級。冠軍視各將士均無傷痕，問其所以。金墉乃言誘敵陷阱等情。冠軍蹙眉道：「擒其魁帥，餘者自服，安用多殺？」金墉道：「殺者皆不服之徒，其服而投戈者，俱在關外伺候。」冠軍令盡放回，以張國恩寬大。金墉傳令降兵，歡聲如雷，共稟家室俱在雲平嶺下，蒙恩宥釋，還請准于過關。金墉代請冠軍，依允令各給乾糧，諸軍歡舞而去。冠軍將功勞註冊，逐細啓奏，再問衆校道：「此去下嶺三十里，便是葫蘆卡，誰先去？」上校鐵蛟石礎稟道：「末校并未建功，願當先破取。」冠軍道：「此處兩傍深溪，夾着一道石堤，卡民於中，險惡難攻。此猶在其次，內有穿山弩能及八百步，一矢能殺數十人，兵不能近，礮不能擊，火不能焚，水不能淹，須要小心毋得造次。」鐵蛟石礎道：「且到面前察看情形，稟請鈞示。」冠軍令領五百飛盾兵前去，又令金墉同薛如范南王法初鮮于瓊屯百結關，諸將皆在此休息。自領五百兵士，隨後進發。嶺內也有百個曲折，但路比前面少六里。外面自下至上，三十四里，裏面自上至下，二十八里。險隘大略相同，兩旁却峯巒夾拱，不似東邊之陡峭。却說鐵石二校來到脚嶺，又行十餘里，見左右峻壁綿長，山脚各有深澗，夾着條石路。往前望時，果然高處巍巍，兩個石堆，前面一個小些，後面那個更大。石礎道：「既有弩箭在上，不可前進，然申明當先爭隘，豈能停止？」鐵蛟尋思道：「須待夜裏東起草人，騎以驢騾，繫以長繩，驅而前往，隨後舉火鼓譟，看是如何？」石礎道：「我有量虛尺，量到石堆八百

步外，記定兩邊形勢，不可錯誤過去。」二人計議安營，將驢騾內選幾匹老的，用堅革護之，取草束如人形，守到晚時，喂飽驢騾，將草人捆紮背上，驅趕到記定之處，發起喊來，重重加鞭。驢騾餓力足，所負既輕，催促又緊，往前直奔。果然引得卡內百弩齊發，將草人驢騾射得東傾西斜。鐵石等猶發喊鳴鼓，乍進乍退，半夜時分，始將長繩牽回。果然矢長八尺，一矢穿貫五六草人。鐵蛟石礎并軍士見者，無不吐舌，回營歇宿。次日，冠軍親到二人迎上，稟明前情，微露不克勝任之意。冠軍道：「爾二人于軍門要當先攻打，今若改更，軍令何在？好歹要在汝等身上破這個卡的。」二人面面相覷，回營商議。石礎道：「要避此矢，須如此如此。」鐵蛟點頭，令軍士取潤邊大石子，離卡八百步，疊成壁壘；于下掘穴，率衆開出地道；於上定線，將路認清，內用木架隨灣就曲，漸漸挖進，取出沙土。四天始至卡脚，俱是大石築砌，不能掘動。鐵蛟自持斧鑿，破碎除去，進入卡底，穿過十餘丈，又遇石壁，料是西畔，乃令搬空其中，隨用堅木拄好，將右畔石壁搗開，再取乾竹蘆葦油硝等件，安排停妥，令軍士齊出石礎將口門塞好，只留個小孔，將藥線燃着，用韞囊竹筒，鼓擻起來；立時石脚皆熱，火氣逼人，方收竹筒，用泥堵孔，出穴回營。却說冠軍紮寨，離卡五里，掘地道傳往關上，令金墉等五將，留三百兵把守，其餘并令前來。子直同各將領兵到營，問卡可曾取得？冠軍道：「未也。」子直道：「可曾交戰？」冠軍令視弩箭所穿草人。子直往視，見五六草人，胸背連貫，令軍士取開，見矢長八尺，金鏃銀翎，目所未睹。回帳道：「守將有恃不戰，如此凶卡，能破否？」冠軍道：「如見烟起，即收功矣。」諸人未信。次日清晨，果見右畔烟冒衝霄，約有半個時辰，轟聲怒響，山俱震動，兩箇石堆齊翻入澗，底下火光，反發作起來。鐵蛟石礎來營報功，冠軍登簿，陞爲親校，毀壘填路，拔寨前進。到京腰鎮，金燧寨，并無兵阻擋，安然而過。行有百餘里，忽聞澆澆水聲激響，即命安營。子直道：「此刻尙早，正好進取。」冠軍道：「前面水響處，就是獨鎖渡，乃至險要之處。如過此渡，再得雲平嶺，便可至玉砂岡矣。今須稍爲歇養，明日前去，相機取渡。」子直道：「不佞先去探哨，看如何？」冠軍道：「獨鎖渡守將，乃黃廣大之弟黃廣厚，膂力絕倫。今知廣多被擒，廣大被殺，關阻已失，正是痛恨。」

之際，各事自然準備，巡士須要小心！可帶親校五員，副校十員，前營軍士結陣而去。」子直依令，帶領將士，斜往下流，哨去三十餘里，復轉上來，望見獨鎖城卓立中流，漸行漸近，愈看得分明。將近渡口，忽然炮聲大震，河裏無數強軍，齊湧上岸，大叫「納命的速來！」原來這獨鎖渡闊有八里，乃水路最險之處。東西兩岸，俱有里餘，不可測量的深水，中間却係高低大小的堅石，尖利峻嶒，有巨石居中，名曰獨鎖，對心約徑二里，下面四圍，係三丈寬闊，浚澗環遶，其外又有里餘堅石，兩邊交牙抱着，真像二龍搶珠的形狀。東西各有丈餘曲灣的巨石，出水面五丈有餘，邊高中回，生成女牆，原名鎖子城。于上蓋造房屋，廣積糧料。先是下大夫山盈管理，近因浮金兵起，又揀選中大夫黃廣厚鎮守，山盈爲副。廣厚暗笑道：「百結關有哥哥廣大，廣多鎮守，怕甚麼浮金？」及來到渡城，聞得廣多遭擒，即欲前往報仇。因受命之時，島主庶長諄諄誠諭，不可輕動，所以勉強忍耐。後聞廣大已死，百結關又失，氣得暴怒如雷。及見葫蘆卡被焚，內中將士，無一得脫，料知敵兵將到，乃令東腰鎮金燧塞兵將俱回，再將東岸渡船盡數收藏，自帶水兵五百名，埋伏渡口。埠下，令山盈在城上見敵兵到來，即豎竹竿。當時見暗號，聞得人聲漸近，放炮超躍，奔殺前來。子直吃驚，幾乎墜馬。見那黃廣厚渾身上下，俱係青色，手執三尖兩刃青銅刀，策馬流星般飛到。梁思布惠蕭瑤蔡淡常滿，圍延譚青齊出裏住。廣厚初見六七個童子，那裏在他眼裏？及接戰時，鎗如怒雨，刀如雷電，鎗似飛星，棒如密雨，暗暗吃驚。虛搨一刀，出得圈子就走。見鐵蛟石礎在前，趕殺水兵，後面諸將又追上來，乃按住兩刃刀，彎弓搭箭，再于懷中取出飛鎗，審得親切，回身接連三鎗，將譚青蕭瑤常滿俱擊下地，又將馬緊催追着。鐵蛟發箭，射落水中。石礎大怒，舉斧便砍。梁思等都到。廣厚揮刀，四面迎敵，坐騎遭布惠金鏑刺傷，便翻騰地上，橫着兩刃刀，掃斷圍延蔡淡等數騎。馬脚俱跌下來。廣厚得空，往渡邊走。衆將齊集追到，乃躍入河水底，伸出十數隻手，托着廣厚的靴，憑空過去。諸將睜着眼睛，看子直率衆俱到，見廣厚到口邊，登石大笑。河底軍士紛紛爬起，未曾傷損半個。連鐵蛟的屍首俱倒拖起。衆將倍加惱怒，恨不生翼，飛往奪回。又見轉出船來，廣厚跳上，衆軍踏水，沒不至脛，片刻轉上石。

城去了。諸將回營稟知，戰鬥折將敵兵情形。冠軍見失却鐵蛟，傷了譚青蕭瑤，常滿悶悶不悅。次日，令石礎領三百軍士迎戰。常思、布惠領三百軍士接應。蔡淡查述領五百軍士誘殺敵兵，自己單騎掠陣。却說石礎引兵前進，廣厚已在岸上。石礎也無好氣，舉斧狠劈，廣厚舞刀相迎。鬪到五合，石礎照架不住，回騎逃走。廣厚緊緊追來。梁思、布惠趕上接住，石礎回頭又戰。三人且戰且退。蔡淡查述領兵隨後掩殺。看那敵軍形狀，俱係裹頭赤脚，單衣短褲，用的都係短槍長刀，衝入陣中，則背背相倚，刺砍輕便，跳躡如飛。浮金兵士平常雖可一以當十，而今轉身進退，反覺遲鈍。查述將戟兩擺，盡行退開。這裏敵軍四散趕殺。查述見已入彀中，將戟兩招，兵士回身再戰。蔡淡引強弩衝來，矢如雨點，并不能傷損敵軍。忽聞梆響，并不見人，突然無數搗竿碓杵，如雨一齊擊下。竿上俱係狼牙、蒺藜、尖銳，靠外遠者鎗擊，中間竿搗，近者杵椿。冠軍見形勢凶猛，乃令鳴金，笛下兵士轉槽齊回。雖不曾着傷，擊得筩碎牌散，柱裂梁拆，紛紛湔出口來。子直驚道：「果然利害！」冠軍大怒，令將餘牌整齊，尋可渡之處，過河夾攻。令諸軍俱回大營，親帶五百名燕子軍，率連城尹襄、戈橫、刁利、東方旭、方晨、司徒盛、于俊等上筏，往下流放去。廣厚在城上看得親切，想道：「夾攻雖不足懼，若于他所得渡，皆吾之咎。」亦令山盈守渡，自帶五百名水軍上船，于西岸放往下流。隨着木筏伺察，欲渡即便逆擊。尾下行五十餘里，天色已黑，見筏泊于東岸，張燈奏樂，亦令停于石邊，使兵潛入水底石隙中，分頭窺探，乘便刺殺。冠軍正欲得興濃，令尹襄前來附耳，復大笑痛飲。戈橫辭酒力不勝，尹襄亦辭。冠軍勃然叱下，呼方晨司徒盛道：「汝二人取百結嶺有功，補爲上校。」方晨司徒盛叩頭，站在旁邊。冠軍令同暢飲，約有半個時辰，于歌舞叢雜之際，潛上坡岸，馳到渡口，棄馬登舟。尹襄戈橫石礎蔡淡已同軍士伏在艙內。尹襄呈上龍筋索，梁思等同後軍，船隻齊全伺候。乃令暗渡進口，諸軍脚杓搖到巨石之下。冠軍右手仗搗，左手攜着索頭，圈子躡身躍騰。方踏着女牆，內中已覺，立即鳴梆，燈火雪亮。冠軍將素圈套于女牆頭上，即揮搗打倒，發機將上石礎等俱魚貫援上，齊進爭功，猶如羣虎入林。山盈料不能敵，領軍逃走。逢着梁思等自城下透到，慌棄船沒水而逃。冠軍令

梁思道：「汝等十人，不得歇息。離此二百里，有河名濫柿河，過河三里，便是鴛鴦城。路上俱係山岡窄路，並無兵馬阻擋，可將所領一千軍士，連夜帶往鴛鴦。趁此時城內不知獨鎖渡信，防備未嚴，汝等疾去，各帶百人分頭尋空爬城斬門，便是頭功。隨後另有將官接應。」梁思等踴躍去訖，子直同衆將到道：「後軍俱以次過渡。」冠軍附石碓耳邊道：「如此如此。」石碓受計，領將士去。又向子直道：「參軍不得辭勞，可帶三員上校，十員副校，領軍三千連夜往鴛鴦城，接應梁思等。我誅了黃廣厚，卽前來也。」子直領軍而去。又令楊善等領兵三千爲左右翼，親自帶兵而來，前鋒早到，正逢賊兵，殺得大敗而逃。廣厚單人獨馬逃走。忽一將自後追來，舉刃就斫。廣厚大驚，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虛有可乘取城易於拾芥 武無用處破嶺難若登天

却說廣厚足未着地，原係不定的，忽聞鋒風自左邊來，急將兩刃刀揮去，右邊又有風到，不及架格，正遭砍撲于地。原來石碓受計，同石碓梅清柳詠各領軍士，裝作敗兵，分水陸假報，以亂廣厚之心。梅清柳詠駕船，石碓石磑步走，沿途埋伏，使下絆索脚。二人在旁，見廣厚聞報慌亂，坐騎遭絆，暗中看得清切。兩斧并舉，將廣厚砍倒，及火把到來，石碓看時，地下橫着兩個屍首，驚慌審視，一個係黃廣厚，雖然磅死，頸項左邊，仍有皮肉未離，一個係石碓，連肩到脅，削作兩段。不禁放聲大哭，令軍士將二屍捆于廣厚騎上，駝回泣訴詳細。冠軍雖喜殺死廣厚，見折了石碓，想起破葫蘆卡等功勞，不覺撫屍垂淚，諸軍亦皆涕泣。乃令石碓同司馬萃章政祖格項穀豐守獨鎖渡，自過西岸，引兵前進。再說梁思秦吉冉圭陳蜜杜關姚越彭舒單巧滕政鄒仁等十人，引兵連夜走到濫柿河，將船內人馬渡畢，趕到鴛鴦城。惟見上下昏黑，不分山城，乃用宵行芥子燈，分頭照路。這宵行芥子燈光蔽于內，只有數點，如芥子大的亮，在燈底下照着路。近處自知，遠者莫見，如宵行蟲的樣子。十將各領軍士，分頭照尋。山峻城高，空缺盡行修補，

并無可入之處。秦吉尋得着急，聞有水聲，隨視自城脚流出。走近看時，雖係深溝，奈有石梁阻塞，水由縫中淌下。秦吉用斧砍碎，劃斷石梁，搬空如洞，令軍士照會梁思等，在城門邊接應。自却當先率衆，由水竇中爬入，并無人覺。轉到大街，遇着巡夜將官，發起喊來。秦吉將斧砍去，那將便走。秦吉奔到城邊，正欲砍門，不期守將先聞喊聲，知有奸細入城，早已準備停當，迎向前來。後面先敗的巡夜將官，又回頭殺到。秦吉等腹背受敵，情甚危急。忽見浮石兵士紛紛反顧。秦吉揮斧衝出，正逢着冉圭大喜。冉圭道：「梁親校聞信，恐爾力單，囑我同陳蜜杜關姚越，仍由竇內趕來接應。他一人在外劈門。」說畢奮勇衝殺。浮石將官見添生力軍，不敢向前，倚着月城攔截。陳蜜等俱到，併力向前，城門已爲梁思等劈開，將士盡入。梁思道：「天尙未明，城內猶多兵將。秦親校等屯月城，我們仍搜尋追殺。」說罷當先，四將隨行。却說鴛鴦城守，姓名名恆。當聞人聲嘈雜，驚道：「各處皆補齊堅固，惟水溝鐵閘未曾造成，敵軍必由此入。外面自有大軍接應，來將果然智勇，宜乎各極險隘，破得恁快。」令首將永貞、常德各領兵五百，由西門轉到東門；永貞屯東門，常德往渡口屯紮，可戰則戰，不可則守。又令次將陸義領合五百名接應永貞；冉丕領軍五百名接應常德。如渡口無敵兵，飛速過河，于梅坪拒守。此去路上，惟有小岡阜，并無隘塞，燭有梅坪老樹成叢，石筍林立，險勢可屯，勿得遺誤。又傳令西門及城上，加意守護，遣騎飛報雲平嶺。安排已畢，乃全裝提刀上騎，統領將士往東街來。正遇見梁思等驟到，揮刀劈下。梁思舉耙相抵，那邊副將張軒挺槍衝殺。這裏彭舒單巧滕政鄒仁各向前攔截。梁思敵不住，信恆漸戰漸退。彭舒抽身，使鎗幫助張軒舉槍迎着，量力亦差。轉到東門，天色已亮。城邊軍士道：「秦將軍在城外同敵人殺哩。」梁思等俱受重傷，聞知前後受敵，發奮道：「今受夾攻，係死地也。當于死中求生，不可待斃。」冠軍曾云：「有兵救應。」一斷非誑語。」說罷挺耙當先，諸將士奮勇復戰。終因通夜辛苦，氣力不支，又要敗下去。忽聽喊道：「梁將軍，我來相助建功也。」梁思聞係布惠聲音，知救兵已到，復殺向前。布惠趕上道：「子大夫領大軍入城了。將軍且歇待我驅除。」布惠執的是大劈手利斧，不分好歹，亂砍亂殺。信恆等戰了半夜，未

免疲倦；今突逢此生力將軍，器械猛勇，抵擋不住。兵士先逃，信恆只得敗往西門紮住，永貞再不俱到。永貞道：「未將遠到東門，遇敵相殺，得陸義續到，兵勢正好，不期敵人又有大軍接濟，衝散陸義。小將勢孤，殺敗歸來。路逢再不，言及常德到濫柿河，見敵軍畢渡，結陣向前，乃隱兵葦草中，欲待其過半，隨後掩殺，無如敵兵多而且銳，常德敗往南邊去了，再不殘兵，不能前進，亦同回城。」信恆道：「浮金兵素柔弱，今比本國精悍倍加，足見訓練有人。今且攔定甕城，少待再戰。」歇有半個時辰，飽餐方畢，整頓出戰。忽到飛馬差官，特令箭道：「奉西庶長鈞命，言敵軍勇猛，智略難敵，各險皆失。今又入城，勢必不支。令將軍焚糧，領兵回嶺，轉令河東西各城邑，可守則守，不可則退，切勿輕戰。」信恆得令，卽分頭傳諭，又使兵士老弱者先回，自領五百人屯紮西門內外，緩緩而退。梁思等知信恆勇烈，只分兵把守。子直又急檢視庫藏，所以無人追趕。且說冠軍領兵行到塗路，令往左去。楊善道：「梁思等俱係直行，今往左邊，恐有錯誤。」冠軍道：「他們取鴛鴦城，是以直去。今往青草城，自應向左。青草城係河東險要地方，亦須急取。如得此城，往雲平嶺這條路，俱無後患矣。」楊善方纔明白。行過多時，遠遠望見高處平脚半邊火光，冠軍道：「準備矣。金湯逢琛查連可領飛騎五百，暗過東門向南殺入。楊善領大軍，火光處直進。本軍自領騎兵接應。」却說青草城守將穆新，聞得敵軍攻打獨鎮渡，引兵欲來救應。路遇山盈，知城已失，卽便回兵，使山盈連夜報上雲平嶺。再派副將景茂守東關，山慈守西關，繆實守北關，陸榮守南關。自己全副武裝，率領壯士以待。忽聞南邊發喊，穆新令副將往視，自却由北門巡來。又見報馬喊道：「敵兵已入南門，請將軍速往截殺。」穆新驚道：「如何不自北攻，反遶南至兵法寶奇！」帶轉馬頭馳來，見盛起陸榮戰二將不下，敵騎俱係長鎗，漸漸向前。穆新舉戟衝入，呼道：「吾來也！」盛起讓開，金湯揮鐮迎上。逢琛擊翻陸榮下騎，意欲抓取首級。陸榮就地掙得砂草，審定逢琛面上擲來。逢琛慌隔兩目，已遭砂迷。陸榮也被軍士負去。盛起見逢琛目傷，便想擒取。查述看見喊道：「不得無禮，吾來也！」盛起便轉騎與查述復戰。逢琛不能臨陣，上騎回營。穆新一枝盡戟，如生龍怒蟒。金湯兩條金鐮，似掣閃飛星。戰



過多時，金湯終因辛苦，擋抵不住，漸漸退下。到得關門，查述棄了盛起，前來併力捨死抵住，不肯出城。盛起回身又殺來，查述受戟刺重傷。危急之際，忽見冠軍驟到，舉搦攔開金湯，向前直擊。穆新見來勢兇狠，退于寬地，接戰有十餘合。穆新力擋不起。景茂山慈趕到，盛起一齊搶上。穆新橫戟少歇，須臾山慈鎗桿折斷，盛起落馬。穆新舉戟復戰。冠軍接着戟桿，順搦刮得景茂眉目鼻口，連成肉餅。穆新儘力奪戟，冠軍復回搦挨桿削來。穆新右腕打折，轉馬竄逃。冠軍驅兵前進，穆新山慈急出西門，天色已亮，正欲奔就信恆，忽見常德引敗兵奔到，言鴛鴦城已失。穆新道：「如此不能到雲平嶺去，且到芙蓉城看勢如何？」不表二人同奔芙蓉城，再說冠軍趕走穆新山慈軍士，綁到盛起，叱令放去。安民已畢，次日令金湯領五百軍士同威遠屠布守城。查述留此養瘡，自帶大軍，緩緩往鴛鴦城來。二三百里路，申時已到。望見左右平岡，來到中間，突起兩山，左邊山色五彩輝煌，右邊山色金光煥耀，兩枝山頂互相交結，關門設于頸下，城牆直圍過岡脊。梁思等早已望見，出關迎接。冠軍問道：「子大夫何在？」秦吉道：「盤過庫藏之後，卽入內衙，至今未出。小校等先望見旌旗，已使人往報矣。」冠軍進關來到衙內，聞有笑聲，查問所因何事。常滿稟道：「昨日信大夫兵敗來，催家眷回嶺，遣下婢女二人爲子大夫收得，強逼交歡，俱不依從，其一已經斃命。今所哭泣，想係未死者。」冠軍忿然走到後面，只見子直抱着個女子，近看蓬頭垢面，亂哭亂泣。冠軍向子直道：「奉命伐國，當行禮義，以服敵人之心。胡爲行此狗彘情事？大夫如此，其何以統轄士衆？軍法無私，不能偏于大夫也。」令常滿將子直扯下檻車，送往後營，聽浮金島主發落。將此婢女寄于女觀居住，又將死者埋于關旁，立碣以表其真。令梁思布惠秦吉領兵三千，取鸞鷲城。杜關姚越領兵一千，接應。令楊善冉圭陳蜜領兵三千，取瀾瀾城。梅青柳詠領兵一千，接應。其餘軍士休息。次早自帶飛盾兵八百名，往雲平嶺來，察看形勢。雲平嶺雖曾行過，知其峻險，但兩邊却不曾周視，所以重復細看。行有數里，轉出深林，已見半壁連天接地的墨雲。又行二十餘里，已在面前，却係接天峻嶺，并無峯巒岡阜，俱係懸崖峭壁，只有迤邐曲徑，又皆爲石塞斷，兩礮各有寒嶺夾守。復沿嶺腳左邊望

去行百餘里，并無空可乘。又回來往右邊察看，凡稍有凹處，俱培補完全，復堆灰餅石砲滾木飛車于其上。冠軍看畢回城，聞報浮金烏主大軍已過獨鎖渡屯紮，使大夫任環傳令，快取雲平嶺。冠軍令逢琛等守好城池，自往獨鎖渡來朝見。烏主下座扶道：「卿出境而得品字城，動足而奪百結關，梟其猛將，葫蘆卡獨鎖渡，奇險皆收，今又顧指而下鴛鴦，揚鞭而取青草，不日破雲平嶺，長驅入黃雲城，洵亙古未有之勳勞也。」冠軍稽首奏道：「此皆主上洪福，文臣運籌，武士効力之功也。」烏主道：「雲平嶺何時可破？」冠軍道：「雲平嶺守將金城，老練知兵，西山才德兼備，此刻不可破也。」烏主道：「不得雲平嶺，終無路到玉砂岡，彼必益緊防護，我國又將何以爲食？冠軍須展奇謀，以建偉績，永惠萬民。」冠軍道：「兵無常形，惟在知彼知己，不可進而強進，未有不敗軍誤國者。」烏主道：「然則雲平嶺終無時可破乎？」冠軍道：「此時必不可破，惟待將來浮石另易庸將，有機可乘，始得破耳。爲今之計，老營仍須紮于百結關，臣守鴛鴦以防敵出，分軍巡濫柿河南北數十城邑，屯田以濟軍糧，庶不爲敵所勝。」烏主道：「寡人之令有進無退，今已到此，不可退回，就紮定此，將軍其往鴛鴦相機施行。子直犯令，可念其用兵以來微勞，原彼初次嗣後犯法，決不寬貸。」冠軍愠然道：「軍令乃條款法度，非臣私行；若竟赦宥，恐自此縱肆滋事，致誤國家耳。」說罷，辭烏主回鴛鴦城，令常言領三百步兵屯于梅圩，毋使敵人襲踞。却說鵬鵠城雖鴛鴦城二百二十餘里，守將巫錦副烏輝吳耀，聞得失了鴛鴦城西庶長傳令緊守，諸將不服道：「東南數十城邑，鵬鵠爲最，若閉門畏怯，其餘必定胆寒，是不戰而自屈也。况諸處皆被詭計騙取，并非力戰所失，今出而不勝，謹守未遲。」乃全領衆出東門紮營。楊善兵到，巫錦挺着雙戈銅鏢，直衝過來。冉圭使尤節金鞭迎住大戰。陳蜜視冉圭不能抵，巫錦舉斧策馬夾攻，吳耀揮刀截住。楊善持矛前來，烏輝舉鏢接着。冉圭右遮左擋，巫錦銅鏢如梭。楊善恐其有失，撇却烏輝，來戰巫錦。烏輝追上，冉圭卽攔住烏輝。兵戰將殺逾多時，終是勞不勝逸，往後敗走。巫錦等奮勇向前，再說梅清柳詠引兵接應鵬鵠，正行時，聞得前邊金鼓喊殺之聲，催軍急進。柳詠道：「如何臨陣相殺，城上不見有兵，梅將

軍請往救應。我覷便爬城，或得入去，中外夾攻，城可得而軍可破也。」梅清依計，分兵五百先行。柳詠領兵過北吊橋，見門掩着。原來守城軍士見敵敗走，便出外拾拾遺棄物件，是以無人把守。柳詠既拾到門前，奮勇殺入，却無阻擋。兵俱進城。聞西邊鼓聲震天，即趨埋伏這裏。巫錦趕緊殺，忽見梅清救兵到來，便立定脚。楊善等見後兵到，復踴躍殺回。梅清舉刀領兵向前，逢人便砍。烏輝先走，巫錦、吳耀猶勉強爭持。烏輝到城門邊立定，守巫錦等同入。不防柳詠自後輕輕出來，手起刀落，斬于騎下。陳蜜喊道：「已得城矣！」巫錦、吳耀驚慌回顧，見柳詠攔住橋口，料城被襲難復，便領軍落荒而逃。楊善入城，冉圭不捨，同梅清、柳詠趕下三十餘里。巫錦、吳耀已渡過河，冉圭等追到，見無舟楫，只得率衆回來。巫錦令將船盡纜于西岸，放心緩緩而行，逢着村莊，使兵士借糧造飯。只見一枝人馬，風捲齊來，細看却不係本國旗號。肚裏正餓，足力又倦，如何抵敵？惟有棄戈卸甲，復向河邊奔走，爭上渡船。見先前追兵猶未去遠，只得開到河中下錨止住。這枝人馬，却係接應鷺鷥城的杜關、姚越，湊着現成熱飯，欣然就吃。杜關道：「今有浮石盔甲旗旌，何不使兵穿戴前去？」姚越道：「不可，恐本國兵將識錯誤了，自相傷殘。」杜關道：「爾先引兵照會，我却後來，便不混亂。」姚越道：「不可，只須着人先行說知，然後爾領穿敵盔甲之軍士，詐作敗兵，我作追趕，便好見機圖事也。」杜關依允，使卒密往，自與姚越分軍連夜進發。次早望見鷺鷥城，大喊起來。杜關先走，姚越後追，直到濠邊。且說鷺鷥城在上濠、柿河之西，離鷺鷥城三百五十里，離鷺鷥城二百里。守將姓江名濯，同副將白交、白高三人鎮守。又有偏將盧慈、盧雅幫協。先時聞得浮金破了葫蘆卡，料知除却獨鎖渡不能過，必要來爭水蛇渡。商議于埠頭對面築起夾閘，令白交、盧雅帶兵一千同守，自己準備接應。忽聽得有敵兵從大路過河向東門來，料是獨鎖渡已失，因分兵往夾閘，城中之衆不足守禦。盧慈道：「且戰而後守。」江濯道：「不可，西庶長既有令，戰勝亦無功，如敗，誰任其咎？莫若憑城爲策之上。」令閉門登埤。忽報馬軍已到東郊，江濯令白高往視，令盧慈巡察。盧慈到北門，見遠遠趕殺，噉呼所趕者乃本國鷺鷥號旗，轉瞬已到城下，喊叫救援。追兵趕上，敗將回身接戰，抵擋

不住，盧慈看得親切，下城開門，挺鎗殺出。姚越接着，不問便戰。杜關得空，奪槍入城，放起連珠號炮。梁思先已得了信息，今聞炮聲，急令兵士疾趨納喊攻城。布惠秦吉分兵殺向北門。盧慈忽聞炮響，又驚又疑。姚越纏緊，不能抽身。江濯聽得號炮，取鎗上騎，聞報東邊攻城，便轉向東北郊。盧慈敵不過姚越，怎當布惠等又到？槍法慌亂，爲姚越打倒，直搶進城。江濯到東門，上城看道：「此假勢也，必有兵由他處潛入。」慌趕奔北門，正迎着布惠等迎面而來。秦吉舉斧夾攻，江濯力戰二將，望見火起，心內驚亂。姚越、杜關又到，江濯手下軍士漸少。四將如虎奔來，且戰且走，殺到東門，同白高衝出，往夾關去了。梁思等得了城池，分兵布守，飛騎報請冠軍將令，以便進攻夾關。再說冠軍在驚恚計算南邊，惟鵠、鵬、鷺二大城，其餘十數邑皆彈指可下，俱量城勢分令各校領兵往取。惟右邊芙蓉城兵多將廣，麥頭城勢阨而堅，皆須親往。鵠、鵬雖下，已令年柔、羊烈往協楊善，留兵一千守城，替回冉圭、陳蜜、梅清、柳詠。但不知鷺若何。須臾，探子報道：「梁思等殺了裨將盧慈，逐去江濯，白高已得鷺城。池。」冠軍大喜，又有梁思稟到請攻夾關。冠軍分付道：「夾關爲鷺門戶，本城既失，夾關豈能久守？急攻徒傷士卒，緩之彼自逃遁耳。」令梁思、杜關、姚越將兵一千守城，布惠、秦吉將餘兵回鴛鴦聽令，自領兵三千，取芙蓉城。芙蓉爲雲平嶺外第一個大城，浮石東邊糧餉，向來均貯于此。自西庶長鎮雲平嶺以來，本城只存半載軍民用度，餘者盡運歸嶺上。芙蓉鎮守將軍，姓何名舟，有萬夫莫當之勇。夫人桑氏，名喚桑髻，姪子何方樓，兒子何皞，何靛，俱深通器械，熟諳韜略，猶有裨將陸益、葉全、凌洪等同守。當日西庶長檄到令，其戰守相機，切忽造次，却不叫他回嶺。何舟得檄，即使陸益往麥頭協守，自將城內諸事料理停當，令衆軍到雙鳧涯地方，靠平岡下寨。當時夫人諫道：「雙鳧岡平，並非險要，猶須憑城爲是。」何舟道：「郊外數萬居民，糧食在敵，若棄岡要城，何用？」不聽夫人之言，領兵來涯邊紮住。浮金兵到，何將軍背插九口飛刀，柳葉槍坐白驂馬，率三子出營，接着前鋒親校國維。正欲開口問話，國維拿着雙斧奔來直砍。何靛大怒，舉鎗迎住，門有三十合，勝負不分。風宏風嚴雙槍并出，何舟何皞四鎗又到。何舟將槍擺動，兵分兩翼，衝殺過

來。這邊華禽穆謹荆芒向前接殺。鬪有十餘合，何舟敗走，三將趕去。何舟掣下飛刀，連連擊到。華禽躲得快，腿上着傷，荆芒連肩帶臂，斫下。穆謹斫落頭顱。何舟復轉騎殺回。國維等見勢不利，敗下陣來。何錠等隨後追趕。恰好冠軍兵馬正到，排開陣勢，讓過國維等。何氏兄弟三人已經殺至，冠軍揮過迎住。何舟只道平常將士，漫不擔心，接連三過，擋不住了。方知英勇。何錠何隄迎上助戰，敵有三十餘合。何舟鳴金，三子齊回，說道：「後來將官，勇力無比。」何舟說：「想係冠軍。因見汝等敵他不下，是以鳴金。今彼猶在陣前，待我戰去。」挺槍出陣，呼道：「來者可是韓冠軍麼？」冠軍答道：「既知威名，何不下馬？」何舟道：「問清姓名，好擒下汝耳。」舉鎗當心刺入，冠軍撥開還丟。鬪有二十餘合，何舟敗下。冠軍追去，衆將齊道：「謹防暗器。」冠軍看定，何舟手取飛刀，便帶住馬。只見何舟身回，飛刀已到，冠軍識清，連放飛丸，打落九口。何舟大怒，回馬重鬪，約有二十餘合。何錠等趕來助陣。這裏國維等亦復殺出，彼此混戰多時，天色已晚，各收回營。冠軍查點將士受傷者二百餘名，折了兩員副校，擒得將士三十餘人。冠軍道：「芙蓉不得，河東西莫能安枕。」分付過芙蓉，二十里柳塘池方紮營。次日，何舟兵到，又戰，互有殺傷。晚間，冠軍出令道：「芙蓉爲芙蓉犄角，先乘芙蓉頭無備破之，以剪芙蓉羽翼，回來築圍以困之，蔑不取矣。」將輜重匿下，連夜全軍而去。營內遭擒的浮石軍士，見兵盡行，用力掙斷繩索，逃回告訴。何舟令姪子方樓往奪營寨，自率三子連夜抄芙蓉頭而來。行有五十餘里，到鑛湖地方，前軍報道：「橋梁俱折毀了。」何錠向前道：「不要中敵人奸計。」何舟猛省，急令後隊作前隊，速退回城。方纔動脚，前面又報火起，兩傍俱係密密黍稷。何舟令往上割倒黍稷，亦縱火延燬。風猛焰急，頃刻焚成平地，上風亦經燒到。何錠等恃勇撥路，俱爲火氣衝回，無法得出。何舟領兵衝出，首先所燬空地上，雖然免得火災，爭奈煙焰逼人，軍士多有熏倒者。待焰衰煙滅，始得領兵趕回，逢着偏將葉全，問道：「汝等奪寨若何？」葉全道：「不曾成功，今奉夫人令，來迎將軍。」何舟道：「城地無恙麼？」葉全道：「自將軍往芙蓉頭後，末將隨小將軍襲取，行有數里，回顧城中火起，聲音嘈雜，情知事變，急同小將軍趕回，聞城內喊聲大震，見有敵將守住。」

吊橋，殺不過去。末將同小將軍分奔尋路救應。末將到西門，正逢夫人殺出，城內却無兵追，小將軍亦到。因不知將軍若何，特令小將軍同末將分路找着通信。夫人現紮營在荻村。何舟嘆道：「誤中奸計，地方已失，有何面目歸見君相？」掣出寶劍，欲行自刎。旁邊裨將凌洪抱住，手道：「不可勝敗兵家之常，二位小將軍又俱爲煙火所傷，將軍必須回兵調治好了，整衆奪復城池，爲國出力，奈何輕生以誤君事？」葉全道：「凌洪忠言，願將軍審察。」何舟乃止，令葉全、凌洪同往菱頭協陸益守城，囑道：「菱頭雖小，得之可出，可入若爲敵所有，則他日恢復少這條會兵路也。敵人詭計多端，只顧閉守，不必出戰。」二將領命而去。何舟乃往荻村。原來冠軍假言往攻菱頭，故任被擒軍士脫歸報信，却令栗贊登領兵趨赴鏡湖口，暗伏密葦之中，待待軍過，卽於後縱火。自同衆將潛回芙蓉，伏于堤邊，見有軍馬出去，便令元章、安定終達施恆、書山、衛定、黃華、仰青、寬入城中。守門將士不辨，已被闖進，隨問隨答。次後又見軍出，冠軍發號，伏兵齊起，盡行殺入，放起火來。却說桑髻夫人自行軍之後，全裝率兵巡視，見北邊火起，情知有變，傳令軍民毋得亂動，又令女將凌謹回衙把守，自率衆軍飛奔而來。正遇着冠軍，便使雁翎刀當頭劈入。冠軍揮擲，隔開還擊，戰到七八合，桑夫人交架不住，敗走回衙，率領家人收拾符節，復行殺出，撞見國維，截住不放。夫人大怒，惡戰十餘合，凌謹使金鍼撒來，國維左目受傷，夫人趁空劈入，殺死國維，護衆衝出西門，遇着葉全，續後方樓亦到，於荻村蔘花崖下紮定，收招散失，令葉全何方樓分路追尋。何舟再說冠軍逐去本城軍，安營已畢，將國維入殮，同荆、芒、穆、謹二樓使卒送回。令柳詠、風嚴、風宏、山縱、沈楊守城，自帶將士向菱頭來。到舊營內，栗贊、荀登、綁、出、葉全、凌洪，冠軍問知是往菱頭半路擒住，用好言撫慰，還其衣甲，使自歸國。乃領兵直到菱頭，見城上寂靜，兩邊平岡環抱，石城後倚層巒，前臨闊澗，城郡窄路之外，便無餘地，在對面喊殺，并不見有人應敵。令屯兵于上流岡脊，使伐堅竹、大木，造成攻具，披架篷、篋、大筏。當晚率軍士同登放下，認着城門，推到口邊，聞得那口石砲灰餅，如雨打下，俱爲篷所遮隔。乃令五百人扶木撞杆，同聲用力，撞得棧折門崩，冠軍率衆湧入。陸蓋引兵掩來，冠軍揮擲攔腰打

倒其餘軍士盡行逃散。乃招外兵渡河入城。次日，令栗贊荀登姚安崔默同守，自帶軍士狗河東西末下城邑。沿途村鎮民人，多有自百結關外放回者，焚香饋食。未下地方官長，聞風奔竄。不旬日間，河之東西七百餘里州邑，薈聚莖浦，殄蕪黑尻麋，鵠醜石逃河，扶老舒雁，海羅紫英，獨豹，鵝鳴，瑤枝，猴蔡等險易大小六十餘城，盡行歸服。冠軍隨處委署，發各處守令，再回鴛鴦。見迎接的兵將較前甚多，俱是瘦羸，且聞呼痛之聲，不勝驚訝。布惠稟道：「冠軍往芙蓉時，主上令子大夫白額虎領兵二萬，往攻雲平嶺。四處尋路不得，勉強上去，俱受打傷回來，連往數日，并不會傷彼一將，擒彼一兵，領去萬餘軍士，却無不傷損。」冠軍道：「西山知兵，雲平嶺萬不能破，須彼天印雙龍十處得入，方可相機而攻。今妄攻之，可憐士卒無辜受苦。」令布惠取諸藥，分頭醫治受傷將士，又使人探天印雙龍勝負若何。數日之間，兵將盡愈，乃令操練士卒，待機再攻，按下不表。且說浮石島主，迭聞探報，浮金疊兵已被奪去不少，險隘城池，連傷無數大將，又得西庶長奏道：「敵軍由一中華人氏，號韓冠軍者統率，此人智勇雙全，却是勁敵。現前敵形勢危急，請主上速令古客卿前來相助，或可轉危爲安。」島主大驚失色，依奏命宣古客卿上殿，令即日往雲平嶺，全西庶長共商破敵之計。正是：欲破強敵，須待奇謀。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察陣勢漆膠吳越 中反問魚水參商

却說客卿奉諭，即令茅游吳洪等分往猿啼峽、烏楓嶺而去，自同龍街向雲平嶺來。雖滋榮關行過五百餘里，到思神港地方，見許多大漢，毆鬪將路都塞滿了。先是白手相打，後用棍棒，拚得肢傷膚損，那得散開。終止有一個穿白，一個穿皂的人，站着旁觀，但口內只大喊道：「好鬪！」客卿問車旁觀者道：「爲甚大事，如此惡鬪？」答道：「是包攬買私砂的。」客卿道：「而今法令森嚴，猶有包攬售私者乎？」答道：「惟其法令森嚴，所以如此。現在諸販，皆已歇業，惟滅畢兩家霸賣。因所到砂少，爭買者多，是以各延好漢，爭強賭勝。那家贏，就歸那家賣。」客卿道：「滅畢不

畏法麼？」低聲答道：「爾道賊畢是誰？即係賊無忌畢競發。他們畏甚麼？位據要津，所獲大利，又分餽當路，還有那個將法繩他？」客卿道：「聞新規模隄防嚴緊，如何猶漏得出來？」答道：「猶有未備處耳。」只見兩個歇歇又鬪，客卿令龍街道：「汝可往解之。」龍街聞命，取出腰間雙鎗，直舞向前，將鬪者隔開。兩處大漢俱歇下，觀看鎗法。龍街見他們不鬪，亦即收住，向大漢道：「目今外寇內侵，以二位武藝，何不出力于國家，乃在此處行這勾當？倘有失誤，豈不可惜！」同答道：「功名非不欲取，若有可進之途，不獨我等情甘執鞭隨鐙，此間數百壯士皆願効力。」龍街道：「易耳！汝可知車上坐者是誰？」答道：「不知。」龍街道：「春水運儲之客卿也！」互相驚道：「莫非飄來的賢人麼？」龍街道：「正是！」乃大喜道：「好也！」慌領衆人隨龍街到車前，拜伏于地道：「不知大賢降臨，望乞原宥收錄。」客卿下車扶起道：「使壯士失所，吾輩之過也。卿等姓甚名誰？」穿白的指穿皂的道：「他姓施名績，小人等家室俱屬溫飽，今幸逢客卿，不討個出身，更待何時？」客卿道：「汝等內有老病者，則不必去。茲檄玉砂岡大夫，先給每人紫貝五十枚安家，立功之後，自有爵酬。」全夥歡謝。客卿查點，共有二百四十五名，除汰七名老病，仍有二百三十八名。當日就港上住下，連夜寫清檄文，次早付不去者持往，乃帶衆人望雲平嶺來。施績刑貫等代龍街御車，到了餓虎關，天色已晚，歇下。第三日早晨，到雲平嶺，西庶長得報，自迎出營，攜手慰詢。客卿略爲回說，便問浮金兵勢，西庶長具道其詳。客卿道：「果然勁敵！今營內有若干人馬？」西庶長道：「舊員悉在冊籍，新收得各處敗回將士，品字城偏裨，獨鎖渡山益鴛鴦城信恆等，青草城穆新等，芙蓉城何舟等，并未受傷的兵士九千餘名。」客卿道：「彼鋒勢若何，且開關試戰以探之。」西庶長道：「願客卿施運神威，以摧強敵。老夫將符印交卸，回國催還糧儲。」客卿道：「不可，處繁理劇，素性所畏。因見強敵在前，恐庶長煩勞，特來參議，聽受指揮。若以大任相強，不佞請從此辭。」西庶長道：「非係老夫避勞，實緣宿疾常發，難勝辛苦。日夕思客卿來，奈何不諒之深？」客卿道：



「軍事倥傯，原非尊恙所宜。請坐此以理糧餉，不佞代辦軍事如何？」西庶長喜道：「如此足見爲國兼愛老夫矣。」令鐵柱捧上符劍軍冊，客卿道：「符劍主上所命，私交弘受，均屬不合，仍請收貯。有庶長在此，諸將心膂相通，可無庸也。」西庶長使鐵柱收回，交下軍冊。客卿展閱，裨偏一百七十餘員，士卒九萬有奇，刷去老弱羸病，其餘令俱入教場操演。果然兵強將勇，只有陣勢古板，乃將陣法授龍街令教所領一千軍士，成則一人傳十人，輾轉訓誨。龍街心已明白，自爲領頭，諸軍亦皆練過，不甚費事，五天俱熟矣。分爲四軍，名曰摧山、曰越海、曰狼頭、曰虎翼，合習陣法。其法：一卒居中，八卒環衛；一長居中，八伍環衛；一隊居中，八隊環衛；一部居中，八部環衛；一陣居中，八隊環衛；九陣爲一軍，始于九人爲伍，九伍八十一人爲隊，九隊七百二十九人爲部，九部六千五百六十一人爲陣，九陣五萬九千四十九人爲一軍，百萬千萬俱可積加而上，所謂多多益善也。一伍俱九軍之形，九軍皆一伍之法。居中者爲心，左右爲協，前爲首，後爲尾，四隅爲足爲翼，心主指使，協主護衛，動則前二隅衝鋒，首主接應，後二隅主替換，尾主補充，久戰則八方旋轉，迭爲守戰。變陣則抽餘補缺，身修者缺足，戴角者無牙，堅蹄者欠爪，鼓翼者少足，短其尾者長其項，豐其鬣者窄其身。一隊內間騎士十二，八騎居八隙，四騎居四隅，戰則居後以備衝掠襲，追行則當先以看敵搜伏。零奇騎步，皆另爲隊部，選立上士二十，中士百七十，下士一千五百，以備補換差遣。居則隅落鈎連，輜重在中，行則隊隊相引，精銳在後。大將之下，內肘脅八將，居身旁輔助；外牙爪八將，爲八陣之主，專管相敵應機。探士與謀士相表裏，諜士窺敵國之虛實，探士矚敵軍之隱微，另附于後軍。大略九十六變，禽屬二十四變，獸屬二十四變，蟲屬二十四變，互相關易，以制伏敵軍，循環交錯，千萬無窮。凡變環，禽屬用赤幡，獸屬用白旂，魚屬用青旌，蟲屬用黑幢。凡變用炮一聲，一變至六變，用旗一面招展，七變到十二變，用旗二面招展，十三變至十八變，用旗三面招展，十九變至二十四變，用旗四面招展。其變之一二三四五六，則以角聲，一二三四五六轉爲度，凡魚蟲禽獸互變，則以金聲，一二三四爲准。變定則擊鼓，凡變先脅，次角，次牙，次爪，次翼，次尾，心定不動，以有化無，互相伸

縮頃刻而成，參差先後，無不貫串。令龍街爲陣心，使平修邢貫爲護心，使信恆何舟爲翼陣，使各有副將。其餘慕容夏奇水正梅先春蔣功陳得何錠等數十員驍將，俱派牙爪各處首領。凡行皆用飛龍，止皆爲盤蛇。操演精熟，令鐵柱衛仁相隨，金城居守。乃拆去壘石，放炮，率衆下嶺屯紮。當下浮金方面子直聞報，大喜道：「彼守則無法可攻，今彼離巢，係送路過岡也。」冠軍道：「不然，西山文武足備，昔守今戰，非得勝算，斷無輕動之理。吾甚憂之。大夫緣何反喜？」乃使軍政司具奏到老營，并檄令各城加意防備。子直道：「昔求戰不得，今得而不戰，何時過嶺，以副主上之望？」冠軍道：「我能戰之將士，皆分守于各處，本城所存無幾，新兵尙未練成，如何臨得謀定而戰的大敵？今彼下嶺而不前來，是欲致我，而以逸待我也。須兵將練精，方能言戰。此刻僅可憑城以守。」乃復往教場閱檢。次日，島主使郎福厚持節到營監戰。冠軍迎入，郎福厚道：「主上昨聞敵捨巢穴下嶺，欲與你戰，是難得之機。將軍反請謹慎，鄭重其詞，主上不悅，特使福厚前來催戰。敗不歸罪將軍，如或敵人退守，嶺不能過，惟將軍是咎。」子直道：「戰未必敗，何可受違君命之愆？」冠軍見島主諸人意皆欲戰，自料亦不致敗，乃點齊精壯軍士三千，飽餐緩緩而行。到了嶺北，排成陣勢。只見對面砲響角鳴，兩翼騎兵先出，往還穿梭馳驟。須臾，角聲止，鼓聲作，騎兵俱退陣已排列。前銳後闊，四角貼伏。有小校執旗走來，跪下道：「奉令，請將軍觀陣。」冠軍答道：「此蝕月蝦蟇也。」那校起身跑回。又有小校執旗走過，跪下道：「奉令，請將軍打陣。」冠軍自思道：「此陣變法，雖已同仲兄仔細考較過了，但現在兵未教成，不可使用。」乃答道：「今且鬪將，改日鬪陣。」小校起去，對面鼓聲復震，十餘員戰將湧出一將，提刀驟馬，喊道：「狂妄強徒，可速納命。」右邊轉出驍將柏彪，係柏彪之弟，揮刀迎上。鬪有五十餘合，內中一將落馬，却係柏彪，爲信恆所斬。旁邊布惠大怒，舉鎗衝來，盛進仰青黃華隨着齊出。浮石陣內，山慈慕容夏奇陳德接住混戰。何舟忍不住，舉鎗殺向前來。黃華慌搶上去，那防慕容夏奇從旁使鎗刺入左脅，結果性命。冠軍知何舟武藝高強，將校無其敵手，乃策馬迎到。何舟見着，怒從心起，劈面就刺。冠軍也不在意，撥槍回搦。戰有二十合，信恆視何舟槍

法蓬鬆，慌捨敵將，驟至夾攻。又戰二十餘合，龍街見不鬪陣，亦掣鎗馳來。冠軍力敵三將，又見邢貫使棍飛步殺到，冠軍衝出圈子，望城跑回。何舟憤怒，加鞭追上。冠軍見何舟槍鋒，只在後心上下，乃勒住馬，閃轉身，槍鋒已過，乃舉錫掃到，恰恰擊着何舟脊梁，受傷落馬。信恆龍街連忙攔住格殺，何舟趁勢飛跑逃回。浮石營內鳴金，諸將收兵歸陣。冠軍亦不追趕，也收兵回城。又見小校持書請來日鬪陣，冠軍批准。子直問道：「陣已習成麼？」冠軍道：「另有道理。」次早引兵出城，用十二隊，中間騎兵，排成陣勢，并不前進。嶺下軍將俱出營外，見浮石營近城結陣，不去攻打。又來請進，冠軍令前鋒答道：「陣已排成，請汝主將觀看。」小校回去，只見浮石兵馬，果然前來。軍中擁着巢車，冠軍料是西山在內，正擬度間，又見執旗小走到稟校道：「奉令言此陣名喚風雲驟雨，攻打彼此多麼將士請更易相關。」冠軍答道：「既不攻打，三日後來嶺下破汝各陣。」小校去後，即領兵入城。子直問道：「不往打彼陣何也？」冠軍道：「能打，昨日已去，何待今朝？」子直道：「敵不來打何也？」冠軍道：「彼中大有能人，深知此陣妙理。」子直道：「既不去破，如何允之？」冠軍道：「批准鬪陣，今令其打，未爲失信。昨日若仍推辭，便難于措詞矣。」子直道：「三日即能打彼陣乎？」冠軍道：「至期，兵應可用矣。」令金壁飛調楊善馳回，令下教場審視習練。過了三日，將士俱融洽貫通了，始率到嶺下來。浮石兵馬早已齊集，仍然騎兵先出，須臾陣成，形勢與前相似。旗旌甲冑，全色灰黃，但前愈銳，腹愈寬耳。小校執旗如前答跪問，冠軍道：「此老田父陣也。」小校起身跑回。冠軍將令字旗揮動，飛盾兵各執旗旛，向前招展。楊善使變，只聽鈺聲一響，角聲四轉，將士俱係皂甲皂旗，變成元雕。張開兩翼，搏向前去。只見彼陣中四聲鈺響，二面白旗招展，角音三轉，陣形移動，四足皆攢向前，旂旌盡黑，變成老兔。楊善見陣變動，鳴鈺止住，鏡聲三響，角聲四轉，變成韓盧，昂然直衝向前。對陣又鳴鈺，一面白旗招展，角聲六轉，旂甲盡白，變成饑虎。張牙舞爪而來。楊善鳴鈺，鏡聲一響，角聲二轉，甲旗盡青，變成青駿，昂頭擺尾而前。對陣又鳴金，用青旂招展，角音六轉，衣甲盡黃，變成飛龍，四足八翼，張鬚捲尾而進。楊善又鳴金，鏡聲四響，角聲六轉，變陣令進，及逼近始鼓，盾與

旂退後，露出神吼，直奔飛龍；兵接兵鬪，將遇將殺，惡戰多時，不分勝負。冠軍舉搥直衝過來，將臺兩傍，百弩齊發；冠軍揮搥上下遮攔，弩箭紛紛落地。冠軍已到臺前，平修邢貫着率八員勇健副將裹來。冠軍連傷三個驍將，捨死攔住。臺上鳴金收兵，諸將得抽身者回陣，皆向冠軍重重纏裹。布惠等引兵殺入，冠軍恐外陣受傷，突出重圍，回顧猶有將校在內，復同布惠殺入救出。單不見布惠，并上校元章復翻身闖進，見布惠元章相倚迎敵，身受重傷，乃揮搥擊斃數將，庇翼二校出圍。再看浮石亦收兵上嶺。冠軍回城，查點折了裨將三名，親校一名，蕭瑤兵士七十七人，其餘帶傷者頗多，俱令調理，并將奪歸死屍入殮不題。這邊客卿回嶺，西庶長迎問道：「今日好惡戰，正在爭持之際，如何鳴金，莫非召回諸將，救護中軍麼？」及至重重將柴督圍住，觀伊往來無阻，三出三入，未常蹬蹙，真可謂蓋世英雄！客卿笑道：「那是甚麼柴督，卽向所言，仗劍震汴梁之子，乃韓速二字，訛作柴督耳。」西庶長驚道：「如何認得？」客卿道：「此陣變化，皆不佞與彼所考定。前日彼排風雲驟雨陣勢，心甚疑之。今不佞排田父陣形，同蝕月蝦蟇，但蝦蟇畏蛇，而田父能制蛇，彼不以蛇而用蒼鷹，疑定是彼。及變田父爲老兔，彼不進擊，復變蒼鷹爲神獒，不佞變老兔爲餓虎，彼入變爲青駿，青駿小于虎，而虎豹聞聲骨軟，非龍不足以制，不佞令變飛龍，彼知飛龍變化已盡，再變卽屬諸天陣勢，可守不可攻，故變神吼。且行逼近，方撤遮蔽而急鬪，使我不及更變耳。已知必係子郵，及揮搥衝陣，趕奔將臺，不佞認得親切，則前之辭鬪陣而鬪將，實陣向未練成，故作此語以解嘲。今旣齊全，而始來破耳。想彼必係因追不佞，亦飄下硬水圍，定屬浮金地界，不知不佞在上國，故仕浮石耳。可喜！可喜！」西庶長道：「如此英雄，豈可使在敵國？」客卿道：「彼旣任事，如何背來？待使小計以延請之。」西庶長道：「用何妙策？」客卿道：「當與相國商量。」乃問龍街道：「共折傷多少將士？」龍街道：「驍將二員，裨將四十二員，士卒七百餘名，帶傷者不計數目。」客卿令龍街將所製各種丹藥，調治撫恤。西庶長道：「彼變諸陣，不用旗旌招展，排時又無騎護，遮惟有盾兵搖旛，何也？」客卿道：「彼以聲變，不以色變，惟用耳聽，比回頭觀看，更覺省事。前用盾兵搖旛，使敵視不明

白。用步用騎，其用同也。」西庶長道：「國家若得此人，何愁各島猖獗？」客卿道：「須如此如此，庶長可有稀奇貨物？」西庶長笑道：「老夫夙昔不知。」客卿道：「今是需他之時。」西庶長道：「當向都中奏取。」立刻修成表章，奏明接戰未勝之略，請將藏內衆知之寶，賜下嶺關，以備使用。發驛遞去，三日回來。西庶長請審擇合式者。客卿取光珠四百顆，彩貝八百枚，并追忘石、寶光石、餓飽石、修容石各一件，溫涼蓆四條，餘皆繳回。又向西庶長道：「此事非駱先生不可。」西庶長道：「舍親正欲回都。客卿有委，彼自不辭。」使鐵柱去請。原來駱憲奉命探視西庶長，現在嶺上。客卿知其心明胆壯，是以薦之。當下聞請隨到。西庶長具道其詳。駱憲蹙額道：「事固難推，但與齷齪鄙夫周旋，過後不知幾日嘔吐耶！」客卿道：「名士游戲，何所不可？况于國事有濟乎？」駱憲道：「貨既有矣，更願得鄉導。」客卿呼施績道：「汝意中可有與浮金羅鐘二大夫相熟者？」施績道：「與郎子羅鐘四大夫熟者，頗有其人。其中常往來于余包畢臧郎子羅鐘府內者，莫若周士，本屬浮金邊民，後贅在我國。凡買賣私砂者，多由彼牽合。」客卿道：「可呼前來。」施績遵令出營，帶進叩見。視其人約有四十上下年紀。客卿問道：「施績言汝於兩國各大夫家事體頗熟，今使同駱大夫往浮金公幹，可能去否？」周士道：「小人雖係生長浮金，後贅浮石，與浮金便疏闊了。惟郎子羅鐘門府，每年必到結算酬勞，餘者俱不親近。未知往浮金何幹？」客卿道：「汝問駱大夫去便知。」周士道：「前面行不得，嶺下各要路，俱有浮金兵將把守，往來的人，俱要翻箱倒篋，寬衣脫裳的搜檢盤查，怕有奸細。今去必須到思神巷，與販私砂的同行，方免失誤。」客卿道：「任汝擇善行之。」周士又道：「幹事必須貨物，大事大貨，小事小貨。小人不幹何事件，但願聞貨名實，庶不致虛行。」客卿道：「駱大夫已知之矣，途中細談可也。」周士退下，駱憲令僕收拾，拜別動身而去。第三日到思神港，聽得喊道：「周士來也！」周士看時，却係舊日同夥的名喚金堰，答道：「我歸來也！」金堰同許多人迎上，問道：「聞說汝隨甚麼人去尋官做了，爲何又回？」周士道：「先逢客卿在此經過，施績刑貫俱隨他去，我也同行。及到彼處，身開口淡，久熬不得料，合這馬上客人先往浮金驛。」

定再回來辦事。」金堰問道：「這係那家的？」周士道：「係顧庶長家，脚力比一切好些。」金堰道：「各事帶攜我們。」周士點頭道：「汝等何時同去？」金堰道：「來日動身，何不在此過宿，明早同行？」周士道：「未知客人意下如何？」駱濼道：「也罷，同伴而行，省得路上寂寞。」當晚在港歇宿。次日五更，金堰等百餘人挑擔起行，周士等作爲押後。過本國關隘，見盤查來往的，亦十分嚴緊。私砂經過，却并不問。到了下濫柿河，盡行裝載，諸人復回。金堰等上船開行。向北五百里，到峽蝶津，轉向東南二百餘里，到水蛇渡，復向西南迤邐四百餘里，到獨鎖渡。遙見兩岸營寨，比上流各處更大，復向東南轉折五百餘里，到蜒蚰渡，又三百里到鱗窟關，討過關，向南三百里出口過洋，到浮金境進口。又行五十餘里，將近西寅關，見無停泊船隻，而往來商賈却俱歡忻。周士使金堰訪熟人道：「借問勒索鬆緊如何？」答道：「却不鬆，只是該一員報一員，并無苛罰，可免雜費，然亦莫想用賄私過。」金堰道：「緣何如此？」答道：「燭相國催餉在此？」金堰驚道：「相國在此，我們老大本不便，今未備辦鈔貝，須行借貸。」分付船家泊好，即便上岸。駱濼問道：「過關如何不帶鈔？」周士道：「金堰係羅大夫夥計，俱係討過，從無人敢逆，所以未帶。今燭相國駐此催餉，管關家人不敢容情，所以要還關鈔。」駱濼道：「原來如此。」周士道：「我們所有寶貨，須收藏好，免得查出，致費口舌。」駱濼道：「我正忘與足下細道其詳。」乃將原故說清，令僮僕將珠盒貝桶捧來，又于箱中取出四卷四匣，打開卷子指道：「此太和島溫涼蓆也。冬月臥之而溫，不知有寒；夏月臥之而涼，不知有暑。」周士見那物滑澤非常，好生猜疑，再抽出匣蓋，忽然奇光滿船，仔細審察，却是四樣大小石子。駱濼取個內瑩外糙，鷄卵般大的白石子道：「此名紅容石，產于洪岩島。凡臉皮有縐紋，顏上有斑點者，用于臉上環滾三周，則縐紋隱去，面皮光潔，顏色潤澤，斑點全無。」又指那個赤黑二色，赤色晶瑩，黑色深黝，三寸圍圓的匾石子道：「此名餓飽石，產于消長島。凡餓時，以黑面貼着肚臍，則飽；凡飽時，用赤面貼于肚臍，則餓。」又指那個徑寸半圓淨方的紫石子道：「此名紅光石，產于烈焰島。開匣則光彩滿堂，蛇蟲逃避，污穢氣除。」又指龍眼大的，赤黑石子道：「此名追忘石，產于定

心島。凡事久遺忘，追想不得，握之便歷歷誌起。此皆正西諸島所產，浮金素難得者。」周士贊道：「真奇寶也！但未知此處人識不識耳。」駱叢笑道：「諸般珍物，載在寶史，如何不知？况貪鄙之夫，晨昏念念在茲者乎？」周士道：「請收藏好，他們曉得珍貴，就易辦了。」駱叢問道：「此船之載頗輕，昨日過洋，船口猶取石壓，何不多裝玉砂？」周士道：「另有緣故。一者山河下多石，若載重，恐礙于行；二者遇着實心辦理之巡官，躲避不及，便將船底寒漏絮件取去，放水入內，頃刻淹沒，既無賊證，折本又不多，所以俱係半載。」駱叢又問道：「前見挑夫，俱屬強壯，每人儘可挑百五六十觔，而今僅挑七八十觔，何也？」周士道：「過關過汛，地方各處，俱有常規，其無厭者，又多率衆邀截索勒。遇着此等人，凡肩力足力強者，便一人挑二人之貨先行，空出一半手足，便捷者，即用匾擔爲械，以禦來衆。」駱叢再欲詢問，金堰已到，催船戶開行過關。周士問道：「辦得如何？」金堰道：「正項絲毫不可少他的，俱經完納。此次貨物，成本底子，較常雖貴，猶有微利，而今各關皆須照例而征，則無利矣。」船戶開到關上，查明放過。次日過教化關，又次日過社狸關，俱係照樣完約。雖社狸關百六十里，到卽思城，發担過腰星嶺，復下船。不二日到巉岩城下，早有人持柬相邀，金堰看羅大夫的姓名，因先聞得有來議交易信息，恐到無爲他家截去，故特使人迎接。駱叢收下，寫了回帖。周士先到羅府，次日駱叢再往。多材出迎，春風滿面，讓至中堂，溫寒道過，邀入私室，再問道：「向來只知顧庶長狷介，今聞周士所言，始知智略過人。昔之耿介，實周旋同僚；今之通融，爲貽謀燕翼。駱先生下照，必有久遠大益之良籌也。」駱叢道：「此亦非顧庶長自爲，乃顧公子因親族衆多，歲入不敷，所出故爲是耳。」多材問道：「庶長知否？」駱叢道：「事雖不知，但止有兩公子，平素又極慈愛，或者敗露，自然護庇。且今辦理玉砂岡大夫上士，及沿途官弁，皆係公子深交，斷不致誤。」多材喜道：「似此方保無虞，但所云撤兵，刻下恐難應命。」駱叢使將匣桶卷盒捧上道：「顧公子欽仰大夫，并上國郎子鐘三大夫，謹具不腆，請揀擇定，然後分餽。」多才視禮單各寶，喜的抓不着癢處，便想獨吞，順口道：「郎子二大夫，俱在軍前，且存舍下，再送子大夫近怨冠軍入骨，聞郎大夫因冠

軍絕無禮節，心亦不喜。必欲能戰，須其謀之。今先請鍾大夫商議。」令人將盒匣收入，卷桶置在案上，使家人去請。片時報道：「鍾大夫到。」多材迎出，道：「清來由，再引與駱叢相見。」受祿道：「聞上國東鄙城郭險要，皆爲韓冠軍所取，再破雲平嶺，便入黃雲城矣。今先生之來，意在撤兵，交易未必可成。」駱叢道：「前因諸將無能，并非冠軍力攻所得。至于雲平嶺，西庶長佈置得宜，上國數攻，徒傷士卒。今客卿到來，諸事益備，不久邊城自復，何得固執已往，而輕視下國無材？且欲撤兵，實是營私，并非爲公。」受祿道：「何爲營私，并非爲公？」駱叢道：「兵結則防範愈嚴，營私者糜費繁多，即以竟破雲平嶺，得玉砂岡而論，利俱歸國，誰得而營之？故曰：『撤兵，非爲公也。』」多材指案上卷桶道：「顧公子猶厚，足下與郎子二大夫暨弟，請斟酌收受。」受祿起身展視道：「非太和蓆麼？」多材道：「真溫涼蓆也。」受祿喜道：「彩貝不奇，此蓆非相府安得有哉？」與多材道：「溫涼蓆產于太和島，太和蓆即溫涼蓆。往歲上國會遺寡君，不佞獲見此蓆，以中峯產者爲最佳，今實中峯所產。」多材道：「安得而知其產于中峯？」受祿道：「他峯產者，止有四稜，惟中峯者八稜，長用能免風寒暑濕，壯骨強筋。」多材亦喜道：「足見公子不輕遠人。」受祿道：「太和島下龍潭中產的苔絲褥子，更不可得。」多材道：「有何好處？」受祿道：「島下氤氳岩，巖窟居之，凡十二年，騰波鼓浪，往朝尾闔峯，蚌王一次，大小悉行。土人沒入採其苔絲，織成紺色褥子，多則可得二條，少猶不及一條。平日臥之，與溫涼蓆無殊。惟男女同臥，則苔絲畢張，將身體遮蓋包盡，冬不須被，夏不用帳，在下者神張氣溢，在上者神健氣斂，互相上下，終日不勞。」多材驚道：「那得有此奇珍？」受祿道：「可惜有不足處，每條只能用十二年，過期之後，苔絲便脆朽矣。」轉面與駱叢道：「寡君曾數求于上國，郎大夫重價購之，俱不能得。今憐愚與構，亦多因此，如欲撤兵，須以此許郎大夫方可。」駱叢道：「此物庫藏無幾，寡君曾有賜與，庶長束貯不用，當徐圖之。公子豁達，斷不以微物而失諸大夫之歡。」受祿道：「能如此則妙極，可先將蓆具分開送往兩家，再專遣人面與二大夫言之。」多材說：「甚善。」不說羅鍾分頭辦事。且說郎福厚見家人到，呈上暗號家書，細問明白，次日使送。



往前營。子直先得信，正中其懷。尋思：傾冠軍的善策，乃密寫浮石與冠軍的假書，使心腹暗棄于城門口。邏卒拾得，不敢啓視，送到營內呈上。冠軍子直同在帳內，冠軍拆開看書上寫道：

「接手覆云：兵不過嶺，出自臺意，願始終堅持，則敝邑感戴不朽。又悉子大夫監軍，鴛鴦浮金，島主結營獨鎖，此皆藉君侯英才，而不信君侯之確據也。智者見機於未萌，况如斯之已著乎？果能返旆，當請于寡君，悉索敵賦，舉國以從。閱過焚之，聲息無洩。」

冠軍看畢，帶笑遞與子直道：「西老兒欲間我君臣，作此伎倆。」子直接過，視畢正色問道：「先此可曾有書往來？」冠軍視子直道：「反間計，何須形跡？」子直道：「如何辦理？」冠軍道：「付之不聞不問，爲上策；否則奏明耳？」

子直道：「軍中耳目衆多，猶須奏聞爲是。」冠軍想道：「此書原無關緊要，今與小人共事，若不題明，反多讒謗。」乃應道：「大夫說得是。」卽聯名敍出邏卒拾得的表章，并原書同送獨鎖渡。浮金島主覽過大笑，付與郎福厚道：「此騙小兒之計也，不像西山谷璋做出來的。」郎福厚看完笑道：「真正糊塗，此事付之淡然便了，何必題奏？」

可召子直語之。」島主允奏。次日，子直到營朝畢，郎福厚問道：「此係反間計，誰不知之？」子直道：「是也。如此辦法者，因見冠軍接書倉惶，欲匿不能，始展共看，形狀異乎尋常，直向在營恐將來或有事故，擔當不起，是以特強之奏耳。大夫未歷其境，毋輕怪也。」郎福厚道：「原來如此。冠軍何因倉惶？」子直道：「而今兵也不練，武也不講，

俱付與楊善，惟市恩沽名，終日看受傷士卒藥餅，與前迥異，接得書時，問其如何辦理，彼云：『付之不聞不問。』直意不可，始勉強同奏耳。」島主道：「寡人于冠軍未常輕待，何至負恩？」郎福厚道：「嶺未能過，終難算成功，賞亦不重。今坐得數百里地，與受封無異。况冠軍本是異國人氏，又無家室，有何顧戀，得數百里之地，而却之乎？觀其得城得寨，并不請上授任，隨意委使心腹，其志不無有爲。」島主道：「易耳。寡人只言前營進取，必須健將，各處守城，

常才可用，另使弁員前往調回守將。」子直道：「此亦杜漸之法。」福厚道：「韓速忠于爲國，實可恃爲干城。今既

生異心，而復使他將用之，失職懷怨軍校，同聚前營，設變起倉卒，誰得而禦之！

「鳥主道：『然則惟有去其兵權耳。』」

「郎福厚道：『聖慮萬全，然不可驟削。先可託言，召來議事，羈留于此。加子大夫職，使統領前營，他自無羽翼，孤掌難鳴矣。』」

「鳥主贊道：『卿等謀慮周詳，何愁拔扈。但各城邑等處，俱係要地，可思量保舉才堪勝任者，使往交代。』」

「一人同覆道：『臣等于營中，遴選奏上，以備取用。』」

「奏畢退出，商量分手。子直到鴛鴦城，冠軍問道：『有何政事？』」

「子直道：『即爲此書，主上大疑，直與郎大夫再三疏解，已釋大半矣。』」

「冠軍含笑拱別，子直便將素所交接的將士，保舉三十員，郎福厚已選得四十餘員，同奏鳥主，概行錄用，召冠軍來後營計議，并使新員分往調回各處守將，不說諸校交代，齊歸鴛鴦。再說冠軍接召，立時起身，將到梅坪，遇見石硜下騎參見，冠軍俯躬扶起，問道：『汝守獨鎖渡緣，何到此？』」

「石硜道：『奉詔交代，帶原軍來前營聽令破嶺。』」

「冠軍道：『前去小心。』」

「及到梅坪，見軍士頗多，想道：『只有步兵五百名，常言同安定把守，如何有許多軍士？』」

「正在疑惑之際，安定同新將單鳳參見，冠軍問道：『此處何時添兵？』」

「安定道：『今有單鳳奉命帶軍一千，來此暫時把守，命小校交代，帶原兵往前營聽令破嶺。』」

「冠軍分付小心前去，想道：『這都係僞書之故。城門邊安得有外人遺書？定是子直奸計。且看見主上如何。』」

「到後營朝見畢，浮金鳥主問道：『前日反間書，係從何來？』」

「冠軍道：『巡邏老卒于城西門拾得。臣想遠近俱有巡邏，安得有人到城下遺書？此反間不由雲平嶺，而由于蕭牆內也。』」

「福厚道：『或者鴛鴦民家有浮石將士藏于其內，亦未可定。』」

「冠軍平日可與百姓交接。』」

「冠軍道：『大夫受閒了，不佞何爲與百姓交接？况初得城安民時，曾問素所疾苦，俱爲改革，自後并無事故。』」

「福厚道：『或者有怨民，亦恐難料。』」

「冠軍道：『安民之初，立有禁令，凡樵採時，俱結伍隊，登簿而出，入則照數稽查，只有東門許出入。今書在西城，如何怪得百姓？』」

「鳥主道：『莫非軍士們內，有與敵同謀者？』」

「冠軍道：『將士皆知法，何若爲此？』」

「鳥主道：『照此說法，莫非天上掉下來的。』」

「冠軍默然，福厚問道：『子直可知軍旅？』」

「冠軍道：『不誤國事，便爲主上洪福，知軍與否，臣豈敢妄對？』」

「鳥主道：『固知此任，非冠軍不可。』」

冠軍道：「未能過嶺，臣實懷慚，有負差遣多矣。請另選賢臣，以免有誤。若係信任子直，臣恐不能有得，必多所失也。」烏主勃然道：「據冠軍說，此時既無策進取，坐以守之，想子直亦不致敗事。冠軍且在營中，細籌取嶺善謀，議定再往，鴛鴦可也。」說罷，迴內去了。福厚隨入。冠軍退出外帳，裨將時務達參見，請留居住。冠軍每晨進營，退回皆在帳中獨坐，時務達供給周到，頗盡敬禮。這日走近身旁，低聲問道：「將軍拓地七百餘里，所得寶貨若干？」冠軍道：「庫藏皆在冊籍，賞功俱註數目，職掌有人，為將者安得營私？」時務達道：「今日之事，正由于此耳。為將料敵，須先知己，朝中有佞倖之臣，不從權以濟事，乃守經以自取咎，儻竊為將軍危之。」冠軍道：「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為民是保，而利于主，汝未聞乎？」時務達道：「此所以謂守經而不從權也。小將與將軍同病，前有所見，願道其詳，未知將軍能慎言否？」冠軍道：「汝何為與我同病？」時務達道：「小將蒙燭相國之知，薦為廂軍將軍，因無進奉於郎賊，前日患症，便道小將軀病，不能勝任，另薦彼親刁鵬降小將守外帳，非與將軍同病乎？」冠軍拱道：「原來係時將軍有何見教？」時務達道：「豈敢！但所言大有關與將軍。」冠軍道：「如此不必說罷。」起身往外就走，時務達挽住道：「將軍莫怪，小將慎重其言，此事不與將軍言明，早為防備，又恐疎虞，有負燭相國。小將原欲具稟，奈相國性情惡惡如仇，聞事即時發作，不能容忍，是以未敢稟去。惟有說與將軍，不致落入奸人之手，主上得以全軍而歸，實為深幸。將軍莫怪小將鄭重也。」冠軍道：「出將軍之口，入不佞之耳，發作亦不言聞自將軍也。」時務達道：「如此小將無憂矣。」正欲開言，忽見前營報到，浮石今晨又有大軍下嶺。正是：謀成去壘非常比，勢敗前營警報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義胆忠肝難勝讒夫浸潤

志悲氣憤單摧大敵貔貅

却說時務達接着前軍報件，傳入後營，復出說道：「上日有舊僕到自都中，便謁小將，問彼從何處來。據云：『去

年投在郎府，今羅鐘二大夫有要事通知，囑彼前來，只作寄家信，暗帶秘密書函，密呈郎大夫。郎大夫展閱色喜，使藏好送與子大夫。及至鴛鴦城，子大夫先已曉得，將此書焚去，只說星速舉行，請郎大夫靜聽佳音。遇便即詣面達。郎大夫修札復鐘羅，命彼回去，因來問可有家報。小將詢彼，可知書中所言何事。彼言：「聞得浮石國有人到羅大夫家，却不知爲着何事。後便聞有拾書事情，子直又來與福厚密談多時。」今將軍受屈，非他們暗算，却是何人？須要小心。」冠軍謝道：「深蒙雅愛，留心防備便了。」次日朝見，烏主問道：「破嶺妙策，可曾想得？」冠軍奏道：「臣愚細想不出。除守待之策，惟有使人入黃雲城，囑余包設計，將古璋、西山調去，另用庸將，或可破耳。」烏主道：「此策何須冠軍費心，久已行過，顧復在內阻塞，不能爲力。可另思神算計謀，勿再遲誤。」冠軍道：「觀浮石、賢君，正是昌熾氣象，未易圖也。」烏主道：「然則將所得土地還彼，率兵歸國耳。」冠軍道：「費兵費糧，土地亦非易得，何可輕棄？臣愚竊謂主上可以還都，令將士于此屯田以守。既無須解糧，兵又土著，可乘有機，便行進取。主上率大衆爲援，庶幾萬全無失。」烏主道：「寡人還師，冠軍在此屯田如何？」冠軍辭道：「臣願隨主上歸國，請另選賢將鎮守。」烏主道：「冠軍且退，容寡人思之。」冠軍出帳，郎福厚奏道：「韓速之意，便可見矣。所以不敢動者，以大軍在此。今欲主上領兵歸國，其意何居？而辭鎮守者，以書敗露之際，雖口假辭，心實拏穩。主上動足，則數百里山川土地皆爲所有，藉此以圖本國，誰能制之？」烏主道：「燭相國言其忠貞不二，何至如此？」郎福厚道：「相國雖是賢臣，然不知大奸似忠，大詐似愚。平日惑于耳目，深信冠軍，設或拔扈，不識相國何以治之。此諸葛孔明誤信馬謖也。」烏主道：「然則將若之何哉？」郎福厚道：「子直獨力恐不勝任，臣素知中大羅夫、多材、鍾受祿，俱屬能幹，可使協助子直。使子直駐紮鴛鴦，并使羅多材、鍾受祿將先所練一萬精兵分開，各領五千，于兩邊地方巡視，隨城駐紮，以成犄角之勢，而爲緩急之援，庶不致誤。」烏主道：「如此措置亦好。昨報浮石又下嶺安營，未見動彈，卿可前信看來。」郎福厚奏道：「現有下戰書的在此，由子大夫送來，請主上定奪。」烏主道：「爾意若何？」郎福厚道：「

此刻仍使冠軍前去，待羅鍾受任，另作道理。」烏主道：「可召進營議事。」冠軍到來，烏主道：「浮石送到戰書，冠軍意下如何？」冠軍道：「嶺上有人，非算定不動。今又請戰，必有狡謀。臣以爲回之便，且待其師疲，再作道理。」烏主道：「冠軍且往前營，候寡人之令。」冠軍領命到鴛鴦城，將士歡呼，俱來參見。前在各處鎮守諸校，都重稟明交代。冠軍令各歸隊，金墉楊善金湯隨着不去。冠軍便於帳旁小營內住下。金湯問道：「主上信反間書，欲將冠軍廢棄，却係郎子二大夫再三解釋，方獲免咎，可係真麼？」冠軍含笑不答。楊善道：「反間書，明係挾仇陷害，冠軍理應深辯。」冠軍道：「深辯何益？被等朋結謀成，分割百語，不敵暗中片言。惟有燭相國到方能見釋耳。」金湯道：「當初在聚囊山守住，到也不受此輩瘟氣。」冠軍道：「此亂言耳。舍倫棄義，與狂徒何異？惟得草竊之名耳。」金湯道：「今日方知古來多少變亂，皆奸佞爲私而不顧公，以致激成。假令更加相逼，冠軍建義以清君側之惡，誰得而禁之？」冠軍道：「此亂首也。昔之叛逆，皆借清君側以文其奸，而肆凶惡。我若立心不堅于聚囊山時，五將受傷，威敵就擒，長驅直入，誰能阻擋？尚且俯首聽命。今君臣之分已定，而復借名妄動，是爲亂階，豈不爲千載所笑！嗣後汝等勿再作如此語言。」楊善道：「主上既妄聽蠱惑小人，欲報宿怨，而攘將成之功，不亦危乎？」冠軍道：「吾命定于天，天定應死，無此輩亦不得生。天定不應死，此輩雖窮凶極惡，其奈天何？」二人嗟嘆，只見梁思走來道：「子大夫請議事。」冠軍入帳，子直迎上禮畢，問道：「敵人昨下戰書，未曾批回，今日又到，請教如何發落？」冠軍道：「掛起免戰牌，使來使將原書回去。」說猶未了，忽聞鼓聲大震，巡軍報道：「敵人于三里溝列陣，前鋒已到。」濠邊左廂將軍稽成怒道：「浮石欺我太甚，小將願同右廂將軍前往破敵。」子直喜道：「還係將軍忠勇，二位可帶兵三千軍爲前鋒，我領諸將押陣，冠軍守城。」冠軍道：「遵命。據不佞意見，仍係閉門以待，其敵爲是。今彼新來，銳氣正盛，未易當也。」稽成道：「冠軍試觀之。」憤憤邀單鳳領兵同去。子直率衆將接應，俱到陣前。對面金城銀髮雪鬚，提刀搦戰。單鳳欺其年老，挺槍而出。金城問道：「汝係何人，敢擋將軍的馬頭？」單鳳道：「吾乃浮金國右廂將軍單

鳳，特來取汝白首。」說罷，舉槍刺入金城，隔開笑道：「無名小卒，不足污吾寶刀，可速回去，換韓冠軍來。」單鳳掣回槍又刺，稽成聞得大怒，催馬揮斧，喊道：「汝老不知死，口出大言。」馳到夾攻，戰過十餘合，金城自背挑開巨斧，回刀當單鳳頭劈下。單鳳雙手抬着槍桿抵攔，金城刀利手重，將槍桿斫斷，單鳳連頭帶腦，直破到馬鞍。稽成自旁轉斧斫來，金城閃過，順往馬後仰臥，將刀背掠上，恰恰打入斧頭下柄隙中。稽成把持不住，爲刀挑落於地。欲掣劍來砍，心急偏不得出匣。金城起身轉回，輕輕擒離雕鞍歸營。龔奎忍不住，舞錮向前，衆校皆望敵營衝去。浮石諸將，亦紛紛而上。各尋對手廝殺。龍街見有絳袍金甲者，在陣前指揮，料係子直，暗引二百名狼頭軍，斜刺裏抄將過來。子直只望衆將戰爭，却不會隄防，旁邊有兵突至。龍街將到，軍士發喊道：「敵將殺來也。」子直猛然回頭，看得親切，嚇得魂不附體，連忙轉馬往陣中奔逃。衆卒向前攔阻，龍街撥却器械，穿出背後，單追子直。陣內着急，只得鳴金。副校東方旭見龍街右手高舉金鎗，慌取彈丸，認定發去，正中姆指，金鎗墜地。龍街忍着不顧，仍然加鞭急趕。子直甚虧所騎的係名駒，龍街終不能及，始掛住單鎗，取虎筋弓，抽狼牙箭，審准拽弦。子直跑得正慌，忽然後面馬蹄聲緩，偷回頭來，看見箭矢劈面飛到，魂不附體，急忙抱鞍而伏。正中頭盔將纓射落。子直拚命加鞭，龍街見諸將紛紛回來，拾起盔纓，率領衆兵，便徑歸營。這邊子直到得濠邊，跌下騎來。守門軍士，并後面趕回的將官，扶還城內，口吐白沫，雙目緊閉。軍中醫政，將強神壯胆湯灌下，方纔蘇轉。冠軍進帳問候，諸將齊來請安。子直問軍政司道：「折了多少軍士？」答道：「失了將軍單鳳，稽成親校孫全，副校王法，初魏能，項穀，豐洪，兆，并軍士三百餘名，着傷者頗衆。」子直使記室修本具奏。烏主閱畢，見折了許多將士，驚與郎福厚看道：「自從出兵以來，未嘗有此大敗。」郎福厚接本見稽成遭擒，單鳳喪命，失去心腹，冠軍并未出陣救援，奏道：「韓速之心跡，益可見矣。袖手旁觀，視損兵折將而若罔聞，稍有心于王事者，何至如此？若不早爲綢繆，實爲心腹大患。」烏主聞言，怒道：「差護衛飛往前營，檻來正法。」當時太醫國萬年急奏道：「願主上息雷霆之怒，可先使召來詢問，待其理屈詞窮，乃治其罪。今未明

白，而先趨，素聞冠軍與將士恩同父子，或衆憤怒而變，敵攻于外，軍叛于內，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島主道：「依卿所奏。」冠軍聞召起身。次日近營，見羅多材鍾受祿亦到，二人相邀，一同朝見。冠軍讓其先入，後乃獨進。島主變色道：「前日出兵，冠軍破何陣，斬何將？」冠軍道：「臣受子大夫將令守城，因未上陣。」鍾受祿道：「子大夫文臣，冠軍武將，如何文臣臨敵，武將守家？」冠軍道：「子大夫不知浮石金城老成練達，加以西山文武足備，近日古璋又來幫助，其鋒難禦，并非各處將官可比。前日圖陣，幾乎大敗，其下嶺請戰，實有定謀。子大夫問當守當戰，不佞力陳當守，避其銳氣，待其師疲，而後擊之。稽軍二將，慙慙出兵，子大夫信其言，令不佞守城，非不佞欲守，而請子大夫出戰也。」羅多材道：「聞敗緣何不救？」冠軍道：「奉令守城，輕出而城有失，咎將誰歸？況右偏廂喪，左偏廂搗，而子大夫已回過吊橋矣。」郎福厚道：「據冠軍道來，絲毫無過，皆子大夫之過。」羅多材道：「眞所謂捨命而獲戾，安居而無咎也。」冠軍道：「捨命有益于國，則爲之。若不知事機，而徒捨命，實爲誤國。居而失事，則應取咎，如合理宜，則爲知機。」島主道：「居而喪二將軍，安得謂之無失？猶欲辭咎乎？今限冠軍三日獲金城，以雪兩偏廂之恥，毋得羈遲。」冠軍也不置辯，遵回營，仍于小帳內住下。楊湯同來請安，問問事勢，冠軍俱無所言。當日羅多材鍾受祿同奏道：「以冠軍之材，豈見長於敵人哉？其所以欲守而不戰者，必心懷兩端，坐觀勝敗也。」島主道：「事雖可疑，然冠軍忠誠，諒無二心。」鍾受祿道：「冠軍雖忠，敵人古璋，聞得是其同鄉，主上不可不察也。」島主道：「卿且退却。」再說冠軍回營，金湯又問，仍是不答。次日，金湯復問道：「昨日冠軍見主上，聞主上有責辦之意，此必羅鍾二人暗害也。冠軍宜慎之！」冠軍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安敢因讒而懷二心乎？大丈夫雖死不二，豈有他哉？」諸將不言而退，却說西庶長對客卿道：「今聞浮金君臣將相不和，必生內變，公有何策以勝之？」古璋道：「聞冠軍有萬夫之勇，而智謀百出，且又數得軍心，非等閒可比。明日可使人下戰書，觀其動靜。」西庶長道：「公言是也。」遂今釋放稽成，同小軍送戰書到浮金營門道：「浮石特來下書，望求通報。」軍士進營稟道：「稽將軍同敵。」

營有人下書。」子直道：「着其自進。」小軍跪下道：「奉庶長令，特來下戰書。」子直道：「外面洒飯恭請。」冠軍遂問稽成道：「將軍爲何得放？」稽成道：「西庶長有罷兵修好之意，故放小將。」正說着，軍士稟道：「子大夫請議事。」冠軍乃同稽成行進中營，子直下塔迎入。議事已畢，冠軍又問道：「稽將軍如何得脫？」稽成道：「浮石甚畏冠軍，西山曾問道：『冠軍何不出戰？』小將言：『另有奇謀，襲汝黃雲城。』諸人失色。西山道：『今兩國能兵修好若何？』小將思彼既欲求成，即好借勢回國，因答道：『此事寡君主之，小將不敢與聞，或者將此意轉奏，允和與否，小將不能保定。』西山道：『得將軍如此足矣。』又爲小將餞行，送回路上，看嶺上面却不難破，惟有路口各處嚴緊耳。小將且往老營面奏主上。」子直道：「且緩，聞主上限期，冠軍三日取金城，報二偏廂將軍之仇。今已第三日，不見動靜，諒有奇謀。」冠軍道：「強兵分出，城內瘡痍未愈，何能臨敵？焉有一人作一陣之理？」子直道：「又有戰書在此，請教如何發付？」牙將呈上，冠軍接看大怒道：「欺人太甚！」取筆批了，即回小帳不題。原來金城擒得稽成，回營報功，西庶長命帶營法辦。捆綁手推入，稽成叩頭乞命。西庶長道：「爾如何好做偏廂將軍？可拿下去砍來。」稽成痛哭，捆綁手攙扶出營，客卿道：「前冠軍得我兵將，數次釋放回來，今不若也饒這斷，以答其禮。」因問稽成道：「冠軍何不出戰？」稽成收淚，叩頭稱謝，答道：「前日上國連下戰書，子大夫請與計議。冠軍因上國準備整齊，不可出戰，惟有屯田謹守，以待事機。子大夫不信，令小將同單鳳出陣，自己接應。冠軍守城，小將遇見老將軍，無知狂妄，見斬了單鳳，便從背後舉斧砍下，不知老將軍如何將板斧挑落，小將手無兵器，爲老將軍所擒。蒙師爺宥赦，脚結不盡。」客卿令再修書，差小校同稽成往鴛鴦城來。小校持回戰書，客卿接看，見後批道：「韓冠軍來日單騎破陣。」客卿愁眉道：「單騎也來，定是憤甚怒極，必須生致無損方好。」乃齊集諸將分付道：「明日戰陣，擺于嶺下路口，只可緩緩以困之，不得傷殘，致誤大事。凡兵器擲戟刀斧槍子俱不必用，拐盾校鎗棍鎗，無鋒利之件聽便。步騎各分十二陣，輪旋接間以誘惑之。白交引頭陣步兵一千，苗斗雍伸爲副，許衢領騎兵五百押後，盔甲纓章



旗號坐騎純用皂色；樊理引第二陣步兵一千，甘淡余無好爲副；東方呆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黃盞黃甲，皂纓皂章，旗號上黃下皂，坐騎黃馬皂裝。翟授引第三陣步兵一千，葛炯姜汴爲副，官靖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青盞青甲，黃纓黃章，旗號上青下黃，坐騎青馬黃裝。武備引第四陣步兵一千，郝瑞于珍爲副，蔡歆領騎兵五百押後，盞甲纓章，旗號坐騎純用青色，蒲俶引第五陣步兵一千，車泉鼓櫟爲副，烏剛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黃盞黃甲，青纓青章，旗號上黃下青，坐騎黃馬青裝。姬嶠引第六陣步兵一千，郭晟孔求爲副，何舟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紅盞紅甲，黃纓黃章，旗號上紅下黃，坐騎紅馬黃裝。花鶚引第七陣步兵一千，賴天鵬賴天鵬爲副，華熊領騎兵五百押後，盞甲纓章，旗號坐騎純用紅色，班偉引第八陣步兵一千，施績權弘爲副，游光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黃盞黃甲，紅纓紅章，旗號上黃下紅，坐騎黃馬紅裝。郭昱引第九陣步兵一千，桓棧宗政爲副，俞焯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白盞白甲，黃纓黃章，旗號上白下黃，坐騎白馬黃裝。田受引第十陣步兵一千，邢貫馬毓爲副，宇文正領騎兵五百押後，盞甲纓章，旗號坐騎純用白色，蒼敏引第十一陣步兵一千，魯泗潘岩爲副，沈肇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黃盞黃甲，白纓白章，旗號上黃下白，坐騎黃馬白裝。陶洵引第十二陣步兵一千，褚篋賀千里爲副，公觀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皂盞皂甲，黃纓黃章，旗號上皂下黃，坐騎皂馬黃裝。中軍立巢車一乘，龔隆古尙山靜邢樹四將，各領步兵三百守之。車之東挖深三丈，寬二丈，長三十丈，壕溝三道，近車者用機關板陷，外二道用蘆蓆草陷；三陷內各伏撓鉤手三百名，壕溝兩頭，各用騎兵八百名結方陣，湛欣谷虛統之；後伏網車二百乘，諸杏於光率之。金城信恆龍街鐵柱各領騎兵五百名，帶何皞何錠常言裴淦史美賴熬桑新內璜余先余祐寶忠梁廣爲副，以禦援兵。何舟率山益谷裕書丹等各偏裨，領步騎屯紫嶺麓，看勢接應。十二隊外，各處各陣兵將，盞甲章纓旗號，俱須五彩依方間搭，鮮明豔麗。凡向敵圍裏，一三五七九十一六陣，皆自西北而旋東南；二四六八十二六陣，皆自西南而旋東北。凡將接戰，軍士俱奔馳圍裏，軍士過盡，後陣之將到來，前陣接戰之將，俱抽身隨兵歸陣。十二陣步騎過盡，內外圍成。陶洵公觀

白交許衢樊理東方杲等兵馬列北隅，翟授官靖武備蔡欽蒲倣烏剛等兵馬列東隅，姬嶠何舟花鶚華熊班偉游光等兵馬列南隅，郭昱俞純田受宇文正蒼敏沈璧等兵馬列西隅，騎磨步輪，左右交錯，兵主圍困，將主誘敵，十二陣及車騎將官轉輸接戰，步包于內，騎裹于外，務必生擒，切勿損傷。一衆將得令，各退備辦。西庶長道：「既係單騎，先生胡不覲面招之？」客卿道：「覲而使子郵兩難，反恐致誤。古某占數理，尙未能即晤也。」不說當夜備辦事務，單說次日諸將領兵下嶺，擁着巢車，列成陣勢。只見冠軍單騎緩緩向陣前來，信恆記起舊事，按納不住，驟馬撥戟迎上。冠軍只作不知，斜刺往陣內去。信恆從旁使戟穿上，冠軍閃開，信恆便向脅邊鉤回，光滑莫能得入。不知冠軍這副甲係獬皮攢成，輕而且薄，十層金甲，無此堅固，戟枝雖利，何能鉤透？信恆見刺不着，又鉤不住，怒氣轉加，奮勇又刺。冠軍左手接過，把右手捉住戟幹。信恆之戟，原有一丈六尺長，見冠軍執着幹，用力不能得回，便帶轉馬頭，連加數鞭，雙手儘力奮奪。冠軍將掛掛住，兩手擎起戟幹，將信恆懸空，提離彫鞍，捧下地來。金城鐵柱驟馬早到，冠軍見老將料係金城，便轉過戟來接戰。鐵柱使棒夾攻，信恆被棒，尙未損傷，起來飛步追上那馬，翻身跨坐，掣鞭趕迴，盤戰十餘合，三將力弱難支，齊敗下去。冠軍也不追趕，仍向陣內加鞭。龍街舞起雙鎗，迎敵三合，左鎗從空擊下，爲長戟加架，右鎗劈面打來。不期那戟串轉自下迎上，將兩柄鉄鎗俱振落地。龍街慌將雙腿連夾坐騎，直向冠軍馬旁衝去。冠軍回身，使戟飛擊，正中肩膊，龍街翻身落馬，金城鐵柱兩騎趕回，捨死敵住，龍街得脫。只見白交苗斗雍伸三將齊到，喊道：「二位將軍少歇，待小將擒此匹夫。」金鉄二將退去，三將同上戰過五合，許衢又到，樊理引着甘淡余無好隨後攻來，白交等四將便抽身轉東而去。戰過數合，東方杲翟授葛炯姜汴官靖陸續俱到，交接起來，樊理等帶着東方杲向西而去。葛炯係舊菱頭城守將陸蓋的內姪，想要報仇，使動荳花斧，緊緊逼入，不覺坐馬前失，向冠軍懷內撞來。冠軍讓過，姜汴在後急閃不及，斧鋒從面上刮下，冠軍順擗掃去，死於非命。翟授官靖護着葛炯，隨兵歸圍。武備郝瓏于珍方到交鋒，蔡欽聞知姜汴喪命，趕至接戰。蒲倣車泉鼓櫟也到，不隨衆去，儘力爭持。烏

剛策馬喊道：「蔡將軍這件功勞護了我們罷。」蔡欲抵當不住，正欲奔逃，擗已着身，措手不及，頸折而死。姬嶠郭晨孔求等第六陣俱到，武備見本陣兵馬已過，便不戰而去。姬嶠見擗法周密，况奉軍令生擒，料不可得，鬪過兩合，看花鶚等已到，便抽身邀蒲倣等一同旋去。何舟不服，想道：「雖奉軍令生擒，就打死他，難道律上有罪麼？」乃使鋪飛舞滾入，冠軍揮過揭上，右臂折斷，雙鎗并落，抱鞍逃脫。花鶚等四將攔阻在前，花鶚係穆新的妻兄，賴天鵬賴天鵬係黃廣大的徒弟，華熊又係花鶚的外甥，諸人素常懷恨，今偏點在一陣，正中心懷。當下花鶚使長戈，賴天鵬使黃金鉞，賴天鵬使開山斧，華熊使丈八蛇矛，四方圍住，儘命爭持。鉞從頭上蓋，斧從背後劈，矛向脅邊刺，戈自下盤拉，舉然各逞所長，十分利害，不肯放鬆。班偉等見郭昱等第九陣齊到，勒馬觀陣，便不守待，都旋去了。須臾，賴天鵬中擗，背爛心通。田受等第十陣已到，俞焯原欲助華熊，恰見花鶚落馬，火上添油，大怒挺着雙鉤，月牙鋒奔入。冠軍正撇賴天鵬華熊，趕向巢車。俞焯迎個正着，舉鋒鎗入。冠軍大怒，隔開還擗。俞焯急閃，中脅而亡。蒼敏等第十一陣迎上，宇文正更耐不住，見賴天鵬華熊在後緊追，便舞大砍刀劈入，三人圍住。冠軍應戰，蒼敏見第十二陣將到，便策馬而去。內中潘岩沈斃二將，復翻身回來助殺，纏住不休。冠軍擊退華熊策馬而回，宇文正舉起大砍刀，隨後劈下。冠軍見着影子，勒馬略停，揮過反擗，雙臂皆斷，仰跌下馬。陶洵領兵正到，收纏不及，馬蹄恰恰踏着宇文正面，門腦殼而死。陶洵驚慌，冠軍順擗掠去，措手不及，腰折而亡。褚邕賀千里大怒奔來，潘岩沈斃早到，冠軍迎回，連擗打殺二將。賴天鵬大驚奔逃，褚邕賀千里不敢前來，隨軍而去。冠軍再看四面，俱係雜色旗旌，鮮明炫耀，吶喊招搖。諸將在內，步兵在外，騎在步外，網索縱橫，團團周圍，密如城壘，巢車之下，戈甲森森，便望巢車而進。烏剛使矛迎上道：「冠軍，爾如釜中之魚，還不下馬，更待何時？」冠軍大怒，正欲來擊烏剛，忽聞馬後風聲，回頭看時，只見兩員步將，持着黃金棒，分左右向馬脚掃來，乃係施績刑貫。冠軍見棒重，馬不能當，便翻身下地，就勢使過，撒揭兩棒，俱被振回。刑貫的棒，却向施績面上落下，刑貫慌收不及，拚着施績鼻梁，往後仰倒。刑貫飛奔跑去，冠軍就便使過擊死。

施續；飛轉身來，便鬪烏剛。孔求使棗木梭，賀千里使連環拐，如飛趕上。冠軍橫步跨有三丈多遠，烏剛策馬已到，挺矛向心窩刺來。冠軍側身接着橫拉，烏剛用力奪不轉去，便棄矛策馬而逃。孔求賀千里左右兩路齊到併擊。冠軍沉落棗木梭連環拐已到脊梁。冠軍只作不知，翻過自孔求，願下挑起，傷重仰跌而亡。迴身過下，賀千里腦碎喪命。大踏步看看，將到巢車，脚忽下陷若虛，情知有故，慌將身子踴高躍過二丈多遠，輕落下來，仍然係陷。急再儘力躍過丈餘，脚不能輕踏入陷中，騰躍不及，正墜入底，黑暗如漆，無數搭澆滿身亂上。冠軍大怒，使過旋迴數轉，四畔帖然，仍向亮處超升而出。只見軍將挨排林立，乃向西邊殺去，打開軍士，趕往巢車。不覺雙脚滑溜，慌留步時，活機早翻，不及轉氣，跌入板下，鉤搭攢來，揮打不退。冠軍又勃然大怒，先南後北，將伏卒全行擊倒。板隙雖有亮光漏下，奈離地三丈多高，伏地躍打不能得力。事急計生，看定有土木交搭之處，將打倒陷內的撓搭鉤手，推疊二丈多高，走到上面，使過去土，然後鉤着土木，用力拉下。甸甸架響，如城倒樓崩，就于響聲中騰出，奔到巢車。龔隆古尙山靜那樹四將齊到。龔隆揮着雙斧，古尙使的兩柄渾鐵狼牙棒，山靜使兩根蒺藜鎗，邢樹使兩口鬼頭刀，四員猛將，八件利器，攔住不放。冠軍飛步向西，邢樹亦善跨步，隨後奔到，雙刀併下。冠軍斜閃，回手沉過蓋下，雙刀起過，轉自邢樹檔中挑起，銳鋒正中龔門。山靜龔隆又到，鎗斧并下。冠軍閃讓起過，連邢樹挑高摔下。山靜急躲，龔隆當着已遭壓倒。雙斧往旁拋去。古尙望着冠軍奔來，不防斧落，斫斷足指，痛倒亂滾。冠軍左脚折踏古尙脊梁，右脚趨爛龔隆面。孔山靜驚慌之際，過到不能交架，臉嘴括成紅肉，四將俱死。護軍將士如牆，使器械攔隔。冠軍撥開衆兵，打條血路，直往前進，跳上巢車，左右二將已被擊死，巢內無人。渾身上下都係衆軍兵器。冠軍大怒，舍去過，拿着巢幹，旋身如風打灣轉來，將四圍軍士掃成肉餅，遠的腿斷，中間的腰折，近的頭碎，貼輪邊的反無傷損。冠軍大灣轉時，將鉤盡行折斷，持得木柄亂掃亂打。冠軍睬看南邊，有步騎結陣，料道主帥在內，復往南殺去，不見將官迎鬪，直到陣前，軍士分開，揮搥衝進，兩邊復合。裏面周圍都係高車，藏着暗器機關暗發，又有漫天大網罩蓋下來。冠軍見勢凶惡，便

自輪旁突出，擊高打車。滿欣迎上，谷虛領北邊車騎，張開圍來。滿欣用的係紅纓四稜槍，谷虛用的係沉絲鐵鏢槍，齊向冠軍刺到。冠軍轉撻撥開，恰好紅纓鐵鏢，結住裏緊，忙扯不開。谷虛見撻起勢，棄槍飛奔，超乘而逃。冠軍撻向滿欣頭上蓋下，滿欣仰避，恰擊着肚。因體胖肚肥，撻沒入腹，抽撻不覺連身提起，拋去有三丈多高，五丈多遠。冠軍亦騰空出陣。滿營大小將官，無不煩怒，齊圍上來，四面都係鋒刃。冠軍奮然，左遮右撥，前揮後打，鏖戰多時，褚邕魯泗馮毓葛炯苗斗俱被擊死，余無好姬嶠郝瓏于珍田受東方杲許衢翟授俱受重傷，衆將始退。殺出步圍，華熊復至，舉斧劈面斫來。冠軍揭開，順撻打碎馬頭，華熊跌落翻身欲逃，撻到斃命。賴天鵬領騎兵將士擁到，冠軍向前攔擊，賴天鵬抵擋不住，急閃避時，身已離鞍。冠軍便躍上馬，接住右腳，向高拋去，左腳正被馬腳踏住，撕作兩片。騎兵駭退，金城等到分布圍裏，武備等又帶步騎追上，合圍起來，比前更加堅勁，衝突不出，戰得渾身是汗。想道：「現有奇技不用，更待何時？」只見金城橫槍向前道：「冠軍既入重地，徒死無益，況國內奸佞朋結，仇隙已深，莫若息馬敵邑，免得送却性命，取不智之名，貽笑千載。」冠軍大怒道：「匹夫安敢以穢言污辱？且送爾金丸。」道聲未了，飛星早到。金城急圈槍隔，已中手背，棄槍跑回。平修山盈又引兵趕到，曉將史美揮斧當面迎來，賴熬舉鎚自後蓋打。桑新使矛從右直刺，丙璜用刀向右橫劈。戰有十餘合，史美看撻落馬，桑新趕救，撻到措手不及，眉開口耳，打爛半邊。賴熬丙橫抵敵不住，平修山盈雙槍齊上。冠軍撇掉四將，斜刺殺出，賴熬不捨，只道冠軍逃走，隨後追上。平修山盈雙槍如飛，齊向脅下挑入。冠軍閃過，夾住雙槍，揮撻迴掃，二將棄槍而逃。賴熬見勢不好，回騎便走。冠軍發丸，正入馬腹。賴熬倒下，尚未及地，撻到胸前，擊個穿通。丙璜大砍刀當頭劈到，冠軍轉騎，刀落正中馬胯，馬隨倒地。冠軍超空擊下，丙璜抓馬跨上，向東邊衝出，正遇何舟信恆武備等各率衆將，截住合圍，如鐵桶一般。冠軍左右衝突，雖然着撻者無不斃命，奈將多士衆，終不肯退，乃認定東面，硬打硬出。何舟令將士隨着圍轉向東，冠軍乃指東打西，指南打北，見南邊兵將稍薄，便往南邊來突，打得橫直倒跌，無人敢攔，方衝出陣。常言等十餘裨將當路阻住，冠軍

數搥打退，俱入陣中，高聲喊罵。冠軍大怒，舉搥衝向馬兵多處，渾使如輪，由南到東，無人敢擋。天色將黑，始轉馬出陣，回到城邊，見門緊閉。金湯在譙樓上望見，喜道：「冠軍得勝歸來也！」楊善看道：「冠軍果然歸來也！」二人連忙下城，不待子直軍令，開開城門接入。大喜道：「此刻真是重生相見！」冠軍道：「今日幾爲敵人所算，若非賴林將軍所授飛丸，貽笑不小。」來到中營，子直接着道：「冠軍早晨憤憤而出，數遣探視。初言冠軍殺敵將，繼言衝入陣中；後言只聞鼓聲，不見出陣；又言鼓聲似敵人殺來之狀。直恐城池有失，故令閉門。楊善金湯請率衆出救，直與彼等言：『冠軍得來，即得來，不須汝等出接；若不能出陣，汝等前往，如蛾撲火。』彼等情切，上城去望，正望着了冠軍，渾身俱係跡血，這場大戰，足雪稽單二將軍折陣之恥。」冠軍道：「託國家洪福，全身歸營，不致辱國，殊爲甚幸。」答畢，仍回小帳，收拾不題。再說浮石方面見冠軍已去，鳴金收回殘兵，查點將士，信恆骨爲飛丸所傷，龍街左肩爲飛戟所傷，何舟右腕折斷，姜汁蔡欬，賴天鵬、花鵝、俞炖、宇文正、陶洵、潘岩、沈肇、施績、孔求、賀千里、邢樹、龔隆、山靜、古尙、馮欣、褚邕、魯泗、馮毓、葛炯、苗斗、華能、賴天鵬、史美、桑新、賴熬、丙瑣等俱經戰死，平修、遭馬踏斃。其餘裨偏死者四十員，受飛丸傷者五十二員，軍士死者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受傷者五千餘人。客卿令將死者入殮掩埋，傷者傳以靈丹，受飛丸嵌入骨者用鏢琛珠引出另治。這鏢琛珠，乃鏢魚目睛，氣能吸金，凡五金入骨，將珠於外引之，當卽突出。安頓已畢，西庶長道：「今次可謂大挫折矣！」客卿笑道：「子郵將到國中矣！不然，亦難立足於浮金。」西庶長道：「以單騎而擾惡陣，陷坑不能困，機關不能留，兵車不能傷，飛網不能伏，毀我巢軍，殺我名將，殘我雄軍，碎我整陣，勇過賁育遠矣。浮金島主自應愛如肝心，安得棄之，使到我國？又安得使之不能立足耶？先生所言，老夫莫解，願聞其詳。」客卿道：「亙古未有隻身入陣破陣者。今子郵之來，憤也；自單騎到後，那見再有將兵出城？子郵憤而戰，子直正欲其死，非彼等謀成。浮金島主受惑已深，如仍坦懷，安得而不授意出援乎？」西庶長道：「雖然，今日大勝，上下之疑釋，仍然魚水矣。」客卿道：「無說鄙譖，愬日前何至參商譖愬，既行，雖十勝徒增話柄。」西庶長道：

「選子郵爲冠軍，由於浮金島主。既數立奇功，今又大勝，此浮金島主所晝夜翹望者也。子直安能使之間離？」客卿道：「浮金老營去此二百餘里，鴛鴦兵權又在子直掌握，子郵親軍愛將，多爲羅鍾分開，已係孤人。大勝誰報與浮金島主得知，戰敗子郵或可暫安，今勝愈犯所忌，豈得安然乎？」西庶長笑道：「先生料事可謂審矣。子郵實係天才，如能迎入我國，老夫即可含笑入地，見先君矣。」客卿道：「不佞推演太乙國運，應昌浮金亦未可兼併，子郵終於同朝，考之時日亦不遠矣。今各事俱應佈置，預爲之備。」西庶長道：「請先生指使。」客卿道：「遵令。」乃飛檄滋榮平無累通明龍遜，各交副將權署關事，互相調任，准備候令。命龍街往調龍遜，并帶狼頭虎翼兵，同余祐余先二將往滋榮。龍街去訖，又令邢貫選柁公挽手，篙工招手各二名，軍士十名，仍用私徒裝束，購辦砂船，於獨鎖渡下三十里地名汊口停泊，只作販私待伴，日夜分班瞭望。有本國軍將來，即招呼上船，直放至小河口，進山河，遇敵自有兵將接應。邢貫得令，客卿再問周士道：「葫蘆卡獨鎖渡之間，有鎮市名曰虛中，又名東腰，爾可熟識。」周士道：「小人雖常往來，但鎮中各事，記憶不清。現有小旗扈搏，原係虛中鎮生長，趕牲口爲業，後被小人鳩合作東道主人，他即在東腰鎮開歇店，因私砂禁嚴，販賣者少，來投小人，蒙金將軍賞給名小旗，現在營內。欲知鎮事，須問扈搏。」客卿道：「汝可喚來。」周士出營領進扈搏叩頭。客卿問道：「爾在東腰鎮開過歇店麼？」扈搏道：「小人曾經開過，而今改業了。」客卿道：「共有幾多屋舍？」扈搏道：「門面係草房六間，中進三進，俱係四合瓦房，共二十間。後院頭口廠蓬十二間，鋪草房六大間，草房後猶有大竹園。」客卿喚鐵柱附耳吩咐，又與扈搏道：「爾同周士等前，去回來自有重賞。」扈搏領命前去。第二日，客卿令金城信恆查點各營軍士，現在神氣充壯，能戰者，共有若干人？二將軍行來報，道：「共四萬五千餘人。」次日，客卿令谷裕領兵三千，由雙眉塢入山谷藏伏，諜得浮金大兵行動，再過紺水洋，屯紮石城，接應。令龍遜烏剛領兵三千，由嶺內脚至魚腮塢，老蛟潭，逾筆床峯，於下埋伏，瞭望。蠅蚌渡爭戰則出救，應五日無聞，卽由金坑埠上船，由亂石島過洋，屯紮靖波城，接應。平無累令齊修何方樓領裨將十員，

帶五千人馬，於嶺下左邊下寨（原來齊修因金墉調去百結關防守疏懈，便掙開檻車，連夜越城逃回）令何舟何  
幹領裨將十員，帶五千人馬，於嶺下右邊下寨。令金城信恆領裨將二十員，帶一萬人於馬路口下寨。其餘兵將，隨  
西庶長守嶺。再說稽成受子直教了密話，到後營朝見浮金島主問道：「爾被擒去，如何得回？」稽成奏道：「小臣  
見單鳳受傷，舉斧自金城背上急砍，不防大斧被挑，小臣思奪他的刀，誤爲所擒。到嶺上時，西老兒勸降，小臣寧死  
不肯。西老兒怒叱道：『作速梟示！』旁邊坐有少年者，大約係甚麼客卿，說道：『且住，問他可與冠軍有交？』小臣  
因問前日有遺書事務，乃假應道：『與冠軍至交。』少年向西老兒道：『稽成既係冠軍交好，今若傷之，未免冠軍  
面上不好看，可放他回去幫助冠軍。』西老兒方合放還。郎福厚道：「這話未必真。」稽成道：「若不真，小將如  
何得脫？」浮金島主道：「可見冠軍麼？」稽成道：「昨日見冠軍批戰書云，來日單騎破陣，不知此刻若何？」郎福  
厚道：「一騎焉能破陣？定有他故。」島主道：「有甚麼他故，無非欲通言語，免本國軍士見聞耳。」郎福厚稽成齊  
道：「聖鑒遠出，臣等萬倍。」郎福厚道：「前日主上欲使將官調回錢銳，爲前鋒將軍，以抵冠軍之職。今稽成雖敗，  
然寧死不降，猶可將功折罪，請召回錢銳，即使稽成守芙蓉，庶前鋒有人，不致臨時紛亂。」島主點頭道：「寡人幾  
忘之。」乃授稽成兵符，往召錢銳。稽成謝恩而出，當有黃門官進奏道：「鴛鴦城子大夫報章到。」郎福厚接上拆  
開，島主看道：「冠軍果單騎出城，入彼陣矣。」過了兩個時辰，又有報章奏道：「冠軍入陣，只聞鼓聲不見出陣，未  
知係何道理？」半夜又有奏章報道：「已單騎回來，其中恐有緣故，請主上容鑒。」郎福厚道：「單人獨騎，於千軍  
萬馬中欲進便進，欲出便出，好易事也。」島主道：「兩下心照，假戰出入，何有阻礙？其鼓聲大震者，使我軍疑爲真  
戰也。單騎歸者，計較已定，歸來待時而發也。今留於前營，或裏應外合，將若之何？且再召回詰之，看他有甚變麼？言  
語支吾。」郎福厚道：「聖慮精微，非臣等能及萬一。有變悔之何及？」卽下詔召之。冠軍得詔，卽隨使來朝，奏道：「臣  
正在破賊，主上何故召回？」島主道：「寡人聞冠軍單騎破賊，心有所疑，無他意也。」冠軍道：「臣受厚恩，願以死



報豈惜身哉？雖然，必有讒臣在也。今兩軍相敵之時，內有讒臣，又安望有功乎？」島主道：「卿勿疑，此乃寡人一時不明之過也。卿且回，用心破賊，必不負卿也。」正想再行詢問下去，忽報雙龍有使臣到來，遂即中止。正是：任汝赤胆千日忠，一旦遭讒全般非。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酬知己剖腹表丹心 救良朋束腰擒白額

却說雙龍之北，屏風島南，玉帶洲對岸，有大沙一片，名廣漠洲。其上不產他物，惟長青草，質堅葉靱，四季皆青。海中有馬，常食息於此洲上，其足如鳥，背間有四翅，二翅不等，二翅者良，惟腮下有毛肉，渾身俱係鱗甲，其厚過於鱖鯉，而堅如銅鐵，刀斧莫能傷。登山陟嶺，超躍稍緩，渡水行沙，速倍於飛。然最難馴，斷韁食羈，至死不受繫絆。千百爲羣，行止眠食，皆隨老馬。老馬最淳，不能嚙草，惟食粟黍。欲得馬者，先以豆粟黍熟置於沙上，蹄跡多處，老馬尋到食時，就而繫之，羣駒盡受鞍勒。跨老馬渡水，羣馬皆從。不用時，釋放於沙洲，無駕牧之費，而獲馳負之用。雙龍邀劫他島，侵犯浮石浮金，皆恃此馬。雙龍島主姓童名體仁，與浮金約結議定，軍需辦齊，便令元帥鐵鶴帶領軍士裝料，往北沙收馬，令兄弟童深仁料理國事。鐵鶴往守五天，收得老馬十三匹，羣駒隨行，帶回查點，共計七千餘匹，俱加鞍轡，唧勒教習馴良，分爲三陣。使鐵鶴領馬軍三千爲前鋒，先渡海洋，登岸結陣，隨後童體仁自領馬軍二千，步軍五千爲中軍，令相國石犴領馬軍二千，步軍三千爲後陣，循環搬運，游渡過海，殺向浮石來。上岸便係新沙城，又名新岸城，守將廉能係國舅廉勇的堂兄。當時聞信，意欲挈眷連囊而走，副將趙世基諫道：「雙龍特騎而來，利於野戰，不利於攻打。今城內糧草有餘，兵將不缺，以理勢而論，均屬可守。如棄而走，彼騎疾追，安能保全？」廉能道：「吾原不知文書，未習弓馬，蒙國舅舍弟恩典，以此地方戶殷糧廣，事簡無差，實爲美缺，奏請授我此任。三年以來，除餽送之外，仍稍有積蓄。若兵圍日久，城中用度不敷，吾之所有，豈能保得？則三年辛苦，俱歸烏有。今車驟已駕，決意

行矣。二位年富力強，不似吾之衰弱，正當建功立名。他日平定，論敘守城，吾斷不分功賞。」說畢，以雙手掩耳，向後跑去。趙世基談古猶立堂上，待其出來再勸。忽見軍士報道：「廉大夫帶兵三千，護衛出西門去了。」二將大驚道：「城內只得三千兵，今俱帶去，只好以忠義鼓勵百姓。」乃親身勸諭衆民，分地派守。廉能出城，行得十餘里，後面鐵鶴探知追來，放馬衝突。兵將盡行竄逃，落下廉能并妻子女妓婢僮僕九十餘口，并貨五十車，百二十疋。鐵鶴綁起衆口，驅來新岸城下，喊道：「若獻城池，先以人口貨物爲酬，仍使二位將軍鎮守。」趙世基答道：「廉大夫不出，則爲城主，軍民將官，均遵號令。今既棄衆奔走，與軍民便無干涉，吾須與此城俱碎，欲降不可得也。」鐵鶴見計無用，將所獲解歸營內，議道：「新沙城高而堅，趙談二將守備，智略有餘，只合捨之而去，設營提防便了。」童體仁道：「彼恃城而守，安敢輕出先鋒之言是也。可將廉能父子妻妾分作三處以誘敵。」鐵鶴得令，將廉能檻於前營，妻子置於後營，妓妾置于中營。過新沙到古岸來。城內守將姓賀，名德，全副將苟新郎、費牛信、毛廣等同守。這古岸係東北大城，管轄二十三處糧餉。賀德之妻，乃廉能親妹，緣此降得美任。當下鐵鶴將廉能推到城下，如說新沙說法。賀德對衆道：「廉能既係國戚，有失救援，於廉妃面上不好看。莫若權且假降，得回廉大夫，另作計較。」牛信道：「不可，此乃敵人誘我之計。我降他，則踞城，我等同於廉能，焉得由自主張，另作計較乎？」忽聞屏風後喊道：「言此者可斬也。」只見轉出個婦人來，却係賀夫人廉氏。衆將趨前，牛信也隨衆施禮。夫人問賀德道：「爾這美缺，因何而得？我只有這個哥哥，今不救援，或有死亡，叫我再從何處得哥哥來？雖失此城，亦無關緊要。」賀德道：「夫人所論是也。」牛信忿然道：「國朝城池，豈可緣降將而輕送與敵？人小將寧死不從。」廉夫人道：「爾既爲將，自能力戰奪回，如無武藝，休開鳥口。」苟新問道：「將軍可能出戰？」牛信道：「爲將不能戰，難道單受俸祿麼？」賀德道：「將軍若奪得廉大夫全家回城，我自代向夫人說，陞官添祿。」牛信道：「誰要添祿？陞官只要銷得主上平日恩養罷了。」憤憤出衙，提鞭跨馬，開門出城。鐵鶴列陣在前，見牛信殺來，令副將白鵬接戰。白鵬使兩口鋼刀，

驟馬迎上。牛信揮鞭，鬪到五合，賣個破綻，使鞭虛蓋下去。白鵬旋身得空，飛速將雙刀從中劈入。牛信提鞭從旁挑起，正中雙腕，刀落於地。白鵬欲走，轉馬不及，遭牛信鋼鞭擊下，將項打折，死於非命。鐵鷄大驚道：「浮石那有五合，便殺我驍將之人！」飛使雙過，驟馬接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元鳳挺鎗衝來幫助，牛信想戰不下鐵鷄，又有將到，料難取勝，架過便走。元鳳不捨，加緊趕追，牛信將到吊橋，見來得近切，左手擎着雙鞭，右手向懷中取得金團，從左脅下發出。元鳳連忙躲閃，已中鼻梁，翻身落地。鐵鷄望得大怒道：「何物匹夫，傷吾兩員副將！」加鞭趕來，牛信已到濠邊，見門緊閉，連喊開城。苟新憑女牆問道：「廉大夫全家可曾奪回？」牛信道：「未曾。」苟新道：「既未奪回，又殺彼愛將，必至加怒而傷廉國舅，使賀大夫如何對夫人？此各誰任？今大衆家室盡在城內，俱願獻降。將軍妻子不在此地，請尋他路建功罷。」牛信道：「汝等不見廉能樣子麼？」郎費道：「廉國舅是逃而被獲，今我等是誠心歸降，豈可同言而語？」牛信聽得氣塞胸膛，鐵鷄又經追到，乃使鞭殺回。戰有十餘合，料不能勝，復虛擊雙鞭，見西邊軍馬不多，即衝往東方去，突圍而出。而有四十餘里，馬步遲緩，腹中亦饑，望有村莊，思量借食借料。及行人那村莊，却見屍橫滿路，雞犬無聲。正在棲慘之際，忽有大隊車馬衝到，爲頭將官名喚烏鵬，看見牛信持矛便刺，牛信正沒好氣，舞鞭鬪住，退出村莊。烏鵬只道牛信武藝抵敵，見着破綻，飛矛槍入，牛信隔開，使鞭橫飛擊去，打傷左額，目珠突出，接着又收回絲絛，趕上加鞭，結果性命。後面童體仁軍到，見傷了烏鵬，怒揮雙斧欲來。牛信提鞭再戰，四面俱係雙龍兵將，腹餒力竭，倒下馬來，正遭童體仁劈死。可憐好員忠心勇將，斃於非命。童體仁領兵前進，鐵鷄飛報，已得古岸。童體仁馳到，賀德等出城頂香跪迎。童體仁下騎扶道：「寡人斷不失信，必令你們親眷完聚。」賀德等稱謝，石犴後軍亦到，隨着進城，令將廉能放出，交與賀德。問道：「此去到柘磊關，都係大夫管轄麼？」賀德道：「管轄止於柘藤林之東，柘磊關，柘藤林，即屬烏楓嶺管轄。」童體仁道：「這裏到柘藤林，有幾座城池，可須用兵？」賀德道：「此去有三座城池，乃東岡、中岡、西岡三邑。東西二岡，俱係下官保舉的人，呼之即至。中岡守將名喚蘇于，性情

古板，須要用兵。」石犴道：「一也不須用兵，可將兵符調蘇于來此救應，使將埋伏半路，待彼出時，先敗其軍，城中無主，蔑不破矣。」童體仁大喜。賀德慌將兵符交出，石犴使郎費持往中岡，令鐵鶴率兵士伏於東岡兩旁。却說中岡守將蘇于，接到兵符，又是郎費送來，如何不信？留兵五百，令副將信定守城，自點馬兵五百，步兵五百，趕奔救應。行出東岡，只見石邊塢內，兵馬衝來。蘇于領騎迎敵，左邊又有大隊殺到。後面步軍，那裏抵當得住，盡被蹂躪。蘇于揮刀便砍，鐵鶴迎上，鬪有十合，雙鎗將蘇于打落塵埃，引兵直到中岡招降。信定審看鐵鶴，暗使弩箭，正中坐騎，左目立即倒地。鐵鶴怒道：「無馬就不能破麼？」舉步飛舞，雙鎗見城約高二丈，有奇，搥既使行，借勢躍上女牆，擊死信定。郎費就開門納兵。次日鐵鶴到柘籐林，又名秋柘林，與古文峯寨之柘磊關，俱係大小鵝卵石隙內長成柘樹，秋籐當下鐵鶴見有兵在林內把守，再看延袤數十里，秋籐繞裏，柘樹結成深林，係步兵之利地，不便於騎。令軍士退回十里屯紮營寨，飛報中軍。童體仁先接東西二岡投降報，又接中岡殺將得城之報，使苟新守東岡，原守施懷守西岡，郎費毛廣同守中岡。後接鐵鶴屯紮秋柘林之報，乃連夜修書，差將官喜達報與浮金島主，再將所得廉能賀德私囊，使牙將林堅帶五百騎，駝回雙龍，令將北沙之馬，盡行收來備用，并把廉賀夫婦四人帶回，擇使安置，子女妓妾，留於軍中不題。却說喜達扮作平人，日夜兼行，來到獨鎖渡營前，投進國書。牙將送入浮金島主看畢，召遼營詢問。喜達朝畢，詳細奏上。浮金島主大喜，賜宴，隨即修書賞賚，遣回，便問郎福厚道：「前日天印報來，已抵猿啼峽，今雙龍又至秋柘林，而大兵反阻於此，倘二處有先到黃雲城者，本國豈不爲其所笑？」郎福厚道：「待錢銳受任，催其速攻，感恩發奮，應無不盡力也。主上欲命白額虎召冠軍來營，因雙龍使到中止，今可召否？」浮金島主道：「孤正忘了，可速去召回。」白額虎領命往前營。次日與冠軍同到浮金島，主命入冠軍進營朝罷。島主道：「可曾獲着金城？」冠軍奏道：「前日陣上，正欲捉取，爲他將纏住，致被走脫。」島主道：「可曾拏得他將？」冠軍道：「臨陣只顧斬殺，不暇生擒。」島主道：「共得若干首級？」冠軍道：「擊斃名將數十員，軍士不計其數，首級未及割回。」

郎福厚在旁冷笑。島主道：「全無證據，憑何誌功？」冠軍道：「殺敵乃爲將之常，安敢居功？」島主道：「公事如此，冠軍私事可曾議定？」冠軍道：「甚麼私事？臣愚不知。」島主道：「前日來書。」冠軍道：「前書係敵反問，願主上詳察。」島主悻悻道：「我再不信，將來連浮金亦難姓田矣。」冠軍道：「主上何出此言？」郎福厚接道：「並非主上多疑，已往根由，俱不得知。自書露後，疑竇隙開，昨復單身破陣，非恐信息敗露，自往面議而何？」島主道：「寡人相待不薄，如何遽爾負心？」冠軍笑道：「此非口舌所能明也。」乃復行朝禮，謝恩道：「願主上福壽無疆。」又向東南三揖，呼道：「燭相國，知己恩相不及面別了。」然後除冠，卸袍，向西稽首，哭道：「太祖世宗，指揮哥哥，韓速借兵復仇報國之志，尙未得成，又誤處於不可回中華之島，生亦無益，願相從於地下。」拜罷大哭，起身收淚，對郎福厚道：「願大夫善事主上，莫似不佞，有始無終。」言畢，乃解衣袒腹，含笑對島主道：「請視臣心。」說罷，引佩刀當中劃下，棄刀兩手，將肚皮扳開，腸胃滑滑滾滾，隨後一顆赤心，露於胸口，仰後倒地。旁邊太醫國萬年忍不住道：「看這情形，豈係叛逆者？夫敵在前，何處再得如此良將？」島主含愧道：「寡人生疑太重，失此股肱，誠爲可惜。」太醫道：「猶可治也。」島主道：「卿卽速治。」太醫使取藥囊，并將睡褥去絮，用麥麩納入其中。島主道：「如何無血？」太醫道：「怒極擁於肝經凝住，故無血出。若經溢流，則莫能止，便不可救矣。」藥物取至，先用凝血散搽肚皮刀口，扶上麥麩褥子，使人四角執定，緩抖，再用藥醋輕洒腹上，腸漸次收入。只見二將闖入，除冠頓首道：「舊充瀾瀾城守將楊善，舊充青草城守將金湯，昧死朝見，願吾主千歲千歲。」郎福厚叱道：「汝等俱係逆臣，羽黨擅敢闖入，意欲何爲？」金湯立起，指福郎厚道：「汝係負國的邪臣，誤國的好賊，謀殺良將，還罵誰爲逆黨？」郎福厚叱兩邊侍衛道：「速擊二賊！」侍衛齊上，楊善立起道：「諸位將軍，請問爾等係國家心膂，還係郎姓家人？我們人來，原係求死的。然冠軍之忠勇，諸位皆知，安可令其死得不明不白？是以特爲代辯清楚。今主上未曾發命，而郎賊叱擊，是無君也。郎賊奸臣無君，自遭天譴，諸位奈何隨之，目無君上？」衆侍衛聽了，視島主無言，俱退下去。金湯道：「冠

軍軍政最寬而極嚴。鴛鴦百姓樵採，盡走東門；只有交戰出兵，西門方開；內外穿梭巡邏，譙樓瞭望兵士；晝夜不斷，外人安得入來？安得有書遺下？此係子賊串成奸計，造作偽書可知。若誣謀叛，更屬荒唐。昔在聚囊山擒住諸猛將，長驅直入，都誰能阻截？乃拒而不攻，開燭相國片言，即隨歸國。果有異心，不於彼時肆志，而乃於名分既定之後，謀叛乎？此皆明白易見，非深隱難知者。冠軍今日死，敵兵明日到矣。冠軍心事不明，剖腹以表。今臣既代冠軍表明忠勇，然於君前無狀，法所當誅。乃拾起遺刀，向頸項橫勒，持刀跼住不仆。島主道：「烈士也！」與楊善道：「汝勿如此！」楊善奏道：「冠軍未畢，臣何敢死？」須臾金湯血溢淋漓滿地。島主問太醫道：「可能救否？」太醫視道：「可救。」扶臥下來，用凝血敷散，定血不滲溢；又用鷄皮加藥捆好。再來視冠軍，腸已收盡。島主道：「寡人有珍貝象皮散，敷之可不須縫。」太醫道：「烈士可用，冠軍不可用。冠軍乃怒極而剖，氣仍結而未散，不縫恐舒發振裂，則莫能治。烈士滿腔義憤，俱已暢吐，心無鬱結，則其氣順，故無回怒，是以可用。」乃取法製桑白皮藥線，將兩邊縫合，再敷珍貝象皮散，復選兇革裘束住，牛筋繫緊，奏道：「五日不可移動，五日後不可聞金鼓聲，靜養四十九天，神完氣旺矣。」島主道：「待五天後保護回國，方免金鼓之聲。」楊善謝恩道：「蒙主上愛恤如此，冠軍雖死，亦無憾也。再臣看此刻事勢，危如壘卵，願速爲防備。」島主道：「今使錢銳權爲先鋒，羅鍾犄角，可以無虞。」楊善道：「所虞正在此耳。子直同三人皆係蚤緣而進，閒時承順，伺候顏色，則似有才，使臨大事，何能實濟，必至敗壞。羅鍾所領將士，皆冠軍所練，應急收入前營，猶可抵敵二三。」島主允奏，差任環宗旋召回羅多材，鍾受祿兩處軍馬歸前鋒營。再說第三日，金湯已經平復，冠軍猶是惛惛沉沉。島主問道：「如此情形，係何道理？」太醫道：「冠軍勇烈無比，恐其轉動，不耐久臥。臣前飲以惛神酥筋散，故若疲困，待調治到四十九天，藥性解去，自然精明。」島主道：「使何人護送歸國？」楊善金湯道：「小臣二人送去。」太醫道：「金將軍傷雖完全，只能飲粥，猶不得煩勞。楊將軍可以護送。」島主道：「相國今到本章，再三言書是反間，切勿妄信，以傷股肱。前日剖腸，自然相國聞知。若不使適當人員，先爲說

明則相國必致急壞，又要絮絮叨叨不肯休也。今使楊善往相國處報信，使金湯回鴛鴦城養病；三日後再使白額虎帶壯健五十名，服侍冠軍歸國。」各八奉命不題。却說裨將任環奉命起身，次日到瀾鵲城外，撞見羅多材宣島主命，召其領軍兼行，趕回前營。羅多材接受畢，問有何事，恁的急切？」任環道：「冠軍氣憤，破腹而死。今調錢銳作先鋒，楊善奏錢銳不知兵法；二位大夫所領將士，皆冠軍親自揀練，應速召回前營，防備強敵。是以主上使小將來召大夫，使宗旋召鍾大夫，可速趕回前營，小將復命去也。」羅多材挽手道：「末將猶有俗務未了，屈將軍緩住二天。」任環道：「主上待復命，刻不容緩，誰敢逗留，干欺君之咎？」羅多材道：「鵲鷺營管轄多邑，庫藏充盈。前破得時，查開細冊，尙未齊全。多材到日，俱令更改復造，頗有餘羨。將軍跋涉勞苦，多材亦應盡情。」任環道：「爲大夫勉強半天，來日必須復命，可作速辦理。」多材乃帶家丁進城，任環在外營安歇。次日見多材不到於營中散步，看見柳詠，問道：「爾可姓柳？」柳詠向前打恭道：「正係柳詠。昔年曾蒙教訓，至今感佩不忘。」任環答禮道：「果然係柳生，今受冠軍親教，定然武藝高強。」原來任環係個教習出身，柳詠曾拜爲師，當下答道：「雖蒙冠軍訓誨，奈秉性愚蠢，有鼯鼠飲河之嘆。敢問昨與羅大夫所言，死者係誰？」任環道：「就係冠軍。可惜好個大豪傑！」柳詠與任環問答，諸將士在下靜聽，聞得死者就係冠軍，不待柳詠再問，俱湧上來道：「真的麼？怎樣死法？」任環道：「係氣憤莫伸，剖腹而死。昨日親目所親，怎麼不真？」衆將推胸頓足，慟哭號天。秦吉含淚道：「此事皆由於郎子商串讒死。今我等先到鴛鴦城，斬子直之首，再往獨鎖渡，殺郎福厚。」龔奎道：「不可，似此舉動，冠軍之名，俱被帶累矣。冠軍平日教化之謂何，而乃稱兵擅殺耶？」衆將道：「龔大校所言，雖是，今羅多材剝削百姓，侵奪庫藏，烏可隨之同受唾罵？冠軍已故，奸臣在位，誰能保全？况以冠軍之勳，尙遭屈死，我等安足道乎？」龔奎道：「清君側固不可，而與鄙夫同事亦不能，莫若各散歸田，以脫罪陷。」衆將道：「龔大校之言是也。我等帶着餼糧，取路還家罷。」同時收拾，將輜重等件去下，向任環打一恭，頃刻散去。羅多材收拾齊全，催着物件同瀾鵲大夫郎紫出城，見個空營，并

無將士，怒道：「我不在此，都往那裏去了？」任環將情節說知，羅多材氣得眼白目瞪。任環道：「事可辦齊，小將不能再待了。」多材道：「且請稍緩。這班逃散將士，到營務須奏明主上，盡行捕來梟示。」與郎紫道：「煩大夫代僱車二百輛，夫役八百名，立時俱要起程。」郎紫道：「大夫之事，就係家叔之事，敢不遵命？」這郎紫係郎福厚之姪，當時進城傳喚夫頭，即刻辦車三百乘，夫役一千二百名。車頭稟道：「即刻辦集不及。」郎紫大怒，叱令重責五十車頭，叩頭求饒。兩邊衙役如凶神般，那出分說，拖下打到三十棍，不聞聲息。視之已經死了。郎紫令用揭竿挑于城外，示衆，使車夫知警。又喚車頭夥計上來，吩咐立刻要齊。夥計稟道：「天色過中，拘集也難起行。明早齊全動身上路，包不誤事。」郎紫道：「必須此刻齊集，明晨發軔。」夥計稟道：「立刻要齊，只有加高工價，否則再打死百十個車頭，徒然耽誤工夫，也于事無益。」郎紫道：「爾加若干就是，何必多稟！」夥計下去，加半倍車值，使人分頭招召。兩個時辰，俱陸續齊集營前，將公私物件分派裝畢，黃昏散去。次早齊來，多材叱令起行。衆車夫道：「五更趕到腹中，猶未及食。此去車重行遲，往返必要五天，家中俱須安頓，請將工價付清，以便趕辦。」多材怒道：「我行過若干城邑，那處不係差派？此地要起價來，豈非反了？」郎紫命左右將先開口的重打左右動手，棍下無情，碰破頭額，角血流滿臉，衆車嗟怨冤。內有一個名喚楊初，見衆人憤怒，便揚臂大聲道：「本城一千二百人聽着我等原係浮石軍民，因城被破，家室俱在于此，所以暫時歸服。况冠軍不但威重，而且惠溥，待百姓有恩無怨。想郎紫來到幾時，今日差明日派，百姓貧者怨，富者恨。茲因辦事稍遲，則杖斃揭屍，不發工價，反打得傷損血流。衆人家口嗷嗷，何能拐腹爲奸臣辦私？今去係餓死，不去係打死，進退可謂無門。諸位，這話可是不？」大衆齊聲道：「是是請示活路，俱願聽從。」楊初道：「如今強兵猛將俱散，眼見浮金萬難久留。我們先將兩個民賊綁起，着五百人護送往雲平嶺西庶長古客卿處請功，餘者同百姓守城，將車輛貨物糧餉收入，當作用度不好麼？」大衆應道：「極好！我們先把這些狐假虎威，助奸害民的衙役家丁打死，再綁二賊。」羅多材、郎紫始聽楊初所言，猶呼叱禁止，却無人睬。



他及聽得綁送雲平嶺，見勢不好，便想走路。衆人圍住，那裏得出？任環掣刀欲砍衝圍，楊初道：「任將軍，爾與我們仇怨全無，同來的人俱請帶回。」任環乃呼親隨同去。羅郎正在着急之際，大衆齊聲動手，將百餘家丁衙役，打得糜爛。羅多材跪下叩頭道：「願將辛苦所得百餘車寶貨獻上，求饒狗命。」楊初道：「百姓寶貨，送給大夫，可買得命。大夫所有寶貨，原係我們百姓的，今只算還我們，歸償舊主，却買不得命。」呼道：「兄弟們，可動手！」衆人應聲，爭來將羅多材，紫冠履衣裳剝下，只有褲子不脫，與草繩綁跪于車上。楊初喚車頭夥計道：「爾姓甚名誰？」答道：「姓周名助。」楊初道：「周助，爾同五百人速解二賊同符印往雲平嶺。今任環回營，定有大兵前來，快請客卿發軍遣將守城應敵。」周助領命，同衆造飯，食畢，起解羅郎往雲平嶺。楊初使衆人將車輛盡行推入城中，豎起浮石旗號，閉門以守。周助行過半日，望見嶺下有營，便令諸人緩行，自己放步前進。遇見數騎衝到，擒住帶走。又聞營內鼓聲驟起，軍將如噴出迎。一個少年將官抱着雙鎗，勒住馬道：「問他係何等？人後面有多少夥伴？」巡騎擒到跟前，捺跪下去。將官道：「令起來說。」周助躬身說明緣由，將左衛驍騎將軍符印呈上。將官令巡騎道：「可將車上綁的取來，令衆回城候賞。」巡騎飛往分付衆車夫，解下羅多材，紫冠履交代而歸。馮灑巡騎牽着，隨將官帶周助入營帳內，坐有將軍，略問幾句，復令上嶺。這將官乃係何皞，上嶺進營參見畢，西庶長問道：「外邊係甚麼人？」何皞稟道：「係馮灑，馮灑城百姓周助，擒解浮金左衛驍騎將軍羅多材，城守大夫郎紫前來報功。」西庶長令入衛士挾之而進。周助叩頭，將韓速軍激怒，剖腹而亡，及先調羅多材到鷺鷥等處分巡，龔奎等散去。多材要車，郎紫揭車頭之屍，不發工價，打傷衆人。楊初激憤，放去任環，毆斃衙役及跟隨，綁得兩賊，特此送來，請遣將發兵守城的話，細細陳訴。西庶長道：「客卿言子，郵難以立足，今果然矣。可惜了好個英雄，老夫沒福，不能相會。」客卿道：「還不妨事，不佞看東邊將星光微而斂，推算子，郵壽祿猶未可量，請放寬心。」西庶長道：「鄙意欲使信恆取鷺鷥，何舟取芙蓉，穆新已愈，令取青草，金城守馮灑，齊修曾有善政于鷺鷥，可取鷺鷥諸要害。大城既得，其餘州邑可漸次而收，不知

高見以爲何如？」客卿道：「庶長所論穩而遲，不佞視彼國無良將，可以險而求速。」西庶長道：「客卿妙策，自然出老夫之上，請發遣可也。」客卿乃取封函，令偏將衛仁星夜持住通明關，交平無累開拆，又將浮金兵符，飛頒龍遜。再令金戊帶裨將四員，領兵二千，由水蛇渡潛入石鼠谷，到百結關右帶星峯下，白鹿岩邊，分佈埋伏，探得動靜，則展旗揚兵，放炮以驚之。令樊理同白交甘淡，往水蛇渡夾寨，帶兵五百，于葫蘆卡邊，獵子洞山間埋伏。冠軍重傷，必先回國，可瞭探清楚，出軍搶奪，如得冠軍，則趕赴河口，將人交與邢貫，再雇船出洋，上溯交渡津，須隱而不露，連夜襲取品字城，只須得一，堅守以破其胆，自有兵接應。三將得令去訖，乃令何舟同神將余無能，拔寨過溫栢河，於古樹岡屯紮，令信恆拔寨前進，于鴛鴦城東左畔，蓮蓬墩下寨，令周助齋符加楊初爲下大夫，守瀾瀾，周助爲副。又令山盈近前耳語，山盈點頭領命而去。發付已畢，自帶將官十員，狼頭虎翼兵五百名告別，往信恆營內駐紮。西庶長問道：「今有兵而不取城，却使屯紮于野，楊初本係小卒，客卿并無半面，驟授下大夫之職，而令爲守，皆老夫所未解。」客卿道：「今城多兵少，攻則死傷不免，今置于要地而驚恐之，彼無戰心，內自生變。楊初雖素微賤，觀其言動，似可任託。况浮金各處，近日皆以剝削難受，民窮士怨，特賞楊初以勵其餘，諸城必多效之而起者，是用一人，勝於數萬士師也。子郵先後共練兵士二萬有餘，百十員將校，今雖兵散五千，將失其半，猶多能戰者。今不佞純用攻心之法，使彼自亂，諸險可不攻而復也。」西庶長道：「果然看得透，拏得穩，國運應昌，可喜可喜。請先生起馬，老夫坐聽好消息也。」不說客卿帶選鋒士卒，往信恆營內，再說浮金島主三日後命白額虎，保護冠軍回國。太醫將應用藥物，各就各包，標明逐時挨服湯飲等項，交付白額虎收清。又使辦細軟與選壯健收拾，次早起程。這白額虎原與柏彪貼親，蚤緣陞至裨將。柏彪夫婦遠竄，大失倚靠，恨冠軍入骨。今差彼護送，又受郎福厚分付，便思乘機代柏彪父子報仇，以結郎大夫之歡。當日過獨鎖渡，凡冠軍要茶不與茶，要湯不與湯。來到東腰鎮，壯健稟道：「過此鎮要到百結關下，方有食買，請在此打尖罷。」白額虎道：「我不饑，爾們速吃速行。」壯健齊打中伙，店主出迎道：

知將軍歇馬，早爲備下潔樽席面，名茶醇酒，精美葷素菜餚，請賂坐坐，以表寸誠，敬待諸位將爺好飽餐踐行。」白額虎見店主殷勤，又見入坐衆軍健，俱于兩旁飲食。店主捧上名茶，白額虎取出雙箸，於盃內三攪再飲。店主自出牽馬，往後槽餵料。白額虎叱道：「不必！」店主見聲色不好，忙止住道：「可放些水！」白額虎道：「也不必！」店主仍繫蓬內，回到廚邊照應，自捧菜盤呈上。白額虎用筋翻攪再食。原來此筵產于黃華島，長葉修本，每根兩枝，枯時收以爲筴，其堅如鐵，遇毒到軟。白額虎於柏彪處得來。今恐路中有人暗算，故用之先攪而後飲食。當時持蓋，忽然見店主怒叱下人道：「有貴人在此，如何不潔樽，如此穢臭，快焚盤香來！」只見裏面捧着火盤，羽騰裊裊四器，將烟布散。衆軍停箸迎嗅。白額虎喊道：「好大胆！」掩鼻奔出上騎，欲回獨鎖渡，見個大漢從巷內轉出，手持鋼鞭，喊道：「那裏走？」白額虎帶轉馬頭，加鞭往葫蘆卡逃走。那大漢追趕不上，始行站往，心中好生疑惑。只見路旁有幾個軍士，是本國章號，牽着馬，在澗邊放水。白額虎問道：「過來西邊，係甚地名？」軍士道：「我們浮金軍士在此放馬，將軍是誰？」白額虎道：「我乃浮金大將白額虎是也。那西邊一帶，係甚地名？」軍士道：「西去地名白虎塢，葫蘆卡。」白額虎道：「到獨鎖渡要走那邊？」答道：「雖走白虎塢，望西去便是。」說畢，放馬而去。白額虎加鞭而走。正走間，右邊一將攔住去路，正欲交鋒，左邊一將又到。白額虎自知難敵，打馬加鞭而走。二將追趕廿餘里，收兵而回。却說白額虎併命而逃，回頭見追兵甚遠，並無動靜，遂緩緩而行。一路想道：「此處到獨鎖渡，不知有多少路。天色將晚，且到人家借宿。」於是打馬快行，前面見一古廟，下馬進看，並無人住。桌上灰土有半寸多厚，肚中又飢。正在無法之際，忽聽得廟後有人說話之聲，即輕身至廟後觀看，却原亦是三個小賊，在那裏吃飯。白額虎大叫道：「爾等在此做得好事！」三人大驚，起身欲走，見是一人，不以爲意，遂答道：「爾欲何爲？」白額虎大怒，拔刀便斫。一人應手而倒，二人如飛逃去。白額虎將餘飯吃了，便坐到天明上馬，自想道：「昨日小軍說，要過白虎塢，不知那處有伏兵否？」正走間，山塢內一聲鼓响，一股兵馬殺出，見是浮石字號，心內吃驚，不防背後流星鎗，將馬脚打

折，即要跌倒。白額虎趨勢翻身立定，肩又着一鎗。接得鐵練，彼此爭奪。塢內將官已經衝到，兩把鉤鏢鎗齊上，攔隔不及，腿上中鉤，被拖落地，軍士上前綁起。原來虛中鎮店主，便是扈搏，巷內趕來大漢，便是鐵柱，塢內兩個使鉤連鎗的，便是白交，樊理，使流星鎗誘入的，便是甘淡。當時擒住白額虎，白交問甘淡道：「探得冠軍若何？」甘淡道：「這是護送冠軍的將官，名喚白額虎，行到東腰鎮，被人使毒烟迷住，冠軍不知若何？」白交道：「這定係客卿埋伏的，我們且解這廝到鎮上看確否？」樊理道：「是。」三將帶軍士出塢，來到虛中鎮，戶閉門關，并無人影。白交查清店面，命破而入，內有數十壯健，東倒西歪，睡于地上。白交出門察看，不見形跡。聞西南邊，有喊殺聲音，同樊理加鞭向前，轉過莊子，見許多人叢聚而鬪，料係邢貫，喊道：「邢將軍，樊理等到也。」一雙槍分左右挑撥，敵軍紛紛落馬，殺入裏面，不見邢貫，却係鐵柱率兵，盡力格鬪。白交大呼道：「鐵將軍，大軍到也。」敵將聞呼，手中略鬆，爲鐵柱加鞭打死。白交樊理又挑倒數人，後面甘淡領軍士亦俱趕到。浮金兵將四散奔逃，樊理甘淡隨着趕殺。白交下馬問道：「鐵將軍可曾奪得冠軍？」鐵柱道：「自店中熏到衆人，偏那護送的烏將官狡猾，追擊不及。我們即令抬軟輿趕尋，不期浮金游軍自後追來。馬強人壯，恐被人奪，令扈搏先送上船，我抵死攔住。若非三位將軍來得快，幾喪性命，可同上船看看。」白交道：「護送的將官名白額虎，現擒在此，請帶回國。我們仍奉有令出洋，不奉陪了。」鐵柱道：「出洋亦須船隻，今莫分散，回到汶口看看，順便雇用，豈不更好？」樊理甘淡亦俱回來，仍同鐵柱到汶口，只見船隻紛紛開過對岸，鐵柱招呼，有隻中號航舫搖將過來，頭上站着邢貫。鐵柱道：「幸得三位將軍齊到，殺散敵兵。」邢貫道：「客卿安頓不差，末將先令扈搏送冠軍到船上，便放於下汶口，看守動靜。我們此船係另雇者。」白交問道：「此處有得僱麼？」邢貫道：「對岸要多少，俱係同行熟的，因近日郎大夫添設關口，衆戶聚此商量包利免關。」鐵柱道：「既有包利，何必免關？」邢貫道：「將軍不知正稅易辦，胥役無厭，却係包的好。」樊理道：「鐵將軍緣何在這裏？」鐵柱道：「奉命邀截，只道敵將走了，不料三位將軍擒獲在此。」白交向邢貫道：「邢將軍煩代

僱十號洋艦，上交渡津；該值若干，如數給發。」邢貫道：「不須多值。他們雖係浮金商船，今見關役狐假虎威，勒索加稅，利息無全，心恨郎賊，俱咀咒待他兵敗，好作生涯。」白交道：「如常給他。」邢貫用手連招，諸船齊放過來。邢貫僱定十隻，衆軍搬畢，鐵柱令放到汶口，扈搏等却纜于口外。鐵柱邢貫并將白額虎抬過，捺入船底，一齊放行。次日到蜒蚰渡，白交樊理甘淡別了，仍往下放。鐵柱邢貫便過蜒蚰渡。這渡兩邊，俱係大石，中間雖有丈餘闊的溝，下面却有無數石埂，常攔船底。凡載稍重，則須將貨物盡搬於後船，船頭高起，過了石埂，復將貨物搬於前面，將頭壓低，船尾方得過來。如此數十次，始出石埂，令裝的人各自行動，不須搬移，半個時辰，也就過了。原來此河自發源起，至亂石島，迤邐數千里，中間俱有石埂不斷，其堅過鋼鐵，或聚或散，磊磊相連。上流河窄，可渡之處猶多。自老鶴城下，只有三處缺陷可渡，上係永蛇渡，中係獨鎖渡，下係蜒蚰渡，各相去四五百里。除此三處，餘俱隔着石埂，直到洋口。凡欲渡之處，石埂兩邊各設船隻，須作兩節過。鐵柱等到蜒蚰渡，西將搶來的行李囊箱開看，見內中有珍有貝，又有數十包子，俱標看日時。鐵柱不識，邢貫道：「問船底這廝便知。」軍士揭開艙板，取起白額虎，鐵柱叱道：「爾這廝個些紙包，係那裏詐來者？」白額虎道：「乃太醫交付，逐日逐時調治冠軍的。」邢貫檢道：「昨夜今早如何不用？」白額虎道：「失記了。」邢貫見包上面俱註着養煎引用之法，忙令軍士攢火，指白額虎道：「爾這廝鳥，險些害我性命！」鐵柱問道：「怎麼講？」邢貫道：「客卿有令，冠軍若有失調，推小將是問，以軍法從事。」扈搏道：「定因他想殺害冠軍，病養好了，緩緩處治。」鐵柱道：「大約是的。」談談說說，不覺放下三百餘里。梢公道：「進口了。」將船灣下，取出篙子，裝起檣槳。鐵柱令軍士內未受傷者，分作三班，幫添換緯。水急人多，逆行不覺其緩。扈搏道：「明天日中時，即可到關。」邢貫道：「似此方免違限。」次早正趕前行，只見上流數船衝下，用撓鉤搭住，喊道：「得了也！」鐵柱邢貫扈搏各攜兵器，奔出艙來。正是功成趕奔回關急，路遇邀攔迎闖忙。不知勝負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紆雄兵兩途襲敵 燔巨艦單艇擒酋

話說三將出艙，扈搏當先跳上來船，揮鞭叫打。忽聞呼道：「扈搏不可造次。」鐵柱看對面說話的，却係衛仁，連慌喊道：「莫動手！莫動手！」扈搏縮回道：「幾乎傷了自家。」衛仁道：「小將奉令同平將軍來此守候，將軍可曾成功？」鐵柱道：「倣倣未誤，平將軍可係擒牛市守滋榮關，諱無累？」衛仁道：「正是。」刑貫道：「客卿令進萬珂河，說有接應，原來係令將軍埋伏于這裏。」衛仁道：「又奉密諭，平將軍在後見面便悉。」扈搏翹足望道：「到也到也。」鐵柱看時，數道桅桿，自崖邊轉下一剎那間，全船俱見。平無累在篷下問道：「衛將軍，那位可係鐵將軍？」鐵柱道：「平將軍，鐵柱在此迎接。」平無累道：「特來聽將軍之教。」船到過來，施禮畢，問清成功擒將的，遂即東裝整軍，乘船而行。次日將近亂石島，驀地狂風大作，驚濤拍上船來，幸而臨近有一小港灣，如天然的遮篷，可以躲避，遂即泊下。第三日風平始出。至亂石島，乃係無數方回斜直石塊，高低出沒，或密或疏，船在隙中挽行，船底盡係石聲。直到傍晚，纔過一半，忽見有個大岡，草木茂盛，高不足三丈，上面似有營寨遺址。鐵柱問道：「此處有房屋居人麼？」衆兵士無知者，老梢公到前答道：「昔年浮金有正副將官二員，領五百軍士在此戍守。至當今島主言其徒糜糧餉，盡行裁去。後有強徒在此截劫，浮金派兵剿滅，毀去營寨，是以有此遺址。」鐵柱道：「若是岡上設兵，小船萬不能過，我等只好回去。」平無累道：「恐未必得平安回去。足見先賢制度不差，後人因已管見而輕變，更必致敗事。」鐵柱道：「此處比獨鎖渡更險，今尙得過，浮金不定平也。」平無累道：「燭隱治國，未可輕議。我等惟見可而進，見不可則止耳。行過大岡住下，次日清晨開船，又是石碑岩峯，縱橫橫橫，備極萬狀。行過大半天，方得出口。望見浮金境界，臨涯有座高城，築在無際懸崖之上，有數十級石塔，夾城臨涯峙立，雖非天險，却也極難進攻。平

無累知係澄波城，令船停航，向鐵柱道：「將軍可停泊於此，待無累領兵，帶着玉砂，先行過去，彼自不疑，可即進城，以便乘機發作。如將軍見有火光，須僱船行至城旁，無累自奪門進兵也。」鐵柱依令，平無累船到岸泊下，巡軍查係玉砂，取得規例而去，牙行前來迎接。平無累帶得十餘親軍，裝作同夥，進城到行。安頓之後，平無累借事出外，將沿路週圍望過，返寓前後又看清楚，乃同家人晚餐歇宿。約半夜時候，口稱腹痛，持燈後苑登廁，到柴堆邊，爬上去，往外張望，却全不見形影。乃將藥件安置，點着導火線，仍回房中，一齊裝束，停當出行，向城門口來。只見街上人衆紛紛，切問火自那裏起，俱不持撲火器具，皆意在趨勢。刼掠平無累到壘城，並無兵將把守。親軍取出利斧，將鎖砍落，開開門來。鐵柱率領將士湧入，合軍殺到衙署，守將常端、副將安錦、盤琛方纔得知，慌忙起來保護家眷，欲往東關逃走。平無累趕到擒下，將三將斬首，餘者監禁城內，軍上俱降。平無累令摧山軍正隊長雲宿領兵三百守城，仍用浮金旗號，再帶降兵，俱令騎馬連夜趨行。經過兔兒窩，勒馬崖，雙坑，塹各險隘處，直掠而前，三百里到競羊關。天已大亮，遙看乃係兩枝大山，中夾一小山，小山上沒有城門，面前環着深溪，自東北來，繞西復轉東南而去。兩邊山形如虎，小山似羊，初原喚做二虎奪羊，後設城于小山上，因改爲競羊關。當時降兵叫門，守軍有認得的，問道：「怎的恁早帶多兵來，有何事故？」平無累答道：「昨日總營派來步兵三千守澄波，調我們來守競羊，爾們去守白龍。」城上軍士喜道：「回家去也！真的麼？」平無累懷中取出兵符道：「這有甚麼？」軍士連忙報明守將，下城開門。平無累過得吊橋，加鞭馳至東門，分軍布列，令凡入來者許進，毋許出。守將向陽副將吳根、黃學、吳倚，聞信不及，盔甲只取兵器，率衆趕到查問。平無累道：「浮石百萬雄兵已到西門外，汝等若念室家，早早歸降，不顧室家，可來就死。」向陽大怒，令副將吳倚出馬。吳倚持斧殺出，平無累橫持大劍，雙手力揮，早已連人連騎，劈倒地下。這寶劍係平無累在滋榮採取金精鑄就，長六尺四寸，柄長二尺四寸，犀利無比。當下惱了吳根、黃學兩騎，并點吳根使的火焰鎗，黃學使的水磨錮。無累見二將到來，又橫劍儘力揮去，二將變作四段。向陽大驚，率衆往西奔走，恰恰遇着鐵柱。

馳入，迎個正着。向陽無路可退，舉耙接戰，只得三合，爲鐵柱生擒過馬，衆軍投戈跪降。來到東門，平無累問向陽道：「汝係要死，還是要活？」向陽道：「那有不要活的人？妻妾囊橐，俱在于此，要死做甚麼？」平無累道：「爾若賺得白龍城，家室俱還爾；若賺不得，連命莫想。」向陽道：「願求妙計。」平無累道：「令軍士易妝，隨汝作假敗之狀，先到白龍叫救，我引兵在後追趕，城上見着開門，便算爾功。」向陽道：「謹遵臺命。」平無累道：「且歇息，將各事安頓停當。」令摧山軍隊長彭搏領兵三百守城。查東門并不曾有人出去，乃選越海軍三百，競羊降兵二百，俱令飽餐，帶着乾糧，隨向陽先行。鐵柱道：「兵士通夜奔馳爭殺，亦太勞矣。」平無累道：「襲取之法，利于迅速，省力而易得功，不可因勞稍緩，致誤機宜。」鐵柱稱善。平無累率衆同向陽先行，鐵柱隨後。到對岩寨，直冲而過，置兵二百名把守。天色已晚，趨行到燕子河水寨，已交四更，將寨內守軍綁倒，又置二百兵守將，再往前行。又過一百五十里，東方漸白，到老龍岡，望見白龍城。平無累令軍士飽食，自同向陽先行，鐵柱在後追趕。向陽喊救，守城軍士早已望得親切，守城將軍韓玉珠挺槍帶軍，率松羣傅嘉開門齊出，讓向陽等人去，使槍而迎。無累迎過二十餘合，平無累上城，斫倒守軍義鬱，將城門關閉。下面軍士大驚，喊道：「韓將軍門都關了。」韓玉珠驚疑，架開鞭，走過弔橋，鐵柱勒馬不追。韓玉珠查問，只聽見一聲梆響，浮石旗旌，盡行豎起。韓玉珠知是中計，便拍馬率衆，倉惶向東而去。平無累引鐵柱入關，鐵柱道：「前面係甚麼城池，可往取之？」平無累道：「此處往東北二百餘里，卽往龜息城，杞圖佳駐紮，督理糧餉。燭相國前于各關津盤查，今應回矣。須細探訪，方可進兵。若燭相國未回，取得龜息，嶢岩城亦可圖也。」乃查問軍士，答道：「燭相國歸來已五日矣。聞昨早提着有個姓祭的將官，係從丹鳳谷來的，故調韓將軍至此守城，換皮將軍回龜息去。」平無累道：「丹鳳谷何處來的將官被擒？」軍士道：「丹鳳谷現有浮石兵將，這自然是一起的。」平無累道：「北邊形勢尤險，難道係龍遜比我更速麼？昨早捉獲，想必得令在先，須親往探訪，商量設計。」鐵柱道：「將軍不可離此，待小將去來。」平無累道：「此處路途，未將多曾行過，將軍可緊守城池。」鐵柱應



允平無累更衣，藏口小劍，復問清路徑，夜裏出城，向北而走。不說沿途躡跡潛蹤，山險水隘，只說到得丹鳳谷，見譙樓旗號，確係浮石，巖上有箇龍字，無累認清，放心直進。遇着巡軍，說明使報。原來龍遜於通明卸事，蒞任滋榮，龍街奉命持函亦到，龍遜啓讀，乃係令將關務交副將許瑄，率領龍街帶兵三千，選將十員，潛由紺水洋，襲取前去。續接得報，令用浮金服色，假作左衛驍騎將軍，羅令巡察西北，直往龜息城。龍遜得令，立時備辦停妥，使龍街假扮公孫發，收着兵符，自作騎卒，在前部內，黃昏出關，通夜驟馳，天明到紺水洋，泊有浮金船隻，見係本國人馬，便行裝渡。這洋水近浮石岸邊，猶係淡青色，漸進漸濃，到浮金那邊，正係深碧色，是以名爲紺水洋，又名紺海。當下率衆上岸，先使幹卒報到此城守將姓麻名飛，得信閉門登堦，龍街等到時，見城無甚險阻，俱係石磚砌成，惟高厚倍常耳。麻飛縋下軍士，取符上驗，始令開門，下城接見。兩處兵將，羅列東西。麻飛問近日交戰勝負，龍街道：「彼此互相勝負，乃兵事之常。今有飛報，言將軍交通浮石，曾否知之乎？」麻飛驚道：「小將世受國恩，家族頗衆，豈肯爲這滅門之事？」龍街道：「仇人之中，有何忌憚？那管家族頗衆，或者正因族大人衆，結有深仇，將軍置而不較，故誣將軍而及貴族耳。」麻飛道：「主上信否？」龍街道：「如何不信？自冠軍私交敗露，訪聞文武通謀者甚多，故左將軍奉命，使小將等分巡各邊，便宜行事。」麻飛無語。龍街道：「小將年輕，諸務未諳，今省察西北一帶，敢勞將軍同往，不知尊意若何？」麻飛道：「奉命鎮守，未奉命巡察，豈敢擅離？」龍街笑道：「將軍如何肯去？須小將同到龜息城，相國處辦理。」叱令擊下。當時余先時，忭走上擒住。龍街道：「與諸將士無涉，不得妄動。」衆將都知公孫之勇，况又係奉命，誰敢違逆？盡行退下。龍街道：「諸公可舉廉能寬惠的將官，權知鎮事，以便奏請。」衆人齊聲道：「廉能寬惠，愛恤軍士，莫若嚴惠。」龍街道：「嚴將軍何在？」衆將將嚴惠推出，上前唱諾。龍街見形猥聲小，不似大將氣度，既爲衆心所服，必係狡猾之徒，故作笑容，下堦搖手而上道：「將軍能服衆將，定係奇才，國家得人矣。小將過洋來，見紺水洋口，並無兵士把守，使敵人易于登岸，處置未免失宜。」嚴惠道：「本有三千兵把守洋口，前日奉令調往軍前，現

在兵少，未曾分撥。」龍街道：「城中若有若干軍？」嚴惠道：「向來共有三千，現抽去一千五百，只存一千五百。」龍街道：「可用兵一千，副將二員，調去守口。」嚴惠道：「管隊滕羅伍弼可用。」二將出班打恭道：「洋口原係要地，舊有兵三千，今只一千，恐不足用。」龍街道：「索性將此五百名帶去，我另撥兵守城。將士各給半月糧餉安家。」滕羅伍弼依令而去。龍街次日令狼頭隊長武壁，領兵三百守城，監好麻飛，邀嚴惠同行出巡。嚴惠勢不能辭，只得隨行。下午到鐵牛谷，只見對溪係數十丈高的巉岩當前，疑無路徑，行過石梁，轉入峭壁，旁邊有個黑洞，上築石碉，屯兵把守。嚴惠向前說明，兵弁統起關鍵，拉開鐵門，龍遜等進洞。裏面雖不十分窄狹，却左灣右轉，地上凸凹濕滑，約行半里，始有亮光，出得洞口，只見兩山環抱，中多居民，却無軍士。嚴惠道：「此洞係鐵神牛所開，故名鐵牛谷。後設兵在此，即名鐵牛關。有警則于洞內多設機械，敷以毒藥，過者皆死。東邊出路，迤邐逼窄，兩畔俱係懸岩，隨着險隘之處，置兵安守，敵人不能飛越。」龍街令狼頭左副隊長時怵，領兵三百把守。次日出谷，果然險峻非常，約有二百餘里，外俱平坦。又行一百五十里，到錦屏岡，却係三十餘丈高，一塊白石壁，兩旁夾的係高嶺，下面溪壑甚深，溪壁上有隱隱各種斑駁顏色，曲徑往來，行人繹絡不絕。一道飛泉，自岡巔懸下，樹葉赤綠青黃，華彩映發，真似一軸畫圖。又因石體端方，儼如屏障，所以呼爲錦屏岡。溪內原設十二隻渡船，見着兵來，俱收過東岸。嚴惠指出暗號，一舟始搖過來，離埠丈餘，泊着查問。嚴惠復爲細說，篙公用手相招，十一隻船齊來。龍街令前鋒隊先渡，左牙右牙次之，中隊輜重又次之，左爪右爪，在左翼右翼之先，左備右備，居左足右足之後。殿軍又在後，分作十餘次，方得渡畢。盤旋上下，行到錦屏岡頂中間，一道清澗，左右俱係石地。龍街欲留兵把守，龍遜道：「錦屏上難下易，前後有兵，此處可以不必要。」龍街依允。次日前進八十餘里，已是老蚌峽，入內兩嶺犬牙相錯，夾着曲折深溪，只有半邊嶺腰，鎔金撐木，造成棧道，若毀斷數丈，東西便不得相通。中間寬處有白圓巨石，徑約三里，呼爲明珠墩，上面有壘無兵，舊名明珠城。龍街令虎翼左副隊長于武，領兵二百把守。再前進，沿途與嚴惠說些鎗劍，相得甚歡。又過一百六十里，

望見丹鳳谷，龍遜令龍街分兵五百先行，餘兵在後繼進，龍街依允。行到谷口，望着丹鳳城，只見一將領軍近前來問道：「係何處來的軍馬？」龍街道：「奉命巡察東北一帶。」那將問道：「有兵符麼？」龍街道：「有。」令嚴惠將符交看。那將見着嚴惠，各相慰問，便持符回城。原來丹鳳守將舒涵，早晨奉到燭相國令箭，命嚴防奸細，便使副將樂康帶兵巡搜，正遇見龍街兵馬。樂康與嚴惠俱係舊交，如何不信。舒涵視符上各事皆確，亦自出城迎道：「緣新奉令言，各處失機，恐敵暗襲，是以嚴加防察。唐突之咎，將軍原諒。」龍街道：「爲將者正合如此。各處如何失機，小將却不曾聞得詳細。」舒涵道：「只聞雙龍鐵甲馬爲鹿角軍所敗，他處却未知。」龍街道：「諒係輕敵使然。小將自紺水洋行來，山凶水惡，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進，浮石如何得到。此次巡行，實係主上多疑也。」舒涵請入城中，樂康仍領兵出谷，正搜着龍遜等問道：「爾們在此何爲？」龍遜道：「隨公孫將軍到來。」樂康道：「隨軍不合入城，應屯在濠邊，今藏于此，顯係匪人。」挺槍刺道：「看槍！」龍遜使狼牙棒撥開，割擊往還。戰過五合，樂康敗陣而逃。虎翼正隊長余何能，抽弓搭箭，認清射去，正中那馬後蹄，忍受不住，將樂康掀下。余祐余先二騎飛出擒住，軍士四散奔逃。舒涵正設宴款待，龍街嚴惠家丁來報，城外不知何處來的兵馬，將樂將軍擒去。舒涵停杯起身，問龍街道：「將軍所帶兵馬，俱在城中麼？」龍街道：「仍有後隊未到。自家兵將如何操戈爭戰，必是錯誤。」舒涵道：「古怪！小將且去看來。」攜鎗上馬，帶將士出城。余祐揮雙刀迎着，鬥十餘合，龍遜觀余祐抵不住舒涵，使棒向前。余何能在旗門下認清，又發暗箭，正中舒涵左脅，翻身落馬。諸軍見主將喪命，盡行奔回。到得城下，城門已閉。龍街附着女牆，喊道：「降者免死！」衆軍皆投戈倒地拜伏。龍遜兵到，令降兵屯于城外，待遣給資糧，分散歸農。龍街開門接龍遜入城，嚴惠目瞪口呆。龍遜笑道：「嚴將軍莫怪，小將係浮石通明關。龍遜奉令襲取龜息，將軍不棄，功勞共之。」嚴惠道：「小將家室，現居瑞麟城內，奈何？」龍遜道：「瑞麟城在何處？」嚴惠道：「此地由斜西去，折而南行，過蘭花岩金魚蕩，柱子壑，畫眉嶺，始到墨麟，又名瑞麟，有七百餘里。若由東出谷，往南挨不夜湖邊，到龜息城，西入

光明敬百五十里，便係瑞麟，約只五百餘里。余先道：「何不進襲龜息，得了城池，斷盡浮金歸路？」龍遜道：「來意原係如此。」龍街道：「不可，客卿分付到丹鳳城，探得燭隱未歸，則遙襲龜息，若是已歸，則堅守丹鳳，切勿輕動，致傷兵將。今燭隱已令各城嚴防，則係已在龜息，豈可輕進？」余先道：「壯士臨陣，不死帶傷，若拘拘執執，如何建得奇功？今現兵符在此，若騙得入城，將軍隨後進兵。小將得便，先斬燭隱，裏應外合，大功成矣。」龍遜道：「設有差錯，性命亡矣。」余先道：「某等深受國恩，并將軍小將軍栽培，雖肝膽塗地，亦所甘心。」余祐道：「小將亦願助余先同往。」龍遜道：「汝二人堅執要冒此險，可領三百兵先行，相機而進，我率兵接援。」余先余祐大喜，龍遜撥與虎翼兵三百名，正副隊長各一人。余先欣然訪得鄉導，傍晚出谷，行過二百餘里，覺得愈行愈亮。余祐道：「難道五更過了？」鄉導道：「龜息城下，湖中有窟，大小珠蚌，夜則發珠，發光，明亮如晝，喚作不夜湖。龜息城名爲不夜城，今之照耀，皆係珠光，乃將近湖耳。」衆人方知，果然漸漸與日無別。來到湖邊，令餐飽前進。天色微亮，望見龜息城牆，挨行到得對岸，看湖約寬二十餘里，後係層疊高嶺，前有烏金大石，踞于北邊，兩傍石瓜，分入湖內，中間有個凹岩，凹中又凸出尖圓石子，如龜藏頭伏息之狀。大石約高四五丈，城即築于龜背兩爪上，各有城門，平日俱開。近因用兵，只開左首，西岸有將官盤詰查察。余先等到渡口，說明來歷，將兵符交看。稽察官查過，使副將送往城中，照驗回來，傳令公孫發單身進見。余先昂然上船，過湖復搜檢訖，再放入城。沿街排列將士，寂然無聲。直到府前，隊伍整肅，盜甲鮮明，好威嚴氣象。余先進到第三層門，見有一位白鬚尊官，端坐據案，料係燭隱，乃于階下參見。堂上問道：「公孫將軍勞苦。」余先躬身答道：「奔走之勞，分內所當。」又問道：「將軍令尊係何名字？」余先并未訪及，從何應答得來？支吾道：「不敢稱父名。」堂上道：「纓鍼爲纓書之子，也稱纓書，見于春秋。今問令尊之字，便道何妨？」余先道：「乍得望見威嚴，心內驚慌，記憶不起。」堂上道：「他事或忘，父名何至記不起？爾那裏係公孫發，明係奸細，左右可速拿下！」道猶未了，兩邊將官齊來。余先見事敗露，便起身趕奔上堂，意欲捉住燭相，忽聞道：「着！」耳上

已中飛鏢，料事不諧。回見諸將，皆有兵器，自己手無寸鐵，何能抵敵？只得躍起，捻着檐邊椽子，欲翻身。上屋忽又聞道：「着！」飛鏢早到，將右虎口釘在椽上，急忙拔鏢，衆將鈎戈攢上，已將衣甲搭住，亂拖亂扯，遭跌下來，拿住綁起。堂上老者，正係燭相國，由東南省察，因聞有反間書，便來到國，換杞大夫往西北考核催餞。當下雙鏢聯發，擒得余先，與衆將道：「浮石將士如此，各處安得不敗？」問余先道：「汝姓名誰？如何得到此城？」余先立而不跪道：「我姓余名先，乃龍將軍麾下次將，由紺水洋取到丹鳳城。龍小將軍奉令，原不許來。我貪功欲得汝首，破此城以取封侯。今雖被擒，汝亦係走肉殘喘，暫延時日耳。」燭相國分付下檻，令傳事官再到對岸喚一人來，又令裨將韓上珠道：「爾可速往白龍，調回皮蓋，用心稽察勿誤。」韓上珠得令而去。又令楊善道：「冠軍同白額虎爲浮石所劫，浮石梟白額虎，冠軍無聞，必有他故。明日探子回國，便知今敵人已經北入丹鳳，雖使韓上珠去守白龍，猶恐不足了事。當再選將前往。今大軍在外，老夫請全軍而歸，不致有非常之失。中路惟天井關糧豐城固，儲備廣多。今使汝往鎮守，老夫始放寬心。」楊善得命而去。傳事官喚到一人上堂參見，乃係虎翼副隊長姚牧。燭相道：「汝將軍奸謀敗露，已被擒拿。汝等好好回去，將冠軍來換可也。」余先高聲喊道：「不可！冠軍英雄無比，百余先不抵一冠軍。且彼殺我國名將強兵，無有數目。今得之，正宜寸磔爲諸亡將士報仇。放之則如縱龍歸海，國事未可知也。可記斯言，我從今絕食矣！」燭相道：「汝毋聽此狂言，兩國本無宿仇，皆爲小人所構，以致傷殘。老夫方將與西顧二相商議和好，汝能轉達，得致休兵息民，與有功焉。」姚牧思想，力無能爲，只得答應退出。過湖與余祐說明，領兵回到丹鳳，告訴前情。龍遜跌足道：「余先性烈，是我送他性命也。且申文報明，并將各處事件安頓停妥，守待軍令。」申文去後三日，軍士報道：「外有一人口稱姓平，從白龍城來，要見將軍小將軍。」龍遜道：「白龍城有甚麼姓平的？」龍街道：「莫不係通明平無累，已襲得白龍？」命龍街且去看來。龍街趨出望見，果係平無累，大喜向前，攜手進城。龍遜迎入見禮，說道：「未知將軍光降，有失遠迎。」平無累道：「不敢。聞取龜息失利，願聞其詳。」龍遜請宴接風。

席間將始末說明，平無累道：「此不知彼所致。今中間隔着瑞麟城，若得瑞麟，則我等形勢通聯，隔浮金君臣爲兩截矣。」龍遜道：「防備必嚴，峻險難取，莫若于中途擇要築壘以斷之。」平無累道：「行來却看有二三處可用，請與將軍各築堅塞，則我氣通而敵勢離矣。」龍遜道：「事不宜緩，今令龍街率五百軍士隨將軍行。」平無累道：「所見甚善。」龍街立刻點齊，同出丹鳳。次日，到桂子壑，當道已築有壘。龍街便欲攻奪。平無累道：「形勢不可力求，只可誘取。」龍街乃率衆先行，來到面前審視，便回寨內引軍開門，追來喊道：「俺相國料得不差，爾走往那裏去？」平無累故作覈練情狀，率領軍士投戈拜倒，來將催騎，只望前趕。龍街平無累便悄悄掩入寨內，殺散軍士，放起炮來。龍街悶得回身迎戰，鬥有十合，一鎗打碎敵將頭顱，衆軍爬山越嶺而逃。龍街進寨，平無累道：「彼失此隘，自另起兵奪復。我且趕回白龍，令鐵柱起兵前來，築寨于蘭花崖，以成犄角之勢。天印雙龍既破，客卿必添兵將乘機進取。我等從中斷之，絕彼信息，雖不得浮金燭隱亦無能爲也。」龍街稱善。不說平無累去安排築寨事務，且說天印島海鱷受了浮金結約，立差沙虎大發材料，建築成船，自己揀選將士，不數日間，造成大艦十二，每隻可坐千人。海鱷領得強兵一萬，分作兩隊揚帆，直到浮石洋邊，大觀寨寨內守將和固，令發飛鎗。大艦全然不怕，合併直衝過來。水寨俱如朽木，碰着盡倒，戰船好似浮萍，擦着全翻。和固見勢不利，只得收兵，奔入大觀城，與守將別莊道：「我自幼練習水面，未曾見此大船，並不須人用力，惟行勢沖壓，擋着卽碎。」別莊道：「特船別無長技，登陸自然殄滅。明日定來攻城，須預爲防備。」密令副將尚霄燕甲，各引兵五百，埋伏在南門外五里墩蘆葦叢中，自帶兵出城下寨。別莊出城，寨猶未下，沙虎已領兵殺到。軍士俱係蓬頭跣足，露出上身，惟着單褲，用的長兩短槍，飛奔跳躍。別莊揮戈殺出，沙虎使鐵鏈鎗迎戰，鬪過十合，天印吹動號旗，諸軍圍裏前來。大觀軍士亦捲地而至。天印寇兵，或二三相依，或四五成羣，旋轉刺砍，速於水輪，雖係精身手，劍急切不能得入。別莊見寇勢猖狂，令放號炮，尚霄燕甲兩軍齊起掩殺，砍倒數兵，氣勢正盛，忽然有如風雨驟至之聲，一彪雄軍沖到，却係海鱷。別莊儘力遮攔，那裏有用海鱷。

使二口鐵錨，嘗着者無不摧殘。尙霄燕甲迎之，俱爲擊死。別莊連忙收兵，海鯁沙虎隨後追逐。幸賴和固領兵救回，僅存三百餘名帶傷軍士。別莊亦受損傷，只得閉門堅守。海鯁沙虎于城外搶擄一番，回船揚帆到靖波塞。守將通俠先已聞知，備下火船火筏，見天印巨艦轉輪衝來，飛將船筏燃着，順風放去。誰知天印將鐵首長竿叉住推開，并不能着艦。通俠見計無用，料寒難守，令軍士回城。不期沙虎自後掩到，通俠舞斧砍斫。雖殺死數人，自身亦受多傷。左膊又爲折斷，恐遭擒受辱，忙自劈腦而死。海鯁便殺往靖波城內。守將柴椿溫綏聞寇到塞，商議守禦。溫綏道：「其鋒甚銳，大觀可作殷鑒，莫如堅守。」柴椿道：「郊外赤子可憐，須令進城，以免屠戮。我引兵保民，將軍令各門傳諭可也。」溫綏遵令，柴椿領三千兵出屯要道。立足未定，海鯁已至。柴椿挺鎗迎敵，海鯁不以爲意。戰有十合，脅下中槍，身離鞍韉，柴椿復認咽喉刺去，忽有鎗鎗飛到，將槍發開，海鯁滾跳起來，翻身上馬。柴椿同沙虎接戰，海鯁令兵圍定，自己割下戰袍，塞住傷處，復攜鎗大殺。柴椿馬失前蹄，倒撞落地。海鯁趕上，鎗下打死，再掩殺敗軍。可憐三千雄軍出城，只剩得十數人回來。溫綏顧不得百姓，慌令各門緊閉。海鯁等擄殺過去，又分水陸趕向息氛城。沙虎船到，已是個空寨，直殺上岸。至息氛城，海鯁先在濠邊，不見有兵，暴怒如雷。沙虎道：「兵貴神速，今此城靠山臨河，攻實不易，可捨之進取猿啼峽。過峽即係內地，土饒民富，子女玉帛，勝此沿邊十分。」海鯁大喜，回騎上船。却說猿啼峽在浮石東南，四水出海之口，層岡疊嶂，擁列兩峯夾峙，關設于前，內外戶口繁殷。離海百有餘里，他處水路合而不分，惟此水中有峽，卻分八道大洋。又因奔流逃急，李之英到時疏開以殺其勢，又多通潮汐，以灌溉邊田。自吳洪等奉客卿令，由滋榮關來，李之英便率吳洪童徵隆達曾東巢高七瑩越豐，并將先時所揀選健壯，一同朝夕訓練。當日聞得天印兵犯大觀塞，傳令關外居民，并倉廩盡移於內，將入海之口堵住，用水以淹毀將獲之穀，踞關而守。海鯁沙虎到來，全無所得，不見關外有兵，令軍士辱罵。李之英亦令罵以激之。海鯁等沒法，傍晚退歸，途中滿地俱係水。沙虎驚道：「潮來了！」海鯁忙道：「上船不得，如何是好？」軍士道：「潮水活動，這係積水，若不快行，恐漸

深難走。海鯤傳令軍士先回，自與沙虎斷後，俱沒及馬蹊。來到海邊，見水係被遏，長堤小形低，上地反乾。海鯤大怒，令軍士挖去，頃刻便涸。當夜修書，遣將往浮金報捷。次日又來大罵，童微等同請出戰。之英曰：「看彼軍士已無人形，我兵與鬪，田厚則旋轉費力，輕裝又難當槍，莫若待其倦，以計破之。」隆達道：「某等素以勇捷見稱，又蒙將軍教訓，當此強敵，正宜試之。而今七人，願不帶一兵，以殺其銳。」之英道：「既汝等齊心，只留曾東居守，本鎮亦同臨陣。」衆將大喜。之英選五百名軍士出關，令每將各帶五十名，分兩路抄去。海鯤接着吳洪、巢高、沙虎接者，童微惡戰，七瑩越豐隆達軍亂殺。吳洪、巢高雙戰海鯤不下，巢高手內略鬆，鐵錨壓下，打成肉餅。吳洪免力撐持。隆達殺到，見童微敵不住沙虎，便向前夾攻。吳洪敗逃出陣。海鯤就來助沙虎，七瑩越豐趕上，接住海鯤。李之英見折了巢高，傳令鳴金。海鯤、沙虎纏住諸將，不能得回。李之英使鐵鏈鎗，領軍殺入海鯤捨却七瑩越豐來迎。李之英戰過三合，用鏈鎗將海鯤左手鐵錨纏住，摘落塵埃。海鯤一箇錨，便使不來。之英揮鎗打中右臂，海鯤棄錨策馬奔逃。之英逐殺沙虎，不敢戀戰，領軍保護海鯤而走。之英收兵回關，責童微隆達道：「汝等恃勇，致折巢高。以後再言戰者，軍法從事。」諸將默默而退。之英喚吳洪分付，吳洪點首而去。次日不見寇到，令軍探訪回報。海鯤在船上調養瘡傷，沙虎領兵各處抄掠。乃令軍士收拾齊備，見火出關，再說海鯤等因不能過峽，田中無獲，恐軍糧費廣，將兵分爲三隊，每日一隊隨沙虎搜劫，一隊接援搬運，一隊休息。第二日傍晚，却搜之隊方回，沙虎護運之隊未到，忽有大船一隻，飄流而來。樓上軍士報知，海鯤喜道：「正恐日久乏餉，今船飄到，分明係上天所賜，速搶勿失，先得者爲頭功。」號令發出，各艦競進，張翼排迎，正着來船，忙亂中左衝右撞，被圍難出。人衆盡行奔入艙內，將門緊閉。海鯤叱令擒拿將士，搶上來船，劈倒艙門，只見烟火噴出，烈焰紛馳，衆軍俱被沖倒。急掙起來看，那蓬桅、艙樓等件，早經燃着。慌開離時，如膠粘定，急切不能得脫。正在着急之際，兩邊艦上生煙吐焰，只見衆寇都喊起來，看時各梢上亦俱燃着。海鯤欲逃無路，思量赴水。恰好有隻快艇經過，喊道：「島主速上船避火。」海鯤不分好歹，舉足跳入，兩邊十數



人盪槳。回看各艦內軍士東奔西跳，撐拳頓足，身上着火，亦被焚燃，下水的皆無生路，真正傷慘。再說小艇漸漸盪入港內，海龜問道：「這係甚麼地方？昏黑不可輕入。」只見梢後人道：「島主前日接教，就忘記了麼？」海龜回頭急看，猛省係前日交戰的將官，情知中計。看艙內却無兵器，隨手奪過把槳，往後擊來。那人同二十多名夥伴，齊翻入水。海龜正無處作法，只見船邊有人冒出半身，扳着船頭，說道：「島主水底好耍子，請下去耍耍罷！」海龜往前奔來，站不定脚，船身翻轉，人落水中。原來艇上，就係吳洪，受了李之英密計，將大船內裝硝磺油鏊，火蜂火蝶火蝦火啄木等件，外邊俱有狼牙犀利鐵釘，又將梢後船底截去，橫繫快艇一隻於內，假作飄流之狀，自上放下，待敵攔來，故意先離，而後用力撞碰。釘入自倍深固，人俱進艙，燃着炸藥，盡上快艇，齊力盪開。凡遇艦尾，俱釘猛油火爐，燃着後走，所以各梢皆起煙焰。于海龜紛亂驚慌之際，出其不意，騙上小艇。海龜雖然勇猛，奈是天印島主，不大習水性，船翻無法，被吳洪等于港底綁起，唱凱盪回，正迎着寇兵。當日沙虎將晚歸來，遠遠望見火勢，如同白晝，心內大驚，令軍士盡棄所掠，趕奔回船。方到港邊，聽見唱歌，却因遠亮愈顯，近邊漆黑，看不清楚，問道：「係甚麼人？」海龜聞得沙虎聲口，喊道：「快救寡人！」沙虎聽知，急急追趕，忽然炮響，軍馬闖出，爲首便係童微。沙虎吃驚，回頭便走，約有五七里，蘆葦邊列着精兵攔阻，爲首却係隆達。沙虎那敢迎敵，奔到海邊，見艦俱遭焚燬，火猶未息，天色深黑，更無去路，只得就沙灘上屯紮。青草草餓蚊，如急雨般來，驅逐不去，撲死方歇，十分利害。天亮始退，衆人熬過一夜，又倦又飢，挨出葦叢，思尋飲食。忽見李之英領將率兵衝來，喊道：「沙虎不降，更待何時？」沙虎大驚，正是仰望天空無路，俯視入地無門，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一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鹿角車斃驍騎攻瑕取勝 蜂房卵燬屯積走險成功

這回再說童體仁差喜達報捷去後，同石犴等領軍來到柘藤林。鐵鶴奏道：「木石叢雜，難于力攻。」童體仁道：

「既來此間，斷無罷理。如不利于騎，何妨步戰！」說畢下馬，當先殺進；鐵鶴帶衆，盡行跟隨。只見一將緩辮徐來，却係茅游，領着兵卒，挺鞭叫罵。童體仁鐵鶴迎上，茅游漸退。童體仁加緊向前，茅游棄騎，誘陷重地，暗號照應，埋伏四起。掩截石犴在外鳴金，童體仁殺回，鐵鶴緊緊保護。無奈柘藤枝條，礙手絆脚，鉤袖挽袍，雖然潰出，各人俱受有傷。領來將士，只逃脫十餘名。童體仁憤極，與鐵鶴道：「弗聽卿言，致遭敗衄。」鐵鶴道：「明晨全軍俱入，分布各方，然後逐殺。」石犴道：「終是彼熟我生，有損無益。」鐵鶴道：「然則何從取勝？」石犴道：「豈未聞夫深林茂草，火而伺攻乎？此已葉落枝枯，焚之甚便。待風生發，由上延燒，可不費力而破陋塞。」童體仁鐵鶴大喜，安排硝磺物料，以待。自晚至早，又係薄暮，偏偏無風。童體仁急得暴跳，及更鼓時，忽聽樹杪有交擊之聲，出帳審視。石犴道：「勢可乘矣，請命定奪。」童體仁道：「賢卿速爲調度。」石犴令三百軍士，持具趨北，分頭放火，使鐵鶴領兵五百名保護。須臾間，風力緊急，烈勢猖狂，光明照耀，枝柯皆以珊瑚，西南半壁，滿空烟焰。到天大亮，風聲更猛，火象反衰。却因林木自北而起，復折向西，將自北而南的煖盡行折過，西邊的因風反背，便即滅息。童體仁猶欲令軍士復往延燒，石犴道：「火焚藤柘，原爲礙路。今已去了，十有餘里，速治餘樁，儘夠馳逐。」童體仁依允，使鐵鶴另帶二千軍士，前往平治爐根，令石犴仍回巡視所得諸城，令諸將士准備收拾馬匹，以便攻取。再說茅游，知雙龍縱火，連忙率軍士撲救。奈已通天，萬難遏止，因退出屯於炎威不到之地。天明欲仍依林而守，忽見將官飛馬，持着刻箭道：「奉王鎮軍將軍諭，昨望半壁通紅，定係敵人焚破柘藤，形勢既失，可徐退歸，毋得違誤。」茅游遵令，回烏楓嶺，行近石子岡，見王之華列陣于頂，慌到營前請罪。之華道：「非汝之過，乃我欺童體仁恃勇，不知謀略所致。若先以精兵，暗于上風旋轉保護，有寇近林，卽出而旋夾衝殺之，彼安能得志？今令蔚然饒拱備辦要件，汝所領之卒勞矣，不必候戰，付照照帶往後邊差使可也。」不說諸將遵令安排，却說鐵鶴整整費了一天氣力，方將焦根除盡，開出道路。童體仁令諸將次早披寨都起，鐵鶴在前爲先鋒，自己押後爲應援。鐵鶴馳進，見當道石子平岡，約高五七丈，上有軍馬屯紮，來

到下面呼道：「柘藤林險隘，尙爲我奪，今這低坡，何能拒守？莫若速速歸降，斷不薄待。」當有犀利攜槍策馬應道：「汝等遠離巢穴，如魚游釜中，猶敢爲此大言麼？今拏住汝這狂妄鱗畜，碎屍萬段。」原來雙龍島人最惱的是罵他鱗畜。鐵鶴聞得二字，咬牙舉爪，狠擊犀利挺槍，戰過五合，抵當慌忙。茅游舞鞭相助，方才敵着。又鬪十餘合，犀利發箭，中鐵鶴左腿。鐵鶴左抓架開鞭，右手飛抓擊倒。犀利用槍隔落，抓力凶猛，打碎馬頭，一齊倒地。犀利左腿爲傷，馬壓住，急拔出來。不防鐵鶴坐騎近前，張口咬住脚肚。犀利收槍狠刺，那馬閉目弭耳，皮如鋼鐵，刀槍不入。擺項搖頭，將肉連靴敲下。犀利痛得拚命亂爬，幸虧鐵鶴單抓不便，且爲茅游纏住。犀利因而得脫。王之華望見童體仁又到，鳴金收兵，茅游回岡。童體仁見鐵鶴腿上着傷，又失去金抓，大怒，當先上嶺。王之華使鎗迎敵，二十餘合。童體仁轉顧，見入岡的馬俱在岡麓跌的跌，爬的爬，不敢戀戰，旋騎下岡。王之華令鈎槍隊奮勇捉拿。原來此馬雖渾身生成鐵甲，喉下蹄中，却係軟肉。淺草平沙，馳逐比風更快。今石子岡俱係大小磊磊石子，石塊小者，碰得脚痛，尖者戳入肉裏，所以盡倒。童體仁騎者乃係龍種，身強力大，四蹄用金裹釘，馳驅無異羣馬。力小，裹釘卽不能行。當時童體仁見敵方捉拏馬匹，兵士復上岡趕殺，將士卒盡行救回。鈎槍隊護馬三十餘匹，繳令王之華視與本國產者微異。反復細看，蹄形似鵝鴨掌而厚，當中肉白如脂，項下瑩潤如玉，二處俱綿軟。渾身鱗甲，堅似金鋼，大小齒牙，利如錐刃。之華道：「果與誌册相符。沿邊居民，每年受害頗衆，此種惡類，宜盡除之。」令茅游領軍士搬往後山，熬油收貯備用。這邊童體仁無法過岡，飛召石犴速來計議。自領兵將在平地誘敵。浮石軍士排列坐着不動，百般笑罵。童體仁大怒，令諸將步行登陟。浮石軍士隨取石子亂擊，百發百中，打得血流肢痛，莫能向前。童體仁憤極，奮衝數次，俱爲飛石擊回，無法可作。氣懣了兩目，石犴方到。原來石犴巡視城邑，一面差使回島取馬，聞召趕奔營前，恰好馬已盡行帶到，共八千餘匹。童體仁將不能過岡的話，與之商議。石犴跨騎，左右看過，命軍士各俱布袋，裝沙土五斗，卽刻交割。軍士得布袋，紛紛持具，搗掘沙土，裝滿交割。石犴使搬洞邊，解袋傾出，自下漫上，填造大路，須臾便成。如何

並無阻攔。却是先時王之華見有將官視看，嗣後敵軍攜囊取土，早知係爲填岡，因令軍士退後，雖嶺五十里下寨。蔚然饒拱晁照茅游俱來參見。王之華問道：「二事俱齊備否？」蔚然等道：「今日方了。」之華道：「蔚然饒拱各領騎兵八百，分伏嶺前，開炮齊起，趕逐掩殺。茅游晁照各領兵五百，退于嶺下二里外，紅葉林左右結成方陣。」四將去訖，自領五百騎兵，屯于營內養息。果然童體仁等將路填好，長驅而至。王之華棄營往後退避。童體仁騎快，當先趕着之華，舞鎗回鬪，數合得空便走。童體仁追及，施鬪五十合又逃。如此數次，加鞭馳驟，入于兩方陣之間。鐵鶴石狂領騎兵如潮湧到，奮勇殺打。忽聞子母砲聲，地下窸窣，一片響動，馬俱不行。兩邊山塢內盡係歡呼之聲，那知多少人衆，抄出趕來。石狂恐怕中計，慌令鳴金，大隊驍騎，齊聲發喊。石狂倒栽下地，軍士走的走的，爬的爬。再看馬時，或左或右，人蹄陷于土中，便扶持不起。鐵鶴與兵將俱係狂奔，奔出童體仁攔殺抄來的騎兵。鐵鶴見失却石狂，復衝入陣，極力救得，命健卒抬行，自己跟隨保護。不防茅游晁照兩傍掩來，俱係巨斧，凶猛莫當。鐵鶴喊道：「諸將速行，有我斷後。」且戰且走，遇得童體仁，合着惡殺。雖然出陣，奈軍士失去三千有零，逃得命者又俱受重傷。入陣五千鐵甲驍騎，遭陷無半匹得返。石狂跌傷右臂，過石子岡頭，坐下歇息。童體仁嘆道：「王之華是何等人？這般狠毒！拏住他時，定行碎剝報仇。」石狂取丹傅臂道：「勝敗軍家之常，毋得自亂。今吾猶存未傷，壯士六千，鐵甲萬騎，尚堪大戰。惟令步軍居前，挑地覓空，凡低凹之處，掘土隨而填之。且探敵兵原只三千，近日死傷亦必不少。雖聞接應，尚未會到。我有精兵六千，此嶺之勢，又非如我烏之險，東西口隻爪隻毫等處十分危峻。今令衆分途而上，彼豈能當？再訪得逾嶺無多路，即係石林谷。過去直行二百餘里，坦途袤延二千餘里，惟平岡小阜，浮金進兵，亦由其

中而行。是我得嶺得谷，能與浮金氣通勢連矣。」童體仁等正在商議，忽聞石子岡後，有風吹旗角響聲。童體仁慌跨馬上，巔觀看，却係王之華結陣在下。童體仁大怒道：「王之華，汝欺人太甚！」加鞭揮斧殺來。鐵鶴等只得起身同趕過岡，聞得鼓聲大震，兩旁湧出騎兵，圍合攏來。童體仁戰着王之華，鐵鶴領着殘兵突陣三番五次，那裏衝得

開去仗，抓打一騎兵下地，翻身跨上，又搶匹馬與石犴乘坐破圍。童體仁始終勇猛，撇掉王之華，引領敗卒，奮勇砍殺。數出數人，只救得石犴、鐵鷄，餘兵盡被傷倒。三人狼狽奔歸古岸。王之華回嶺，諸將各報軍功，所得軍裝器械無算。王之華道：「敵人雖敗，尤有軍馬，定然盡行前來報復。」辛熬道：「又是竹筒內送命也。」之華道：「不可先因其初至而用之。今彼已知，豈可復恃？須另易他法，始能濟事。」單說烏楓嶺之旁有二谷，右名蔭谷，谷內廣產大竹，左名陽谷，谷內廣產鹿角。王之華早令饒拱取木造車，蔚然截竹爲筒，車係四枝交搭，筒係五箇攢成，削竹爲簽，煮以麻藥，安置筒中，於嶺前挖土埋下，上用硝磺拌煮細索十字牽連，捆紮覆筒口上，復將麻藥走線纏繞諸索，結總于藥匣之中，上蓋大竹枝葉。平時百姓往來無損，惟誘敵騎入于圈內，掣動機括，總結內鐵輪行轉，觸石出火藥，燃結焚走線散開，頃刻通盤俱到筒口，礮礮線索燬去，筒上空虛，馬足易陷，遭簽尖刺着藥性，竄行於筋絡，自不能動。所以童體仁領進陣之五千騎，無有脫者。當下辛熬道：「用何他法敗定？」之華令蔚然將演軍軍士召來，只見推出小車五百輪，俱有兩竿前端橫釘孔木，中豎短竿，上繫布囊，兩竿上交叉，堅釘鹿角木四枝，鋸開木梢，各用銀藤鋒鏃嵌合，紮緊短竿，囊內便貯香料。令二士爲正副，持猫竹弩，帶短兵，挾竿而前；二士持矛戟隨之，聚散起伏，偏湊斜迎，直逢仰接，無不便利。未出則士居車前，既陣則車爲士蔽。教習已成，俱依法則，乃令安息養力，所以開呼立刻齊集。當下柘藤林探馬報童體仁大軍已出古岸城。茅游道：「童寇必盡其精銳，穴巢自虛，可襲而復也。」之華道：「古岸遭賀德塗炭久矣。今匪衆雖俱來，民畏其法，見我兵弱，必代固守。若密襲之，是我自戕夫民也。况現兵無餘多，多分則此處不足用，少分又弗克濟事。雖似奇功，有這兩層，不可得而爲也。汝今率百騎，各帶枝箒，并竹筒兩箇，將前所熬馬油，拌熟裝筒封固，遶石子岡、柘藤林之南，過西岡之東，到古岸城下，寇馬蓬內，將料引出，令軍士分拋飼之，用竹枝箒將油細細遍洒于各馬身上，務必均沾勿誤。」茅游得令而去。石子岡探卒又報童體仁大軍已離柘藤林矣。之華令將士飽餐畢，徐徐下嶺，令蔚然饒拱管陣，自帶辛熬、晁照立于軍前。只見鐵鷄當先領兵，隨後甲

馬浩浩漫漫殺來。晁照使兩口寶劍，驟出擋住。辛熬見鐵鶴執法緊密，舞動狼牙棒趕上來攻。童體仁又到，之華接着。戰過五合，一聲鑼響，陣分兩半。之華架開斧，抓同辛熬、晁照奔入陣內。鐵鶴也跟着闖進，只見兵齊退却，露有許多枝枝極極物件，昂然疾趨。童體仁舉斧狠劈，爭奈此木質柔性堅，遇軟則硬，遇硬返軟，所以隨斧上下，憑抓往來，劈不斷，鉤不開。童體仁怒得無法，石犴後隊兵到，使長槍居前，鉤車沖陣，另派軍趨左右襲嶺。童體仁大喜，命石犴、鐵鶴襲嶺，自提長柄斧領軍攻打。只見對陣亦解釋開來，或十或五，屯聚為隊，或前遮或後趕，或橫截或斜迎，如羣鴉弄風，浮萍逐浪。童體仁鳴金，石犴、鐵鶴迴軍東追西逐，引得人飢馬餓，車復合攏，車在兵後，兵隨將擊。童體仁等三面攻取，又聞鑼聲，陣便排列，兵退入內，將亦奔回。忽有陣陣香氣撲鼻，引得鐵騎舉頭張嘴，不肯馳驟，却係輪前竿上囊內貼着熟料，羣馬仰望着竿，騰奔想吃，多有將兵士掀翻跌下者。忽然炮響，弩箭如蝗，箭身細微，遮隔不及，透甲洞背，中者立死。羣馬奔食，自將項下軟肉露張，車兵湊使鹿角鋒梢迎刺，尤如穿絮，立即倒地。士遭弩斃，馬受鋒亡，片刻之間，數千精卒鐵騎，縱橫盡喪，只剩下童體仁、石犴、鐵鶴三匹退走。之華領將驅逐，石犴先奔。童體仁恨極，揮斧惡鬪之華。辛熬、晁照雙戰鐵鶴，殺到酣處，辛熬猛棒蓋下，鐵鶴仰閃，打中鞍轡，力重釘深，急切拔不得出。鐵鶴一抓擊到，辛熬急躲，雙手搖脫棒來，借勢自下挑上。鐵鶴右抓方掃，晁照雙劍，左膊為狼牙棒鉤住，慌收右抓打來，擊箇正着，辛熬腦裂而死。晁照雙劍並下，鐵鶴右膊亦為砍斷，負痛而逃。馬忽陷入索圈，絆倒在地，軍士齊上擒回。童體仁見鐵鶴遭縛，難于救護，只得敗走。之華也不追趕，收兵回嶺。茅游繳令，稟稱餉酒已遍。晁照綁得鐵鶴報功，之華令檻好，具文中報解往雲平嶺。查點折了辛熬，嗟咨不已，令將士殮埋休息，以便收城。再說童體仁趕上石犴，回到古岸，見羣馬在坡上打滾。童體仁道：「居篷內的這些兵卒將士，為何不來接應？」石犴道：「莫非兵敗逃散了麼？正在疑惑，已到居篷，但見尸橫滿地，一卒全無。體仁大驚道：「旗角已無，諒難久停。」忽探子報道：「浮石之兵來圍古岸，只不過六十里了。」石犴道：「臣早知浮石之兵必來，今此城兵少，實難久守，不知去城而回雙

龍爲得計耳。」體仁道：「費去若干錢糧兵馬，方取得此城，如何便輕易放棄？」石犴道：「兵糧不足，萬不能守。若待兵臨城下，雖欲去不可得也。且彈丸小城，去之亦不足爲吾輕重，又何必念念于此哉？且雙龍乃根本之地，萬一有變，則無家可歸，而貽笑於天下矣。」體仁道：「卿言亦是，我當思之。」次日平明，則召石犴問道：「浮石之兵若何？」石犴道：「探馬報來，只隔卅里了。古云：『當斷而不斷者，愚人也。』今事在燃眉，而優柔不斷，此取敗之道也。况雙龍根本之地，城垣堅固，糧草豐足，兵民用命，內修政治，外結鄰國，則世仇可復矣。」體仁聞言，「躍而起曰：『卿言是也，吾意已決矣。』遂下令回師，雙龍人馬一齊起行。復問道：『我此行必實不定而難安，卿將何以告我？』石犴道：『主公可於此時起身歸國，招募兵將，結約諸島，令現在各城頭目，速回雙龍，臣往浮金營前報敗，諒彼分兵取嶺復仇。』童體仁道：『惟有如此。』石犴道：『我們在這裏有威無恩，不可久留，恐遭暗算。』童體仁大慟，石犴自炊進膳，君臣飽餐，痛哭分別，不表童體仁惶惶歸島，再說石犴次日至大樹谷，聞得前面音聲繁雜，便勒住馬，意欲潛避。已爲來衆看見，發喊跑到，拏住問道：『你實說，係那裏逃脫的？』石犴視有三百餘人，却戴浮金章號，便放下心答道：『我乃雙龍島將官，只緣兵敗，往浮金請救，未識諸位將軍駕過，觸冒罪甚。』那爲頭的笑道：『你無庸徒勞罷！我們都屬浮金將士，因爲邪臣謗殺大將，是以思想，使血戰成功，俱係奸黨受賞，有奉承未到之處，立至死亡。莫若潔身遠禍，五千餘人一時同散。浮金自顧不暇，安能救汝？』石犴道：『既到這裏，也須前往，方能復命。』爲頭的道：『你必要去，但恐有傷性命，今索性相贈小旗一面，遇似我們形狀者，即持交驗，彼自寬釋害也。』石犴受旗拜謝，南行兩日，到獨鎖渡東岸，言明來歷，將士相送過河，進營朝見浮金島主。問清事由，呼嗟不已。石犴退出，忽有國內急報，浮石通關龍遜父子襲入丹鳳，欲計取龜息，爲相國所覺，獲得敵將。浮金島主大驚，視郎福厚道：「浮石用兵，可謂神速，而兼鬼域。前時截劫冠軍梟我白額虎，隨襲品字左城，窺探百結關，今又暗入丹鳳，南邊地方城池，尚不知如何？前營羅多材衆散爲民擄降，鍾受祿之兵，回復叛走，鍾受祿又爲盜所殺。若冠軍在，何至于此？」

今雙龍全師盡喪，天印雖屢勝，然亦安能獨存？往日功勞，俱成灰燼，應卽召子直等，早同歸國。或百結關爲敵人所奪，我國君臣士卒，皆無生路矣。」道猶未了，又有雙敖谷緊報，浮金島主驚道：「噫！糧草休矣！可取報文進覽。」且說這雙敖谷，在金蟹山前，兩谷交抱峙立，如二敖之狀，故名雙敖谷。中間寬敞，可以堆積，因其山勢險峻，包藏週密，前有曲港通洋，便于搬運，故將糧草屯在其內。令正副將官三員守之，防備嚴密，并非懈怠。無如神算出奇，超乎意料之外，所以遭焚，仍不知火自敵縱，且聽從頭鼓來。山盈當日在雲平嶺受客卿吩咐，後帳櫃內領得包裹，見封條寫道：「山盈到，思神港開。」視想道：「雖聞有此地名，猶不知在南在北。」暗令家丁訪清了，收拾乾糧，單身趕奔次日將晚，行到住下，將包裹取出，揭去封條，打開看時，有箇油紙包，四箇雞卵，一枝銀籐杖，約長二尺四寸，梢上生成小眼，又有無柄斧頭一件，却有縱橫二孔，一個鐵鏈扣釘，細想不解其意，將銀籐裝試，可以爲鋤，可以爲斧，再將油紙包折破，却係衣褲首套，上面俱係燙臘繅畫禪文，裏面係浮金的字號。尋思道：「這係水具，又有斧頭，定係因我善泅，使往獨鎖渡交渡津二處劈船。」其雞卵何所用處，委決不下，復將包裹等件細檢，于首套內抖出單子，寫道：

「水衣全製，銀籐斧一柄，蜂房自燃卵四枚，小心往雙敖谷焚燒糧草，毋忽！」

看畢道：「我說此卵必有所用，但雙敖谷在黃花洲對岸，乃浮金邊界，屯糧重地，勢必嚴兵把守，如何焚燒得來？好難題目！」又想道：「客卿算無遺策，斷不致送我于死地，且燬去單子，收好各件，明晨前進，見機而行。」次日路上却無攔阻，惟見紛紛逃難百姓，自北而過，俱稱烏寇勝于惡神，放火搶擄，馬要吃人，凶殘莫當。山盈驚道：「雙龍兵勢如此橫暴，自然佔去多少城邑。」一面走，一面想，忽有人搶上，扭住胸脯道：「擊着爾了。」山盈看時，十餘兵士，皆浮金妝束，着實駭慌，連話也說不出。衆軍將包裹打開翻看，問道：「爾係做甚生涯的？」山盈見翻落號衣，陡然生計道：「實不相瞞，吾乃奉龜息城燭相國令往黃雲城雲平嶺窺探。」衆軍聽見燭相國三字，便叫放手，又



問道：「令幹何事？」山盈道：「小子善放火，善泅水，相國密令潛入浮石，得便逢庫燒庫，逢糧燒糧，逢草燒草。」又問道：「燒得那些地方？」山盈道：「各處守備嚴緊，限又逼迫，無便可乘，還要受責哩！」衆軍道：「燭相國最體量人情，只是慫慂訓導，責却可免。」山盈道：「果如所言，受賜厚矣。」衆軍道：「今日聞得韓冠軍回國，爲人劫去，爾曾曉得麼？」山盈道：「只聞羅多材被百姓所擄，却未聞冠軍被劫。」衆軍慌問道：「羅多材怎麼被百姓所擄？」山盈道：「昨於途間聽得底裏，尙須探訪。」衆軍道：「惜乎不知其詳，若說與我們明白也，係快事，索性告訴足下，我等皆因冠軍遭讒，激死忿怒而散。」山盈道：「衆位正好同回龜息。」衆軍道：「若是這般，不如不散了。」山盈道：「然以何以爲生？」衆軍道：「旣莫能服邪臣，又莫可降敵國，惟有分棲岩穴，採草苗木實而射獵以爲生耳。主上省破，誅滅羣奸，我等卽歸自首請罪矣。」山盈道：「諸公忠于王室，君相那裏得知小人到都，遇便卽將原委細稟相國，或者卽召諸公，共禦強敵。」衆軍道：「辜負盛情，相國雖深信于主上，冠軍尙遭讒死，何況我等佞倖在朝，寧終老於山林，斷不出也。」山盈道：「相國常恨此輩，今誘殺大將，兵豈能勝？主上悔悟，鄙夫定正典刑，自可相聚。」衆軍舉手答道：「但願如此！」欣然拱別。山盈由青錢山這條路，又行了天半，方到黃花洲邊，遠望茫茫，不知何處係岸。天色已晚，並無船隻往來，乃將衣褲首套穿齊，各物藏好，插着銀簾斧，泳入洋底，直行前去。由淺漸深，半天時候，復自底而上，遇着堅壁礙路，冒仰細視，一帶都如這般模樣，想必係靠邊了，便爬登岸，將翻回衣褲穿好，再看時，却係箇磐巖大石山，全無路徑，只得坐下打盹。醒來天亮，往上望去，愈遠愈高，坐的所在，却係暫巖大石，盡頭兩邊，青草沙洲，並不見人，好生煩惱。忽聞隱隱有低昂歌聲，觀沙洲左右，俱無形影，抑揚漸近，轉面看時，有數隻大船，放將過來。山盈見景生情，招手高呼救人，船上只作不曾聽着。山盈望得漸到坡岸，慌起身趕奔大壕，那船始停住。問道：「爾係何處軍士？」山盈道：「俺乃巡兵，因渡洋失足，泅到這裏，不知屬何地方，雖未喪命，腹餒欲死，乞諸位拯濟，借渡過去。」梢公使水手搖過脚艇來，笑道：「爾不小心，致墜水內，今遇我們，便是造化，各人俱奉有命，誰能

此刻渡爾好冒失鬼的話，須待公事辦齊，順帶過去。」山盈道：「諸位辦甚的事？」水手道：「爾有眼無珠麼？今往雙敖谷裝運糧草，可連上罷。」山盈聽得雙敖谷三字，便如搔着癢處，喜的說不出來，慌跳落脚艇，爬登大船道：「蒙諸位救援，必定負鞍以報。」水手道：「俱屬本國同胞，那個望報爾可會唱麼？」山盈道：「略知幾句，恐不中聽。」衆人喜道：「逢場作戲，以消長日，那個係併優麼？你且吃飯，我們開行輪唱哩！」乃起鑼張筵，圍圍坐下，指點板脚作句，爾唱我和，此歇彼起。山盈飯畢，一同接聲，不覺沿洲放下三十餘里，轉灣又五十餘里，方纔來到港口。兩傍各有營寨，中設截流鐵網，運草軍士持符進營驗訖，將官各出，向網邊并港前後細看水花，方令蹀網。軍士將絞關鬆下，鈴鈴鐺鐺，音聲紛亂。那網俱係五寸長的鐵條，兩頭扭轉，煨結中按金鈴，凡物觸着即響，所以略加鬆動，鈴鐺不止。各船過盡，如舊絞起，又入二里多路，看兩岸俱有木欄，空處只得四寸寬，其外帳篷牽聯，又有木關截在港中，上面復掛鐵網。見有船隻，將木欄上鎖開，去管去關門，蹀下鐵網，各草船魚貫進，畢即收網上關上管。再看兩邊欄外帳篷，直到山脚，望見巍然一條巉岩大青石嶺。山盈道：「好條大怪嶺！」梢公道：「這名金蟹山，那兩座小山，名左敖右敖，其內係雙敖谷。爾先喊救處，即在此谷之後。」山盈道：「旋過來若干路？」梢公道：「後面轉到前面，足足九十里。」山盈細看形勢，果然似蟹。船到小山下，復斜入內，停泊坡前。下面兩山各有石嘴，真似雙敖。中間一片篷鬆白土，儼如噴的浮沫。山盈隨衆登岸，到小山頂營內，投呈文書，立時發糧。由谷內軍士搬出，交與外營軍士，送至船邊。山盈看那白土之西，亦列高木關欄，欄上掛着鐵網，左右敖頂各立有寨，中間山巔又係一箇大營，四圍俱係欄網。想道：「這般嚴緊，不趁此刻混進，却待何時？」便隨衆趨近寨門，再往裏走。只見門內坐着兩位將官，叱道：「擎下！」內外齊聲發喊，數十把索柄，撓勾齊來拖搭。山盈駭得魂飛魄散，幸虧軍士認得，代稟道：「這係運船上。」將官道：「如何藐玩法令？」山盈慌磕頭道：「初次當差，望將軍寬恕！」將官道：「爾不見告示字麼？」山盈仰見門邊懸着木榜寫道：

「非本谷將士過此限者，以奸細論。」

山盈方知，連忙搶地呼天，血流額破。將官道：「幸而足未逾戶，不然莫能有也。」叱鞭四十逐出，兩旁軍士放下軟鉤，網起打訖，推上草船。水手埋怨道：「爾如何亂走？若再進數步，連我們都不得乾淨了。」山盈渾身痛楚，倒在艙裏，只是哼痛。待痛稍止，爬到後梢，拏隻碗，暗將防護命的靈丹，取置碗內，研碎用水和勻，吞下，鑽入草中睡去。及至醒覺，全無痛楚。退出看時，船在洋中放行。衆人正唱得熱鬧，見山盈笑道：「打也打得凶，睡也睡得足。昨日晚膳無爾，今早仍四處搜尋，想也餓夠了，快來吃碗午飯。」山盈答應，向前飽餐。又隨衆胡亂唱過幾曲，已到品字城，停泊下來，尋思道：「從這條路回國，要過各處關隘，倘或盤詰敗露，豈非離虎穴入狼窠！不如仍轉舊路。」見衆人紛紛搬草，堆垛岸邊，便向梢公道：「奉令機密，另由他途進行。重生之德，容緩圖報。」梢公道：「已係下午，可再草榻一宵。」山盈道：「恐誤限期。」拱手謝別，復往上行。天色將晚，想道：「奉令辦公，微勞未著，雖庶長客卿見宥，但各處攻城，諸將皆建功績，我獨全無。既難對庶長客卿，更有何顏回鄉里。索性復往，不幸死于敵人之手，也博箇爲國捐軀的芳名。幸而如願，這件勳勞，誰人比得？」意思決了，就地跌坐，吃些餸根，連夜趨遶百十餘里，又到黃花洲。四顧無人，將衣翻轉，同褲穿好，帶緊首套，插着鋤斧，看定東北，沒大洋中，只見底下如晝，翻身出水仰望，天却漆黑，乃浮臥隨潮順流，始信傳說。凡是海底，天愈昏暗，反加雪亮。今見光明，所以放心仰面露身，又經多時，審視嶼山隱隱，却在背後，知係行過了。復審定洄游，忽然震動非常，流落視去，乃係兩箇巨鼉，鬪得波翻浪湧。遠望有一死屍，橫在洋底，料是鬪爭食屍，心中老大不忍，潛走近前，帶住屍脚，輕輕拖入港口。又見蕩漾洶湧，回看那鼉爭途趕來，便將屍堆往東行，揮鋤以拒。只見鐵網巴在咫尺，正想經過之策，不知那網大半豎立，有鎖橫鋪水底。山盈手忙脚亂，正跳過橫鋪的邊鎖，覺得響動，鐵絞漸高，慌將屍首丟棄，跳出看時，那兩箇大鼉飛速搶奪死屍，齊奔入內，網俱絞起，便臨空由下直向裏行，又見網欄在前，脚下步步就心，此網却不比平常的止到底就罷了，沒有一半平鋪，却近貼

于檻上，關欄入木，根根深釘入泥，空縫只有三寸寬細，中間雖有關門，上下左右嵌定，莫能移動。聽得說道：「網上擊得好大兩個水老虎，可去看看來。」山盈伏住，及至耳內無聲，再靠岸摸時，笠木緊緊排着，毫無空處，捫捏那岸，却係堅土，想道：「有理！」乃于欄根外旁，用鋤斧輕挖，土堅鋤利，大塊小塊墜落，壘壘約可容身，便輕輕爬過。往前進到小山嘴下，猶聞稱說洲邊大網，獲住兩箇水老虎。看着來人，跣跣跟跟過去了。山盈轉入，到白沙坡底，聽不着人聲，始敢伸頭出水，旋望天色昏暗，再看雙放營內燈仍未息，網邊半壁火光，關欄兩旁亦俱雪亮。輕輕伏爬上土坡，到木寨脚探探鐵網，亦按響鈴，慌縮回手。詳算白沫土色，不像堅硬，因用鋤耙，頗覺輕鬆，俱係成片成塊。耙起推開，欄下尺許，亦有管子，管下無物阻礙，便弗深挖，轉入管底，幸喜進到欄裏平地，一步一步往前，覓足而走，忽然光道照耀，望去却係二人，提亮子的先行，拿木棍在後，自草嶺邊旋出。山盈無可躲避，因覓回原路，見有毛廁，連忙蹲伏，只聞說道：「偏是我們灰氣，派在今日夜巡，黿肉莫能分得，黿湯亦嚐不到，明日只好看他們吃。」又聞那人答道：「爭死屍的黿，未免有毒，沒得吃也罷。」說着走着，燈亮漸入左邊草堆傍去。山盈認中那嶺谷，便直走到跟前，將鋤斧插於腰間，懷內取出雞卵，記起道：「聞得火藥以蜂房灰爲最佳，只須在地穴內，遇有微風，即便燻着，惟用雞卵壳收藏封固，始免誤事，故名蜂房自燃卵，但未知靈驗否？」乃往高而爬。這嶺谷係中間凹頭脚凸，爬到半腰，却難再上。坐下將卵封口拆開，抽草成窩，用藥撒入，爭奈無風，想道：「或者嶺峻遮住，且旋過另覓地方，就平行灣轉，置藥也不見燃，又往前去，亦復如舊，乃着急道：「腿都走軟了，如何是好？」只得撥開草，將卵傾盡，伏下併氣用力吹去，忽然火焰滿面燂來，連鬚鬚眉毛都焦了，急滾下地，揉擦眼皮看時，已係紅光照亮，金聲驟起，人聲嘈囂。欲由舊路逃命，望見欄外已有行者，無處閃匿，只得仍到原蹲處躲避，風勢驟猛，火漸通天，也難遮掩。幸喜紛紛人衆，慌將衣褲反穿，賊斧棄卵，大着胆，混入軍士內撲救。只見數堆皆着，連糧屯土蓋的蘆蓆亦都生焰，輝耀如同白晝。近處烟濃，反看不清。衆軍手慌脚亂，連洲上各營將士俱到。山盈乘空接過粗水桶，意欲逕出，只見關門傍邊站着

兩員將官，吩咐道：「必有奸細，飛速捉拏，毋使逃脫。」山盈聽了，弄得進不能，退不可，事急計生，恐怕稍遲，查看明白，因將桶底踏下，放胆直行。將官叱道：「往那裏去？」山盈脚下走，口裏說道：「桶滿了，往前而換。」將官道：「毋得遲延。」山盈答道：「遵令。」將桶挑下坡，視諸帳內，並無人影，到網營邊，見竈上氣燴燴的，那有兵士，便逕進揭開，却係滿鍋香羹。肚中正飢，取碗盛吃，燙得嘴痛，又恐人來，想道：「默了！」乃將羹盛了二三十杓入桶，帶着杓子，走近洋邊，將水具穿好，坐着儘吃。看火勢時，滿天通紅，待食畢，因連日辛苦，疲倦不堪，因即倒頭睡下。不知一覺醒來，却被鉤搭住。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數節迎刃星馳電掣 一着錯布瓦解冰消

却說山盈被鉤搭住，夢中驚醒，急掙扎時，那裏掙扎得脫，只有隨他綁起，牽拽着走。約行數里，進城到營房內，復加繩索，細于柱上，帶門而去。山盈逆料必無生理，着實苦惱，眼巴巴望天不亮，想道：「若在谷裏遭擒，遭殺，也還落個芳名。」正悔恨間，聽得語聲嘈雜，又見推門送進一個就縛的軍士道：「今日初次好大利市，連獲兩犯。此刻將軍該上堂換班了，我們解往請功，定然有賞。」衆人稱好，將山盈解下，指那軍士道：「你們認認，可係相熟？」山盈低頭無語，那軍士看道：「爾可係草船上的？」山盈也不睬他。來到衙前，仰視旗旌，却係浮石字號，心內大疑，遠觀堂中，坐着一位將官，撓鉤手將二人帶進，跪稟情由。將官問道：「汝等係甚麼人，敢做奸細，從實說來，可保性命。若有虛誑，定殺不赦。」那軍士連忙磕頭道：「小人係雙敖谷把守。昨夜三鼓，忽然起火，將草堆盡行焚燬，糧亦燒去七八。今奉差往大營報信，昏黑趕路被擒。現有文書，所供屬實。」將官指山盈道：「爾哩？」那軍士道：「他係草船上，前日誤進營門，幾乎正法。幸虧大衆代他求饒，不知何故，今亦被擒。」將官正欲開口，左右向前稟道：「樊將軍聞得獲住細作，來同訊哩。」只見一員將官，戎裝自外而入。這將官下坐相迎，山盈定睛看時，好像樊理。上堂同

坐，那將官復叱道：「爾這厮立而弗跪，何也？」山盈大聲道：「被擒無非係死，難道屈膝求生麼？」後來的將官，聽得聲音，走近審視道：「爾乃山盈將軍麼？鬚鬚眉毛，那裏去了？」山盈始抬頭張目道：「樊將軍何以在此？」樊理見果是山盈，慌解綁索。那員將官，亦趨前問道：「莫不是鎮守獨鎖渡的山將軍？」樊理道：「然也。」那將官面赤，打恭賠禮。山盈問道：「這位將軍是誰？」樊理道：「是甘將軍。」山盈笑道：「俱是自家，人我幾乎駭死。」甘淡道：「唐突之愆，容日負荆。」山盈道：「不知何罪，請教係甚地方二位將軍如何取得？」樊理邀入內堂，上席將奉令，刼寇軍出口，溯流襲城，昨日方得，仍有白將軍捨城，辛若在署未起各事說明。山盈亦將奉令，差焚糧草的始末，告與二將。三人大笑痛飲。山盈起身道：「要早告別回報。」樊理道：「沿途關隘，俱有浮金兵將把守，那裏去得？」山盈道：「不妨適所擒的軍士，可令禁好，莫傷他性命，將文書衣裳盜號，俱要將來。」司席得令，盡行取到。山盈換齊收好文書，插着籐斧，二將送出南門，轉過西岡，經百結關。次日過獨鎖渡，報到大營。浮金島主看過報文，問郎福厚道：「寡人見浮石軍屯三處，並不請戰，必有詭謀。子直言其畏懼強，未敢加擊。誰知是絆住大軍，使我將各處軍馬分來，他却潛行襲進，搗入腹心，相國苦言，切勿與構。子直簧言巧語，以爲易圖。汝亦信之。今所得皆虛，而所失是實。善後無謀，令寡人不勝憤懣。可卽令此軍士前去，將焚燒糧草細說與子直知道。郎福厚領命出營，使山盈往鴛鴦城報信。石犴與郎福厚道：「糧草焚燒，軍安能久？分兵復仇的話，皆屬空談了。」郎福厚沉吟道：「冠軍之事，主上歸罪于子大夫與吾，恐于國中難以立足。將營窟于貴島，未知元帥肯下照否？」石犴道：「大夫所教，敢不敬從？」郎福厚道：「元帥須先請頒給大艦歸國，可泊于品字城岸。福厚將邇日收羅的，先行發上，煩收載帶回，寄存府內。外有二車，以作贖儀。」石犴道：「謹領台命。」乃全入奏請。島主依允，不在話下。且說山盈過了梅坪，到濫柿河邊，跳上渡船，搖到中間，船裏鑽出四個大漢道：「果係山將軍。」山盈吃驚，大漢道：「小人們奉客卿將令，隱在此處，誘擎浮金傳信的人。因見遠來形狀，便疑是將軍，逼近細看，果然不差。若非平素熟識，幾乎冒犯。敢問將軍眉

毛鬚鬚那裏去了？如何穿着浮金號衣？」山盈道：「另有道理，客卿在嶺上安麼？」大漢道：「就在前面，小人引將軍去。」山盈道：「很好。」抵岸同登，行過二十餘里，方到營門，信恆迎上道：「山將軍成功得意也！」山盈答道：「客卿指使，賴將軍之威，公幹回來。」信恆全進參見，客卿扶起。山盈將焚燒糧草，遇着樊甘及假充軍士報信到浮金大營，浮金主使傳報子直的話，逐次稟明。客卿大喜，慰勞道：「這場功勞爲最上。日前稽成使使前來約降，各城邑人民多有通約，子直不必定要走。汝到鴛鴦，可張大其詞，以速其去。」山盈領命辭出，行入鴛鴦城，高聲朗訴。子直驚惶，召錢銳商量。軍吏回道：「有兩天未會醒。」又請金湯共議，回說：「金將軍瘡原未愈，因前日別金壙等悲痛過度，病又復發，睡在床上，莫能起來。」子直聞言，憂懼無措。且說金湯因何悲痛過度，乃先時金壙全梁思等分隨南路巡警，迨後宗旋奉命召鍾受祿及將士回前營禦敵，不得刻遲。鍾受祿奉命欲行，奈各處所剝削的貨，只除餽奉郎子之外，猶多囊橐累贅，難于速行。五千軍士，俱不肯代爲戴負。沿途中拉了四騎，延到南荻村地方，欲以威挾金壙，使令軍士代運。金壙回道：「冠軍受傷，前營危急，是以召回。小將奉命隨大夫巡察，未奉命爲搬私件，玩誤之罪，不應全受。小將先行了。」說罷打恭，領諸校並五千軍士，連夜回鴛鴦。鍾受祿恨道：「冠軍威勢強勝百倍，我們輕輕的就將他性命送掉，看爾僥倖到那裏去？」再望天色，又將黑了，問家丁道：「這裏離何處近？」家丁查訪回道：「離芙蓉二十里。」鍾受祿立命報與芙蓉城守，令差健壯前來迎接。家丁飛馬到芙蓉，稽成得信，想道：「鍾受祿莅任，將庫藏所積半數開報島主，半分餽郎子二大夫。又聞到處搜刮民脂，囊橐頗肥。今主上專罪郎子，鍾羅多材已爲衆民擄降。浮石今鍾受祿之資，是天賜我也。暗往取之，敗露則全城以歸浮石，有何不可？」計算已定，分付副將舒懷道：「可選壯健軍士三百名，明晨飽餐，飛往南荻村，小心速爲速行，自有重賞。」令畢，回到私衙，領家丁百名，飽餐往北門轉到南來，塗面裝扮停當，行十餘里，見燈火輝煌，車伏壘壘，催趨前進，呵叱不止。稽成拔刀當先，喊道：「雲平嶺遊兵爺爺到此，代百姓報仇，快將車仗留下，饒爾等性命。」衆車夫齊聲呵喝，借勢盡行散。

開親隨的並兵丁亦但亂竄逃去，剩下鍾受祿單身。欲待要走，無奈心慌骨軟，寸步難移。稽成令家丁揀細軟車子担仗取了先走，自己斷後，復回身來看，看是何光景。只見鍾受祿坐在地下道：「稽成！稽成！幹得好事！若是浮石兵士何用塗面？爾塗得面目，爾的喉嚨也該塗塗。」稽成搖頭道：「好索性！不做二不休！」將墨烟拭去，抽刀應聲而斫道：「鍾大夫好眼力，看得的確！」鍾受祿連忙磕頭，稽成道：「爾便認出是稽成，今在爾面前，看爾怎麼樣處治？爾叫郎福厚子直難爲我罷！」鍾受祿只是涕泣求饒，稽成道：「別人磕頭哀懇，爾肯饒麼？」鍾受祿見不是話，爬起身來就走。稽成使刀斫去，正中左肩，負痛跑竄。稽成向前攔腰剝倒，鍾受祿喊叫救命。稽成往口上亂搗，又復問他，然後將頭割下，再趕回城，即暗使心腹賈芙葉印綬往浮石投降。次日清晨，舒懷領着軍士行近南荻村，只見許多人在那裏敘議。舒懷馬到前邊，視地下殺死一人，問清係鍾大夫，不覺吃驚，回報稽成。稽成也作吃驚，即令舒懷收殮踏緝，具文申報不題。再說金墉趕到鴛鴦城，子直問起鍾大夫，金墉道：「裝重行遲，小將奉命立刻趕來，未及待彼。」說罷出候金湯，問冠軍瘡勢。金湯道：「看似無妨大事。適聞回國于葫蘆卡被浮石劫去，大約凶多吉少。」金墉驚道：「向日沿途俱有將官穿梭遊巡，難道又革除了？」金湯道：「巡將凌洛幾乎喪命，迨副將能持得信趕往，浮石船已放遠。」金墉想道：「地輿誌載浮石東南，千溪萬澗，綜匯歸於大河二道。今船行斷不出洋，遠猿啼峽，必係由子河口，逆流進通明關，水路紆迴，溯行遲緩。若自此渡濫柿河，過鷓鴣城，極南踰鶻嶺而東，經迴龍岡而北，由龍爪山折而東南，便係斷機埠，乃進通明關所必行之路。於茲截住，萬無一失。」金湯道：「我們同去。」金墉道：「不可，兄同去，鴛鴦無人矣。或冠軍得自浮石來，誰人接應？今留扶輅申蓮侍兄之疾，留湯開等十五弟兄相助守禦，弟同餘者飛馬連夜前往，或者有用，亦不可知。」金湯道：「事不宜遲。」金墉道：「即刻告別。」乃同衆人收拾，出城疾馳。金湯想着冠軍凶多吉少，不禁哭泣，自夜至旦，次日瘡病復發，幸太醫預留妙劑，服之漸減，今聞子直特請，原可出會，因惡其行爲，所以推病。子直着急，自住錢銳帳中，看他橫臥榻旁，口角涎沫漫流，酒氣莫當，復



到金湯帳內來，見倚在床上。扶輅申遽起身迎接，金湯道：「病軀不能爲禮，大夫休怪。」子直道：「連日因軍務倥惚，致失問候。現今事勢頗壞，將軍須勉力扶持。」金湯想子直說這般話，自然情形大敗，答道：「朝不保夕之病夫，安能謀國？大夫與羅鍾謀于此，郎大夫謀于彼，何所不中？」子直道：「將軍猶未知麼？」冠軍剖腹，梁思等全軍聞信而散。羅大夫遭民擄縛降敵，瀾瀾已失，金墉聞召急回，鍾大夫爲盜所殺。適聞雙龍全軍盡沒，天印先報得勝，進攻猿啼峽，後久未聞信息。今主上召直回國，敵營逼邇，將何以爲計？」金湯道：「羅鍾如此了結，只可惜失却秦吉等諸將，令召大夫旋旌，爲恐難守矣。」子直道：「這時候猶顧得鴛鴦麼？敵人三處屯兵，眈眈虎視大營，品字城被佔其二，金城坐瞰百結關，龍遜暗入丹鳳，若非相國歸來，龜息早屬浮石矣。刻又報雙敖谷糧草遭焚殆盡，平無累襲至白龍，難道將軍都未聞麼？」金湯道：「小將病在營內，那知變化若是之極？大夫往日以代冠軍爲解事，此刻何須躊躇？瓦已解矣，安能復全只好遵命歸去。」子直道：「今信恆屯兵與東門相近，正慮不得到獨鎖渡。」金湯道：「不得到，也要到。猶有兵士萬餘，豈無力殺敵？」子直道：「輜重頗多，奈何？」金湯道：「可分三千兵交小將居守，輜重可無恙也。」子直道：「猶有餽郎大夫之物，必須帶行。」金湯道：「細軟非輜重，廣多可比。今晚使申遽引兵一千，立塞于要道，扶輅引兵五百，紮于濫柿渡口。大夫率衆攜囊放心歸營，再令湯開等率騎兵于城外遙遙護送可也。」子直大喜，將糧餉器用物料，儘數存留，惟將私物收囊貯橐。申遽扶輅領兵出城。次早金湯令湯開率一千人馬，列陣濫外。子直使視錢銳，宿醒雖解，步履猶帶踉蹌，乃使坐于後車，安然過濫柿河。申遽扶輅湯開等齊回。金湯令申遽守西關，扶輅守東關，湯開等十五將，輪流巡城，又將三千軍士分作三起，派三百名守東關，三百名守西關，四百名巡守女牆，五百名防備替換，五百名休息，五百名郊外採取，五百名護衛。三十二箇時辰，換班號令已定，將士無不歡躍，同心協力。再說子直渡濫柿河過梅坪，望見大營，方纔放下憂懼，先使通報與郎福厚的家丁。回來道：「郎大夫在帳外候有話說。」子直心中老大吃驚，進營見郎福厚招手，連忙輕步至郎福厚跟前，行禮。

厚搖手道：「此刻仍作這些虛文麼？」主上爲兵散城失，俱怪到爾我。雖知向爲羅鍾所誤，二人今俱死亡，爾我更推誰來？今主上聞報，龍遜兵斷桂子壑，欲退兵。因浮石三路軍營日日延進，又恐爲其所乘，着實慌急，進營須要小心。」子直道：「是尚有托庇所收東西，除先送外，餘者現在。」福厚道：「而今還云東西麼？」說罷去了。子直方報名朝見，浮金島主勃然變色道：「好參軍！拾得好書七百餘里之地，原壁歸趙，反貼五百里疆土與他人，兼之歸途被截，善後無謀，俱大夫之功也！還有何顏立於人世？」子直奏道：「臣愚昧，誤中反間計。今願殿軍保護，以贖前愆。」島主允奏，令諸軍盡行拔營，挨次回國。又令獨鎖渡百結關二處加兵把守，毋得動移。不表軍校收拾起身，再說山盈到鴛鴦，報過子直，營外將士多來詢問。山盈故作倉惶之狀，張大其詞，將士聞者，無不驚懼。山盈只推回大營繳令，却潛歸浮石稟覆。客卿道：「汝可同田受領三百兵士，用浮金章號，往復獨鎖渡。」山盈受命而去。又傳令與古樹岡齊修，命營寨不動，留老弱看守，領軍密過水蛇渡，于東腰鎮靠岡依林下寨，多張旗幟金鼓。有浮金兵過，任去勿遏，惟尾而驅之。待其行盡，即順流出口逆上，趕奔品字城，幫助白交等。又傳令何舟，留何方樓守營，帶二子分兵收復獨鎖渡以西城邑。一面報與嶺上西庶長，防備金湯；一面傳各營束裝，待子直兵過，隨後躡之。諸將士遵令半夜時分，巡軍警報：鴛鴦不知多少軍馬出城，少刻又有報到，言敵人離營前二里總路口下寨，河邊又報敵人屯紫于渡口。信恆稟道：「子直走矣，請速掩之，輜重可盡得也。」客卿笑道：「彼以二軍分踞路口渡口，蓋慮我掩之耳，必是選鋒擊之未便。然彼恃此斷不夜過，定在明晨始安然而走。子直雖無能爲，其將士猶多子郵所親教者，勿得輕視。將軍欲建功，即領兵五百山下渡過河，伏于梅坪近處，待子直行過，從而趨之，梅坪可復也。」信恆答應，帶兵過河，天已大亮，于綉草墩隱匿，不見動靜。守待半日，始有敵兵結隊而行，步騎約萬餘人，徐徐過盡。信恆躡至梅坪，守將蒙供遠送子直，營內無主，見敵兵到，俱亂竄四散。信恆不費隻矢，佔了梅坪，就便紮寨。蒙供回到半路，遇見逃脫的軍士驚慌奔來，報道：「將軍送子大夫離營後，敵兵殺到，諸人不能抵當，都逃散了，小的特來報信。」蒙供

聽得驚訝無措；後面接踵報道：「浮石將官旗上現出信字，定係原日鴛鴦城守將信恆。」有一軍士道：「信恆好生了得！將軍幸虧不曾逢着，作速走罷！」蒙供轉馬出山，加鞭數次，到得營前。浮金島主同大軍俱已過渡，只有子直勒兵嚴裝，見蒙供道：「先領所賦，當請回坪，如何又來？」蒙供道：「小將護送之時，敵將信恆隨後襲佔梅坪，小將原欲攻奪，奈軍士盡散，獨力難支，是以特請大夫發兵。」子直驚道：「爾還不知信恆的利害哩！島主有命，令各處將士歸國。今大軍已行，衆心思家，還要梅坪那箇荒林做甚麼？可同我過渡去罷。」蒙供聽清，如同換得救文。子直出營，正欲上船，只見紛紛殘兵，繹絡而至。看時，却係所保舉同桂新守青草城的副將賈邕，慌問道：「桂新何在？」賈邕道：「敵將何舟殺到青草，小將意欲護主上回國，桂新不從。城內民變開門，納何舟兵將，桂新被殺。小將見勢孤弱，只得還營請命。」子直令同蒙供爲殿軍，自率將士渡畢，再用縮地鏡察看對岸，猶有百十軍士帶着輜重，便令賈邕道：「可放船渡來，協守獨鎖城。」賈邕去訖，子直領軍前進，將到束腰鎮，忽有鼓聲，急令屯紮。探騎探得鼓聲發自林中，仍有旌旗招展。子直道：「這是疑兵之計，且拔營齊進。」過葫蘆卡，聞得嘈雜鼓聲，又起回看，却係一彪雄軍，如飛追趕。子直慌令輜重車仗，快走有賞。軍士擠壓而行，道狹人衆，紛紛跌落兩邊深澗。車壞馬倒，沿途堆塞，俱不能進。錢銳翻傾澗內，頭碎腰折而死。蒙供勉強挨到後面，看那敵將，却係賈邕，同着軍士。蒙供道：「這兵將是何處的？」賈邕喘得半字也說不出。子直亦到，賈邕始吐聲道：「先時對岸將士，并非本國的，乃浮石山盈領軍假裝者。渡上獨鎖城，就脫去外蓋，殺將起來。小將虧得坐在船中。這些軍士，都是逃過河的，聞守將馬象已被砍死，若非將船收泊東岸，山盈已趕上了。蒙供這廝，能于水底過得五七晝夜，手下精兵又多，豈愁無渡？」子直道：「不管他，先使飛騎報上百結關，我們且到前隘安營，明日再行。」軍士得令，縛車扶馬，行到嶺脚，輜重俱進，隘內安宿，令蒙供賈邕屯紮于隘口。次早，陟行進關，忽聞連珠炮響，舉頭望見外面峯間，俱排列着敵兵。守將席喬道：「主上原欲駐紮于此，因見飛礮打損女牆，驚懼過洋，于交紐關駐紮，留令箭命大夫守關。」子直付度，島主兵多將

廣，尙且難住；叫我鎮守，實在好笑，強勉應道：「這裏得之非易，胡可輕棄？然須將所失品字二城取來，氣勢始通；如取不回，則係絕地，糧餉何由而至？」席喬道：「大夫明見，小將請發付兵馬，往復二城。」子直道：「爾去他們那裏肯出待我統領諸將，攻打取得，然後着爾們分駐可也。」席喬低頭退下。子直當日見砲聲不斷，寢食難安。次早令所帶軍士車仗，盡行下嶺，逾陵越阜，入得品字中城，問守將蒯完道：「三城如何失去其二？」蒯完道：「左城初爲敵人所襲，右城貢盈素和白樊二將不睦，當得大戶送款，請爲內應，貢盈邀復在城，小將疑其有詐，勸毋輕聽。貢盈恃勇，黑夜領兵前往，到得濠邊，並無動靜，貢盈令軍士過吊橋，梯肩而登，忽聞梆發，燈火齊明，箭如雨點，軍士多被射傷。貢盈情知中計，連忙奔回，到城門口，只見樊理自內殺出，貢盈欲投中城，半路遇見白交，拚命衝脫，過洋去了，右城因此亦失。」子直道：「左右二城不復，中城豈能安枕？明朝汝領勁兵三千取左城，賈邕領勁兵三千取右城，蒙供領兵一千，于洋邊往來巡察，蒙新冒德領兵二千，觀勢接應。」五將得令，次日率衆齊出，蒯完往左城，詭將士道：「諸公皆冠軍所親愛，樊理白交乃劫冠軍者，我素欲綁戮之，恨無幫手，今得諸公復仇之志，可以償矣。」將士聞言泣下道：「敢不竭力。」蒯完又道：「白交係浮石有名猛將，只可計擒，難以勇敵。今將兵分作三陣，亦如品字形狀，旁兩軍結陣勿進，待我領中軍入戰，佯收誘他前追，兩軍自後截殺，我迴軍共圍而擊之，蔑不勝矣。」將士依令，排成三陣。蒯完率衆至左城下，白交領兵一千馳出，蒯完迎鬪數合，實抵不住，轉馬奔走。白交素知蒯完兵弱，將怯，雖見兩邊有陣，那裏在意？直追過來，二陣環合，蒯完回頭，圍裏周密，將白交困在垓心。白交左冲右突，腿受四槍，背着兩箭，所帶軍士俱被重傷，終莫能衝潰。白交驚道：「蒯完何大變若此？係我欺敵，自取殺身。」正在危急之際，忽見雄兵自東南如飛而至，却係浮石的旗號，當先五騎，奮勇加鞭，殺入陣中。浮石分兵迎戰，蒯完指揮軍士，不防流矢射到，穿通兩頰，滾落塵埃。將士舍白交，火速抱起，扶于馬上，保護而去。浮石兵將亦卽回城。這救白交的乃係齊修，因奉令逐過浮金歸師，卽星夜出口，溯來風順水，便直到岸邊，恰好遇見相殺，再表樊理在右城聞得鞞鼓登

城觀望，見賈邕領兵殺到，將士欲出迎敵。樊理道：「其初至銳氣正盛，且緩以待其衰。」賈邕見閉門，只道：「樊理怯戰，拍馬濠邊，往來馳驟，叫罵不休。」埤上將士個個憤怒。樊理持弩道：「我爲諸公酬之。」認清發機，賈邕全馬齊倒，却係射中右腿，餘勁並入馬腹。將士開門搶奪，却被浮金救去。樊理掩殺一陣收軍。賈邕右腿受弩箭貫穿，左脚又被倒馬壓折，呻吟不絕。子直見二將俱傷，心內好生憂懣。蒙供繳令，報道：「巡至下渡口，獲着大艦五艘。」子直道：「汝可領將士登舟泊守。」又見席喬奔至，子直驚道：「百結關想係失了！」席喬道：「自大夫離後，金城晝夜兩邊攻擊，大礮將房屋擊碎，兵將莫敢拒禦，彼便湧入，軍士皆逃，小將難以獨守，只得退回候令。」子直想道：「百結關既失，這係孤城，豈能存立？」乃修書過洋，問郎福厚，一面盡將所蓄帶上木艦，靜待回信，以便歸國探騎飛報。浮石金城得了百結關，又全信恆殺奔品字城東。子直與蒙供道：「幸虧見機得早，不然亦受圍困矣。」又有探報左右兩城，俱屯兵于濠外，金信二將圍打中城矣。」子直令將渡船收來，全開到洋中下錨。當晚接得郎福厚覆札，大略言島主怒甚，連他不知將來何樣，足下須自斟酌。子直大驚道：「泰山崩矣！且往浮石投余包。」蒙供道：「不可，羅多材爲浮石所獲，或供出余包招兵，彼等尙難自保，焉能顧人閒雙龍邊嶺，峭如壁立，東西兩口，有九曲八十一灣，三十三天等名目，天印四面懸陡，洞門夾道，皆是奇險。當往二處暫時躲避，以視機宜。」子直乃令各艦轉舵回南。再說客卿令信恆去後，次日午時探馬報道：「敵國兵馬盡過渡去了。」少刻又有探卒報道：「渡口路口營寨俱拔歸鴛鴦。」客卿與裨將權弘等道：「子直細軟俱行，糧餉仍存於此，兵少而精，城堅而險，食用足備，人心合齊，未可議也。」又有探馬報道：「芟頭城百姓，推老將婁嘏爲主，殺死浮金守將陰昂，敵兵俱潰。婁嘏改易旌旗，使役稟請號令，隨後當至也。」又有探馬報道：「青草城百姓見何將軍到，爭開城門，何將軍斬了浮金守將桂新，安民撫衆，又引兵他處狗賊。」左右探馬紛紛報到，或是殺死敵軍，或是敵將驚懼逃走，或係百姓見本國兵到，出迎，或係臨陣斬將，或係攻破城池，陸續不絕。未曾兩日，獨鎖渡以西州邑數十俱收復了。客卿亦隨地選偏裨把守。

第三日，何舟全二子，到營繳令。客卿令何舟率何方樓領裨將八員，兵三千，靠雲平嶺下寨，以保護各處，而防金湯。何旋何皞隨營聽令，又命權弘守青草恆棧，守瀾瀾，調楊初守鷺鷥，何方樓臂膊稍好，可守芙蓉，俱受何舟約束。又使稽成守水蛇渡，再拔塞過河，到梅坪，帶信恆同渡獨鎖。次日上百結關，金城的牙將宗政公觀于嶺頭迎接，稟明得關之後，金將軍即時往攻品字城。客卿登帶星峯縱觀，西去緊接雲平嶺，東望浮金諸峯，隱隱可指。憶念故土，劍閣黔山，好生傷感，回關進兵品字中城，金城齊修等參見。客卿令衆撤圍，請主將會話。城內賈邕、蒯完受傷，不能登埠，原守相默年老發痰，步履維難。客卿待過多時，見無答應，便令隊長與譙樓上將士道：「主將已去，糧餉不多，况孤軍懸于絕地，有燃眉之急，乏救援之兵，豈待智者而後知萬難守也。今與汝大衆約，欲歸則備渡船以待，不欲歸則離二百里洋邊有城，其名壽山，可移屯于彼處，如畏言歸，又憚移屯，則此城爲本國往來要道，勢在必復，惟諸卿諒之。」譙樓上將士將這篇話報入衙內，相默與賈邕、蒯完道：「僕本安閒居家，忝與郎大夫瓜葛，因此缺美，俸重事簡，使出受任，僕素不知筆如何執，箭如何發，今在危迫之時，只得直道，其行與止，請二位將軍定奪。」蒯完道：「隔洋單城，萬難久守，但去又恐被邀截，賈將軍主意若何？」賈邕道：「蒯將軍所見極是，此刻實無決斷。衆將士多有聞冠軍謀略者，可問彼等以參之。」蒯完道：「是也。」出來詢訪，當有隊首侯功答道：「將軍欲守，則與城俱碎，欲歸則結陣而渡，兵士唯令是從，何敢有二？」蒯完道：「留是萬不能留，渡又恐再截劫，是以猶豫耳。」侯功道：「這就容易了，與其坐而待斃，曷若渡而于死中求生？」蒯完大喜道：「爾所見不差，片言決矣。」回對相默、賈邕說了，令衆軍結束。次日起程，使侯功到浮石營中回信。侯功進營趨上叩頭，客卿命坐，問道：「來將云何？」侯功道：「敵邑不幸，忠佞同朝，寡君明人之惡，而暗己之惡，與兵以來，又自折其股肱，以致功業敗于垂成。今蒙開導，二三子咸願歸國，敢假渡以濟，願將軍無誑。」客卿道：「事以信立，今爽約于諸將軍，他日出言，其誰肯聽？」侯功拜謝回城，復請蒯完先領二千兵士上船，派定相默、賈邕上車，共八十餘人，齊出渡洋，回到浮金埠邊，先報明與守將驗。

遇兵符，始放上岸，進交鈕關待罪。浮金島主召問來歷，又問子直何以不見。蒯完道：「子大夫前已全蒙供等回國矣。」浮金島主令查望遠樓將官奏道：「昨日有數艘陸續往南洋行，不知是子大夫否？」浮金島主問郎福厚道：「子直逃往何處去了？」今浮石已二路襲入腹中，蘭花岩雖虧相國奪回，而天印遭焚，半桅不返。浮石客卿金城信曰：「屯于品字，意在渡洋，與二路相應。若輕去此，龜息城以西，非國家有也。寡人視關外，南有山名曰堆甲，北有山名曰兜登，皆險峻難攻。應分兵屯紮，以成犄角，諸卿誰為寡人守之？」裨將時務達道：「微臣願死守一山。」郎福厚思道：「島主寵愛，近日漸衰，燭老兒平素又與我冰炭。子直羅多材，鍾受祿單鳳，稽成錢銳等及各名城守將，皆我薦進。今敗者敗，降者降，死者死，我何顏立于朝上？前曾寄頓于石狂，今何不借名守山，好則可以邀功，否即潛往雙龍，水途亦近。况先已令心腹回家，囑小心赴雙龍，見機潛逃，可以無憂。」當下浮金王復問道：「二山須二人同守方好。」郎福厚應道：「微臣願死守兜登。」島主大喜道：「二卿可各帶兵三千，分駐南北，寡人無憂矣。」時務達奏道：「事關犄角，實屬緊要，郎大夫恐不能親當矢石，斬將摧鋒，願主上另選良將，留大夫以備帷幄。」島主道：「良將何人？卿試舉之。」時務達道：「微臣所知，楊善可用。」島主勃然道：「營中大小將官，奚止數百，竟俱無用，偏注意於不在此處之少年楊善，誠寡人所莫解。」郎福厚領命挑選，時務達亦只得帶兵三千，往堆甲山去。再說客卿自浮金將士渡洋後，入城安民，休息三日，令金城鎮守百結關，駐紮品字城，遙為聲援，令信恆為先鋒，領兵三千，何錠何皞，各帶騎兵五百，全先渡洋，自帶諸將士隨後而進。信恆得令，見係正西風，便把十隻空船，多插旗幟，聯成一片，乘夜前駛。將到東岸，浮金水營內，矢弩齊發，然風勢愈猛，船駛愈速。將士大驚，俱退歸陸寨，併力發礮放弩，及停止涯邊，方知俱是空船，全營奪氣。少刻又如前駛來，只道係前番故計，狐疑觀望，忽見艙中跳出軍士，持着使刀，如飛騰躍，連忙阻攔交架。後船又至，步騎奮勇齊登，殺得落花流水。客卿安然上岸，屯紮信恆等收兵回營。參見稟道：「適擒得敵軍審問，浮金島主仍在交鈕關，命郎福厚時務達分守兜登堆甲。」客卿道：「諜得浮金前日使

郎福厚守兜鑿，福厚盡選鋒銳以從，使時務達守堆甲，將士俱屬派撥。今道路崎嶇，我若前往，則這兩路合力，頗爲難攻，必須取得一山，然後議進。」信恆請道：「小將願往。」客卿道：「兜鑿兵雖精，然無足慮，將雖庸，急取却難。時務達先授偏廂將軍，因遠郎子而降爲裨將，其志略已見一斑，况係燭相國所甄拔，定有過人處，幸其所居之山，隘而險，小兵非精練，攻取較易，捨之則爲害滋深。我若取得，時務達郎福厚無能爲也。」信恆等齊聲道：「客卿高見，小將等待命。」客卿令甘淡全游光雍，領五百軍士，紮寨于路口，以防郎福厚救援；令田受何偉蒲倣班倣各帶軍士三百，分頭小心上堆甲，龍街領軍士二千，伺察有先得路者，趕快接應。諸將遵令而去。却說時務達領兵三千，令多負糧餉，到堆甲山履視，周迴俱係疊疊疊疊的大小峯頭，無可安屯之處，惟半腰平坦，乃築石壘，派軍士分班輪守。又置隊于山頂瞭望，見浮石軍馬過洋，殺散水陸士卒，安營方畢，即分兵四路奔來。副將便令拋石發木，時務達道：「非六十步內，毋許妄用。」恰恰何偉先到，將近壁壘，梆聲響處，滾木石塊無數自下。何偉令軍士躲避，自挺蔓戟，在前挑撥，無如愈撥愈多，轉身不得，竟被積壓而死。三百軍士却俱逃脫，回營報信。田受蒲倣亦受傷而還。班倣遠近寨前，門忽大開，一將領軍使耙殺出。班倣讓於寬廣處，二合刺死那將，便趕殺人。又見一將揮鞭迎到，班倣迎戰，抵擋不住，漸退林邊，踴爲樹根所絆，手內金鎗稍鬆，來將雙鞭擊下，腦碎而死。先使耙被殺的係浮金副將陳彪，後用鞭擊死班倣的，乃時務達。龍街先知班倣已得路途，領軍隨趕搶山，恰好逢着敗軍。龍街不顧，仍然爭上，無如木石難當，只得退回。客卿驚道：「何物狂徒，傷吾兩員健將！」因細問山形寨勢，晚間呼何錠郭昱分付道：「時務達築壘于半腰頂上，自設有軍瞭望。何錠領虎翼軍百名，趁夜於後暗襲山頭，將敵軍士盡行殺死，取其衣甲，假作瞭軍。若見有兵取山，時務達出寨，即啣枚奔入，擋住歸途。郭昱領狼頭軍三百名接應。」二將得令，再使信恆領軍事五百名，帶裨將游丸倉敏儲杏官靖由西路上山，天亮時到壘邊討戰。彼迎緩進，愈須防之。又令姬嶠領郭昱領兵，仍于舊路，擇可避木石處屯住。見信恆勝，無庸往助。若不能勝，便向前夾擊。諸將各領令去訖。信恆曉時到



山，使軍士加食，稍歇再行。及到壘前，見旌旗齊整，却無兵將應敵。信恆也使衆養息，輪流大罵，敵人亦不答應。及至下午，突然砲響門開，雄兵飛出，時務達當先。信恆使雙戟迎鬪，二人戰到酣處，忽聞發喊。時務達知係有變，撇了信恆，趕回壘內，將士紛紛逃避。正是負國叛主恩何在？去國登航勢亦窮。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